

七禽掌

第九章玉女交臂

丹鲁丝本以为对方一定会很知趣地下场，却不知他竟还不服输，仍要与自己比试，不由芳心大怒，只是未显露在表面而已。

南熊话一出口，他身子往下一矮，一阵叮当相击之音，他手中已多了一双判官笔。

丹鲁丝不由一惊，怔了一下，南熊红着脸说了几句，大致是请对方也亮出兵刃的意思，丹鲁丝寒着脸背手按簧，一阵轻啸之声，已把宝剑抽出了鞘。四下众人乱叫成一片，唯恐酿成流血的局面。

那丹鲁丝剑一掣出，左掌一起剑诀，已把门户亮开，南熊迫不及待地把双笔一分，斜身撤步，往左紧走三步，身躯向右半转，猿身而进，掌中判官笔向丹鲁丝两眼便点。

沙漠红丹鲁丝一闪身，对方双笔点空，跟着她向外一抖剑，“樵夫问路”式，直往南熊当胸就刺。

南熊一带双笔，猛一翻，直往丹鲁丝手中剑上砸，他想借自己超人的臂力，把对方剑震出手去。

可是丹鲁丝确有一身令人想不到的功夫，就见她一展剑诀，右足向前一探步，掌中剑非但不躲，一招“玉女投梭”，反向前猛一进。

这一式又疾又快，出乎人意料之外，南熊要是不及早抽身，非伤在对方剑下不可，他只好硬收招式，向后猛一仰身，“倒卷杨柳”，平空翻了个倒筋斗，姿态绝美已极，得了个满堂彩。

但是当他身形才一下落，丹鲁丝已然跟踪而至，抖剑便点，剑尖上闪着青光。

南熊腾身一纵，已经窜起丈余高，往下一落，身形猝矮，“跨虎登山”式，左手笔往外一伸，右手掌从他自己的左腿旁一撩，又向丹鲁丝剑身磕来。

沙漠红见状，心道：“好小子！你以为姑娘臂力就真不如你吗！”猝然把内力完全贯注到右臂上，猛然一震玉腕，剑身一抖，已和他判官笔撞在了一起，“呛”的一声响，剑身上发出一阵龙吟之声。

沙漠红丹鲁丝更不稍怠，娇叱一声，用了一手“倒转阴阳”，贴着他的判官笔，剑身略斜，在外一翻，进式一抖，整个剑身已到了这南熊的右肋之前，只需一挺剑，南熊万无活理。

但是丹鲁丝到底顾念到与他并无仇冤，何况二族交情素笃，不愿为此惹下仇恨。想着一拧玉腕，收回剑身，“嗤”的一声，那南熊不由吓得怪叫一声，忙向外一窜，站定之后，方发现右肋上皮裘竟被对方利刃划开了尺许长的一道大口子，却并未伤到皮肤一点。

南熊见状脸一阵青，他就是再不服，在此情形下也要赖不得，连急带羞，不由把手中双笔向天一甩，“嗤嗤”起空而上。他本人手抚着脸，也不知是哭是叫，哇呀呀的直分开人群，一径走去。

丹鲁丝虽胜了对方，却无傲色，正逢那南熊甩出的双笔自空坠下，离地尚有六七丈，沙漠红丹鲁丝莲足点处，竟施了一招“乳燕钻天”，就像一支红箭似的“嗤”一声已窜了起来，红影一闪，万众喝彩声中，她已落在地上，双手把那一对判官笔接住，微微显得不好意思地忸怩着，把一双笔不知往何处放才好。

那司川族边显得有些骚动，主要是小酋长败给对方，显得太丢脸了。只

见司川酋长在皮篷内似在和他那长子烈日说着什么，烈日一面目视外面，一面连连点首，老酋长话一毕，他已纵身而出。

石继志和莫小晴见烈日身高体壮，较其弟更过之，头上尚缠着一方白巾，膀大腰圆，一脸的络腮胡子，看来确是十分凶猛。

烈日来势虽猛，但当丹鲁丝那双秋波朝他一转之时，那一腔无名之火却再也提不起了。

别看这烈日虽外表粗猛异常，一见了丹鲁丝，竟畏服得像猫一样，一时间竟看直了眼，简直忘了自己出来是干什么的。

还是丹鲁丝见状朝他一笑，这烈日不由也跟着咧嘴一笑，丹鲁丝把剑向背后一背，道了一声哈萨克语，柳复西向石、莫二人解说道：“丹鲁丝说要与烈日比掌法！”果然说话间那烈日已后退一步，拉了一个姿势，丹鲁丝这次却是出奇制胜，竟然腾身跃起，以一双莲足之尖，分点烈日两肩头“肩井穴”，烈日身形一矮，已转至丹鲁丝身后，吐气开声，二掌往空便打。

二人亮开式子，石继志和莫小晴都已看出，这丹鲁丝竟是施展开一套“通臂拳”，那烈日竟是“六十二式短打”。

这两种功夫，都是中原不常见的，居然在此北地胡族见人施出，不能不令人吃惊。

烈日外表虽憨，可是一套“七十二式短打”一施出，竟然是见招破招，见式打式，换帮挤靠，速小绵软巧，搂打腾封扫挂，每一式都有惊人的造诣，石继志不由微微皱了一下眉，认为那沙漠红如无奇招，恐难以敌过烈日这一套短打了，心中不由微微替沙漠红感到紧张。

谁知丹鲁丝一把拳势撒开，果然不同凡响，她这趟“通臂拳”施展开，另具一番精微巧妙，身形掌式和一般武林中所练不同，招术既迅捷又沉实，身形既轻灵又稳健，看着似乎不觉得有什么巧快。

可是也只有那烈日自己心里有数，原来拳家动手，有的讲究手快打手慢，有力制无力，可是武功精纯的，就不在此列了。他们一展开拳来，真是变化无穷，虚实莫测，慢中有快，以静制动，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才算是能够发挥武功的真谛。

如此一来，烈日虽把一身拳功施用得疾如暴雨，却休想占丹鲁丝丝毫上风。

沙漠红丹鲁丝一招“金龙抖甲”式，由东往西一个走势，那烈日已认定自己恐怕要栽在对方手中，不敢迟疑，见丹鲁丝这招一出，他更认为对方是露了空招，身随掌走，一个箭步，身躯矫捷地走了过来，以擒拿手中的劈、挂、刁、拿四式连环，相因而生，因势变化，非把对方败于掌下不可。

沙漠红丹鲁丝本是背着身子，右足一点地，猛觉背后疾风袭至，已知那烈日用了撒手招数。

霎时间，就听那烈日口中暴喝一声，抖掌就打，这一掌已用了全力，其实他本心何忍伤害那沙漠红，但他却知这姑娘一身功夫了得，只要她一闻声，定必前纵，那无形中掌力已泄其半，只要能把她震出四五步，以她身份也定会服输。

所以他这一掌虚实莫测，可是如果对手格拒闪躲，只要稍慢一些，立刻就会被这一掌劈实了。

烈日求功心切，见对方初无反应，已用了实招，眼看这一掌算打上了，却听沙漠红丹鲁丝哼了一声，猛一式“金龙抖

甲”，仍然是单足点地，竟把身形拧了过来。

烈日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然而招数已用实了，临时抽招换式，递出左掌，丹鲁丝冷笑一声，竟不容烈日把招术变出来，猝然一抖双腕，施一招“老猿分枝”，双掌往右一甩，已把烈日的掌势封了出去。

内行人都可看出，这一式并没有什么力量，可是掌式迅捷异常，一招二式，指尖一沉，猝然向上一翻，十指点点向上扬着，她身子就像一朵红云似的一拧，已落在了烈日身前。

烈日已完全受制于这俏佳人的双掌之下了，再想还招已自无力。

总算沙漠红丹鲁丝掌下留情，一招“白猿献果”，双掌要是用力往外一震，慢说烈日不易抗拒，只怕当场就得丧命在她掌下。

沙漠红丹鲁丝双掌作势，并未向外展，却借着左脚欺地之力，双掌仅往外一送，“吭”的一声，那烈日狗熊一般的身体，在她纤纤玉手一推之下，竟自“通通通”一连后退了七八步，“扑通”一声，坐了一个屁股墩。

烈日忙挺身跃起，已自面红耳赤，只得含羞带愧地向沙漠红丹鲁丝凄然一笑，点了点头道了一句话，别人也没听清楚他说些什么，就下去了。

石继志方觉这位丹鲁丝姑娘可真了不起，笑着想对莫小晴谈谈，猛觉身侧风声一展，不由一惊，再一看，莫小晴竟自清叱了一声：“沙漠红休得猖狂，姑娘来会会你！”石继志不由大惊，忙叫了声：“晴妹你……”但是已经晚了，那莫小晴以“海燕掠波”的绝快身法，在空中活像一只白雁似的，一闪已落在了沙漠红丹鲁丝对面。

石继志急得不知怎么是好，那老汉人柳复西却惊喜得张大了嘴，大叫了一声：“好家伙……”两手按在继志肩上惊道：“你妹妹竟有这身功夫？”石继志哪有功夫跟他说话，一心惦念着场上，心想：“这小晴真是太胡闹了，也不想想你自己是客，居然也上去打，真是……”愈想愈气，另一方面又想到，既然她已出来，总不能眼见她如此，那沙漠红岂是一般江湖少女可比？弄不好也许输了，以小晴那么要强的人，到时候看她怎样下台！

想到此内心好不忧虑，再注目场上，见小晴突一出来，惊得四下族人都站了起来，一片惊异之声，丹鲁丝不由大吃一惊。

俗谓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莫小晴这一出手，丹鲁丝只由其在空中的姿态，已知此人是自己大大的劲敌，只是奇怪这司川族内竟会藏有此等高手，自己怎会没有一点耳闻？

莫小晴向外一纵，司川族起初惊愕了一下，随之都不由叫起好来，他们虽不识此女是谁，但既由自己族人中出来的，总是帮自己的，虽然二族感情素睦，但连败两场，而这二人又是这边的小王子，脸上总觉得有点下不了台，莫小晴一出场，身法之快，姿态之美，他们从未见过，就连帐幕里的司川酋长也不由振奋得喝了一声好。

莫小晴身一落地，沙漠红丹鲁丝笑眯眯地道了声：“咕渣古里刺！”莫小晴一绷小脸道：“我可不懂你说的什么！”丹鲁丝蓦然一惊，退后一步，喜上眉梢道：“你是汉人？”莫小晴一听对方竟擅汉语，而且语音又正又脆，不由对她生了不少好感，笑了笑：“我是汉人……你也会说汉话？”丹鲁丝喜得像小孩一样跳了起来，上前一步笑道：“我一直想找一位汉人朋友，今天碰见姐姐了，这可好……”石继志一看也不由高了兴，心说倒成了朋友，这倒挺有意思。

莫小晴一近看这位边地侠女，愈觉其体态修长，丰姿合度，一双大眼睛，

流露出无限情意，绯红的脸盘，就像小苹果一样娇嫩，再加上那一身鲜红的衣裳，真是人比青莲，貌似花娇，不由暗自称赞起来。

沙漠红丹鲁丝心中更何尝不是如此想，见小晴年岁和自己相仿，丰姿嫣然，未笑还颦，再加上脸上那一对小酒窝儿，中原之美，在这姑娘的脸上似都表露了出来，不禁心生倾慕，更图结纳之心。

莫小晴因见自己出场过久，只图与对方笑谈，竟忘了出来是干什么的了，四下已有人在低语，不由对这沙漠红一笑道：“小妹因倾慕姐姐一身绝技，故此大胆出场，姐姐却要手下留情呢！”说罢不待对方答言，一扭娇躯已纵身一旁，笑咪咪地似等着这沙漠红出招。

沙漠红丹鲁丝见状嫣然一笑，面微红道：“姐姐真是大客气了，小妹哪是姐姐的对手！”话虽如此，身子已跟着猝然扭动，以“花田错步”的身法，一连斜着出去了四五步，也是笑咪咪地看着莫小晴，谦虚地道声：“姐姐请！”

四下都狂喝起彩来，他们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女人同女人动手，而且这两个姑娘都是冰肌玉肤，光艳夺人的姿容，两人一拉架式，娇娇兮如玉树临风，巧笑倩然，不要说看她们各显绝技，只这么一对立互笑，已不知迷煞了多少人，有的已情不自禁又喝起好来。

莫小晴口中道声：“小妹失礼了！”往前一杀腰，抡起一双玉掌，以掌沿直向沙漠红小腹击去。她这一式也是虚实莫测，旨在探测对方功夫如何。

沙漠红一声娇叱，见她这一双掌来势如电，虽然尚隔着很远，但已觉出由其指尖上透着疾劲的内力，逼行而入，不由吃了一惊，忙向右一挪娇躯。

然而莫小晴这一招并不止此，猝然见她往下一沉，猛地圈回双掌，“凤凰展翅”，雪白的大氅向外一翻，她人已斜向右方欺身现掌，绝美的姿态中，莫小晴已抖出右掌，用“阴掌”的功夫，直往这沙漠红右肋劈去。

沙漠红丹鲁丝原来生就是和莫小晴一样的小性子，尽管二女口头上亲热至此，可是内心却是谁也不愿在对方掌下认输。

见莫小晴这一式来势疾劲至此，沙漠红愈发使了小性，认为对方手下太无情，想逼自己掌下服输，想到此哪敢怠慢，右脚向前一踢，人随足转，似蝴蝶穿花似的，已抖出了右手，甩左掌并二指，往莫小晴左肩头“肩井穴”上便点。

这一来，莫小晴却又认为，对方一上来就施辣手，这一式点穴手竟是又快又疾，毫不留情，也不由心内暗自生气，心想：“野丫头！你别逞能，姑娘先把你败在掌下，再跟你谈交情！”

想到此手上不再迟疑，向前一伏身，沙漠红一指点空，然而丹鲁丝竟自在空中一拧掌，以“双阳掌”手法，接着向莫小晴兜胸击至。

莫小晴气得娇哼了一声，抡掌沿向她双腕上就劈，用“沉雷泄地”的式子回环现掌，右掌才劈下，左掌更由下翻了上来，叱了一声：“打！”竟把内力贯注掌心，向外一登，直往沙漠红丹鲁丝“华盖穴”猛击了去。

沙漠红见状吃了一惊。一挑蛾眉，也是哼了一声，用“铁羽凌风”的回身现掌式，猛然身子一拧，一个大转身，掌随身进，用足了全身之劲，直往莫小晴右肋打去。

这一招是沙漠红丹鲁丝的绝招，又快又劲，在场之人，都不由惊叫了一声，石继志也不由怔了一下。这种情形之下，已经险到了万分，沙漠红这一式，用足了掌力，她确实安心要借这一式绝招，把莫小晴败于掌下。

这种势子快若电光石火，莫小晴也知道这一式太厉害，也顾不得发话，

猝然向外一滑足，甩腿盘身，“刷”的一声，身子带了回来，然而丹鲁丝的纤手指尖已经扫着了她的外髻，掌风透进了莫小晴的后背，所幸莫小晴身躯已翻转，她惊得一抖双掌，十指笔直往下一搭，“平沙落雁”式，抖劲往沙漠红丹鲁丝双掌上一点，双掌立着，含劲未发。

沙漠红丹鲁丝本已胜了，料不到对方借身形灵活竟未败阵，在这种情势下哪能甘心，猝然双臂向外一展，想向莫小晴“天池穴”击去。

可是莫小晴又岂肯甘休，她这一式本是诱招，就在对方才一变式之时，莫小晴猛然指尖向上一挑，成了“寒鸦拜佛”式，用“双阳沓手”向外递出。

这种力量用的是“小天星掌力”，下盘已用足了劲，纤掌向外一发，任凭沙漠红丹鲁丝如何快捷，也难以逃开。

莫小晴出掌后，方料及这种力量太大，沙漠红不死必伤，然而动手过招时，有时候就连自己也无法加以控制。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突由场外众人内发出一股急劲之风，硬和莫小晴所发的掌风抵了一下，却不怎么显著。沙漠红丹鲁丝也就借这一丝停滞，猛然一分双臂，完全靠脚跟用力，尽力向后一蹬，身躯完全向后猛一仰，“金鲤倒穿波”，竟似一条红箭似的穿出足有三丈以外，才轻轻落地，竟把莫小晴掌上的余劲给卸了。

然而发生了什么事，也只有她和莫小晴心中知道，不由把这暗中发力之人感铭得五体投地。

丹鲁丝身才落地，秀日向劲发处一瞟，她的眼睛不由一亮，目视处竟是一汉服儒雅的俊公子，正在皱眉颦视场上，沙漠红丹鲁丝不由对他展眉一笑，但这位公子却把头又低下去了。

最气的却是莫小晴了，她眼看这一掌满操胜算，虽然沙漠红这一招回避得巧妙出乎自己意料之外，但是如无那人暗中发劲阻了一下，就算沙漠红再快，起码也可令她呈出败象，想到此不由一剪双眉，一回头，想在人群中找出这人是谁。

猛听一声清叱，就见一条白影如银河倒泄似的一闪而下，就在万人为丹鲁丝和莫小晴惊叹、叫嚣、喝彩的声浪尚未消失之前，立在了场上。

这人一现身影，不止在场众人耸动，就是石、莫二人也不由吃了一惊。石继志一惊，心想这一次可完了。

原来这人白眼以下以一方绿巾蒙着，背系长剑，正是大漠道上屡现侠踪的少女。

莫小晴正在有气无处发的当儿，见平空下来一人，注目一看，不由怒得七窍生烟，她内心早已把此女恨入骨髓，此时此地再见她，更是火上添油。更何况她一出现，莫小晴更以为方才暗中发劲抵自己掌力之人定是此女无疑，这么一来，简直是恨上加恨，仇上加仇，向后退了一步，一声冷笑道：“小贱婢！你来得真好！姑娘今天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好惹的！”

她心中还记恨着这蒙面少女当初的一句话，一背玉臂，按簧抽剑，“呛”的一声，宝剑出匣，银光四溢。

想这少女可也是来拼命的，闻言柳眉倒竖，叱了一声：“臭丫头！青海道上被你和那忘情小贼气得我好苦，今日我岂能放过你！”她更不延迟，振腕抽剑，青光闪烁，透出阵阵龙吟之声。

沙漠红丹鲁丝见状闻语，始知二人像是有夙仇似的，竟动起了兵刃，不由大急，点足扑身至小晴身侧，拉起小晴一手道：“姐姐！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比着玩，可别认真呀！”莫小晴皱起秀眉道：“你不知道，这贱婢欺人太甚，今天姑娘不给她个厉害，她真当我是好欺侮的！”

二女说话间，那位蒙面的少女竟抽空回头死盯了石继志一眼，继志见她双目红晕，竟透着忧郁之色，只看了自己一眼，又把头转了回去答对莫小晴的话，抖声问道：“不要脸！骂我是贱婢，是哪一个贱丫头一天到晚缠着人家不放？人家去青海，你也去青海；人家去天山，你也去天山，天下真有你这种不要脸的人，还好意思骂我，我真替你羞啊！”

这一番话说得莫小晴脸红如火，差一点想哭出来，不由扫了一旁的石继志一眼，心想，你这薄情人，看着这种事，也不出来帮帮我！她岂能任人辱骂，不由也撒开了娇性，手指着那少女骂道：“不要脸……你嫉妒是不是？姑娘愿意陪着他走，你……又怎么样？气死你！我……缠着他？”忽然她想到继志沿途那种冷漠情形，再被少女一挖苦，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就像粒粒明珠滚落在地。

这少女见状似一怔，其实她的眼泪早就比小晴还早流了出来，只因面上有那方青巾遮着，人家看不见罢了，听了小晴的话，也是带哭道：“我才不气呢……这种无情的小贼……”骂到此似觉不忍，不由用带泪之眼回瞟了一旁席地而坐的石继志，愈觉其剑眉星目，英姿绝伦，后面的话竟变成了泣声。

石继志却是比她们两个更难受，莫名其妙地被人家指说怨骂，心中大不是味，又不便出来，只急得深锁剑眉，还得接受着三女不同的眼光。

原来那沙漠红丹鲁丝虽只是这一刹那之间，却已把往昔一向孤傲的、目无余子的芳心，系在了这位曾经暗救她的石继志身上了。她不管二女说些什么，只是抽空瞅着这位英姿飒爽的佳公子，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在她那一向封锁着感情的心中，从未像今天这么振奋波动过。

石继志被三女不同的眼光弄得垂头丧气，有苦难言。心想这蒙面少女竟骂自己是忘情的小贼，难道自己曾和她有什么感情？对方语音娇嫩如莺，只觉听来耳熟，偏恨一时想不起，心中好不纳闷，只得长叹一声，以手抚面，心想：“你们爱怎么就怎么吧，我是真不能再管了……”

莫小晴与那少女彼此一骂，已成誓不两立之局，丹鲁丝劝解无效，也只好纵身一旁作壁上观了。她哪里看不了，单挑了好地方，竟站在继志身前，回眸轻盈盈地对着继志一笑，石继志顿时热血上涌，忙把头扭向一边。

场上可热闹了，一青一白两口宝剑闪着两道白电似的光，时上时下，只见剑光，哪分人影，二女已经杀作一团。

这一来算是给二族之间增加了一场精彩的额外节目，他们可不管这是怎么个打法，反正愈凶愈好，只觉最好能出一两条人命才够味。

这两个姑娘一动上手，都用的是剑，更加上二人身段的美妙轻灵，几乎不分上下，展开了身法，真有沉雷飞电之势，惊涛骇浪之盛。一般的塞外族人，哪里见过这等身手，简直都看直了眼，连大气都不敢喘。

二女一动上手，霎时间已拆了二十余招，剑剑皆奔对方要害，忽而斜刺晨星，忽而踏宫走门，忽而偏锋侧刺，招式万千，就连石继志也看花了眼。

仔细一分辨，莫小晴施展的是一套“沙门慧剑”，一展开来，跳闪腾挪，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极深湛的剑术造诣。

那蒙面少女展开的是一套“般若剑法”，回避伏跃，剑点分明，身段之巧，招术之快，和莫小晴对打起来，可谓棋逢对手，一时之间，简直分不出剑光人影。

突然一声龙吟，二女各自向左右一分，击起一点金星，再看二女，都秀发散开，粉面透汗，娇喘声声。石继志方想出面劝解一番，莫小晴已侧身压剑，一式“白蛇吐信”，陡地出剑直点对方前胸。

那蒙面少女一竖手中剑，以“盘石起柱”法向外猛一展，但听“呛啾啾”一阵金铁交鸣，二剑竟又互击在了一处。

那蒙面少女猝然回身现剑，一式“顺风扯旗”刷地抖出一道青霞，不待莫小晴回过身来，这一剑由下往上猛挥了过去。莫小晴久战不胜，更由对方剑上体会出这少女果然不可轻视，见她这一剑来得太快，忙自左一弯腰，闪开了蒙面女一剑，手上不再犹豫，向左一侧身，似要闪开，眼角却斜视着对方。

蒙面少女一剑走空，见莫小晴居然想向左跑，口中叱道：“哼！你想跑？”拧身纵上，想用一手“铁锁横舟”的招式，横剑斩去。

就在这一刹那，猛听莫小晴口中叱道：“贱婢看剑！”猛然右臂向外一展，全身一个急转，掌中剑向右一偏，不待自己身形站定，已猛然倒挑而出，使了一招“孔雀别翎”。

那蒙面少女身方至此，见状大惊，不容她再稍缓须臾，猝然向后猛一仰身，好一招“铁板桥”功夫，全身竟自往后平倒，仅离地面寸许，全身竟全靠着—双足尖点地，—平似板，只这一手功夫，没有十年的苦功决练不出来。

莫小晴一招走空，就听对方一声清叱，全身竟像风车似的，猛然一式“蜉蝣戏水”，“刷”的一声，竟转到莫小晴的右侧，全身向上猛一崩，—双莲足足尖，以“点金灯”绝技往莫小晴双目点去，掌中剑更不容情，“秃鹰展翅”，闪出—蓬青雨，直往莫小晴由下向上、连臂带脸斜劈了去，凌厉已极。

莫小晴一招“孔雀别翎”走空，就知不妙，可没想到蒙面少女竟有这么—千绝招，脸都吓青了，银牙—咬，心忖：“贱婢！我与你拼了！反正要死也—块死！”惊叱了—声：“你……”想躲开蒙面少女这一招是不可能了，她竟把心—狠，存了两败俱伤之心。

只见她在这危如垒卵的—刹那，竟然双手抡剑，非但不躲，竟向内急上—步，掌中剑“力劈华山”，向蒙面少女劈了去。

此时全场震惊，喧然大哗，那沙漠红叫了—声不好，方要纵身上前解救，猛听—声：“使不得！”竟由自己头上呼噜噜—阵疾风飘过，不由吃了一惊，逐听二女—阵惊呼，竟被这人以“莽牛功”双双给震出了十步以外。

三女都是—惊，这突出之人竟是石继志。莫小晴和蒙面少女各自惊叫了—声：“你帮她？”

石继志因尚不知那蒙面少女是谁，自然向着小晴—点，闻声忙纵身至前，关心地问了声：“晴妹，你伤着没有？”莫小晴—见他安慰自己，不由喜得往继志身上一倚，目光却投向那—边的蒙面少女，脸上透着无限得意之色。

石继志在众目之下大觉不妥，以手轻轻扶开小晴，道声：“晴妹……”不想陡然—声清叱道：“石继志！”吓得石继志打了个寒战，寻声望去，却见竟是那蒙面少女抖着—只手指着自己道：“石！继！志！你这忘恩负义的……”再也忍不住，竟呛着哭了起来，猛然她抬起了脸，抖声道：“继哥……你真的就不认识我了？”左手轻轻拉下了那方面上绿巾，露出如花似玉的面容。石继志再—注视，不禁狂叫了—声：“友雪……是你！我想死你了！”顾不得—旁的小晴，飞扑到少女身边，张臂向她抱去。

这少女却抽出剑向前—指，带着无限怨气恨声哭道：“你……你……不

许上来……回去吧！回到你那好妹妹的怀里去吧！”

继志陡见阔别了六七年的故人，不由热泪盈眶，这少女就是把他由湘中八丑手中救出的女侠程友雪，也是最早得到他感情的人……多少年来自己朝朝暮暮都不忘的故人，在这种场合相见，怎不令他感慨万千。又一听友雪的话，知道她竟误会了自己，不由急得遍体出汗。

正当他呆如木鸡，眼含痛泪地看着友雪不知如何解说之际，忽然身后嚤然一声，石继志再一回头，不由皱眉叹了声：“小晴你……唉！我怎么办？”

原来莫小晴眼闻耳闻，始知石继志竟似和这少女有一种极深的感情，一见他竟不顾自己，可知他们早已定情，不由一阵心酸，眼泪却再也忍不住流了满脸，禁不住哭出了声。

继志见一面是举剑凝目冷笑看着自己的程友雪，一面却是哭成了泪人似的莫小晴，只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不禁也流出泪来，咬着下唇稍停了一下，将足一顿恨声道：“你们不要对我如此……我石继志并非没志气的人！雪妹妹骂我忘情，不知指何而言？日久天长，早晚雪妹妹就知道我是不是那种人……至于晴妹，天真无邪，又和我长途共道……”说到此，小晴竟擦干了泪，睁着一双泪眼看着继志，满面冀望之容，石继志不由长叹了一口气，那下面的话本是：“但是我只视她如妹，谈不到其它……”却再也没勇气说下去了，不由哧哧不能再言。

偏那友雪听至此又是一声冷笑，抖声道：

“算了吧！天真无邪？我都寒心死了……”石继志不由一回身趴在大树之上，眼泪一粒粒珠滚而出。程友雪叹了一口气，低声道：“罢了……”轻移莲足，想走过去劝他一下，不想才一举步，莫小晴早已哭道：“继哥哥……你哭了？”也是展步欲走，二女几乎是一致行动，待彼此发现，都不由脸一阵红，各把脸向旁一扭，都停住了步，嘴角上翘着不住冷笑。

然而二女可都没想到（谁都没想到），她们彼此的这么一斗气，可给另一人创造了机会。就在石继志五内如焚，伤心得不知如何是好之际，一只温温的手却搭在了他的肩上，只当是友雪或小晴其中之一，不由抖唤了一声：“妹妹……”转颈一瞧不由大惊，竟是那沙漠红丹鲁丝正在微皱黛眉，似颦又笑地道：“是怎么回事？男人哭羞不羞？”说着轻举左手，用指尖在她那小脸盘上划着，继志连羞带愧，忙一缩身站好，苦笑道：“姑娘你……”四下人群见此情形，都不由大奇，两族的酋长也僂了上来。

继志赶忙回身，一眼见友雪一双妙目正注定自己，似爱似怨，不由微笑了笑道：“雪妹，愚兄这些年想得你好苦……”正往友雪走去，却听见身后一声长叹道：“继哥哥……”石继志忙回头，却见莫小晴哭成了泪人似的，一面还剑于鞘，一面接道：“小妹一辈子也不再叫你讨厌了，你……”说着竟回身一纵，就像箭一样的走远了。石继志见状大惊，他对小晴虽是没有太深感情，但是对方娇娇玉女，千里随自己一路，这种恩情太令人感动，见她居然如此伤心地走了，哪能不惊，竟狂喊了一声：“晴妹！你回来……”说着足顿处展出上乘轻功“八步赶蝉”一连三个纵身追了出去。

奈何那小晴失望灰心已极，竟像亡命似的在前窜着，石继志方想展出所学将她追回来，不想听得身后一阵大乱，微闻那沙漠红丹鲁丝嚷道：“喂！快回来……这边也走了！”继志闻言大惊，当时忙反身纵回，场上仅剩沙漠红丹鲁丝和二族的酋长，那程友雪竟也失了踪影……

石继志呆若木鸡似的望着，眼泪不由又流了满脸，突然他把牙一咬，哭

道：“好……你们都走吧！都不要理我好了……”突然一团红影向自己打到，继志翻身并二指，向这物上一按，只觉软软的，竟是条小手巾，又听那丹鲁丝笑道：“擦擦泪吧，没见过你们汉人这么爱哭……”继志苦笑道：“谢谢姑娘……我要走了！”遂把那小手巾原物掷回。

那阿丹族长走过来执起石继志一手，笑着讲了一大套，沙漠红笑道：“爸爸说你大英雄，要和你谈谈，走吧！我们回帐篷去谈谈，别哭……”说着伸手拉起石继志就走。

石继志心绪纷乱已极，哪还有闲心跟他们谈话，但经不住丹鲁丝一个劲儿拉，还有那司川、阿丹二酋长，也是笑着硬拖，只好忍了满腹伤心随他们走进帐篷。只听万众欢啸，又复闹作一团。

原来比武之后，紧跟着就是择偶了，一班男人欢吹出不同的笛声，石继志要在平日睹此盛况，早就兴奋得不得了，可是当此伤心之余，哪还有心去看这些？只是一个劲呆坐着发愣。

随见无数少女齐舞而出，月光之下一个个都似仙子下凡，轻歌曼舞，杏目流波，那些疯狂了的年轻男人，都自人群中窜出，高叫着他们情人或如意佳人的名字，希望她们能选择自己。

果然有不少的少女舞到了她们如意郎君之前，都以长长的水袖，往那男士脸上拂去，这被拂的男士如果是未婚的，并且对此女有意，就可将选中自己的少女一把拖住。

然后这一对情人双双起舞，舞到筵前共饮一杯“合欢酒”，这种合欢酒是用数十种果汁酿成，酒性甚烈，按他们的风俗，在此定情成婚之夜，男女二人都要喝得酩酊大醉方可停止。

然后他们就算是夫妻，可以任意而为了。多半的习惯是在此夜尽情风流达旦，天一明就由新郎牵出早已备好的骆驼，将新娘载上，出外去畅游一月，这一月就是他们的蜜月生活。

石继志呆看得味同嚼蜡，忽见身旁的沙漠红丹鲁丝不知何时竟换了一件素白的长裙，拖着一双长袖，看起来就像出水芙蓉，霓裳仙子似由篷内走出，阿丹族长不由一怔，又惊又喜：分明是自己的女儿今夜有了意中人，居然也盛装出舞了。

那司川族长也高兴得合不拢嘴，心想自己两个儿子她不知是看上了哪个，不管哪一个，反正总是其中之一，似此美丽娇娃，一旦成了自己儿媳……这老头子想着想着，眼睛不由眯成了一条缝。

石继志见沙漠红丹鲁丝一出来就看着自己甜甜一笑，就一怔，暗忖：“这姑娘老对我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得小心点，现在我可真怕这一套……”但是人家对你笑，总不能绷着脸不理，无奈也只好苦笑。笑。

沙漠红丹鲁丝已款款起舞，加入了少女群中，四下掌声如雷，狂喊怪叫成一气，尤其是那些年轻人，都像发疯了似的喊着：“丹鲁丝、丹鲁丝……”丹鲁丝就像一只白天鹅似的舞着，她那娇娇美体，婷婷玉姿，就像月中的嫦娥似的。

她舞到哪里，就有无数的壮男偎在哪里，他们用手拍着自己半裸的结实的前胸狂叫着：“克芝达西刺！克芝达西刺……”意思是：“姑娘选我吧！姑娘选我吧……”然而这高尚纯洁骄傲的姑娘却连正眼也不瞧他们一下。

帐篷内的两个酋长不由怔住了，原来那人群的前面，向丹鲁丝叫得最厉害的，正是司川酋长的两位公子烈日和南熊，然而丹鲁丝并没把那长白的水

袖往他们二人之中任何一人的面上拂去，证明她的意中人，决不是这二人。

按照规定，除了两族自己人以外，别的族人没有应选的权利，那么她的意中人是谁呢？

石继志见沙漠红丹鲁丝舞着舞着，竟舞到了自己的面前，心中一惊，再见这姑娘的目光里隐含着无比的娇媚，向自己看着，不由吓得机伶伶打了个寒噤，心想：“糟糕！她别是看中了我吧！”就在他此念尚未转完之际，丹鲁丝竟像一只云雀似的，翩临在他的身前，侧身挥袖，白袖如带，已拂在了石继志的脸上，石继志连惊带急，忙伸手抓袖，糊涂中竟合了规矩，顿时众声大哗。

丹鲁丝也停身不舞了，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凝望着继志，嘴角动了动，想是要说些什么，又羞于出口，双颊绯红地笑着，钻进帐幕里去了。

石继志方如梦初醒，大叫一声：“这……这不行！姑娘！”两只强壮的手已经按在了他的双肩。

石继志惊慌中抬头一看，竟是沙漠红丹鲁丝的父亲阿丹族长，他用两手搭在石继志的两肩，笑得满脸皱纹都开了，他大笑着叫道：“好刺里酥！好刺里酥！乌金山口一于特……”意思是：“恭喜你！恭喜你！我女儿真是好眼力！”

石继志急道：“什么好刺里酥？族长！这是不可能的事呀！”但是这位老族长双手依然搭在继志的两肩之上，哈哈狂笑着，继志也不便挣脱他的两腕，只急得狂喊道：“丹鲁丝！你出来！我跟你……丹鲁丝！天啊……”老族长不管他叫些什么，还把他那长满大胡子的脸凑上来，在继志的两颊狠擦了两下。

四外暴雷似的欢呼了起来，虽然在他们的心中并不欢迎一个汉人被丹鲁丝选中，然而他们眼见石继志如此身手，貌相如此神俊，都莫名地对他产生好感，崇拜着他。又见那阿丹族长居然都抛开成见，欢迎一个汉人佳婿，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自然也高声呐喊了起来。

石继志好不容易挣开了这阿丹族长的胡子脸，又叫了两声：“丹鲁丝！丹鲁丝！天啊！你在哪儿呀！这算是怎么回事？丹鲁丝！”

突然两杆判官笔透风点来，石继志大惊，忙一矮身，一条黑影由自己头上掠过。这人一下地，“怪蟒翻身”翻过身来，竟是南熊！

石继志不由一惊叫道：“南熊！你要干什么？”这南熊已双目如血，哪还会管其它，大喝了一声，向前一划步，猛然“倒打金钟”，双笔抡直，突然向后倒崩过来，往石继志天灵盖上猛砸下来。

原来南熊兄弟，目睹心上人丹鲁丝竟选中了这汉人，不由怒火中烧。按照他们族中规定，情敌可以比武，虽然自己胜了依然不能获得丹鲁丝的爱情，但是总可当众羞辱石继志一番，再者他们只见莫小晴和程友雪二女的武功确是了得，但是并未见过石继志显露过什么身手，因此他们更是不服，心想石继志也许只是轻功好一点，技击方面或许连自己都不如，何不出手当面羞辱他一番。

按照他们规定，凡是比武时杀死对方，可不负任何责任，因此南熊兄弟心存阴险，想将石继志杀死，以一吐心中怨气！

石继志见南熊一照面就是狠招，心中也不禁有气，正逢这南熊一双铁笔倒崩而下，劲猛力足，要是让它沾上，准得脑浆迸裂。但石继志不躲不让，猛然伸双掌，直往这南熊两手腕上叼去。

石继志因自己在此总算是客，并不愿伤害对方，否则只略用功力，南熊何堪一击，因此心想将他手中兵刃夺下手就罢了。

但南熊也非弱者，他这一双铁笔眼看已碰上了对方，忽觉两手腕侧疾风扑至，不由一惊，猛然一个“绕步盘身”，手中双笔向当中一合，“当”的一声脆响，已并在了一起，跟着拧腰上前一步，“童子拜观音”，“呼”的一下猛然磕下，还是直往石继志当头直碰而下。

这一式相当厉害，石继志原想仅把对方铁笔抢下手，羞辱他一番也就算了，没想到南熊居然像是和自己拼命似的，招招皆是奔向要害，不由勃然大怒，暗忖道：“好个狂小子！你只当我空手就怕了你不成？”想至此一晃上身，微错出一尺左右，猝出右掌，发五成劲抖掌就向对方铁笔上直封了去。

南熊陡然间一怔，心想：“好小子！你大概是不想要这只手了……”想至此猛然双臂加劲，十成功力往下直碰了去，但听喻然一声大震，南熊顿觉双腕就像折了似的一阵奇痛，一双笔被对方肉掌一击，竟自反崩了回来，那种猛劲，竟使自己随着双笔，一连翻了好几个倒筋斗，双臂麻得几乎都抬不起来。

但是南熊也具有一股硬劲，尽管痛到如此地步，可是那一双手竟是死握着那双铁笔不放，虎口都快震裂了。

他至此才知道这个汉人功夫竟如此了得，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甫一站定身形，已不由牛喘不已，额角汗透，再看对方，竟是冷笑着负手而立，像是没一点事。

石继志见这一掌竟把他震得一连随笔翻了好几个倒筋斗，满想双笔一定是握不住了，没想到他仍然握在手中，不由也颇惊异，见他面红如火，喘声如牛，知道受痛不浅，内心尚觉自己来此到底是客，还是见好就收算了，不由对他冷笑了一声道：“南熊！你可知道厉害了？我尚有事天山一行，可没功夫在此跟你打着玩！”

说罢回头就走，不想才一起步，顿听身后一声大喊道：“青赤花！”这是一句骂人的粗话，石继志方觉不妙，猛觉顶上劲风猛袭而至，仍然是奔命门打下。

石继志冷哼了一声，向上一抖单掌，这一次用了七分劲，用掌沿一划那铁笔杆，已把这杆铁笔握在了掌中，就在此时，顿觉有肋也是疾风扑至，竟是南熊另一支判官笔以“横扫千军”式，向石继志肋上挥来，这一次他双腕上都用足了力，简直就是拼命来的。

见石继志伸手已握住自己一杆判官笔，南熊大惊，挣了两下没挣开，情知不妙，只得左手加劲，另一支判官笔以雷霆万钧之威，直往石继志右肋击下，满想以这一式能迫使对方松开那只握笔之手。

但是他没想到，就在这支笔已沾上了石继志衣服的时刻，忽见对方一睁双目，神光如电，心方一惊，左手铁笔已经挥上了对方肋骨。

南熊不由大喜，运劲向外一抖，但听“噗”的响了一声，四周之人都不由惊得大叫了起来，他们想这汉人是万万活不成了。南熊心方一喜，忽觉那杆铁笔就像敲在了一块极软的豆腐上似的，霎时间那支铁笔连头带身竟深深陷在了对方肋内。

南熊心方惊异对方怎么骨头这么软？就在这念头还没转完之时，猛觉右手一阵奇痛，遂见对方只一拧臂，自己右手铁笔竟到了人家手中，不由大惊，再看自己右手，顺手往下流着血，才知虎口被对方一拧，竟自皮裂血出，不

由喊声：“哇西！”向后猛一挫步，想把左手兵刃带出，不想一拉竟拉不动，这才知道，这年轻汉人竟是有真功夫，不可轻视。

南熊大惊之下，忙松左手，以“倒踩古井”步向后一连退了三步，不想对方却更快，石继志已存心给这南熊一点厉害，顺势向外一抖左掌，顺臂已兜在了南熊腋下，喝声：“去你的吧！”跟着向外仅用了一分劲一送，南熊已顺势出去了七八步，一个屁股墩坐于地上，他就是再厚颜，也不能不算输了，一张红脸都成了紫色，就地一滚已自站起。

他那左手一杆铁笔，尚深深地陷在石继志右肋之内，石继志见无数人都看着自己，有意表演一手，杀杀众人之威，只见他吸了一口气，猛然肚腹向内一吸一凸，开口喝了一声：“去你的！”但见那杆判官笔，随着石继志右肋向外一鼓，“嗖”的一声，就像一支凌空之箭，一阵疾啸而出，竟自无踪。

南熊见状不由吓了个忘魂，一时竟呆在了当地，石继志冷笑了一声道：“我知道你是为了丹鲁丝，对我心存妒嫉，其实这与我又有何关？真是莫名其妙……”

说到此一扭头，见司川和阿丹二位族长都在愣望着自己，满面惊异之色，向前走了两步，躬身对二人行了一礼道：“多谢二位族长盛情，在下想马上就起程赴天山一行，婚事一项，实不敢高攀，并非继志故示孤高，实有难言之处，尚请族长勿怪！”

言罢也不管对方听懂听不懂，转身就走，耳闻那阿丹族长大呼之声，想是召自己转回，石继志不由足下加紧脚步，才行了两步，微闻“嗤”的一声破空之声，心中一惊，即知定有暗器袭到，往前一伏身，见擦顶而过者竟是一支蛇头白羽箭，石继志不由勃然大怒，“怪蟒翻身”倏地转回，见这次竟是那烈日，心道：“好一对兄弟！竟是这等不知自量，今天我就不客气了！”才念及此，又闻得“叭叭”连着两声哑簧弹崩之音，又有两支蛇头白羽箭，竟是带着哨啸急闪而至。

石继志知道这种暗器十分厉害，它是每支长有一尺的白羽短箭，箭头细长呈菱形，尖锐无比，最厉害是入肉内就有如马尾般粗细的芒刺，由箭头上自弹而出，中箭人只有用刀连箭头带肉深深挖下一大块，才能起出。要是射中要害，十有八九是活不成。而且这种暗器不是靠指力腕力掷出，而是装在一银质长筒内，这小筒紧紧扎在右腕之下，每筒内可压箭十支，筒内装有卡簧，用时只须以小指轻轻勾按机钮，这箭自会由筒内射出。

石继志一闻声，就知自己所料不差，果然就是这种狠毒的暗器，先就不乐意三分，正逢两支蛇头白羽箭射来，一奔咽喉，一奔心窝，声响一箭已到，奇快无比。

石继志哪敢怠慢，知道这种暗器劲道太猛，掌风定是挥它不走，想到此双掌下按，“一鹤冲天”陡然拔起了七丈高下，这两支蛇头白羽箭已走空了。

石继志在空中“云里翻”，已看定了烈日正纵身往一棵大树上掩去，石继志心中已恨透了这烈日，哪里还能容他逃开，一声长啸，在半空中，“金鲤亮脊”向上一挺腰，身子已挺成笔也似直，跟着“海燕掠空”式向两侧一分双腕，强提了一口丹田之气，身子竟比箭还快，直往那大树上扑去。

烈日因衔继志夺美之仇，更念伤弟之恨，所以一怒出手，他自知动手是万万不及石继志，所以来一个“金蜂未至蝉先觉，暗叫无常死不知”，把自己最得意的暗器蛇头白羽箭取了出来，满想凭这一筒十枚白羽箭，再怎么总能伤了对方，只要射中一支，就足以消泄心中之恨，不想对方竟具如此身手，

一连三箭，居然连对方衣边都没沾一下，哪能不惊吓万分。

他才纵上树帽，眼瞟处石继志身已扑下，烈日连惊带吓，一扳手中箭筒，施了一招“老猿坠枝”，全身凭左掌悬枝陡然下滑，“叭叭”两声脆响，又有两箭竟奔石继志双目电闪飞来。

石继志愤怒填胸，在空一翻双腕已把两箭握在了掌中，顿觉掌心一阵火热，可知劲道之足了。

石继志才一抓箭，那烈日已松手下地，拧腰向后坡便纵，石继志扑上树，他竟已出去了四五丈，石继志被逗得无名火大起，喝声：“小辈欺人太甚，看箭！”用二指钳着箭身白羽，以“托手箭”打法，向外一翻腕，“嗤嗤”两声，两道白线一闪，已奔烈日后肩“肩井穴”上射去。

烈日功夫也颇了得，闻风即知原物奉还，头也不回，向前一伏腰，两支箭已擦背而过，劲道之足，并不稍逊卡簧弹出，可知对方手劲之大了！

他这一伏腰，石继志已捷如飞鸟般纵身而至，足才一落地，立刻冷笑着道：“暗箭伤人算哪门子英雄，烈日！你接招吧！”话一完，竟用了一手“龙形穿手掌”，把一股丹田气贯上了右臂，向外一抖。这种掌力，身势不用落实，只要掌风沾上对方，准能伤对方于掌下，石继志掌风劲疾，已堪堪击中了烈日。

烈日见石继志一迫近，已知道不易逃开对方掌下，只得一咬牙，作困兽之斗，他腕下白羽箭，是纵横江湖成名的利器，今夜竟两次失手，已生戒心，在这千钧一发中，竟自弯指扣上了箭筒机钮。见石继志双掌已到，他连回身的工夫都没有，猛然一仰身，用“金鲤倒穿波”的姿势，“叭叭叭”三道白影电闪般向石继志打去。

这一手暗器更是厉害，因相距太近，任石继志身形再快，也是难以逃开了，就在这紧张的情势下，蓦然斜刺里一阵疾啸，跟着叮叮一阵脆响，竟由侧面飞来三点金星，不偏不斜正打在那白羽箭身之上，腕力之强，竟把这么力劲的白羽箭身硬给错开了半尺。

石继志惊慌之下，一式“潜龙升天”已拔起八尺许高，以二足足尖，向下一点，已闪开二箭，一弯身钳住了下余一箭的箭身白羽。他心中已恨透了烈日，向外一翻腕，口中暴喝了一声：“打！”“噗”一声，竟自扎入了烈日胯股之上。

烈日疼得“哟”了一声，他也真狠，竟不容那矢尖钢刺弹出，猛一反手已把这支箭拔出，鲜血如泉涌而出。接着一个“懒驴打滚”，在地上猛一个翻身已自挺身而起，双目如血，只见他猛然伸手向腰中一探，“噗噜噜”一阵风响，竟由腰上抖出了一条金丝锁口鞭，跟着向前上足，身形往右一旋，金丝锁口鞭就像一条银龙似的，倏地向石继志横腰扫来。

石继志正心想这发金钱镖救自己的到底是谁，不想才一转念，烈日居然亮出了兵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猛下毒手，不由怒喝了一声：“来得好！”往下一扑，上身已贴着了地面，擦着地面一拧腰，已把金丝锁口鞭让了过去，往外一长身，双掌往外斜推，劲疾的掌风反向烈日右肋打去。

双掌还未打上，烈日就觉得掌力十分重，暗说不好，猛然往回用力一拧身，“嗖”的一声已出去了丈许，杀腰就逃。石继志只当他又有暗器要到，真有点怕了，喝了一声：“你还想走么？”人随声起，用蛇行乙式飞扑了过去。

石继志这一次是安心不让他逃出手去，一式“游龙探爪”向外一递掌，

口中嘿了一声，掌风竟把烈日震得一连后退了好几步。

这烈日已吓破了胆，怪吼一声，猛然拧身，向两丈以外的一棵树上纵去，石继志冷笑一声，丹田气一提，一点足尖，双臂往下一抖，一鹤冲天陡然拔起，虽起身较这烈日为迟，但却超在了他的前面，竟先他落足在那棵枯树之上。

这么一来烈日身形已扑至，再想收势，哪还能由得了自己，倏地摔了下去，这一下可把烈日害苦了，这棵树高有四五丈，仅是一棵枯干，并无其他可落足之处，要是摔下来，就是不毙命也得落个骨断筋折，他又哪里知道，还有更妙的在后头。

身才摔下，但见白影一闪，烈日方闭目受死，谁知石继志竟又比他先下地了一步。烈日正头下脚上倒栽而下，石继志因心存厚道，不忍见他如此摔毙，口中喝了一声：“死可不成！”掌猛向上一翻，已按住了烈日的双肩，又向上一推，烈日偌大身体忽悠悠起来了足有四五丈，竟自又到了欲落足之处，同时身子已正了过来，烈日在空一分双臂，才落足树干之上，已吓得面无人色，汗流浃背。

石继志在树下冷笑了一声：“兄弟！你还差得远！我走了……”说着略一环视，并未发现施金钱镖救己之人，见众人又都偎上，为了免去麻烦，他叹了口气道：“我还是走吧……”跟着倏起倏落，施出上乘轻功“蜻蜓点水”，一霎间已扑出这孔雀坪。

他离开闹哄哄的人群，阵阵夜风由无垠原野吹来，使他感到清醒了许多，他又想到了莫小晴和程友雪，他想：“如今这两个人都走了……她们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再理我了……”尤其是程友雪，他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她了，自己所以能有今日，甚至自己能活到今天，要不是这位姑娘，什么都谈不上。

于是他又想到，当初在洞庭湖畔自己逢难时被她救到那一所破庙中的情节，程友雪是如何安慰自己，鼓励自己，那种恩情岂能容人一刻去怀！想到此不禁觉得鼻子酸酸的，哭道：“友雪妹妹！我是爱你的……你怎么竟会误会我？多少日，多少月，多少年，我都想着你！友雪！你忍心弃我而去么？”

忽然他又想到了小晴，这位姑娘居然陪自己远走穷荒，沿途吃尽了苦，似此真情，就是铁石人又岂能不动心呢？

何况这位姑娘无论学识人品或者武功，哪一样也都是上品，尤其近日来。自己竟和她相处得如同兄妹，这一突然失去，竟似少了一件极心疼的东西似的……他哪里知道，虽然口口声声自认为和小晴只是兄妹之情，事实上确实不是如此了。

只要一静下来，小晴那天真无邪的影子就浮在眼前，笑时的娇，闹时的俏，静时的甜，动时的美……多少往事又重回到了他的脑中。

不知不觉，他口中竟又喃喃地唤着：“晴妹！晴妹……你真的走了？”

猛然他想到了一件事，忽然大叫起来，自语道：“我真傻，她的东西、马什么的，不都还在柳复西处么？”想到此不由足下加紧，笑道：“对，她一定在那儿……她不会走的！”一会儿那老汉人柳复西的羊皮帐篷已在望中，再几个起落已至门前，只见全帐空空，众人都在狂欢未归。

石继志揭帘入内，见一个四十上下的哈萨克女人坐在里面，正是柳复西的妻子，见石继志回来，忙站起连说带比直往外指，石继志也听不懂她说什么，不由急道：“她走了么？”那女人依然像说外国话似的哇啦哇啦直叫，石继志正感纳闷，这女人却从身上取出一个纸团，递与石继志，并连向外指。

石继志惊奇地接过这纸团，见被握皱得一塌糊涂，口中道：“这是她写的么？”忽然想到问她等于白问，还是看看信吧！

展开这纸团，其上是一篇蝇头小字，颇为娟秀的一笔草体，但却似临笔急促，写了几行，又用笔划去了，试读之却是满纸辛酸，上面仅能辨认出几行：“我的人虽走了，但是我的心却永远追随着你……天长地久……海角天涯……”石继志不觉一阵鼻子发酸，泪竟流了出来。

原来这位多情的姑娘在和友雪一番狠斗之后，一心盼望他能安慰自己一下，却不知他竟奔向程友雪，一时心寒透底，再也忍不住，反身狂奔而去。

后来虽发现石继志在身后追她，但是总因当着友雪不便如此回来得快，方把脚步放慢，心想只要石继志能追上来，多少安慰一下，也就可以见好就收，自己又岂能忍心真走？

谁知在此时那程友雪竟也生气回奔，石继志又转回追那一边，这么一来，莫小晴势成骑虎，是非走不可了，更加上眼见他对友雪如此深情，芳心也不由为之寸断，一时足下加劲，如飞赶回那住处帐篷，进门就放声大哭了起来。

那老妇人见状吓了一跳，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语言也不通。莫小晴哭了好一阵子，才止住泪，自己忙带了随身衣物，到后面把自己的马牵出来，本想给他留一封信，只是心情太复杂，举笔久久不能下言，最后才写道：“继哥：当你打开这封信时，我已经走了。继哥！你可知我内心是多么不愿这么做啊！这些日子里，我的心已全给了你……我的人虽然走了，但是我的心，却永远追随在你的身边，天长地久，海角天涯……”

忽然又觉得这么写不好，用笔划掉又在旁写：“我是多么的伤心失望……继志哥哥……今生今世，除了你以外，已没有我再能爱的人了……但是你，狠心的薄情人……”写至此她已泣不成声，千言万语不知如何落笔：同时又怕他回来，于是用笔又把写好的划去，顺手团成一团抛于一边，含泪外出上马狂驰而去。

那哈萨克妇人在一旁看得莫名其妙，待她走后才从地上捡起了那皱作一团的纸来，知道这里面定有原因，就揣在怀里，不一会儿果然见那年轻的汉人也回来了，所以连说带比地说了一阵。因她丈夫是汉人，所以还能凑合说几句不成文的汉语，石继志尚能听出：“她……女人……马……有走！”

石继志流了一会儿眼泪，知道伤心也没有用，还是走吧！天山之行事了，自己如道经川蜀，定要访这关小晴，好歹也向她表明一下自己的心迹，并非是她所想的那么薄情之人，实在是此心已早早托付他人，只能视她如妹，别的……又能如何呢！

唯恐那沙漠红丹鲁丝发现自己不在场，又逼了来，那可就惨了，自己天不怕地不怕，可真是怕和女人打交道……

念及此不由慌忙整好革囊，又装足了水，牵出那匹汗血马，这畜生似已闲得不耐，一个劲长嘶，石继志面朝那哈萨克妇人含笑道：“今天一天实在打搅你们了……”说着摸出一小锭金子递与那妇人，这哈萨克妇人竟是说什么也不肯收，石继志只好收回，才一上马，那马已自行扬蹄狂啸而奔。

天已近午夜，可是四野却被一轮皓月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天山就像矗立在眼前似的，皑皑的白雪耀得双目难睁，他想离天山也许不远了。

他顺着这孔雀河边一路策马而下，心中尚想道，那沙漠红丹鲁丝如知道自己走了，不知该多么伤心，以她那种身份和容貌，这种打击太大了……“可怜的姑娘，并非我如此狠心，实在是我不得不如此啊……”

眼前已是一条宽大驿道，道旁栽着一种不知名的大树。石继志的马方踏上驿道旁，却听见一声娇喊道：“你才来呀？我等你好久了……”石继志不由一惊，见不远树下一骑白马，马上端坐着一白衣少女，因面部被树影遮住一时不易辨认，只当是莫小晴和程友雪之一，不由大喜，笑道：“妹妹……”一夹马腹，这马泼刺刺已驰近，这少女猛一回头露出花容，石继志不由“啊”了一声，顿时汗流侠背，心想：“我的天……竟是你！”

原来这少女不是程友雪也非莫小晴，竟是才同自己强迫订婚的沙漠红丹鲁丝，石继志甫见此女，哪能不心惊肉跳？

惊慌中一打量这丹鲁丝，见她一身白绸大裙，外披银狐大擎，微露出半截剑鞘，头上戴着一顶红色小皮帽，仅罩在头顶正中，正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笑看自己，嘴角上翘，露出一对酒窝，上身微微在马背上晃着，不发一语。

再看她马背上的东西，竟比自己准备的还齐全，有皮水袋，干粮袋，还有一个黑皮大革囊，也不知里面装的什么，鼓鼓的，马颈上尚垂系着一盏铁丝罩马灯。石继志不由一怔，勉强微笑着对她道：“姑娘……这么晚莫非尚要远行么？”

丹鲁丝却丝毫没有怨恨之意，抿嘴一笑道：“当然要远行罗！要不然我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石继志闻言不由又是一愣，心中突然想：“我又何必这么自作多情，也许人家是回阿丹族去，当然是远行！”想着不由笑了笑：“真对不起，我尚有事去一地方，实在不能再多耽误了，再见吧。”

说着一领缰绳，这马又朝前奔去，沙漠红丹鲁丝脸上带着天真的笑，也是一抖丝缰，那匹马却是和他走了个并肩。

石继志不自然地扭脸对她笑了笑，她也回投了一个甜甜的笑。又走了好一段路，石继志咳了两声，又不自然地笑了笑：“对不起！我要走快一点了……因为要赶路……”说完一磕马腹，那马依唏唏一声长啸，撒腿就跑，却不料那丹鲁丝笑道：“我也有急事……”也是一磕马腹，那马其快似箭，竟不稍逊石继志胯下这匹汗血马。石继志大惊，心料她原来也有这么一匹龙驹，今晚可惨了，只是不知她要到那儿去？

想到此不由偏头看看她，她也正在看自己，不由又尴尬地笑了笑，还假作自然地道了声：“姑娘……你……你的马可真快啊……”沙漠红丹鲁丝一面抬手掠着被风吹散的秀发，一面斜目笑道：“和你的马一样好，都是汗血种，只不过我这匹马受了些训练而已……”

石继志闻言一股凉气直透脚底，心想：“我的天！不受训练我已经吃不消了，这一受训练，我是跑不了啦！”

原来擅马术者，多喜“走马”，所谓“走马”是将马四足前后每两足以藤索捆扎一起，如是这马如行即同人行一样，二足并起，久之解开足上捆索，这马行之如人，一平如水，稳快已极，故喜马者，犹喜走马，这种马走起来轻快已极，冲刺力极强，只是横面却无丝毫抵抗力量，只需侧击一掌，这马一定仰翻地面。

继志紧行策马，狂驰了一大段路，二人都是不发一言，最后石继志见自己往哪儿跑，她也跟着往哪儿跑，实在忍不住了，在马上偏头笑问道：“你家离这里很远吧？”沙漠红丹鲁丝白了他一眼笑道：“家不太远，只是现在在我并不是回家呢！”石继志不由一愣道：“不回家？那怎么行……姑娘要到

哪里去？”丹鲁丝抿嘴笑着，又瞟了石继志一眼道：“怎么不行？我想到天山去玩玩！”

石继志大吃一惊，一勒缰绳，那马狂奔之际，石继志这么猛一勒，不由一声长啸，马立前蹄突然打住，沙漠红也是猛一带腕，那一身马术可比石继志高明多了，这马仅向前冲了一下，即行止住，沙漠红丹鲁丝在马背全身倒置，转了个身又回马背，以手按着胸，长长喘了口气笑道：“我的少爷！你可慢点停呀！什么事把你吓成这样……”说着笑咪咪地看着石继志，俏皮已极。

石继志翻了一下眼皮道：“什么？你去天山？去……天山？”沙漠红丹鲁丝微笑着道：“怎么！去天山不行呀？也不值得吓成这样呀！”石继志闻言不由皱着眉点了点头道：“当然行……当然行……只是姑娘一个人跑到天山去有什么事？天这么冷！”

沙漠红丹鲁丝轻咬下唇笑道：“当然有事……不过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石继志满心不悦地叹了口气道：“姑娘一个人跑这么远……有什么意思，何苦呢？”丹鲁丝笑瞟了他一眼道：“谁说我一个人？我一个人没有这么傻呢！”石继志怔道：“难道姑娘还有同行之人么？”沙漠红以手一指石继志道：“你不是人呀？”石继志不由脸一阵红，心想：“这可糟了！我去天山她怎么也知道了？”不由哧哧道：“我……我，我并不是去天山呀！”

沙漠红眼珠一转，有意皱着眉毛道：“那可糟！我还以为你是去天山呢！反正我是有急事，非去天山不可……”说着笑看了石继志一眼，见他在马背上哭丧着脸，那副样子好玩已极，不由有意捉弄道：“那么你上哪儿去呢？”石继志心中虽苦不堪言，但因存心想把她支走，自己只好只身上路，只好咬着牙道：“我……我去青海！”

丹鲁丝心内暗笑：“好个小狗！你在姑娘面前耍这一套，看看有没有用！”不由笑道：“那你可走错路了！”石继志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还不得不装着吃惊道：“啊！走错了？没有吧！”丹鲁丝回身一指道：“去青海该往回走，顺着孔雀河一直往下，然后再过一段沙漠，差不多要走两天的沙漠，就到了甜嘴子，到了甜嘴子……”见石继志一直皱眉，知道他哪里会听这些，一挤小鼻子又笑接道：“到了甜嘴子找沙回子老铺问路，沙回子他是汉人；然后又过七星滩，再到老君口……然后就到‘石基子’！”

石继志一怔，心想怎么这儿竟有和自己同昔的地名？不由假作耐心频频点头往下听，丹鲁丝又接笑道：“这‘石基子，是个又小又臭的东西！”石继志愈听愈不是味，一怔道：“怎么？东西也跑出来了？”沙漠红脸一红，马上笑改道：“不是东西！是个地方，这石基子地方又小又臭，差不多的人都在那河水里刷马桶呀、倒垃圾呀……简直是脏透了，你最好不要在那里多留……”

石继志皱着眉，心想：“好个小丫头片子，居然把我编在里面乱骂一气……”听到此皱眉道：“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沙漠红嫣然一笑，转脸道：“好了！再见吧……你快回头走吧！我“还要赶路呢！”

石继志气得肚皮都快炸了，只好点了点头道：“好！再见！”说着拨转马头，跑了一段，心想那沙漠红一定走了吧，自己可真犯不着再多往回走冤枉路，一回头却见那沙漠红竟还远远立在原地没走，见他回头顾盼自己，不由格格笑道：“还不快走，青海可远着呢！”石继志气得哼了一声，只好一

咬牙，狠磕了马腹两下，这马才亡命一般往回跑了去。

因这次一赌气，所以干脆跑远一些，一直撒马跑了一盏茶的时间，差不多出去了二三十里，又回到原地了。

一路愈想愈气，心说这是干什么？正路还怕赶不完，竟往回跑？想着把马策向一排树下，夜风自四野袭来，吹在身上冷嗖嗖的，石继志生了一阵子闷气，心想这沙漠红此时一定失望地转道走了。

自己勉强耐着性子又等了一会，想着差不多了，这才又往原路策马驰去，一气跑下二三十里，经过方才和沙漠红谈话处，果然她已不在了，不由宽心大放。

他想：“好个小丫头！到底还是被我骗走了……”不由得意十分，只是奇怪，那沙漠红方才见自己居然对婚事只字不提，却似没有这回事一样的……

这匹马就在这宽大的官路上，快如脱弦之箭似的一路奔驰着。道旁的水草，蒙古包，庐舍，远处的沙漠，都向两旁疾速后退着，这位青年侠士一时感慨，不由在马背上弹铗而歌，歌曰：“皓月照千里，沙漠起晨烟，孤剑跨怒马，蹄声响天边……往事如烟血和泪，几经回思心似剪。啊！男儿有泪不轻弹，莫轻弹……”

在这平朗朗的塞外平原上，这位年轻侠士的歌声，是那么清朗悠远，闻之令人悲怆泪下。

忽然远处丛林道上却和起了一阵清亮的歌声，歌声如新莺出谷，闻之令人如醉如痴，微闻那歌声是“白马沾水草，莲足扣皮环，霜露湿奴衣，此情向谁依？手指回尘把君骂……自古有云，痴心女，负心汉，马上蛾眉红泪已阑干……”

石继志在马上听得打了个冷战，心想：“这是谁？别又是那沙漠红丹鲁丝吧！怎么她会没有走？”心中暗惊，这女孩歌声分明在骂我！难得她一个胡女，居然出口成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才女，想着竟一时忘了处境，陶醉在她那歌声里。

这少女反复哼唱着这歌，声调起伏不一，像是在马上狂奔着边驰边唱似的。

石继志吓得也不敢再唱了，并且放慢了马，专找树藤之下行着，似这样又跑了一大程路，眼前官路已到尽头，又是一片沙漠，一边是水草地，马行其上铮铮锵锵，原来此时正是最冷之时，那浅水处多已冻上了冰，一待天明这些薄冰又会化成水，供这些牧民的牲口饮用。

似此行了一大段路，眼前没有庐舍也没有蒙古包，甚而连那些游牧人的帐篷也没有了。

这个地方奇冷刺骨，那马虽是宝马，也经不住如此冻饿，不由仰颈狂啸了起来。由西边沙漠里吹来阵阵的白毛风，就像一根根尖刺刺进肉体一样。

石继志实在受不了，觉得似这样再走下去非死在路上不可，不由心想：“如果此时能找到一家帐篷借宿一夜多好，如果再能有点火，喝点热水吃点东西就太美了……只是又上哪儿去找呢！”那匹马一径地弯颈扫尾，冻得呼噜噜直打喷嚏，石继志知道不能再这样死劲跑了，要是半路上遇见大风，人马可都别想活，何况前面路势不明，要是岔了路，可就更划不来了。

想着翻身下马，牵马而行，皱眉四下一望，黑沉沉的一片，哪有什么可栖身之地，四外野地里不时传来一声声的狼嚎，声调嘶哑，石继志心内暗暗叫苦连天。

似这样牵马又行了一段路，自己运着气，倒不觉十分冷，只是那马可真有点受不了了，连声长嘶着，石继志不禁用手抚着马背叹道：“汗血呀，汗血！只怪你投错了主人，要是随了别的主人，平日恐怕连骑你也舍不得骑你！只是随了我，在此极荒之地连夜狂奔，恐怕眼前就要落得个冻饿而亡了……”说着力贯双臂，想给这爱马周身推行一番，好多少去一点寒气，然后再想办法。

谁知才以两掌按下，忽见不远前有火光熊熊燃着，不由大喜叫道：“好啦！汗血！我们往那有火处跑，那里一定有人住！”说着翻身上马，抖开缰，这马想是也看见了那团火光，不禁狂嘶不止，石继志才一上马，它竟不待抖缰，已翻蹄狂奔，向那团火光疾驰而去。

渐渐行近了，果见是一个小黑皮帐篷搭在一小丘之下，因有小丘挡着吹来的冷风，所以小黑皮帐篷一点也没受到波及，稳稳地连摇也不摇一下，那熊熊的火光，就是由这帐篷内隐隐而出，只是这么冷的天，这皮篷竟开着一小门，好似有意不关。

石继志此时见到此景，不啻身登皇宫大殿，兴奋得忙下了马，才想上前，那门忽然“刷啦啦”一下关了起来，石继志一愣，只好在篷外皮幕上敲了两下，放着和气的声音求道：“喂！请主人开开门好不好？我是行路的人，实在受不了啦……”

里面没有回答，石继志只当人家没听到，又重复了一遍，还是没有回音。

这种滋味最是难耐，眼见有火有帐篷，就是进不去，也不能不讲理地硬打进去。

石继志只好拍着马背，自言自语道：“马啊……这一家是个小气冷酷的野人，他把我们关在门外，我们只有死了……”

那马此时四蹄连连踏踢着地面，口中发出长嘶，那帐篷内竟也有一马，在里面叫了两声，这匹汗血马就更受不住了，连连悲鸣起来。

石继志不由赌气拿出水壶道：“没关系，我们死了也不要人家可怜！你先喝点水，我们再向前赶路，总有好人！”说着把那皮袋凑近马口，那马连吸几口，竟不见水出，石继志拿起一摇，竟是结成了一大块坚冰，气得拉开前胸，把这水袋贴肉放下，咬着牙想以本身内功运热好将这冰融化成水。

谁知正在此时，那小皮门又刷啦啦高卷而起，由内中传来一阵烤肉香，并且红红的火光又照出来了。

石继志不由啊了一声，心想：“你这家伙是成心气人是不是？”正气得想骂上一句消消气，不想由内呼的一声飞出一物，热腾腾直往石继志脸上飞来。

石继志大惊，向右一侧身，斜目一看这暗器前大后小，尾后似有一白把，不由用二指向那尾接一捏，已将这暗器拉住了。

方想回敬入内，忽觉入手热温温的，再一注视，竟是一只烤好的肥鸟，油脂香味上冲鼻孔，不禁大喜，就大口嚼了起来，吃了几口才道，“主人既有赠食之恩，是否可容在下牵马入内拜谢一番？”心内暗思只要进去了，少不得喝点水暖和暖和，就便也让爱马吃点喝点再走！

想着正要举足入内，从内中叭嗒一声，又飞出一大皮囊水，还是温温的，石继志心想，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嘛，哪有这么送人东西的，本想不去拿，但那马却走过去用口咬开袋口，呼噜噜一阵，吸食了个净，竟是一大袋牛奶，石继志把空袋拿起，心想我就进去看看，难道还能吃人不成？想着道了声：

“谢谢主人！在下进来了！”说着不但自己进去，还把马也牵进去了，一进帐篷，觉得温暖如春，再一顾视，不由臊得脸色一阵大红，心说：“老天！竟是你这个丫头片子！”

第十章 千里相依

这丫头不是别人，正是石继志千方百计欲摆脱的沙漠红丹鲁丝，石继志哪能不又羞又惊，一时不由愣住了。

沙漠红丹鲁丝此时娇躯半躺半倚地横在豹皮褥上，上身征裘已卸，却披着一领火狐外毫，愈显得俏丽十分，正伸出一双玉腕在烤火，熊熊的火光，衬着不可一世的塞外佳人的脸盘儿，红红的，嫩嫩的……

沙漠红见石继志竟自牵马进了帐篷，不由一启朱唇，有意吃惊地道：“咦？原来是你呀？你不是去青海吗？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说着一对似星星般的眸子，侧溜着这发窘面红的青年，笑眯眯地像早已看穿了这年轻人的心思似的。

石继志连羞带气，再被这丹鲁丝当面一问，顿感无法下台，只气得往地上跺了一脚，回头就向外走。

谁知主人有意，那匹爱马却是无心，原来那汗血马一进帐篷，首先发现篷角地上有一袋马料，它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前就吃。

才吃了两三口，主人就要拉，如何舍得到口美食？不禁唏唏长啸，目视着主人，再不想挪动久走冰雪的冻蹄了。

石继志见状大怒，口中骂了声：“不知羞的畜生，这是人家的地方，我们饿死活该，你赖着不走做甚？惹急了我，打死你这见异思迁的东西！”说着想硬拉它出去。

却听见那丹鲁丝格格一阵娇笑，又道：“哟！脾气还不小呢！石继志，我可没得罪你呀！何苦说这种酸溜溜的话……”

石继志闻言剑眉一竖，猛一回首，正想骂上一句，不意之间，窥见了她那副笑眯眯的俏皮样子，芙蓉似的面颊上犹露着少女的稚气，那双剪水的眸子流露出无比的深情，正紧紧盯着自己……他的心再也硬不下去了，到口的话竟中途停住，只道了一声：“你……”

沙漠红嫣然一笑道：“我的汉人哥哥，先坐下烤烤火，有话慢慢说好不好？就是骂我也由你骂，如何？”说着轻移莲足，由继志手中接过了马缰，把马拉向一边，口中尚笑道：“按规矩，我们这边的习惯，牲口是不能牵进帐篷里来的，不过如此寒夜，这么做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想我还没发脾气，你少爷却先动了怒，这话该怎么说呢？”

说着已把那马拉向一边，和自己那匹凑在一块，并且给它身上盖了一块毛毯，回过头笑看着石继志，挤着小鼻子直乐。

被这天性爽朗的姑娘这么一逗，石继志本来的一腔怒火早就烟消云散。

心情一定，反觉是自己太不对了，吃喝了人家的东西，还跟人家生气，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

不由连羞带窘地叹了口气道：“姑娘……我真是太对不起你了……既是如此盛情，愚兄就不客气了，稍事取暖，即刻告辞。”

丹鲁丝闻言笑眯眯地连连点头道：“你先坐下吧！看看这一身的霜啊！要是我，不冻死才怪呢……”说着伸手拉着石继志衣袖一个劲往火边拖去，石继志只好顺势坐下烤起火来。

他只是低着头烤火，红红的火光照在他英俊的脸上，更显得英姿飒爽，仪表非凡。

他一句话也不说，事实上他又如何开得了口？自己对人家撒谎，说是去

青海，这会儿又回来了，不是明摆着要去天山么？人家要是再一问，可真无言以对了，所以他心中小鹿撞，只是盼着快快起程。

对面的丹鲁丝虽然也是一言不发，但是她清澈锐利的目光，就像能射穿人心肺似的，她已由这年轻人沉静凝神的态度里，揣摸出他脑中所想的一切，所以她想先发制人。

于是她有意一伸娇躯，哼道：“你呀……幸亏你找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你再往下走，午夜将有冰雹，从这里向前，三百里没有一人，你不冻死在半路上才怪呢……”

石继志一闻此言，心中顿时凉了一半，只急得皱眉道：“什么？还有冰雹……”心中叫不完的苦，暗忖：“我的天，久闻沙漠之中冰雹来时大如鸡卵，再加上狂风暴雨，那人和马怎么受得了……”

丹鲁丝见状心内暗喜，秋波略为一转，有意皱着眉毛道：“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久居边荒沙漠的人，一看天色就知道今天夜里一定有大冰雹，来时还一定是非常大，要不然我怎会找在这地方打尖呢？”

石继志闻言低头不语，心想：“别是这丫头有意吓唬我吧？没听说过这种季节里会下冰雹！”，可是转念一想，宁可信其有，也不能信其无，要不然真的遇上，虽说自己有一身本事，可是对狂风暴雨和冰雹也无法施展，非落个尸横野道不可。这么一想，不由心寒了起来，再也不敢动告辞的念头了。

丹鲁丝冷眼旁观，已知他中计，心中乐不可支，这才笑道：“再吃点东西吧？”说着以手中短叉翻烤着一只肥大如鸭的野鸟，二人一边撕着吃，一边就火烤着，喝着这姑娘带来的上好红茶，不觉畅谈了起来。

丹鲁丝绝口不谈去天山之事，她知道一说出口，石继志很可能还是说去青海，何必又害他往回走那么些冤枉路呢！

石继志和这位姑娘无意间一谈，这才发现丹鲁丝无论汉学诗词还是武经技典，简直无所不知，口才之伶俐，音调之适节，不禁令他由衷深深感赞不已。

眼看一堆烈火都成了余烬。丹鲁丝顺手加上了几小捆松枝，于是劈劈啪啪地又燃了起来，升起阵阵松脂的清香，闻之神清志朗，她望着石继志一笑道：“汉人哥哥！你休息吧，我已睡了一会儿，还不困呢！”

石继志忙摇手道：“我不困！”还是姑娘睡吧……我只要行行坐坐就足够了。”丹鲁丝闻言展眉一笑道：“对了！干脆，我们都运行一下坐功好了。”

于是二人各守着火的一边盘膝坐下，身上披一袭皮裘，不一会儿，各自入定。

坐功一道，其微妙不可尽言，其旨在于求“静”为求其身无缝无隙，高低相称，所以稳定梁柱，坚固上下，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又云：“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

可知修道坐禅者，不到玉清玉静之地，而天心不复，神室不成。

夫静者，定也，寂也，不动也，内安也，无念也，无欲也，无念无欲，安静不动，诚和洁净，邪风不入，尘埃不生，一念不生，忘物忘形，境遇不昧，幽明不欺，妄念去而素念生，道心现而凡心成，是谓真静，真静之静本于太极，功成时宝光渲体，铁栏相似，风儿暑湿，不得而入，虎狼兕豹，不得而伤矣！

二人内功俱有极深造就，须臾入定，不知何时穹光透曙，天色已亮了。

二人相继醒了过来，俱觉得神清目爽，舒适无比。

石继志开篷外出，只见风停云静，天边一抹朱霞，预兆着今天又是晴朗的一天。

他心中只是奇怪，昨夜既有大冰雹，为何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不由进篷内笑问丹鲁丝道：“你不是说昨夜有暴风雨和冰雹么？怎么外面一点痕迹也没有？”

丹鲁丝闻言脸不由一红，笑咪咪地瞟了石继志一眼，边往外走边道：“么？奇怪……”说着出去转了一转，进内绷着脸道：“想不到我这老沙漠也会看走了眼……”忍不住笑道：“没有冰雹还不好呀？”

石继志由其表情中已看出这姑娘的心意，不由笑着摇了摇头，也不便说破。丹鲁丝又把火燃起，煮了些热茶和奶汁，二人就着麦饼吃了一饱。

原来丹鲁丝这次随父出行，本就备有各种必要食具东西，所以这会儿正好派上用场，显得各物俱备，虽是穷荒野地，倒也不缺任何东西。

石继志由昨夜和她的一席谈话中，已对她生了不少好感，只是他感情债实在负得太多，不敢再添烦恼，再说自己已心有所属，岂又能分心别恋？所以他虽很欣赏这姑娘的武功和才貌，但并未有丝毫他想。

他见天已大亮，心中自然又盘算着如何走法。帮着丹鲁丝卸下帐篷后，朝她一抱拳道：“打搅了姑娘一夜，有生之日不忘大恩，愚兄因要远行，这就告辞！”

丹鲁丝一怔，遂笑道：“你还去青海么？”

石继志不由脸一红，正色道：“实不瞒姑娘，愚兄确实有事要去天山一行，尚希姑娘赐以方便，不要见戏才好……如姑娘确也有事欲去天山，愚兄不妨沿途护送，否则……”说到此，觉得下面话不便出口，心想丹鲁丝闻言定能体会出自己用意，当不至再尾随自己了。

谁知丹鲁丝一翻那双大眼睛，边笑边跳道：“这就好了，我早知你是去天山的！好吧，我们快走吧，这条路我熟得很，保险明天可到！”

石继志闻言，内心真是叫苦不迭，不由呆呆看着沙漠红丹鲁丝作声不得。

沙漠红外表虽是如此欢悦，但内心又如何呢？她是一极为聪慧的少女，自己芳心牢念的汉哥哥却心有别属，丝毫未把自己放在心中，她怎么不伤心欲绝？

但她的个性却和莫小晴一样，所不同者，莫小晴之所以恋石继志，除去本心以外，还有更深的意义，而这位沙漠红却不同，她们边地姑娘对于贞节礼制极为重视，尤其丹鲁丝为一族领袖之女，既当众宣布自己已委身与石继志，岂能中途变卦？

何况她是个爱情极专一的少女，不爱则已，一经认为对方为合意之人，前面就是刀山油锅，她也非要追到手中不可，所以虽一再受石继志冷漠，芳心并未丝毫灰怠，只是待机而行，不制服对方死也不休。

石继志见状无法，心想：“反正你一定要跟随，我也没办法。等到了天山，我要去拜访三老，你总不能再厚着脸皮也去见人家吧？”又想久闻天山三老为如今天下武功最高，个性最奇特的三个怪物，自己此行虽有师父上官先生的大牌顶在头上，亦不免战战兢兢，弄不好就有性命之忧，想到此，不禁感到有些不安。

二人默默无言，各自上马，顺着山道一路策马飞驰而去。太阳又出来了，大地又恢复温暖，经过昨夜的歇息，人马俱都精神百倍，不知不觉间，已出

去了百八十里。

石继志只是深锁着剑眉，他脑中的事情太多了，而每一件只要一想起来，就足以令他心中烦乱，不能自己。

他既深深痛心着程友雪的误会，更觉愧对莫小晴沿途的关切之情，如今又加上这么个死心相随的丹鲁丝，他心中叫苦连天。

他不知这些事情的结局如何，他连想也不敢深想，只是在马上长吁短叹。

当看到天山在望，他更加忧虑，天山三老这三个老怪物，一向是护短成性，自己竟把他们大徒弟玄衣道长黄明冲的腿震断，居然还自投罗网，虽有师父旗号，看来亦难免就令这三个老怪物轻易饶过自己，想来怎不忧心忡忡。

这些问题在他脑中一直盘旋着，就连丹鲁丝沿路跟他说话他都没听见，只是一个人心中内发愁。

马行如飞，不远处天山经阳光一照，耀若寒电，使人双眼难睁，涧岭起伏，飞瀑斜舞，山势之大、景物之奇使石继志眼界大开。

二人不禁都赞叹不止，很快已到了天山山麓，丹鲁丝不由吁口气勒住马缰，回首笑视石继志道：“想不到我们这两匹马脚程如此之快，居然已快到了，再往前走算是入了山，我的少爷，你到底是到天山去找谁呀？”

石继志顿了一顿道，“我先送姑娘吧！好在既已到了，我也不忙在一时……”丹鲁丝闻言心中暗笑道：“果然是他们汉人心眼多，生怕我跟着……石继志！你还当我不知你要去的地方么？如无我做向导，你就是神仙也休想找到那天山三老的住处，我不如眼前就依你独行便了，到时不怕你不再求自己……”

想到此不由对石继志苦笑了一下道：“那倒不必了……我们不妨就此分手，也许在山上还会见面呢！”说着头也不回地一抖马缰，马向前行去，走了好几步，突然回头道：“不过我可告诉你一声，这天山的小道怕有万条以上，只看你怎么走了，走错了路，就是神仙你也转不出来呢！”说着以手中马鞭向前一指道：“总之，你只要从一而行，中途千万不要走上岔路；这样虽不一定能达山顶，起码不致把你困在山中，你要记清楚了！”说罢一带马首，那匹汗血神驹早已划开四足，一泻而入丛野之中。

石继志呆呆看着姑娘的后影，心中怅然似有所失，不由自责道：“原来我竟误会她了，她竟是有事来此，自己竟会以为她是跟随自己……”

这么一想，不觉羞愧不已，口中道声：“姑娘珍重！”一磕马腹，胯下神驹一抖鬃毛，鸾铃一阵乱响，立即扬开四蹄，直向那巍峨的天山奔去。

这种良驹也只有在此地才能展出它的神勇，在这坚厚平滑的广野中急驰，也不用使劲勒，其速如矢，马背平稳如舟，毫不颠簸，喜得石继志抚鬃连连赞叹。

只见茫茫雪岭银光闪闪，两旁林木一径如矢般向后飞逝，他此时心情不由大为开朗了起来。如今孤身一人毫无牵挂，反倒显得少了许多心事，只盼早些能登上天山，访着天山三老，自己以礼拜见，死活听由他了！

他策马如飞整整行了一日，入晚已到了天山山口，山下是“大片绿洲。有不少庐舍依傍山边，仰视天山高峙入云，绵延千里，一望无际，确是壮丽万分。

石继志就近投宿了一夜，重新备了粮食，振作精神问清了一条登山的大道，开始往天山一路攀了上去。

似此行了一个上午，山上起了浓雾，不得已马行减速，又转了两三折，

前面忽有高崖双亘，对起若门，当中出现一条峪谷。

石继志不由皱起眉头，至此才知沙漠红丹鲁丝所言不虚，自己又该如何走呢？自己所行尚在雪线以下，然已感到寒气侵人，青藤漫天，飞泉垂空，巨石笋立，俯视来路不寒而栗，两旁岭上岭下，绵延百里，真是山外有山；而天山万岭，何处访那三位老怪物？这可真是极大的一桩难题。至此不由深为后悔，来时若仔细打探清楚再行就好了。

一个人在马上发了半天愁，那马见主人不行，不由俯首嚼食着地上青草。

石继志这才想到了那沙漠红丹鲁丝，心想：“这姑娘既有如此一身本事又在此久居，想必一定对那三老居处有所耳闻，只怪自己心存疑虑，竟放着现成的向导不去询问，枉把人家气走了；如今困身山中上下不得，如何是好？”

想着赌气一拉那马，直往其中一条道走去，竟是越前行越为平直开广，心中不由大喜，暗忖：“莫不是瞎冲直闯的给碰对了不成？”

想着好不开心，一路急行了去，一盞茶之后，猛觉方向像似变了，先前是上行，此时身子竟似侧过了个转，不由吃了一惊，忙勒住马，绕上一处石峰向下一看，心里顿时凉了一大半：不是又往回走是什么！好容易辛苦爬了一上午，这一阵疾行，却又下来了，顿时气得双眼直冒金星，忙又带过马头回驰。

走了好一阵，才又到了原来之处，天已过午，只好下马找了一块大青石坐下，吃了些东西，呆呆地望着那马，叹道：“马啊……这可怎么好？”

天意间见眼前有一棵双人合抱粗的大雪松，树干上像似有一标志，不由忙跃起走近一看，见那树干上似被人用刀剑刻了一箭头，侧指一边，其上尚有“卧眉由此”四个字，像是被人用利刃刻写具上，因此树年代太久，树皮过厚，竟看不出是新刻还是旧有。石继志心中不由大喜，因忆起师父曾说过，天山三老在天山居处为卧眉庄，想来这“卧眉”二字定是指彼了。

他心中也不想，方才自己来时，竟会没发现，此时怎么又会有此明显标记？只以为是天山三老自己留下的路标，忙策马向那箭头指处策马而下。

果然绕过几棵雪松，又发现一道蜿蜒山道直往山上展去，石继志大喜，一夹马腹，这马一声欢鸣，扫尾而上，似此直行了两个时辰，已至雪线之上了，眼前白茫茫一片，尽是积雪，此处积雪往往白天被阳光融成一值道下泻的雪水，而入夜降雪又行封冻，故此满山遍野尽是一条条玉龙似的冰河，恍如闹海银龙。

石继志加了件披风重新上马，无意间见雪地上竟有一行蹄印，十分清晰地直盘上去，心中不由一惊，暗思：“莫非还有人上山不成？”心中一动，遂又想道：“正好我不知如何走法，不如就顺着这马蹄印子一路而上，或许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那卧眉山庄也未可知。”想到此，不由存了满腹热望，一路紧行而下，因天色已暮，生怕入夜尚未到达，困居山中就麻烦了。

这一阵紧行，中途如不是有那马蹄印前导，早就又不知几次迷失了路。至此才知道，这天山山势果然神妙无穷，似此又行了一个时辰，这匹马如非稀世龙驹，这一路驰骋攀越，早就倦倒中途了。

忽然眼前现出一窄谷，若不是有蹄印入谷而去，石继志决不会相信那窄谷中竟能通行。

因见有蹄印入内，遂也毫不考虑地带马而入，这窄谷勉强可容一人一马通过，似此一路擦肩而行，走了约有半个时辰。

眼前山势越发陡峻，一线天光自上泄下，深山中时有异吼，陌生者偶尔行之，真有些惊心动魄。

石继志正在心存惊惧，四顾两旁巨石百丈，哪能辨出一点地势，那马却沿右壁仄径绕去。

又是接连几绕，走出一条类似夹壁的雪墙，忽然开旷，转眼走了三四里，雪野平地之下，忽现出两列满布冰雪的白石桥，宽约丈许，长有五丈以上，桥是平的，只中间一带仿佛微凹，别无他异，暮色沉昏中，隐隐约约有一所大庄院，耸立于桥对面丛岭飞瀑之下，石继志不由远远将马勒住，方要下马，忽听身侧一声娇笑道：“喂！你才来呀？我等你半天呢！”

石继志不由大惊，忙一回视，却不知何时那丹鲁丝又来了！

她像似已来了好一阵，那匹骏马轻系在一旁，她自己半倚在桥石之上，香发被山风吹起老高，模样逗人怜爱已极。

石继志突然悟出。这沿途蹄印和标记，定是这姑娘有意指引，不禁大为感激，忙翻身下马，脸红道：“承姑娘沿途指引，愚兄始免困毙山中，此情此意，永世不忘，只是姑娘来此莫非也为访见天山三老么？”

沙漠红牵马上前，看了那大庄院一眼，带着慎重的神色道：“不瞒你说，小妹自一见石兄，就存有无限好感，因由那柳复西口中得知石兄欲来天山访天山三老，知石兄此行尚系首行，这天山纵横怕有千里，如无人导引，贸然入山，难免困绕山中，那时进出不得，可就苦了……”

说到此不由脸色微微一红，看了石继志一眼，这才又小声羞道：“小妹放心不下，故此有意相随一路，因早年和三老中之沙梦斗老前辈的孙女沙念慈有一面之交，承其相邀来过这‘卧眉庄’一次，故此尚能熟记此路，忝作向导，尚乞石兄不见笑才好。”说着话不由低下了头。

石继志闻言不由大为感动，忙上前笑道：“姑娘之言差矣！此行如非姑娘指引，愚兄此时怕仍困绕山中、饥寒交迫上下不得呢！姑娘如此大恩，偿报尚且无及，何敢见笑？尚希原谅愚兄沿途失礼，不以见责才好！”

沙漠红闻言面色甚喜，稍停又道：“石兄来此访三老，不知有何贵干？要知这三位老人家长年不纳外客，夙有怪癖，却是造次不得呢！”

石继志闻言不由皱眉道：“姑娘所言极是，只是愚兄实奉有师命，前来自面谒三老领罪，既使明知此来凶多吉少，也无可奈何了……”

丹鲁丝闻言大惊，忙把石继志拉向桥后，恰好桥下有几方白石，他们坐下后丹鲁丝满面惊恐地道：“石兄如不见外，尚请将详情赐告一二，此事实不可轻举妄动呢！”

石继志见她对自己那种关心的态度，不由颇为感动，不忍拂她盛情，只好说道：“姑娘说哪里话，即以此见问，尚请容愚兄详述经过，共谋对策如何？”

于是略述自己从师经过及身世，才一道出上官先生之名，那沙漠红竟惊得由位上一跃而起，极为惊讶地道：“上官先生？你是上官老前辈的徒弟？这位老前辈如今还在人世？”

石继志不由一怔道，“当然在，这有什么奇怪？”

沙漠红闻言脸一阵红，自知失态，不由害羞地低下头，瞟了石继志一眼道：“没什么，我只是奇怪，听师父说这位老前辈擅长一种‘七禽掌’，天下无敌，恐怕就连天山三老也不敢惹他老人家，你既是他老人家徒弟，大概没什么关系，天山三老再厉害，也总要买他老人家面子。”遂笑看了继志一眼

道：“我说你年纪轻轻，哪来这么大本事，原来竟是上官老前辈的徒弟！那你可会七禽掌？”

石继志因念及师父曾告知不可轻易显示此技，闻言一笑道：“姑娘阅历果然丰富，只是愚兄虽忝为家师门下、而却没得他老人家真传十分之一，尤其是那套天下绝学七禽掌，竟未能望其门径，岂不可悲？”

沙漠红闻言竟信以为真地笑了笑道：“反正你是他老人家徒弟，错不了！你又如何和这里的三位老人家结了仇呢？”

石继志不由叹了口气，略把那玄衣道长黄明冲如何无理强索自己的王蜜，二人如何一言不合打了起来，自己一时失手，竟误以为那黄明冲是一恶道，故此下手过重，竟将他一腿打断，虽经续命神医严中圣施救，亦难免终生成了残废。

后来始知这黄明冲竟是这天山三老老二铁扇老人的弟子，自己无意间竟闯了大祸，久闻三老护短成性，而那黄明冲更是三老所器重之人，在武林中亦算是一派掌门人，自己竟断他一腿，三老岂能放过自己？

他一说完，沙漠红也不由频频皱眉，略低首道：“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了。既然是上官老前辈嘱你来此，以小妹看，总无什么大难，小妹多少尚与此间主人有一面之识，不妨先为你引见那沙念慈如何？”

石继志虽本心不愿如此，但不好拒绝对方善意关心，只好点了点头：“如此甚好，只是太麻烦姑娘了！”

沙漠红伸舌头一笑道：“我早就想来这卧眉庄玩一玩了，里面的食物真好吃，不信你进去一吃就知道了。”

石继志闻言不由摇了摇头，暗忖：“到了什么时候了，她还想着吃呢！我只求不挨揍就好的了！”

二人站起身子，沙漠红解下了马缰，笑道，“你的礼物备好了没有？”石继志一怔道：“什么礼物？”丹鲁丝笑道：“你老远跑来拜访人家，何况又是赔罪来的，怎么连一份礼物都没有，不显得太寒酸一点了么？”

石继志不由脸一红道：“姑娘这么一说，确是太不像话了，这可怎么办？这山野之地，要买也没法买呀？”

丹鲁丝嫣然一笑道：“其实我倒想起一件东西，只怕你舍不得呢！”

石继志一笑，忙问：“什么东西？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丹鲁丝这才道：“你不是说带来了不少王蜜么？如果能取出一块赠给他们，这不是一件极为珍贵的礼品么？”

石继志闻言大喜，忙在随身囊中取出一块，沙漠红找出一方绸巾包好。然后石继志取出早已备好的名帖，丹鲁丝取过那片帖一看，只见上面毛笔正楷写着：“峨嵋小刃峰故友上官遣徒石继志问安”。沙漠红丹鲁丝见帖不由笑道：“这名帖真是护身符，就看这三个怪老头子买不买帐了，我们走吧！”

说着二人一路并肩向那白石小桥上步去，方才牵马行了几步，猛见桥口闪出两个男子，俱是一身黑袍，头戴四合方巾，二人一出，俱以上乘轻功提纵之术，一连两个起落，已至二人身前，前面一人年约二十上下的年岁，貌相倒也英俊，身一落地，已背手掣下了一柄“万字夺”，向前一点，一声厉喝道：“什么人？这卧眉庄岂是你等闲人可随便进入的么？”

石继志见这青年说话无礼，不由大怒，正想回顶他一句，沙漠红丹鲁丝上前笑道：“来人莫非是沙师弟么？”

这青年闻言一怔，仔细看了沙漠红一眼，不由笑道：“我当是谁，原来

是沙漠红女侠客，真是难得，快请进庄吧，我姐姐前几天还在想你呢！”说着侧身对那另一人道：“郝二哥，这不是外人，是我姐姐的好朋友沙漠红丹鲁丝，人家大老远来拜会我们，可得好好招待人家一下……”

那另一人年岁也不大，约有二十六七，高高的个子，面相中等，闻言双目注视着丹鲁丝，好似对她颇有好感。

丹鲁丝含笑同二人见了礼，回身一指石继志道：“这是上官先生的高足，是来拜访三位老爷子的，请引进一见吧！”

二人闻言不由俱是一惊，那姓郝的忙上前一抱拳道：“幸会！幸会！难得高人来访，真使蓬革生辉，不知尊兄大名如何称呼？”

石继志忙将名帖礼物双手递上，口中寒暄道：“小弟石继志，专程来此向三位前辈问安，兄台大名是……”

这人方要答话，那一旁姓沙的少年已笑道：“二哥有话不妨请贵客庄内说去，在此又冷又黑，不觉失礼么？”说着率先而行，笑向二人抬手道：“二位请随我进来，石兄来得太不巧了，三位老爷子都因事今天一大早就出去了，大概要两三天才回来，石兄如有雅兴，不妨在寒舍住两天……石兄意下如何？”

石继志闻言半忧半喜，边行边道：“如此说小弟只好厚颜在尊府打扰几天了。”二人都连道：“哪里！哪里！”

那瘦长青年接过了二人的马，口中连赞道：“好马！好马！这是汗血种吧？”石继志心内不由暗赞这年轻人好见识，说着一行人走过了那桥。

石继志边行边看那桥下，竟是一波湖溪，只奇此地酷寒，这水竟未冻成坚冰，两岸栽着带刺的冬青，高有三尺，枝叶繁密，一色青绿，煞是美观。

那少年边行边向丹鲁丝道：“这是郝爷爷的孙儿，名大鹏，我二人最好，今天正好该我二人看门守庄，待引你们进去后，还得出来，明天我们再好好玩玩！”

丹鲁丝口中答应着，四人边说边走，不觉到了庄前，石继志见这所大庄院，气势不在哈密回宫以下，庄后面伏波岬危崖，翼然高耸，遥遥环列，宛若屏障，下余三面也是复山环绕，蛇蜒如带，相隔俱在十里左右，地势更具形胜。

石继志不由深深赞叹这天山三老果然不是凡士，只看其能在这凡人几不可攀的天山半岭上建此大庄，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这卧眉庄便列在山环内的一片大平原中间，占地不下一二百亩，房室可以百计。

外墙前略作圆形，迎面大门三座，也作圆形，门与门之间相隔丈许，高约有一丈七八，门色漆黑，上面各有粗如儿臂、大约尺许的铜环。门身铜钉密列，擦得锃亮，灿若黄金，两旁二门俱闭，只开当中两扇大门。

正面庄墙也是一色漆黑乌亮，映雪生辉，光可鉴人，一色水磨方砖所砌，外漆浓漆，正门以外围墙俱是七八尺丈许大小的不等石块堆砌而成，看去既坚固又美观。

进门后，迎面是一片半圆形约有五亩大小的院子，当中有一高约十数丈石土堆成的孤峰，雪骨撑空，势欲飞舞。其上植有不少树木，寒地盛雪，叶已零落，枝头布满积雪，宛如玉树琼林。

门内雪地已冻成坚冰，平匀若镜，好似雪化成水又复冰冻之状，石继志看后不由心内暗赞好大的一番庄势。丹鲁丝是旧地重游，倒也不十分惊异，

石继志由二人口中得悉，这卧眉庄竟是三老四世同居，庄内连各房妯娌叔嫂子侄徒孙再加上下人等，合计不下数百人，听来真是惊人。

四人边说边进入门内，不觉绕过峰去，走道尽头乃是一五开间的大厅，门外悬有一块横匾，上写“演武堂”三个大字，环厅侧植有不少修篁翠柏，俱是沙漠中极难见到的树木，四外窗牖甚多，因山居酷寒，窗均关闭，各门均挂有大红锦缎暖帘，环厅两侧另有两条丈许宽松夹道的小径。

二人在前引路，并未进厅，径由厅右松径绕过，走完松径，到了厅后，眼界倏地一新。眼前现出许多楼台亭榭，树木更多，到处长廊曲槛，画栋雕梁，被雪景一衬，显得分外幽雅清丽，令人心旷神怡，尘念为之一空。

石继志心中暗惊，这天山三老到底是如何的三个人物？竟有此清福，得居人间仙土。

沙漠红丹鲁丝问那沙姓少年，知此前庄花园是因大爷白发王秦勉性喜植花，历年来又由蜀东旧居以及各地名山胜域，移植了不少灵木异葩，园中四时各有赏花所在，春秋两季花种尤多，何止百计，竞放芳华，缤纷满目，美不胜收。

因天山绝寒，所植梅花均在凌寒吐艳之际，一片花香随风飞散，闻之清新已极。

园中雪虐风号，百花凋谢，只这一地梅花独盛，石继志自幼喜梅成性，此时惊见异种，不由雅兴大起，走近视之，见梅下有木牌，书名各梅种产处，举凡邓尉、元墓、铜片、西迹、起山、罗浮等地名梅，俱无一缺。

因此地上厚水深，梅花不易繁植，并为衬托起见，向阳圈出大半围地，掘一二余丈的大坑洼，在下建有两处精舍亭台，另建长道，一色石板通向后院，道名为“寻梅径”。

四人步上“寻梅径”，一路向后室绕去，华灯初上，时有丫鬟出入弄道，见二人皆称为少爷。

石继志和丹鲁丝二人眼见盛境，不觉目不交睫，若非此行祸福不定，石继志真恨不能驻足一一观赏一番才称心思。

曲折又行一程，直到“香雪精舍”人口，一路假山楼阁，亭，馆掩映，林木萧萧遮蔽入口，人行其间，仿佛取径入谷。

那沙姓的少年，为二老铁扇老人沙梦斗之幼孙沙麒，郝姓少年为三老金笛生郝云鹤之长孙郝大鹏，俱有一身家学武功，四人本行步甚快，郝大鹏见二人留连沿途景致，遂放慢脚步一笑道：“二位如有意观赏，不妨脚步放慢些，好在眼前已到了……”

石继志和沙漠红闻言俱点头道好，于是四人放慢脚步，眼前又有一番景象，地上搭有暖棚，种着十数亩时蔬瓜果，依旧青红相间，结实累累，正有十数壮汉在内采摘运送。

田外有莲溪绕道，溪上有石板小桥，四人步桥而过，遥望前面林峦清雅，岩谷幽深，松竹甚多，但却未见梅花，石继志正想：“这‘寻梅径’，却是寻梅不着，未免词不达意！”

待又行了十数步，才现一株老梅，歪歪斜斜生着，树身不大，花更不繁，寥寥二十余朵点缀枝头，红白相映，花虽少，却矜异非常，石继志不觉多看了几眼，那郝大鹏见状回头笑道：“石兄这么爱梅花么？大爷爷见了你，一定喜欢呢！”石继志不由一笑道：“小弟自幼慕梅成性，连年在峨眉虽有偶见，但却无此艳致，不免神往，倒叫郝兄见笑了。”

那沙麒已展开身形，倏起倏落，直向前面精舍扑去。郝大鹏遥指舍后笑道：“真正的梅花佳地却在后面呢！只可惜今天太晚了，小弟虽有兴陪石兄一赏，只怕冷夜霜浓，非赏花之时了；如石兄有兴，明晨与弟共出一赏如何？”

石继志顺其手望去，昏暮中隐见后山千本梅花，妃红俪白，萼绿蕊黄，疏密相间，高下屈伸偃蹇，极尽千姿百态，偶视之已觉五色缤纷，直似琼瑶世界中之锦城玉林，心中不由暗暗地喝彩。

因此行是客，更不知吉凶，未敢过于放荡，否则依他个性，似此景致，即使午夜也要近前看它个快活淋漓，

三人方步上碎石小道，见精舍已在梅林之侧，亩许大的空地上，房作梅花状，栋宇高大，一色黄石纹墙，碧琉璃瓦盖顶，四面一圈，均是空花小窗，环舍有一平台，皆为汉玉所砌，平滑若镜，点雪不染。

至此美景已尽视觉之极，三人方一立步，却见那台上轩窗启处，一佳人越窗而出，尚未临近，已娇唤道：“丹鲁丝姐姐，可想死我了！”石继志已猜知此女定是那丹鲁丝所说的沙念慈无疑了。

果然丹鲁丝已笑扑而上，二女互相捉臂说笑为一团，偶见那沙女顾视自己，知道她们正在谈论自己，不觉面上讪讪。

正在这时，却由廊前处泻箭般落下一人，此人好俊的一身轻功，石继志一惊，方异来者何人，那人已笑道：“石兄，是小弟回命来了。”

石继志见正是方才前行传告的沙麒，笑向其姐唤道：“三位老爷子不在，大伯父有话，嘱我姐弟先盛意接待贵宾，并言客人长途劳累，不须多礼，容三位老人家回后，再和各位见面。”说着又朝其姐扮了个鬼脸道：“我要看庄，你说不得要偏劳了。”

言罢对二人一稽首，笑喊了一声：“郝二哥，我们走！”双臂一振，竟以“八步赶蝉”的轻功提纵之术平空拔起六七丈高下，待落地三数起伏，人已无踪。

那郝大鹏闻言又看了丹鲁丝一眼，略和石继志握手寒暄，道了声：“明天见！”身起处，如脱弦强弩，已跟这沙麒而去。石继志看着，心中方惊，暗忖：“这天山三老果然技高不可测，就连其孙儿已有如此功夫，三老本身可想而知！”

方在惊叹，见那沙念慈已随丹鲁丝双双轻移莲步走近，石继志忙自镇定，丹鲁丝笑指石继志对那少女道：“这位正是前辈奇人上官先生的高足，姓石名继志，此行是特为拜访三老而来！”

那少女双手衿任嫣然一笑道：“原来是石兄，小妹接迎来迟，失礼处尚请不怪才好！”石继志口中连道：“岂敢！岂敢，沙小姐太客气了！”

那丹鲁丝又指着那少女对石继志道：“这位正是我路上对你说的沙念慈姐姐，她是二老沙梦斗的爱孙女，人称追云燕子，可有一身好本事哩！”石继志连道：“久仰！久仰！”

那沙念慈不由脸色一阵绯红，娇笑道：“姐姐！你快别说了，也不怕石兄见笑，我们这点本事怕不及石兄千分之一呢！”说着注视着石继志双足，丹鲁丝闻言一笑道：“那也未必吧！”

沙念慈笑指前路道：“姐姐只要看石兄双足上竟是点雪不沾，而来路竟无丝毫足迹，似此轻功，分明已到了凌气渡江、踏雪无痕的地步，我三位爷爷也不过如此，小妹岂能及石兄万一？姐姐不是有意说笑了么？”说着侧目对石继志一笑。

石继志不由脸一阵红，口中道：“姑娘多疑了，愚兄只是爱惜这院中雪景，生恐尘足败了清兴，想不到难逃姑娘法眼，倒见笑了。”

丹鲁丝顺沙念慈手指处一望，果然来路只有自己和沙、郝二人足迹，竟是没有石继志一点迹印，芳心也不由一动，暗赞石继志果然好一身超人的轻功，自己若能事夫若此，也不枉此一生了，由是更生倾慕之心。

沙念慈含笑又看了石继志一眼，手挽着丹鲁丝道：“大伯父把接待二位的事放在小妹身上，这可是难事一桩了，如不见弃，请暂随小妹入居舍下，待小妹先命婢扫榻煮茗，我尚要与姐姐剪烛夜谈呢！”说着先行开门，请二人入室。

二人才一进内，见栋宇高大，修饰精雅，诗书字画，琴剑楸枰，罗列满室，室共五间，沙念慈笑道：“此室为愚姐弟和母亲住处，家父与三位爷爷俱在后室起居……”说着笑看了石继志一眼道：“此处简陋不容高人，故此石兄居处，小妹已命人在后厅打扫，至于沙漠红姐姐，小妹却要强留在此剪烛宿话了！”

丹鲁丝一听石继志竟另居别处，心虽不舍，但到底主人之言，分明男女有别，何况人家既有安排自己又怎好表示不愿，只看了石继志一眼，见他并无不愿之色，不由脱口笑道：“那真好！告诉你，今晚一夜你都别想好睡，我的话多着呢！”

沙念慈让二人落坐，先行告退，须臾小婢献上清茗，用白瓷青花碗端上，轻揭碗盖，透出一阵清香，茶色略作翠绿，一碗内仅有巴掌大的一片茶叶，二人知非凡品，也不便问，只互相对视了一眼。

再观室内装置高雅，几案桌椅一切用具，俱是形式古雅精致，地下铺着厚厚毛毯，当中空出一片地方，有一圆径七尺的古铜大盆，内生极旺炭火，人坐室内温暖如春。不多时有一四旬妇人与沙念慈由后室掀帘而入，二人忙起身，那沙念慈遂为二人介绍，始知其母，坐下谈了几句，却闻室外语笑声，有人唤道：“沙家妹子，有佳客临门，如何藏在你一人房中，不容我们见么？”

石继志与丹鲁丝闻言吃了一惊，沙母已起身笑着摇头对其女道：“这一定又是你弟弟走了口风，惊动了这群小侠，连明天都等不及。我回室去了，你张罗着他们进来见见佳客吧！可别紧缠人家，人家远行，可要早早休息！”

说着含笑向二人略一颌首，即作告退，二人忙起身答礼，不容沙念慈开门，十七八个少年男女已由平台外廊一拥而入，各着华服，年岁均在十五至二十五岁之间，无不神采挺俊，光艳夺人。

他们一见二人，无不面现希冀结纳之容，不等沙念慈一一介绍，已有人上前自报名姓，男的拥着石继志，女的偎着丹鲁丝，各自欢谈了起来。

二人想不到此处人情如此温暖，俱都一一笑着，把臂捉手谈得好不开心。

沙念慈当众宣布，石继志是上官先生弟子，丹鲁丝即是女侠沙漠红，众人更是仰慕万分，有的还建议请二人一露身手，若不是沙念慈再三说母亲有话，客人远地而来十分劳累，不得过分纠缠，否则真要成了不解之状。众人直闹了两个时辰才去。

沙念慈待众堂兄妹退后才笑道：“这只是一部分，还有好几十个还不知道呢！要不然，今夜你们都别想睡了……”说话间果然又有不少人闻讯奔来，都被沙念慈在室外谎说二人已休息，才把他们打发走了。

已有一小婢进来道：“厨房已把点心做好了，请小姐请客人外室用膳！”

沙念慈笑着起身道：“家居山野，无以待客，二位佳客尚请多包涵！”二人经她这么一提，才觉腹中甚饥，忙笑随其起身，略为谦谢，随其走入餐室。

进室见一方紫檀木中镶大理石的八仙方桌，有六具皮垫套椅，只是桌上空无菜肴，二人正奇怪，见沙念慈微微一笑道：“此地位处极寒，酒食过早端上，只怕冷了。”说着玉手轻轻一按墙角石钮，一片丝丝之声过处，竟露出一方空格，此空格四面缀有极厚棉垫，菜肴先放入其内，关壁则严密合缝，可保温一个时辰。

二人见其中有一托盘，另有一竹丝编制的三格圆形提盒由先前小婢端出，置于那大理石桌上，由托盘中取出菜、酒壶、杯筷和一个九宫菜盒，先斟上三杯酒，再把提盒打开，由内中取出一个点铜锡精制的暖锅和四碟点心，一并列好几上，遂退下侍立一旁。

沙念慈请二人落坐，自己随后坐下，笑道：“小妹本已食过，只是佳客临门，不得不在旁陪饮一杯，二位请勿拘束，自食便了！”

二人见那菜盒为横方形，白地五彩，瓷质甚细，共分九格，格内菜碟却不同式，方圆长短大小不一，凑合得极严密，形态精雅，内有九样下酒菜，荤的是腊肉、卤鸭、熏鸡、糟鱼、羊膏；素的是笋脯、松茵、素鸡和一样类似栗泥的佳品。每种为数虽不十分多，却是新鲜漂亮，只闻香味，不禁食欲大动。

那暖锅制作更妙，下层是炉，中作五梅瓣形，放着大小五个烧得通红的扁平炭基，中层是暖锅，锅分五格，一大四小，每格是一圆筒，筒底正对下面炭基，上面却各嵌一个瓷盅，当中一盅较深较大，内盛清汤，旁边四盅里，一味是用火腿和鲜肉切片同蒸极烂的玉版金镶，一味是嫩豌豆清炒虾仁，一味是糟炒山鸡片冬笋，一味是鸡油炒飘儿茶，共是三荤一素。

石继志和丹鲁丝虽俱都是出身大家，但所食亦不过鸡鸭鱼肉，更无此烹艺，从师后经年处身荒山，所食多黄精野味，似此等佳肴，休说是吃，有的简直见都未见过。

沙漠红丹鲁丝更是别说了，她虽为一王之女，但因种族不同，终日所食多为牛羊烤肉之类，似此菜肴，何曾吃过，二人因恐为沙念慈所笑，俱不敢问，各举酒杯，应沙念慈敬酒，呷了一口。

那酒色作深碧，斟在白玉杯中，泛起分许深的泡沫，一望即知是陈年佳酿，入口芬芳，顺喉而下，五内生香，一时热气溢体，舒畅无比。

二人不禁连夸好酒，沙念慈笑向丹鲁丝道：“此酒为家母取树上鲜梅和杏仁樱桃共五味佳果，共闷黄土瓷罐内，日晒夜露，入秋此山起雪，又埋雪中，如是今年酿者隔年取食，此坛新开不久，听说已有五年以上了，故此味儿也就愈发的纯了。听爷爷说此酒因青梅去性，故多食亦不会醉人，姐姐不妨多饮几杯，决无关系！”

说着石继志已举杯相敬，各自又呷了一口，就着佳肴大啖起来。

稍顷小婢将饭盛上，白瓷青花细碗内盛大半碗浅碧色的米饭，清香扑鼻，石继志不由暗叹：“这卧眉庄哪像是处在天山荒地，似此享受，即使帝王亦不过如此！”

想着二人就碗吃了半碗饭，主人已将点心启盖，二人见那四色点心，一碟蒸玫瑰猪油松饼，一碟肉馅珍珠米团，一碟鸡茸火泥笋丁合馅烫面饺，一碟桂花元肉瓜条葡萄干枣脯等合嵌的八珍千层饼。暖碟颇深，下有装开水的坐托。二人每食一样，俱赞在心里，叹为食止。几上每一盘碟，无不色香味

三绝，美食佳皿，越发生色，引人食欲，二人尝一样爱一样。三人有说有笑，这一席饭直吃了一个更次，才宾主尽兴，来至前厅。

方坐定不久，见长窗处有一束发为垂髻的童子侍台而立，恭道了声：“大爷吩咐，内室已布就，请石客人休息！”沙念慈已含笑起立道：“如此石兄请吧！小妹不便多耽误石兄休息时间，明日再命小婢往请吧！”

石继志正觉得自己一个男人，老和人家女孩处在一块也不十分对劲，闻言笑着起身道：“恭敬不如从命，愚兄真是打扰了。”遂与二女道了再见，径随那童子步出外廊。

二女送至平台，那沙念慈笑道：“石兄与丹鲁丝姐姐的马，因非凡种，小妹已特命人牵至后院，与我姐弟之马一槽上料，马上物件已命人运至石兄居处，请点收，如有短少可告小童往觅，决少不了……”

石继志连声道谢，丹鲁丝不由在后嘱咐道：“明天想着来，那群姐弟兄妹们还要看你的功夫呢！”石继志边笑着摇头，已随小童穿廊而去。

这童子生得颇为瘦小，但一身肌肉似颇结实，细长的个子，年纪约有十四五岁，才一出来，由台前执起一盏纸灯笼，回头笑道：“石公子！请随我来，小心外面黑！”说着话双足一顿，就像一支箭似的窜了起来，一手提襟，状极潇洒。

石继志心想：“好个小鬼！居然连你也同我较上劲儿了，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能耐！”上肩不动，运足内力，仅把足尖一点，这种“混元凌虚步”为轻功中极为难练者，施展出乍看来好似全身不动，仅运点着足尖，一气可行五里，这一展出，霎时之间已跟至那童子身后。

那童子名唤司明，为三老中二老铁扇老人沙梦斗最心爱的书童，平日侍奉沙老父子，蒙二老传授了些功夫，因听说来人为上官先生高足，故此有意运出轻功，想试试石继志究竟有多大功夫。

他拼命驰奔了一阵，暗忖：“这一下一定把石公子拉下了不近吧？”想着猛然一回身，那石继志竟赫然在目，离自己不过半步光景，一手提着下襟，徐徐而行，好似没事人似的。这司明见状不由大惊，这才知道来人果然身负奇技，非可轻视，不由脸一阵红。

石继志见状，笑着以手拍着那司明肩头道：“小兄弟，功夫不错啊！还有多远才到呢？”

这小书童强作笑颜道：“石公子真神人也，不知公子可否赐告这手功夫叫什么名字？”

石继志一笑道：“其实练来也不难，只要内功到了内转九车的境地，施展这‘混元一气凌波步’也就不感费事了。”

那童儿闻言吓得一咬牙道：“好家伙！内转九车还不难？我们大爷到现在为止还没练成这种功夫……‘混元一气凌波步’，我倒是听沙老太爷说过，我呀，这一辈子也别想了！”说着重新打着灯笼向前带路。

石继志不由笑道：“你小小年纪竟有这一身功夫，也真是难得了，别气馁，只要肯下苦功夫，不上三年，这种功夫你一定能练成！”

这小童闻言，不由喜得一下停住，张大了嘴道：“三年？三年就能练成？”石继志点头道：“也许还不用三年，因为你已经有根底了。”

这小童闻言朝地下一跪，对着石继志叩了个头道：“石公子，我先给你磕头了，你得教教我，要不然我不起来！”

石继志见状一时慌了手脚，想不到他还会这一套，只好把他拉起道：“你

这不是开玩笑吗？守着这里这么多高人你不找，却叫我一个生人教你，这不是笑话么？”

司明闻言还一个劲儿央求，说这种功夫大爷自己都不会，怎么教我？三位老爷子也没工夫教。石继志被他缠得没法，只好点头答应，允许回室传他口诀，司明才欢欢喜喜地笑着往前带路。

二人一前一后，绕着一所傍湖厅榭走过，那厅中挂着一色浅红的钢丝罩琉璃灯，映得室口明如白昼，厅前是一波莲湖，湖水已冻结成镜冰，映着红光闪闪如电，另三面俱是桂树，其中室舍，大多轩窗四闭。

司明带石继志来到厅下，拾级而上，微推长窗，连门而开，吹灭了手上灯笼，才回首招道：“公子请进！”

石继志忙侧身进内，入内一看，见为一暖厅，那司明又带领着绕进另一室，入内一股檀香透鼻，见为一阁室，紧傍西北角有一方金丝楠木雕花隔断，里面放着几个细草编成的大小蒲团。北面尽头大理石墙上，嵌着一方极大的镜子，此外更无别物，壁上也无门户，方自寻思，莫非这里是一套间静室？

司明笑道：“这本是沙老太爷居处，今天大爷说老爷子要两三天才回来，就请公子先在这住两天，后天再为公子腾新地方。”

石继志答应着，司明边说边走近那大镜，以手在镜边金钉上按了两下，随听丝丝连声，那长方丈许的大镜，立往下沉落，晃眼间已与地平，墙内现出一间静室，那司明笑着入内点首请石继志入内，石继志不由好奇跟入。入内始见那静室没有外面厅高，四壁上下均似玉质，坚细匀润，清洁异常。壁上竟似有回光反映，人影行动均可照出，此外还有好些人物影子，仿佛画在上面，却又深入墙内，不见笔墨痕迹。

全屋空空，只靠壁下放着一列蒲团，因天已晚，又有司明在侧，石继志并未去详细看，只是觉得奇怪罢了。

那司明带石继志入了此室后，即行一礼道：“这是沙老爷的地方，平日我是不许进这间房子的，公子自请安歇，我就睡在外间，有事只管照样启墙叫一声就是了。几上有灯，公子如嫌太暗可自己点着，我退出去了。”

石继志一笑道：“我知道了，明天晚上我再传你那功夫吧！”司明闻言笑道：“明天后天都可以，反正公子还要住好几天呢！”说着自行启门退出，那长镜又照样升起。

长镜一升起，室内顿显黑暗异常，再一细看，此静室呈圆形，大约三丈，一切齐全，只没有床，当中却放着一个七八尺圆的大蒲团，以供眠息之用，虽说石继志双目擅于夜中视物，但到底不甚方便。想到此四下一看，见一盏古铁灯架，就在身侧之前矮几之上，灯盏内却是空的，干净无油，只有灯芯。

石继志看着暗奇，以为不能点燃，试把引火一打，火星溅处，灯芯忽燃，光头甚强，照得室中光明如昼。

他心中猛地一动，想到这室内颇多奇处，尤其是那玉壁上的影子……想到此他就步向壁边，仰首往壁上端详了起来，这一看不由惊喜得张大了口，心内一阵乱跳。原来那墙上此时所现出的人影，初尚看不出个眉目，这一细看，始见尽是些人兽相搏的影子，姿态灵奇，生动非常。

他猛然灵机一动，心想到师父曾说过一件奇事……但他尚不敢断定。

于是他忙拿了灯，仔细向四壁看去，原来四边墙壁，均是白石砌成，打磨得甚是平整细滑，石质坚莹如玉，离地尺余，每面壁上各画着六列五六尺长，三尺多宽的长方格子。

左壁每格绘着一个人像，行止坐卧，俯仰屈伸，纵跃蹲踞，盘旋攀援，姿态各异，无一雷同，看去好似练武功的图形，但俱是些不知名的招式，前后上下都不连贯。

再看右壁与左壁一样，但不同者右壁竟是绘的各式植物伸参之态，无一人像。

石继志此时心中一动，暗忖：“曾听师父说过，百年前洛青古墓中曾有一套‘两仪图解’，为前古奇侠黄散子亲绘，后入潇湘子之手，人传其镶成壁画，每日参习，竟成天下武尊，此项图解后竟无闻，看这图形，分明有七八分相似，别是天山三老新得来的吧？”

想到此心中一阵乱跳，惊喜紧张万分，忙走近墙边细一注视，见图形俱是尺许大的一块白玉，像是镶置墙上。

猛然心中一动，记起方才司明所言，这室中除去三老及有限亲人，别人竟是不许擅入，这是什么道理？

他这么前后一想，顿时明白了八九分，不由大喜，暗忖自己无意间竟得到此飞来奇缘。

听师父说，这“两仪图解”非极慧心更加上内功有极深造就者不能领悟，凡人即使授其参习，亦难体会于万一，想到此不禁又大大发起愁来。

心想好容易得此千载难觅的机会，自己要是错过，那可真令人痛心了。

这也是合该石继志福缘凑巧，竟有此仙缘遇合，原来这两壁图形，一点不错，正是三老年前始自点苍山潇湘子之静室中偷来。

别看天山三老虽是当今一代宗师，但似此高妙武学玄功，竟是半懂半生，三老偷回后日夜亲自动手，镶在这静室内，每日定时三人至此坐功时，闭门参习。

似此苦心不分日夜地穷究各门经典，才把这“两仪图解”习会了一半，那另一半，竟是百解不透，此次三人出山，非是别故，正是三老欲以三人武力，迫那潇湘子回庄，想硬逼其把这“两仪图解”下半部意义道出。

这潇湘子为一瞽目残肢的出家道人，因为参习这“两仪图解”才使他失明，后虽悟出图解妙理，惜已入魔过深，虽有一身天下无敌的武功学理，竟是无法施展得出，所以三老此次想把他绑回庄内，迫其传授他们这套功夫，一旦这“两仪图解”被三老习会，武林中他们将没有可怕之人了，即使是上官先生，到那时恐怕也不是他三人的敌手！

且说石继志此时一悟出这可能性，顿时精神百倍，不由睡在那大蒲团之上，以手支头，慢慢向四壁注视，可惜看了半天，竟是悟不出有何奥妙。

一个人借着灯光端详了半天，只是觉得这些动形中，往往从另一面看来，竟是另一个姿势。

他本是极具慧心的青年，又服过百年芝果、王蜜，故此实较一般常人智高一等，由这一点道理，竟使他大发兴趣。他从蒲团上一翻而起，趋近各图，然后由下又往上仔细看了好几遍。

这一次令他悟出，不少坐像，乍看来姿态如一，与平视又自不同。

并且影迹甚淡，不是他细心谛视，便难看得真切，只是悟不出其中道理。

那蒲团当中屋顶画有许多圆圈，由小而大，层层相加，一数共为二十三圈，大小正与足下蒲团相等。

他不由急得在蒲团上翻来覆去，心想这其中一定有道理，只是一时竟是猜不透。

他本兴趣极大，待思索一阵后，越想越觉茫然，姑照壁上人形图形，快慢挨项仿效了一遍，枉累得气息喘喘，毫无所得，始终测不透有何奥妙。

经此一来，时已不早，一日跋涉，起先因兴浓尚不觉累，这一失望不由气馁。

本想一定要悟出个原因，不将妙理找出不休，这一失望，顿感疲倦，欲待歇息片时，定要再细索一下这室内是否仍有奥妙之处，否则这壁间画像和当顶二十三圈圆圈，均是绘画而成，毫无线索可察，自己就不信那天山三老又能悟出什么根由。

想着身子躺下，只想稍睡一会再说，盛气一收，心神一迷糊，就此躺在那大蒲团上沉沉睡去。

室中天光不透，朝暮不分，他这一睡，也不知睡了多久。

正在睡得浓酣之时，却听得外壁有人敲壁道：“石公子醒了么？请开门！我给您打水来了。”石继志忙翻身而起，口中答应着醒了。至镜前手按机钮，一片丝丝声，那大镜下沉，顿时天光耀眼，敢情天早已大亮了。

那司明手中端着一个浅青色的洋瓷襄阳盆，入室后放于盆架上，然后笑着向石继志请了个安，道声：“公子早！”石继志忙回道了一声早，遂笑问道：“想不到这一觉睡了这么久，天都大亮了。”

司明笑嘻嘻看着石继志道：“一大早沙小姐和一女客已过来了，我告诉她们公子还没起，她们留下话，说请公子用了餐到那边去，有好多人想见你呢！”

石继志闻言连道：“真是失礼得很！三位老太爷回来了没有？”

司明笑道：“听大爷说，恐怕还有两天呢！”

石继志不由问道：“你常说的大爷，到底是什么人？”司明怔道：“大爷你都不认识？是我们二老爷子的长公子，人称神手菩提沙俊，也就是沙小姐的父亲！”

石继志不由“哦”了一声，因这庄中人数过多，如细一打听，恐怕就连司明也搞不清。

想着就洗完了脸，漱了口，步入外厅，司明以手向墙壁上略一推，又现出一暖阁，由内取出托盘，是备好的早点，一浅罐莲子麦仁香米粥，一盘玫瑰千层松饼，外加二甜二咸四色点心，一枚去皮的紫心脆桃。

石继志吃完这些东西，司明收去盘箸，此时已听见室外人声来去，男女仆婢来往如梭，石继志不由暗中赞了声，这真是一处世外桃源。

小童在前，石继志在后，又循前路直往沙念慈处走去。昨夜因天黑又是匆匆而来，未看甚清，今日石继志这一出来，顿觉眼花缭乱，一眼望去尽是朱楼玉阁，白台妃林，幽兰香草，好一处人间仙境。

正在感叹，已至沙女住处，小立廊外，司明才一入内不久，就由内笑着走出二人，石继志见竟是沙麒和郝大鹏二人，忙一抱拳笑道：“二位世兄早啊！”

沙、郝二人各自回礼，笑着上前，郝大鹏边行边道：“小弟奉各位伯叔之命前来请石兄至敝舍演武堂一见呢！沙家妹子和沙漠红女侠客俱先去了！”

石继志闻言笑道：“真是失礼得很！但不知有事否？尚请二兄先赐告，以免临场失礼，令各前辈见笑。”

沙麒闻言看了郝大鹏一眼，小声道：“你忘了爸爸的话么？上官老前辈是和爷爷一辈的，如此我们应称呼石师叔，你却叫起石兄来啦！”

石继志闻言连道不敢当，一张俊脸臊得绯红，郝大鹏不由一笑道：“真是的！若非沙二弟提醒，我竟忘了，前厅正在由大伯父指导各位兄弟姐妹习技，听秦二叔说石师叔师承高门，定有绝技，故此命我二人来请，尚要请石师叔多指点一二呢！”

石继志被人家一口一个师叔叫得大感不是味，但为顾及师门声望辈份，也只好默认了。此时一听请自己去，竟是为了这个理由，心中不由大为紧张起来，因知天山三老为有名的前辈高手，自己此来本是赔礼来的，只是未便向他们告之真相，理当收锋隐芒，尚且不敢保定能不能见谅于三老，如何尚敢如此托大！

想到此不由连摇双手，面红耳赤道：“二位兄台若是嘱小弟前去一见各位伯叔前辈，小弟尚敢从命，要是有意令小弟现丑，却是万万使不得，我只好谢拒不恭了。”

那沙麒麟闻言看了郝大鹏一眼，即改口道：“石师叔但请放心，我兄妹小一辈的，每晨都在演武厅中由各长辈传授武技，只是请师叔就近一观，顺便观摩一下而已。”

石继志闻言，只好硬着头皮随二人前去，沿途心想自己正好看看他们这些小兄弟，都有些什么惊人的功夫。

三人顺着昨日来时之道，一路疾行，不觉来至前院，绕过一花台，前面两场尽头，乃是一座五开间的大厅，门外悬有“演武厅”三个大字，环厅侧种有不少修竹苍松，厅侧一色落地红窗，共二三小扇，均关闭着，仅前后两扇门开着，门内均挂着大红锦缎暖帘，每门均有一松径通出，看来确是壮丽十分。

尚未入口，已听到内中欢声娱耳，似人数不少，那郝、沙二人请石继志在外稍待，遂入门，石继志见二人入内不久，似觉厅内静寂了不少。

心正猜疑，已见暖帘开处，由内中步出六七个老者，年岁均在五旬以上了。

石继志方要作势行礼，一为首老者，看样子年已接近七旬，一身宝石绸面的灰鼠皮袍子，足下是一双二马拉线的粉底薄靴，此老一双细目，开合间神光十足，乍见石继志，似颇惊异对方这一份仪表，忙抢上了两步笑道：“是石老弟么？别客气了，老夫等虽痴长几岁，却不敢以长辈自居，老弟台年少有为，既得上官老前辈垂青，定有不凡之技，来，来！请里面坐！”

由郝大鹏在旁为之一介绍，始知这老人为三老中二老之长子神手菩提沙俊，年已七十二，因在第二辈中年岁最长，故举庄皆以大爷呼之。另外那一行老者，也尽是三老后人。

待一入内厅，简直吓了石继志一大跳。只见那八角檀木厅内，围着一圈坐满了男女青年，少说也在百人以上，都是神采炯炯，容光照人，男女都有，厅内一檀木台上摆有数十张几椅，也坐着数十位男女侠士，多半是上了些年岁的人，老头老太太也不少，有的手里还捧着水烟袋，石继志一入内，引起一阵轰动。

由沙俊当众替各人介绍了一番，厅内掌声云起，石继志见丹鲁丝也偎在众人堆里，和沙念慈在一起，正看着自己微笑。

那神手菩提沙俊请石继志落坐后，步下台来，竟道：“继续练……”已有人叫道：“该小八弟和七姐练暗器了。”那沙俊闻言呵呵笑道：“你们两个小鬼可得好好练，今天有贵客在旁边，练不好你们丢不丢人？”说着回头

目视石继志和丹鲁丝一笑道：“二位不要见笑，孩子们练着玩，如有雅兴不妨就近一观，如何？”

石继志含笑起立道：“少侠等身手定必不凡，小弟正想拜赏！”说着已步下台来。

沙漠红丹鲁丝也谦虚着和沙念慈一并偃上。

原来这演武厅地势颇大，厅中罗列着各式软硬轻功的器具，举凡沙袋、油锤、浮砖，各种轻功的阵地，无不齐备，有的连石继志也说不上名字。有七八个紫木大架，其上挂满各式兵刃，举凡刀剑锤鞭棍斧叉无不具备。

石继志看得惊心不已，随着众人步入场中，转入一处沙地。

石继志见这沙场约有五丈见方，平空下垂着无数银丝，丝尾俱系有极小的一枚铜片，一看即知这是练暗器听风术的。

众人已把这片沙场闪开了，那神手菩提沙俊笑道：“他们两个呢？”此言一毕，即见人影晃处，一少年自人群中红着脸走出，先向石继志、丹鲁丝二人一抱拳道：“二位贵客见笑了！”说着又朝沙俊行了一礼，红着脸笑道：“爷爷！练什么呢？”

石继志见这少年长得方面大耳，唇红齿白，年约十五六岁，身材十分魁梧，一身劲服，眉目之间可看出平日一定淘气十分。

这少年又回头叫：“七姐！你还不出来，我要跟你比暗器呢！”

话音一落，果然由内中站出一个年约十七八的少女，这女孩长得眉清目秀，尚带着几分稚气，发鬓上佩着一块像玉佩似的东西，亮亮的，看来十分逗人，这少女一瞟杏眼嗔道：“比就比，小八弟，谁还怕你不成？我们比金钱镖！”

那被唤作小八弟的少年急道：“不行！金钱镖你最拿手，要比就比飞刀。”于是二人争作一团，四周诸人都不禁看得笑了起来。

那沙俊喝叱了一声，二人才住口，沙大爷笑道：“你二人谁也别争，由我说好了，你二人不妨比一阵弹丸如何？用弹弓上的弹丸，凭指力打远，打活，当着二位客人的面，看你们到底谁胜。”二人闻言才不争了。

在一边侍候的小僮把箭鹄立好，这箭鹄前面是用白布书着大红光字，后面有草靶子，这本是用来习射的，现在用它打弹丸，可是将就着用的。沙俊要过笔，在那红光字的四围，点了一圈黑点，一共点了十九点，黑点每个都有枣儿大小，这才笑着退后几步道：“好了，现在把这东西抬到那头，吩咐在场的人散开了，你们这就试试手吧！”

就有人把这箭鹄立向尽头，大家都散在两旁，空出一条长有十六七丈的空地。

那小八弟已迫不及待地自兵刃架上取下了一袋弹丸，共倒出了二十粒，右手拿了五粒，左手握着十五粒，扬声向众人道：“各位兄弟姐妹前辈们可看清楚了……”说着又看了那少女一眼道：“七姐！你要看好了，我这二十粒弹丸打出去，可有个名堂，名叫‘众星捧月’！”

大家见他那份样子，都忍不住笑了起来，那少女不由嗔道：“你神气个什么劲嘛！等打出去不准才丢人呢！”小八弟斜了她一眼冷笑道：“你别小瞧我好不好？我这弹丸，十九粒要打在黑点上，末了一粒要打在红光字当中，有一个不准算我输了，你先说敢不敢跟我比？”

此言一出，石继志和丹鲁丝都不由一惊，心想这小孩也许是吹牛，难道还真有这手功夫？都不由笑笑。那少女单手提着一袋弹丸，微笑道：“你先

别吹，等打完了再说，反正我不会输给你就是了！”

这小八弟口中道了个好字，往后退了几丈，口中尚自道：“各位可得小心点，这东西打在头上，可不是好玩的，起码得起一个包，八九天消不下去，不信谁就试试看！”沙俊笑叱了声：“有客人在这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小心我揍你！”这小八弟吓得伸了一下舌头。他身子已离着那靶子有十三四丈，这才停住脚，向四下一笑道：“打不准可不许笑我！”

这种弹丸是用毛纸胶泥混合制成，不像一般胎弓弹丸是铁制成的，他一站好，石继志已不由暗暗惊异，心想凭他小小年纪，竟能以指力弹出这么远，还要见准，可真不容易。

小八弟说着话，身形一动，却施展了一套“罗汉掌十八式”，每走一式，射出一枚弹丸，只听“叭叭叭叭”一阵密响，那箭鹄上随着这一套掌法，满中了弹丸，十八掌式施完，一收式，反背又连发了两弹，一时喝彩声大起，众兄姐等都喜叫了起来。

这小八弟反身抱拳，笑得嘴都合不拢地连道：“怎么样？不错吧？喂！七姐！该你的了！”

众人见那二十粒弹丸，满打在了红光字和黑点的中心，竟无一弹虚发，都不由笑赞起来，石继志也是出乎意料之外。

那七姐微羞地打开弹囊，也取出了二十粒弹丸，放在掌中。

小八弟在一旁瞪着眼道：“你也得学我的样子打，别想耍赖！”谁知这少女哼了一声道：“要学你的还算什么本事，我这一套弹丸打法名叫‘生死子母连珠弹’！”

小八弟一怔道：“你玩什么花样嘛？什么‘生死子母连珠弹’？”

这少女微翘樱唇，露出一对梨涡，杏目瞟了四下一眼，羞答答地道：“我这弹珠是连珠式打出去，两粒一组，后面一粒要把前面一粒打碎，不但打碎而且还要打中黑点和那红光字，和小八弟一样……”

此言一此，大家都吃了一惊，那小八弟吓得瞪着眼道：“好家伙！你别吓人好不好？我还没听过有这种打法呢！”这七姐说完话，扭动娇躯已走至小八弟发弹之地，向四下瞟了一眼，羞道：“小妹现丑了！”话一完右臂上穿，颇像是一招“金鸡独立”式，身子斜着，右腕振处，“叭叭”一连就是五对弹丸打出了手，眼见着在空中啪啪一阵相击，一串纷纷落地，一串却不偏不斜地打入了黑点之中。

随着众人喝彩之声未完，她又一换式，左臂一扬，也是照样出手了五对。

这二十粒弹丸出手，也就是一刹那间的事，看得所有人无不赞叹不已。自然人群中似此身手者颇不乏人，但看来她一小女孩，竟有此准头指力，谈笑间粒粒入鹄，这种指力定力准力，也确实令人感叹不已。

这少女打完后，娇笑了声：“见笑了。”遂一看那小八弟道：“怎么样？比你的如何？”这一来那小八弟臊得脸通红，向前一挺腰道：“这场暗器算你胜了！你可敢和我比一阵轻功，要是再赢了我，我才服你！要不然可不行！”

第十一章 掌下煞娇

四下又是一阵笑声，七姐见状不由一竖蛾眉，看了一旁的石继志一眼，见其正微笑着看着自己，不由一绷小脸，对小八弟道：“要比就比，谁还怕你不成！你说怎么比吧？”

小八弟一指对面的一片竹桩道：“有本事我们到竹刀阵上去玩玩，你可敢么？”四周之人一听二人要上竹刀阵上去较轻功，不约而同全是一阵笑声，齐向那边一片青竹阵中走去。

七姐见状自是不服，一挺小蛮腰道：“走就走，有什么了不起嘛，不过这次你要是败了，可不要再耍赖！”

小八弟不由笑着点头道：“当然！男子汉大丈夫一句话！”说着双手紧了一下腰带，首先就往那竹刀阵边行了过去。

石继志与丹鲁丝二人一并随众人行至那竹刀阵旁，细一打量这阵势，不由暗暗吃惊。原来这竹刀阵，为一色的青竹削成薄片，长有四尺七八寸，薄如纸片，且最顶处削如刀尖，又锐又利，需有极深轻功造诣者方可登于其上，一般人恐怕连站也站不住，若于其上对掌，自非易事了。

二人不由心中深深赞叹这卧眉庄中果然人人都负有一身奇技，即使一双幼龄姐弟也有如此身手，看来真是惊人了。

方念及此，小八弟已远远作势一杀腰，只听“嗖”的一声，就像一支箭似的平窜而起，待临近那竹刀阵旁，只往上一拱腰，好一式“金鲤亮脊”，只一翻，已临身竹阵上，双足微微向下一分，各以足尖不偏不斜地点在了两口竹刀上。

那薄如竹筒的刀身，不由向下一坠，即急速晃动了起来。

这小八弟本想卖弄一下，想不到那竹刀竟会承受不起，不由一连在竹刀上踉了几步，晃出了三四口竹刀，不由吓慌了手脚，手舞足蹈，差一点晃身而下，总算他轻功不弱，强自提了口气，将身形定住，已不由吓得脸上变了颜色，只是用一双白眼球看着他姐姐道：“七……姐！你怎么不上来……呀？”

逗得在场之人都不由轰然大笑了起来，石继志冷眼旁观这竹刀阵，竟是按梅花桩方式所罗列，知道练这种功夫最要凝神静气，气馁则神散，神散则精力弛，方才这小八弟一上阵，首先就犯了武家大戒，自己当年在峨嵋随师曾对此功下过极深的功夫，所以见二人欲较此功，不由大大提起了兴趣。

正思念间，忽见那七姐一点足尖，像一只彩燕似的落在了竹刀阵上。

她像是个中高手似的，身方一落上竹阵，口中已笑道：“小八弟，你不活活腿？我看这一阵你别比了吧！”说着话，她身形丝毫不停，自左往右绕了过去。

小八弟闻言也是一转身，自右往左疾趟了下去，二人俱都不往当中凑，一个奔西南，一个奔东北，各人全是活动自己的步法。

在这竹刀阵上，不得迈小步，亦不能跨大步，眼光只能顾四方，不能看脚下。两人围着这阵式走了一周，这才奔了中央，众人都不由笑看着二人。

那小八弟期功过甚，暗忖已够上了步眼，不由向前一提步，口中喝了声：“看打！”一开式，就是“金豹掌”向七姐打去，这纤纤少女却用“抱虎归山”来拆小八弟这一招。

在这种竹刀梅花桩上施展拳术，多一寸不能递，少一寸打不上，须不粘不吐，一粘即吐，最忌发空了招，用浊了力，否则即使对方不乘虚而入，自

己也能把自己给送下桩去，这可谓是打梅花桩的秘诀。

二人已自两边又凑在了一起，七姐猛翻左手，甩去半截翠袖，虚晃小八弟面门。

小八弟虽知道这是虚式，可是却不敢不封，因这种手法，名叫“盘子手”，即是拳经中所谓的“变实为虚，反虚为实”，令人莫测虚实，对方如认为它是一式虚招，很可能就是实招，若认真去敌它，往往却是一招虚式，所以最是难防。

七姐这么向外一撒左腕，右掌并指为“剪梅指”以“毒蛇寻穴手”倏地直往小八弟咽喉上点去。

小八弟吓得向左一闪，猛伸左手，剪七姐的玉腕，只听七姐娇叱了声：“下去吧！”随着话声，左足往右一迈，以“金丝倒缠腕”，反向小八弟臂上捋去。

小八弟伤人不成，自己反差一点为人所制，急忙向右旁一躲，但七姐已侧身拂袖，这一袖无巧不巧地拂在了小八弟的胯上，使他一连踉出了三口竹刀，正来至石继志身前，双臂连连向后挥舞着，因他退步已至最边沿，再后就要落入阵外了。

石继志见状，一时也动了童心，不由长吸了口气，见众人俱注目阵上，不由开唇对着那小八弟欲跌的身形向内一吹。

小八弟本已是万万立不住脚，羞得面红耳赤，忽觉身后似有一股劲力向内一推，他身子本已反仰欲下，此时被这劲力向前一顶，由不得跌势对消，往当中一连跃进两口竹刀，先顾不得回头察看是何人暗助，竟对其姐大声道：“没掉下桩，就不算输！”说话间，这才回过脸来，看见立在阵下的那位儒生公子，正向着自己微笑点头，不由又喜又惊。

七姐本以为这一招已肯定得手无疑，却不料那小八弟竟会在即将下阵的一刹那反跌为进，不由暗吃了一惊，又见其弟回头惊视，不由顺其目光向下一视，正见石继志点头微笑，不由心内恍然大悟。见小八弟向己发话，不由脸现桃红地一笑，微睨着阵下的石继志，却向小八弟娇道：“好嘛！不下去不算输，等会儿和你比完了，我倒要见识见识那位好心帮你的朋友呢！”

石继志闻言一惊，不由向七姐望去，正逢她那双澄波双目扫向自己，隐隐透着一丝多情的微笑。

场下诸老早已洞悉，那神手菩提沙俊呵呵大笑着向竹刀上的七姐发话道：“小妮子说话没大没小，凭你也敢和人家叫阵？你是想长成个大人了是不是？”

说着话却笑眯眯地看了石继志一眼，石继志不由感到大窘，想不到一时多事，却给自己惹了这个麻烦，看来等会儿少不得要上阵现丑一回。想着不由脸色大红，偷目一看身旁的丹鲁丝和沙念慈，二女也正看着自己微笑不语，他只好也回笑了笑。

阵上二人又打了起来，小八弟想是成心要找回面子，所以在这竹刀梅花桩上展开了全身解数，七姐见状也不敢大意，聚精会神来迎，一霎时二人已打作了一团。

二人一展开所学，似龙飞凤舞，倏合倏分，劲风呼呼，衣衫飘然，在场诸人也不由看得十分惊心。

小八弟见七姐亮了一式空招，不由喝了声：“看打！”他那瘦小的身影向前抢了一步，一式“大鹏单展翅”，左掌倏起，直奔七姐右肋上挥去。

七姐不由一惊，向外一晃，小八弟跟着进步，遂用“搂膝海底针”的搂数，右掌直奔七姐小腹打去。

这一招来势如电，任何人都没料到这小八弟还有这么一手招数，俱认为七姐只有被迫下阵了。

谁知这七姐自幼蒙父祖宠爱，传给她一身惊人的功夫，小八弟这“搂膝海底针”向外一撤，七姐猛地勾足盘身，右足尖往竹刀上一点，活像是一只穿花蝴蝶，小八弟这么厉害的一招依然走空，擦着七姐裙边而过。

可是就在二人这一错身的当儿，七姐已施了一式“翻阴掌”，往小八弟臂上暗推了一把。

小八弟再想对抗这种掌力，可就不行了，尤其是足下已因递了空招，而用浊了力，再加上七姐这么顺势一推，如何再能挺住，惊慌中，他借势一点竹刀，身体纵出八九尺远，轻飘飘落于阵外小八弟一落下，一张脸红过了顶，看了他姐姐一眼，扭头就跑，却被别人拉住劝立于旁。四下掌声如雷，石、丹二人也不由得微笑拍掌。

那七姐本已胜了，按说此时该下阵了，可是这丫头却微红着脸，笑眯眯地看着台下，娇声发话道：“小妹要请教方才那位好心救舍弟的高手，上阵一较身手！”说完话，却反向阵外的沙老爷子道：“大爷，我可以这么做么？”

其实在场诸人，已有半数以上看出了方才石继志暗救小八弟的手脚，又久闻石继志竟是天下第一奇人上官先生的唯一高足，俱都心存瞻仰之心，巴不得能眼见他上阵一试身手，听七姐当面一叫阵，都不由欢叫了起来，那沙念慈在一旁对阵上的少女道：“七妹！这主儿可不好惹，你要千万小心！”

神手菩提沙俊摇头笑个不停，慢慢走近石继志身前，笑道：“怎么样，石老弟？人家在叫阵呢！”

石继志尚装不解道：“她……叫谁？”

沙老人嘿嘿一笑，用手一拍他肩膀道：“怎么着，老弟你还装傻？好厉害的莽牛气功！老弟，你上去可要手下留情呢！打了她，她爷爷金笛生郝云鹤可不是好惹的啊……”说着又大笑了起来。

石继志这才知这七姐竟是三老中行三的金笛生郝云鹤的孙女，又听这沙俊所言，知道自己是瞒他们不住了。

他不由涨红了脸，往那竹刀阵上的少女一看，见她正对着自己微笑，尚微微皱着秀眉，似乎已觉得有些不耐烦，又见四下众人目光全投向自己，知道不上去是不行了，只好对着那沙俊红着脸笑道：“既如此，小弟只好现丑了，尚请那位姐姐手下留情才好！”

众人一听他答应了，又是一阵喧哗，石继志这才就地一拧腰，上肩纹丝不动，已上了竹刀阵上。

只见他上肩微塌，左足往前虚点，并不着实，右掌往右斜向上方穿出，“金鸡亮羽”式一立。石继志一上竹刀梅花桩，就令在场众人折服，名家身手毕竟不同，一时四下连丝毫声音都没有。

石继志一提单足，仅以一足足尖点在那细若小指的刀尖之上，双臂一抱拳，对七姐一笑道：“姑娘请了，在下没有什么高招，尚请手下留情才好……”

那七姐见石继志一上阵，芳心不由暗吃了一惊，所谓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见石继志向自己见礼，不由面上一红，似笑又羞地道：“哪里……石少侠掌下才要留情呢！”

说着话，这位姑娘立刻移足换位，身子往右盘旋了一转，莲足足尖轻点

在竹刀顶上。那竹刀仅微微抖动了几下，瞬即停止，身形稳若磐石。

石继志更是如步坦途，身形塌下去，两掌交错在胸前，神仪内敛，精华外宣，目光只注定在那七姐身上，脚下丝毫不动。

待七姐反身踉步，石继志才勾腿盘身，两人各自在这竹刀阵上盘旋了两周。

在场之人无不双目紧盯二人，尤其想瞻仰一下这位上官先生的高足，到底有何惊人之技。

七姐从右圈回来，石继志看清她正从乾宫本位，想换到坎宫，再折回本宫，正走在巽位上。

石继志霍地足尖暗暗一点刀顶，腾身跃起，跃过四口竹刀，脚点巽位，猛一转身，暗运丹田真力，一式“云龙探爪”，口中喝道：“姑娘请接招！”跟着抖掌打比，掌中挟一缕劲风。七姐一闪娇躯，探步换桩，避其正锋，一探右臂，并双指照石继志脉门便切，石继志不躲不闪，却猛翻大臂，一分二指，暗中以“大力金刚指”力向这七姐一双玉指横剪了去。

别小瞧了这轻轻二指之力，以石继志如今的功夫，就是一根核桃粗的木条，也能给一剪为二。

七姐焉能不识这一招的厉害，只吓得猛向后一收大臂，石继志却容她不得，向左一欺步，左掌由自己右臂下穿出，一式“单推掌”，照七姐右肋便打。

七姐果然有一身不凡的武功，见石继志向外一撤掌，掌风劲快，含着内家真力，就在他“单推掌”递到的刹那，她往右一滑莲足，脚尖在竹刀阵上，一拧身，刷的把身躯换了位。

只见她右足往后一探，半悬半落，双掌齐出，以“排山运掌”之力，直往石继志上盘便打。

要是在平地之上，石继志绝对可以硬接她这一式，可是在这竹刀尖上，他可不敢十分大意，一个接不好，连自己也得陪着下去，所以就在七姐这一招才出手，他猛地向下一蹲，七姐一双玉掌，挟着劲风自他头顶打过。

这七姐果然身手不凡，平日在姐妹行之中，能够和她对得上掌的，还真没几个，和石继志一对上手，她已安心要把对方败于掌下，所以自始至终并未敢丝毫大意。

她见石继志藏头缩顶，心中暗喜，一声不哼地猛向后一挫去路，那足下两口青竹竹刀，竟被她这种后挫猛势压得吱吱连晃，她本人却在空中一合双掌，“童子拜佛”式往下一翻，两掌的指尖向下，猛然以“按挤力”向下一登。

她这种重手法一施出，全场为之震惊，皆认为石继志即使是神仙，也得被迫下竹刀阵去，因他此时身形在下，哪怕闪身再快，可是七姐十指所罩下的罡劲指风，少说也有五尺见方的范围，要是为这种掌风罩上，势必被迫下竹刀阵去。

石继志果不愧是名师之徒，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听他口中喝了声：“来得好！”他单足用足踝一勾那竹刀刀沿，另一足反向那口竹刀之上一踹，“刷”的一声，整个身体竟平向一边倒了下去。

任何人也没注意到他的足下，只以为他是被七姐掌风震下，方自惊呼，却不料他那僵倒下的身子，猛然就空直挺了挺，刷的一个疾转，活像一个大车轮似的转了一周。

七姐万万料想不到，自己这么凌厉的一招竟没有将对方震下桩去，这种重浊内力反而逼得她足下竹刀弯弓似的吱吱直响，若不扭躯换位，那两口竹刀非断不可。她这才知道自己小看了对方，想不到这石继志居然有如此身手，真令人难以置信。

石继志以一手武林中不常见的功夫“醉倒金枝”，躲过了七姐的重手法，可是也暗自惊心，一时心中不由有气，暗忖：“我只是上来与你比着玩玩，故而未下重手，否则你还不早下去了？却想不到你竟使出这么重的手法，难道我真就怕了你不成？”

想到此，不由剑眉一挑，借着这旋身之式一抖双掌，“猛虎伏桩”式向前一伏腰，可是足下却以八卦掌中下盘的绝技“铁牛耕地”，直向对方的下盘猛挂扫了去。

七姐惊吓之余，以先天真力，双点足尖，身形拔起，可是石继志已安心不叫她再逃开了，只见他猛然向上一仰身，就势直纵出四口竹刀，无巧不巧地正落在“离”宫位上。

这正是那七姐欲下落的地方，见竟为石继志抢先占去，七姐在空中不由大急，知道自己只有下阵方保无伤，可是她一心仍想也把石继志迫下桩去，故此在空中一撑双腿，改为“飞鹰捕兔”式，直向石继志前胸猛扑了去。

石继志不由哑然一笑，暗想道：“好狠的丫头！我看你是否就能如愿？”想着却纹丝不动，他知道只要事先躲闪，七姐定会在空中改施别招，那时限于时间，自己就许为她所乘。

所以他点足竹刀之尖，丝毫不动，眼看七姐一双玉掌已快挨上了他的前襟衣上，他倏地将身形向下一蹲，双足依然不动，却硬把上身骨节错出有半尺去。

这种“分肌卸骨”术，非内功已至极上乘者不易为之，所以石继志在竹刀阵上运用出这种骇人的功夫，在场之人无不触目惊心，一时膛目结舌，无不叹为观止。

七姐万料不到对方会有这种惊人的卸骨术，一时大惊，再想换式已自无及，一径向阵外扑落了下去。

总算她自幼轻功就有根底，待身子一扑出竹刀阵外，在空中“细胸巧翻云”，勉强一提真气，轻飘飘落在地面。

惊魂甫定，连羞带愧之下，她不由横目向竹刀阵上的石继志一瞟，出乎意料之外，那刀阵上竟失去了他的踪影。

却听得身侧一声笑语道：“姑娘好一式‘飞鹰捕兔’，在下自愧不如了……”

七姐闻声回头一看，不由面红如火，原来不知何时，石继志竟然落身在自己身后，面带微笑，分明是成心给自己保留余地，有意先下阵，乍看起来，似乎是自己扑式所迫而下，但以自己武功来说，哪是这石继志对手，他明明掌下留情，不但不伤自己，还陪着自己同时落到梅花桩下，使旁人分不出谁强谁弱，这种容人之量，爱人以德，实在令人敬服。

七姐不由又感激又惭愧地向石继志福了一福道：“石兄掌下留情，小妹万万不是对手！”说着话，她已羞得抬不起头来。

在场之人中自然不乏高手，尤其是几位老人家，暗观此状，心内都不由惊异十分。那神手菩提沙俊呵呵一阵大笑，对那七姐道：“好个没礼貌的丫头，石兄是你叫的么？还不向你石师叔赔礼！”

石继志方红着脸摇手制止，那七姐已移动金莲，羞羞答答地走向石继志，深深行了一礼，道：“弟子郝倩华向师叔赔礼……方才我……”说着杏目上膘，状极羞涩，似笑又颦，石继志忙回了一礼道：“姑娘休再谦虚，在下虽沾师门之光，却不敢以长者自居，姑娘不妨以师兄称之就是了……”

话未完，那沙俊已连道：“老弟台，你就别客气了，上官前辈为当今武林中第一高人，即使敝庄三位老人家，也当以前辈称之，老弟若再如此谦虚，岂不可笑吗？”

说着话，被叫做七姐的郝倩华已走入其姐妹行列之中。那沙俊因首阵即败在对方客人手下，未免脸上无光，不由向石继志一抱拳，干笑道：“老弟，你这一身功夫，真可谓是登峰造极了；不过以愚兄私下观之，方才一阵，老弟丝毫未展所长，如不见弃，愚兄愿陪老弟走上一阵玩玩，顺便也让孩子们长长见识，老弟意下如何？”

石继志闻言心中真是叫苦连天，他早就想到，打了孩子，大人一定会出来，所以自己一上来就未敢下狠手，处处为对方保留面子，殊不知还是把此老惹出来了，一时颇觉为难。

因他本人此来是客，再者又是向三老赔罪而来，哪能再如此无礼，不由急得头上青筋暴起，脸红耳赤，连连后退笑道：“沙兄开玩笑，这事万万使不得，小弟一介未学，岂是沙兄对手？”

不想，话尚未完，那神手菩提突然一瞪双眼，带着不悦之色道：“老弟若是认为愚兄这两手不堪一击，那么也就算了……”脸上还微微带着一丝冷笑。

石继志见状不由偷目瞧了一旁的沙漠红丹鲁丝一眼，却见她正看着自己微微含笑点头，只好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对那神手菩提沙俊道：“小弟只是顾及此来是客，再者自忖不是你老人家对手，既然沙兄不见谅，小弟也只好勉力献丑了，只是要请沙兄手下留情……”

沙俊见石继志被自己激将之法逼得答应和自己比试，心中不由甚感快慰。他因自信一身软硬轻功夫，已尽得三老真传，在这卧眉庄内除去三老以外，差不多他可数一数二了，所以安心想要把石继志败在掌下，好为卧眉庄争回一点面子。

闻言当即堆下笑脸，上前执起石继志一手道：“老弟台，你太客气了，我们一言为定，点到为止，只不过是印证一下彼此的手法。”

说着一双精光四射的眸子四下溜了一眼，面带薄笑道：“老弟！你一定认为那竹刀梅花桩上展不开什么惊人的身手，来来来！我们换一样玩玩！”

说着这老人又呼噜了几下托在掌心的水烟袋，回身向一边率先走去，石继志只好跟着，众人也一拥跟了上去。神手菩提在前走着，忽然在一片极大的沙坑前停住。

这片沙土盛在三丈见方的一个大沙盘内，这沙盘有尺许深浅，其中满是极细的白沙，平如止水。石继志正不知这老人玩什么花样，却见沙俊笑嘻嘻地立于沙盘之侧，伸一指往那沙上轻轻一点，应指而成一个小小的沙窝，可见是极为松软了。

神手菩提沙俊这才回头笑对石继志道：“方才愚兄私窥，老弟轻功上有极深的造诣，但在那竹刀上并未尽所长，如在此浮沙阵上试一趟拳脚，定可一展高才……”

石继志不由一惊，这才恍然大悟，这老家伙居然是想和自己在这沙盘内

一较身手。由各人足下足印深浅，可确实测出其人轻功造诣，这种功夫，和踏雪无痕、登萍渡水一样难练，完全在于一气之间，尤忌不能施拙力。

想到此，他面上依然不动声色，盖因此类功夫自己虽未怎么学过，可是当初随异兽小金在峨嵋之峰踏枝穿叶，飞索走雪，在轻功上来说，实在是惊人的造诣，自信在这浮沙阵上倒不至于出什么丑。

于是闻言对沙俊一笑道：“沙兄之意，小弟不敢违命，但不知是如何比试呢？”

老人把手中烟袋交于身后一人，点头笑道：“小玩意儿，我们就凑合着在上面较较掌，以五十招为限，如果五十招以内不分胜负，再由沙上足印深浅来定各人胜负好了。”

石继志遂点了点头，忽然他不解道：“那么又如何知道那足印是谁的呢？”

沙俊呵呵笑道：“有此一问，足见高明！老弟，这你大可不必操心了，愚兄自有办法！”说着回头对沙念慈道：“念慈，你去拿两双水胶鞋来！”

沙念慈答应着回头飞跑而去，须臾回来，手中提了好几双薄底快靴，往地上一放，笑道：“我也不知道师叔脚大小，所以多拿了几双，爸爸和石师叔自己挑着穿吧！”

沙老头子自己穿上一双，石继志向沙念慈道了谢，也拿了一双，不想手方一沾鞋面，才知这整个鞋面竟全涂满了水胶，粘沾异常，这才恍然大悟。

那沙俊才笑道：“如此比试之后，鞋上或多或少总要粘上细沙，就可分别出深浅了……”

石继志连连点首，二人都已换好了鞋，试了试大小都很合适。

四周之人已团团把这沙盘围了个风雨不透，俱想一赏这一双高手的绝技。

神手菩提沙俊把长衫下摆捞起，往腰中红巾上一掖，露出高筒白袜，青绸肥裤，笑向石继志点头道：“我们上去吧！”

但见他身形向上微微一拔，就似一片灰云似的翩然而起，轻飘飘地已落在沙盘之内，那沙面仅不过微微下沉了两个小小的圆窝，跟着他“金鸡独立”式向外一立，双手抱拳，对石继志笑道：“请！”

石继志冷眼暗视，这沙俊一上阵，由其两肩看来，已知这老人果然有一身真功夫，再注意其足下，那浮沙只不过微微下塌了分许，这种轻身功夫，也真足以震惊在座之人了。

石继志在阵外也是笑着一拱手，任何人只以为他这只是见见礼而已，却不知就在他这拱手见礼的刹那，身体陡然而起，好一招“平沙落雁”，真比四两棉花还轻，已经飘飘落在了沙面，沙面仅仅不过平其鞋底。

他这么一上阵，在场之人无不震惊不止，尤其是沙俊，见状又惊又畏，对方只这往上一落，已分明胜过自己了。

他不由内心深为后悔，但势成骑虎，又不好半途不打，见石继志在柔沙之上凝气提神，双目只是注定着自己，却却不发一言。

这就是内行了，因为只要在这浮沙阵上开口说话，难免真气外泄，足下自然就难免要使拙力了。

神手菩提沙俊又何尝不知这窍门，不待石继志备好身势，他已向下一伏腰，以“凌虚锁云步”身法，足尖在沙面上一连点了几点，已欺近在石继志身旁，左掌向外一抖。

看来颇似是一招“金豹露爪”，但石继志方要闪开，他却仅是虚晃了一下，右掌五指箕开，猛地一个伏桩式向下一矮，就势以“开山掌”把右掌全力推了出去，掌未至，已透着一股绝大罡劲之风。

石继志没料到这老儿一下手，就是如此狠招，见这一招来得好快，要想招架，一时却是来不及了，石继志随着他这“开山掌”，猛地向后一翻，场外诸人都不由“呀”的惊叫了一声。

因为老人右掌已可说是沾着他前胸打出，任何人也势必会以为他定是中了厉害，然而他这么一倒，却是一式极为美妙的“铁板桥”功夫，只靠双足足尖点地，而全身一平如线，背脊离地面也只不过寸许高低。跟着像车轮似的往右一个扑转，呼噜噜带起一阵疾风，扬起不少沙雾。

这种“铁板桥”本身就是不容易练的一招功夫，更何况是在这浮沙阵之上施展，自然就更不简单了，石继志这么猝然施展，那足尖也不过轻轻点入细沙分许深浅，这种轻功确实令人惊讶不止。

神手菩提沙俊一招落空，石继志已旋至其身后，猛然弹足跃起，以“小天星”掌力向外一挥右掌，直往沙俊后心上疾推了出去。

沙俊顿觉后心火热，暗惊此子功力果然非同小可，他可不敢再回头了，因为这种内家掌力不需手指挨着对方身上，只要内掌向外一逼，也定能伤对方于掌下。

沙俊有见于此，就在石继志掌方往外一推，他仿佛为掌力逼得向前一踉，才踉进一大步，竟然刷地一招“黑虎剪尾”，猛然一个转式，竟和石继志成了面对面。

石继志掌力尚未发出，见状就知招式老了，向后一挫大臂撤回出式，顺手一翻手腕，以“铁琵琶”功，用五成劲向沙俊胯骨上挥去。

沙俊用“痛弹指”，并食中二指往石继志腕上就敲，石继志猛翻掌心，反向沙俊腕上脉门处，以“拿穴手”叼去。

二人这么一撤开手，刹那之间打作一团，顿时掌风呼呼，人影飘飘，地面沙盘之内白沙，为二人疾劲的身形带起一片似雾一般的沙尘，滚滚雾影中，只见二人忽上忽下，倏起倏落。

这种身形，这种对敌，一交上手，简直令人分不出彼此面影人形，紧凑处，只见两团灰影辗转相扑，真有一羽不能加，虫蝇不能落之势。

丹鲁丝及沙念慈都不由看呆了，一时瞠目结舌，连大气都没敢喘一口。

就在众人正在叹为观止之时，猛听见“波”的一声轻响，遂见二人各自向后一个倒仰之势，石继志向后退两步，用“倒栽杨柳”之势，将身形定住；神手菩提沙俊却一连踉出了七八步，才勉强拿桩站稳，一张老脸竟是羞得血一样红，向石继志一抱拳，长身纵出沙盘以外。石继志拧腰一招“一朵云”，翩然而出，和老人站了个脸对脸，互相一抱拳。

各个向自己足下一看，那神手菩提沙俊不由得脸马上就变了色。

原来石继志鞋面上，只不过沾了二分许厚的白沙痕迹，但是那沙老爷子鞋面上，却是足足有一寸七八分深的白沙印子。

相形之下，根本无须再说，已明显看出了胜负，这神手菩提沙俊一张老脸憋得通红，哧哧道：“石老弟真神人也，愚兄万万不及！”

石继志面带不安，也涨红了脸道：“承沙兄相让，小弟何敢居胜？”

在场之人无不对石继志起了无比敬心，以他一介儒生仪表居然有此武功，竟连天山三老三人亲传的沙老爷子也败在了他的掌下，这种惊人的造诣

怎不令他们一个个骇目惊心？

石继志自觉自己本是作客，却被逼比武，又连胜两场，心中大是过意不去，方用目示意丹鲁丝，意思是请她和自己快些告辞。

谁知丹鲁丝却是错会了意，见他望着自己，也不由报之一笑，石继志方要开口，却见那神手菩提沙俊一张老脸涨得通红地道：“愚兄本已落败，按说是无脸再求比试，只是老弟这身功夫确实高不可测，如果……”说着话，双目却向这演武厅尽头溜去，一面呐呐道：“如果老弟不见怪的话，愚兄斗胆要和老弟你比试一阵九芒球，不知老弟意下如何？”

此言一出，全场震惊，就连他自己女儿沙念慈也觉得这一比试简直是太大了，弄不好或许会为此出了人命，不由满面焦急地脱口喊了声：“爹……”

沙俊回头怒视了女儿一眼，又转回头含笑对石继志道：“石老弟，你肯赏我这个老脸么？”

那前排有几位老人家，听了这沙老爷子话后纷纷叹息，想是均不以为然，只是素日知道这位大爷个性，他既提出，再如何也不会变更，都不由暗暗为二人捏了一把冷汗。

石继志初闻九芒球就一怔，不由往那厅角一注目，果见不远处有两座两丈许高的紫木藤架，靠近这边的一个架上，寒光闪闪地半悬着八口水磨钢刀，一式刀尖冲外。

石继志看到此已触目惊心，认识这种东西名叫飞刀垂索阵，练这种功夫叫“飞刀换掌”，自己也知道这种武功太过危险了。

没有下过纯功夫以及轻功提纵术、没有极深造诣的，决不可轻易尝试，因为武林中，这种飞刀换掌最是危险，稍一不小心，就或许飞刀穿腹，所以一向无人敢轻易尝试。

听这沙老爷子一提起九芒球，石继志仿佛听师父说过，这种武功竟比飞刀换掌还要危险十分，可是自己却未见过，不由也是一惊，对那神手菩提沙俊苦笑了一下道：“沙兄既一意令小弟出丑，小弟也只好舍命陪君子了，只是这种功夫运用起来一个疏忽，足以致命，小弟若是死于球下，可谓之命该如此，万一因此使沙兄负伤，这不……”竟说不下去了。

那神手菩提一心一意要找回面子，闻言不由哼了一声道：“生死在天，小兄弟，你又何必为老哥哥这条老命可惜呢！我们别耽误时间了，就去玩玩吧！”

石继志见对方如此不通情理，自己这么用话点他，他竟执迷不悟，视生命如草芥，在此情形之下，自己顶着师父名望，就是刀山油锅，只要对方划出道来也得往里闯，又岂能怕死偷生，有辱师门？想到此不由长叹了一口气道：“沙兄既一再相逼，小弟也只好舍命相陪了，就请沙兄头前先行吧！”

沙俊哈哈一笑，目射精光道：“对！这才是汉子行为，我们走！”说着转身而行。

沙漠红丹鲁丝不由皱着秀眉走过来，低声对石继志道：“石大哥！你真要去么？”

石继志苦笑了一下道：“姑娘……你我虽是萍水之交，但总算是同路一场……”说到此不由面现红晕，咬了一下牙道：“万一愚兄有个三长两短，就请转告峨嵋小刀峰家师一声，说我没……”言未完，丹鲁丝已落下泪来，二人虽对面低语，但身侧到底有不少人围着，怎好意思当众流泪，正想伸手去抓石继志的手，他却已转身往那木架行去，只急得丹鲁丝惊叫了声：“大

哥……”

石继志回头一挑剑眉，正要发话，那边沙老爷子已唤道：“石老弟，你看这东西如此装置尚合你手么？”石继志只得转身疾行而去。

丹鲁丝芳心直如刀绞，只盼石继志能胜，但是石继志如果胜了，那沙俊定是不死必伤，这边诸人又岂能甘心？所以她忙拉过沙念慈，二人小语了一阵，各自脸上现出安慰之色，遂分两边向那紫木藤架下绕去。

石继志走近那木架向上一看，不由心内暗暗惊道：“好厉害的玩意儿……”

原来所谓九芒球者，竟是四个如西瓜大小的雪亮钢球，上面有铁鼻系着长绳，吊于架上。那球身上有九个三寸许长的刀尖，全是一色雪亮，分布在球身四周上下，看来确实锋利十分。

这种九芒球，只要一推动开来，任凭你有再好的金钟罩铁布衫的外功，也不敢硬接这种九芒球一荡之式，只要被这种球的正锋撞上，只怕当时就得一命归阴，起码身子也要被撞出几丈去。

石继志惊心地看着这九芒球，见每一个钢球均为一根巨绳拴起，索上满系着一色铜铃，只要绳索一动，这四条绳上数十小铃一齐震得哗铃铃直响，一片繁声，足以夺人心神。

石继志看得冷汗直流，再看那神手菩提沙俊竟像是没事似的，正在笑卸着外袍，仅穿着一身青色短袄裤。

石继志对这种功夫尚属初次领教，自然不敢大意，只是他内心稍感壮胆的是，这种绳索装置和当初师父教自己飞刀换掌时的情形大同小异。他想着也将外面那件长衣脱去，露出一身紧衣密扣的疾装劲服。

四下百多人无不屏声静息，一个个瞪目视着二人，知道有一场生死之争。

神手菩提沙俊归置妥当后，飞身纵进架下，占了北面，面色颇为阴沉地道：“老弟，请下阵进招，沙某恭陪！”

石继志也毫不犹豫地纵身前进，与他面对面站着，占了南面，一抱拳道了声：“沙兄请！”

二人虽面色全未显出，可实在都怀着一种生死输赢之心，话声一毕，二人几乎是同时发动，全是横掌往面前九芒球的钢环子上一荡。

只听见“哧哧”两股疾风，立刻把球身荡了开来，面对面地悠了过去。可是人随球进，二人全是猛走直锋，为的是躲开九芒球的正面，可见都不是生手了。

球一出手，各自猿身而进，赶到二球在当中交错而过，二人竟不约而同地各自向左一拧身，横着往一处一凑，石继志是“双阳沓手”，身形随着前进之式，仍往左偏，可是一双手却疾如闪电地自右击出；神手菩提却用“金蛟剪”切石继志脉门，石继志倏然一沉双臂。

二球又各自荡回，二人向外一闪，已然分落在东西两面的两只九芒球旁。

石继志身形可谓相当快了，身躯往下一落，正是那九芒球的右侧，只见他“跨虎登山”式向上一上步，左掌往后一挥，已把九芒球拨得往自己身后飞去，球一出手，人却抛球似的弹起，身形巧快，令在场之人惊叹不止。

四只钢球一甩开，只听见全厅上下一片铜铃声响，哗啦啦震人心神。

二人全把身形展开，在这九芒球来回飞荡之中，只要一挨上，立刻换掌拆招，穿球换掌，一沾即去，倏起倏落，攻守封让，十分巧快，运转自如地旋转起来，毕竟与众不同。

在场诸人无不骇目惊心，最担心的还是要算丹鲁丝和沙念慈二人了。

对敌二人之中，一为老父，一为心上人，俱是抱着一样关怀与焦急之情，真恨不能二人立刻罢手才好，所以自始二女即以全神贯注场上。紧张时二女竟跟随着二人跑来跑去，生怕任何一方失手负伤。

原来二女先前已商量好，在万分危急之下，二女当共出全力相救，所以外人看起来，真不知她二人在干什么，一会儿跑东，一会儿跑西，简直比场内对敌之人还要紧张。

此时紫木藤架下对敌的石、沙二人，可以说已到了紧要关头。

这神手菩提沙俊对于这种旁门绝技，实具有特殊的功夫。这种功夫的运用，是一种特殊的技巧，身形巧快灵活，进退自如，纵送如意。这四只九芒球运开，一片金铃震动声音，正是这九芒球最难耐之处，足以乱人神魄。

石继志因知沙俊既敢以此技来叫阵，自然在这方面定有特殊的造诣，所以自一上来已用十分精力来对付他，丝毫未敢大意。

石继志这几年来已经精研内家功夫，精气神内三合一已可说到了超人入神的地步，有外人意想不到的程度，精华内敛，神仪外宣，穿行在这四具九芒浑元球中，矫若游龙，捷似飘风，这份轻快稳健，真可说是一羽不加、虫蝇不落地步，危险时看来往往只有一发之隔。

四周之人，全被他们这种不同凡响的身手给吸引得张口结舌。

一刹那，二人已连拆了三十余招，在这种功夫运用上来说，能拆到如此多招，真可说是不常见到。

神手菩提沙俊伺虚捣隙地递掌发招，石继志封拦格拒，矫捷如飞。

石继志此时展开的是一套上官先生亲授的“拿星十七式”，这套功夫为上官先生亲身体会天道星阵，加以小巧功夫编套而成。自从传给石继志以后，尚还是首次施出，这时一展开这“拿星十七式”，立刻显出了无比的威力，可谓变化无穷，虚实莫测。

二人正对招到紧急关头上，只见那沙俊脚向外猛一抢步，双掌斜着往外一挥，“横身打虎”式！石继志正跟着一具九芒球飞纵过来，身势非常快疾。

那神手菩提沙俊本以为在这九芒球阵上一定可以占优势，却不料对了半天手，依然没有占到丝毫便宜，却有好几次险些受了伤。不禁十分暴怒，已经存了不两立之心，故此这一手“横身打虎”式十分毒辣，手法是既劲且疾，用了十成劲。石继志险些中掌，他身形本是背着，沙俊双掌一到，只见他往前一跨步，身形一闪，神手菩提沙俊的双掌递空，石继志已换过了身子，和沙俊成了正对面。沙俊双掌一递空，石继志却跟着身后九芒球翻到。

沙俊已有自知之明，自忖要胜石继志确是不易，若想保全生命，非以小巧之技制胜不可。想着石继志已荡过一球，只听那沙俊大喝一声：“来得好！”竟借着撤掌换招之势，微一斜身，右掌往石继志中盘一挥，左掌以“大鹏单展翅式”往左上方一分，竟以左掌往已荡过来的九芒球巨绳上一截，硬把它荡了回去。

他觉得身后劲风扑背，知道又有球到，猛然一招“卧看巧云”式，向上一仰首，并五指实实向九芒球上一点，哧然破空声里，这具芒球被他硬给荡至一旁，同时他发出了一球，也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往石继志面门扑去。

石继志可谓之三面受敌，往右去，正赶上翻回之球，左肩是沙俊才将以手拨过之球，而正面之球来势更是危急。

丹鲁丝和沙念慈，以及不少在场之人都不由惊叫了起来。尤其是二女，

已各自腾身架上，正欲攀索止球。

可是石继志早已料及此，以“铁板桥”的功夫方一倒临地面，恐沙俊此时再下毒手，所以分掌猛封沙俊的手腕。

他身子微向上一仰，迎面疾飞来的九芒球已堪堪临上面门，继志喝了声：“好！”右掌并食中二指往九芒球的锋利刀心球面上一探，竟把这枚九芒球给硬撩了起来，铜铃响处，这枚九芒球反向沙俊前心荡去。

这种招式可谓厉害到了极点，架上二女又是一声尖叫，偏一时勾那飞索不住，白光闪处，眼看这神手菩提命在刹那之间。

突闻石继志口中暴喝了声：“闪开！”只见他身形展处，以风掣电闪之势，已扑近沙俊身前，一式“金龙探爪”向外一递掌，这一掌正打在那沙俊“华盖穴”之上，这种掌式，快如沉雷疾电，绝不容沙俊再走开。

沙俊惊魂乍飞之际，只见石继志向外一吐掌心，沙俊偌大的身形就像一个球似的被震出足有八尺以外，一个斜趴式滚跌而出。

石继志掌震沙俊后，自己身形也以“金鲤倒穿波”式反纵而出。

可是另一九芒球正自一方倏然荡回，依然是往那沙俊身上飞来。

沙俊虽在石继志仁心绝技之下死里逃生，但这一球来势，依然是劲猛力足，不由惊叹了声：“休矣！”

石继志依然再存恻隐之心，不忍对方死在这九芒球之下，陡然间竟以“旱地拔葱”之式，像巨鹰也似的飞扑了过来。

只见他往沙俊身前一落，猝然探掌，将那枚回势的九芒球给硬截住了，复展身手把那架中四只九芒球，全数定住，一片叮铃声里，这四枚捷如蝙蝠的九芒球竟是说停就停，这种手段直把四周围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也不分什么情况之下，竟自众口同声，暴雷也似的喊起好来。

同时架上二女眼见一场生死之争就此停止，俱心中大喜，自架上翩然而下，一时如木偶似的盯视着这位不可一世、俊美绝伦的少年侠士，尤其是沙念慈，更不知是惭愧还是感激，只顾以一双痴情感激的目光看着对方，竟忘了扶起一旁跌坐在地的父亲。

神手菩提沙俊本以为万无活理，却意想不到石继志竟有如此令人惊异的身手，尤其是具有如此仁念，居然于千钧一发之际，舍命相救，这种深情侠义之举，就连往日一向倔强的沙俊也颇为感动惭愧。

只看他翻身站起，深深向石继志一拜，一张老脸涨成紫色道：“石老弟，这四十年来的愚兄从未服过一人，今日算是真正服了你了……”

他说着声音竟变得发抖，又走前两步接道：“老弟，愚兄真是老糊涂了，居然恬不知耻地一再迫你比试，若非老弟手下留情，愚兄此刻怕早就一命呜呼了！老弟，你能原谅老哥哥么？”

石继志本来还似对这沙俊心存不满，见他竟当着一班儿孙之辈，以长者之尊向自己赔罪请谅，闻言后不由大为感动，跨前一步，面现真挚之容，执起沙俊一手道：“沙兄言之过谦了，此二阵比试，多蒙老人家手下留情，小弟虽未落败，何敢居胜？今后尚要向沙兄求教观摩一二呢！”

沙俊闻言面现苦笑道：“老弟，你这身功夫果然是得自名师，愚兄自愧不如，以后只有请老弟你多指正，我……”他说着不由叹了口气，那双老眼内竟透有泪痕。盖因此老一向自负过甚，想不到今日一败至此，众目之下难免有汗颜之感，其女沙念慈上前，将其父劝过一旁。

经此几阵比试后，这些在场之人，无不把石继志惊为天人，相继至前说

长问短。

石继志虽连胜二阵，但心中决无一丝骄傲，反倒于心不安，觉得不便再在此久留，遂向在侧几位老人家抱拳辞道：“小弟因甚感疲惫，想回室暂息，就此先行告退了！”

为首老人姓秦名良，乃三老中白发王秦勉的次子，岁数也有五十多了，闻言后自然不便多留，笑对一旁的郝大鹏道：“既然你石师叔累了，你就送他先行回去吧……关照司明一声，令他小心侍候着！”

丹鲁丝本也想走，却被沙念慈一力留下，只好目送石继志随那郝大鹏出演武厅而去。

其实石继志一半是不好意思再在那演武厅多停留，最主要的仍是脑中一直惦念着那居室内画壁上诸多奥妙之处，想多抽些时间去体会一下，如果能从那两仪图窥出一些奥妙，实在是不虚此行。

他一路疾行，那郝大鹏一路上不停地问长问短，无非是仰慕他的武功，石继志只好随口应着，须臾已绕过一条花廊，来至后院。

一踏进院中，那小童司明已笑着跑出道：“公子回来了？我正好给您泡了一壶好茶，你来尝尝吧！这是我们大爷新由云南托人带来的普洱茶呢！”

石继志方立足含笑称谢，郝大鹏却对司明道：“石师叔今天很累了，你泡好茶，准备些点心，可别去吵他！”

司明答应着，郝大鹏遂向石继志一笑道：“本想借师叔去一赏梅花，既然师叔累了，改日再赏也是一样。

石继志被对方一口一个师叔叫得面红耳赤，只是又不便改，只好厚颜任之。

别了郝大鹏后，随司明拾级上了平台，推开长窗，进了暖厅，才一落坐，司明已把新茶端上，石继志端起闻了一下，呷了一口，不由赞道：“果然是好茶……”

司明又笑道：“公子请等一会儿，我这就去给您端点心去！”

石继志闻言忙阻止道：“我此时还不饿，只想多睡一会儿，待我醒后再出来唤你就是了。”

司明一笑道：“相公！您答应教我的功夫呢？”

石继志不由哦了一声道：“我都忘了……这样好了，晚上我再教你，你想着提醒我一声。”

司明笑得合不拢嘴来，闻言道：“相公快去休息吧！我也不吵您了，下午我来看看，大概相公也差不多该醒了！”说着笑嘻嘻地出室而去。

石继志待其走后，忙把暖厅门关好，自己一个人进入里间，将外层镜门封闭，对着那四壁各式图像又发了好半天愣，仍是白费心力，莫测高深。

他不由叹了口气，自认坐失良机，向那大蒲团上一坐，跟着横身躺下。

本想闭一会儿眼，再细想想，不想才一躺下，又看到室顶上那些大小圆圈，由不得又细心端详起来，忽然心中一动，暗忖这屋顶圆圈整齐如一，又正与下面蒲团相对，别是暗示什么机密吧？

他由那蒲团之上一翻而起，脑中不由暗想到，莫非尚有另外门户不成？

而这室中各处自己都细心察过，只这蒲团未曾动过，又有圆圈对照，也许秘密就在这蒲团之上？

他由是心念一动，顿触灵机，两手推了那大蒲团一下，不料竟像生了根似的，又重又牢，因蒲团系草织而成，又恐手重损毁，不敢过分用力。

他手按在蒲团之上，上下观察了一阵，愈看愈奇，正想不出好主意，忽然灵机一动，手托团边，试探着往上一抬，无意之中，双手力未使匀，往右侧一歪，带了一点推力，竟觉那大蒲团似微微动了一下，同时目光到处，瞥见屋顶上圆圈也似相随微微一转。

这也许只是错觉，但石继志不由心中一动，情知有故。

于是他改变了方法，双手按定边沿，先往右转，纹丝未动，再往左一推，却随手而转，不由大喜，心知机钮定是在此无疑。

于是他又仰首看上面那些圆圈，忽然他喜得开口笑道：“这就是了……这上面那些圆圈，一定是暗示这机钮的开法！”

于是他又细心地数了一遍，那些圆圈一共是二十三个，他就照着往左一连转了二十三圈。转到最后，竟听见崩的一声微响，微觉这蒲团向下一动，竟自微微向下沉去。

石继志无意之间窥透了这天山三老所精心设置的大衍二三妙用与阴阳两仪相生之妙，居然福至心灵地触对了机关。

蒲团沉沉下降，低头一看，下现一洞，竟是一处地下室，似比上面还要大些。

他正自心喜，猛念及自身是客，无故开人机关，妄入地室，有法还原尚可，否则将如何处理？

一着急，便往蒲团中心跳落，待落地后，始见地室长约五丈，广亦有四丈许，作方形，最奇是两边壁上和上面一样，画着不少图谱，石继志细细观之，竟和上面一模一样，只是全是画在大小相同的十张挂幅之上而已。

另外还稍有分别，这些图形中人像和植物飞潜各式，不像上面是分开的，而是完全混合在一起画的。

室内有一长方青玉楠木案，其一端满堆着许多册页书籍手卷之类，地面上散置着三个大小相等的蒲团，别无他物。

石继志先是一心只在两壁图形上面，由北往南，挨个儿看了过去，一直看到头，终悟不出道理，不由暗恨自己驽笨至极，正想再由另头回看一遍，猛然发现那玉案正中的一厚厚册簿，像是散张叠着，为一玉尺压着，首页之上，墨笔书着“两仪真解”，不由喜得心内一阵急跳。

随手揭开一看，正是百思不解的那两壁图形解说，一式的工笔小楷撰写得清清楚楚。

再一看，非但有解说，竟连背诵口诀都在其内，不由一阵狂喜，如获至宝，忙携之往那蒲团上一坐，谁知那蒲团竟又微微沿壁而上升了。

石继志心想，上去正好，自己正愁不知何法方能使此蒲团复原，想不到人方一坐上，它竟自己升了上去，心中不由大慰。

待上来之后，忙盘膝蒲团之上，将那本“两仪真解”摊开，心想时间宝贵，也不知自己是否有此智力能将此旷世绝功于短短时间内习会？

石继志定神凝智，由首页细心看了下去。这一看，始知这本“两仪真解”，原来是三位老人家的手笔，每页注解之下都写明某月某日，某某某参解图谱第某式，始知原来这天山三老每日静坐此室，竟是分别以大智力参解这壁上图谱，各以所得心得记于纸上。

数了一数，共是四十二张，其空白张数尚多，知道虽穷三老之力，竟仍未能全部把这两仪图解习会，仅不过领会过半而已。

也许三人分工合作，至最后再合习，如果这种推测成立的话，那么他们

三人各人所领会，恐怕只是这半本之中的三分之一了，而自己竟把他三人所研习精华荟萃全数得手，倘能习会是何其神妙之事……

想着心内直喜得通通乱跳，一面用心默记着那些口诀，一面祷告着，千万不要让人来。

及至看过十页后，忽然发现再七八图合为一章，一章有一章的妙用，他本是一智力绝高的少年，又因幼服芝果灵药，更是天资高人一等，这么一用心默记，竟被他将那前几页口诀背了个烂熟。

他不敢过份求快，以恐疏忽遗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石继志一则福至心灵，再者天资极佳，似这样学一章记一章，不一会儿竟全部看完了。

他合上本子，慢慢闭上了眼，把方才背诵的默记了一遍，再开册对照，竟是一字不差。只是有些句子只会背诵，却不能十分领会其意，不由拿着本子，按着页上标明图形一一参对，这么一看，立刻参悟了不少。

有几处图形在他一对之下，似乎尚觉三老所悟处仍有不达之意，自然他所得更进一层了。

似如此，他捧着那书整整参习了一个下午，这一下午竟把天山三老总习的结晶领受了十之八九，所余不十分明了处，口诀也都熟记下了。因恐那司明进来撞见不便，忙又旋动蒲团降入地下室，将那册子放好，重新用玉尺压上，这才又跳上蒲团升上室来。

他心中高兴无比，正想再推敲一番，也许又能体会一些三老所未领会得到之处，不想方往壁边一举步，忽闻司明敲门唤道：“石公子醒了么？天可不早了，请开门用饭吧！”石继志忙答应着拉开壁门，不由一怔。

目光望处，外室灯光耀目，敢情天都黑了，自己不知不觉，竟在室内整整呆了一天。展望庄内，华灯亮处，光明如昼，不由脸色一红，生怕司明见疑，方要说话，司明已笑道：“方才那位丹小姐和我们小姐来过了，我告诉她们说石相公太累了，还没醒呢！”

石继志不由讷讷道：“她们怎么说呢？”

司明耸了一下肩道：“那位丹小姐骂相公是猪。”

石继志不由摇摇头笑道：“我也不知怎的，竟会一睡如斯，不是你叫我，恐怕我还不醒呢！”

司明一面笑着，一面张罗着由暖阁中取出食篮，石继志道了谢，一日未食，也确实感到饿了，这一席饭吃得盘碗一空，看得司明连连咋舌。

待食完之后，司明收好食具，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神光饱满的俊目看着石继志，口中呐呐，欲言又止，石继志不由一笑道：“哦！我几乎忘了……是不是该教你武功了？”

司明面色讷讷地笑了笑道：“是……”

石继志点了点头道：“内功一道，其妙至微，不可一语道出。欲成其功，先凝其气，欲凝气则先静其心，即谓先去其念……你既有心学‘内转九车’，这些初入门的名堂，却不可不知。”

司明闻言连连点首，满面喜悦之色，石继志遂招手令其走近，司明怔怔走过来，石继志道：“你坐下！”司明依言而坐，石继志缓缓伸一手抚于其顶，又道：“你闭上眼！”

司明依言而行，才一闭目，遂觉一股热潜之力由对方掌内传下，初尚无甚大感觉，谁知愈到后来这股热气愈甚，渐渐贯穿肺腑五脏，回环四下，一时奇热难耐，司明由不得遍体汗下。

方一开口出声，猛听石继志喝了声：“不许开口！”司明只好咬牙忍着，一时五脏如焚，百骸尽碎，由不住呻吟了起来。石继志不由暗笑：此子定力到底是差一点，自己当初蒙恩师以“阴阳二极分神潜”打通全身奇经八脉之时，较现在施之于他的痛苦，不知尚要厉害上多少，但当时自己连哼一声也未，而这司明只不过才受功之半，已如此呼痛，可见资质造化先天就有分别了。

想到此不由微笑着对司明道：“要想学高深内功，先要将你本身杂质大净一番，自然要有些痛苦，你却要极力忍着，不可开口，否则真力一泄，心火外溢，对你有生命危险……”说到此，那司明竟开口大大呼起痛来，石继志吓得忙放手惊怔道：“你觉得如何？”

只见司明遍体生汗，开口狂喘道：“石公子……我实在受不了啦……这到底是什么名堂嘛，肚子骨头里，都像有虫在咬一样……”

石继志不由摇头笑了笑，叹了口气道：“既如此，这功夫你是练不成了……如何一点耐力都没有，将来到了洗骨易髓时更是痛苦，谅你更是受不住了。”说着又叹了口气。

司明闻言不由红着脸抖声道：“相公，再来试试吧！这一次我一定忍着不开口呼痛就是了。”

石继志皱眉道：“我所施之于你本身的这种功夫，名叫‘阴阳二极分神潜’，乃一种如今武林几乎绝传的真功，恐怕就连你们三位老爷子也不一定会上，此举是为你打通全身奇经八脉，开百骸之锁，以便今后你施展功夫时，可上下畅行，一气相融，实在对你今后好处太大了……”

那司明一听，更是激动地求道：“相公……你就再为我试一次吧！”

石继志笑道：“既名为阴阳二极分神潜，可知热后尚有寒，你先想一想，你能受得了那寒么？否则至时你一开口大叫，可就麻烦了！”

司明不由皱了一下眉道：“冷我倒不怕……就是怕热，乖乖！就像火一样，简直是要了我的命嘛！”

石继志遂又含笑置掌其顶，一如先前一样，有一股热气慢慢贯入。司明不由心想，早知道还要从头来，我当时痛死也不敢叫出声了。

这样想着，果然那一股热气又渐渐加剧，至最后较方才更有过之，一时七孔中都逼出了丝丝热气，直痛得司明又自呻吟了起来，但是这一次，他却未开口大叫。

一阵奇热几乎令他昏倒，之后，慢慢温度下降，最后奇热全消，不知不觉间，司明已通身沐浴汗中，全身就像是才从水里爬出来似的，一身都湿透了，可是现在一身舒适，却是他毕生从未领受过的，好似百骸振奋，全身毛孔开畅，不由破涕为笑道：“相公……”

石继志点点头道：“你定力尚还不错，居然度过此关，只再忍耐片刻，看看那寒极你是否能度过，如能顺利通过，证明你今后就有参习高深内功的资格了。”

司明一时欣喜道：“相公！你就快吧，趁现在我舒服的时候！”

石继志笑道：“我可先关照你，这冷的滋味更不好受啊……”说着见司明双目已闭，这才把手慢慢置于其顶，自己也略将双目闭上。

遂见石继志那只在司明顶上抖成一片，须臾，司明首先打了个寒噤，跟着可就冷起来了，渐渐他脸色由红而白，由白而青，继而全身战抖，一时牙关格格响成一片。

司明就觉全身上下如万千冰蛇，蜷上曲下，伸延潜行，再也忍不住，开口叫了声：“受……不了……”但觉下巴一紧，竟被石继志以二指硬给抵上，只方才一呼，顿觉腹痛如绞，知道石继志之言不假，本想不再开口，奈何人就是如此，只要一觉得痛，只有愈来愈痛，忍无可忍，何况再被制止出声，就更觉无法忍了，一时不由极力挣扎，几次差一点挣开继志手掌，但却为石继志掌心所发吸力给牢牢吸住了。

石继志见此情形也颇担心，不由并上二指，往其丹田右处“气海俞穴”之上一点，司明即刻应指而倒，当时人事不省，石继志遂默运寒极，将他全身各处通行了一转，这才收掌完功。

他知道如此做的效果，实较他醒时忍受要差了许多，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想着就把司明置于一蒲团之上，在其穴眼上拧了一把，解开穴道，只听司明如大病初愈似的长吟了一声，一时全身轻松，翻了个身，竟自睡着了。

石继志知道这是必然现象，也就不去吵他，任他睡一会儿，此举自己虽也消耗了不少元气，但为他细心侍奉自己，因而使自己蒙益至大，就算为他尽了此力，也无甚过之。

他一个人开开门，却见室外一片琼楼玉宇，掩映在千盏银灯之下，顿觉清华无比，不由叹了口气，暗道此卧眉庄真是人间仙境，能在此隐居一生，实较奔波江湖、终日为琐事忙碌强上太多太多了……

他一时感慨，不由漫步踱出，见雪已停，但地面上积雪盈尺，平视之一片银白，再为各色宫灯互一对映，愈觉五光十色，华彩夺人。

石继志下阶踏雪而行，绕过一所傍湖厅榭，那厅一面临水，湖波已然冰结，另三面俱是桂树，庄中厅舍，虽在寒天，仍都轩窗四启。

忽听身侧有两三少年男女笑语之声，微闻一少女道：“那姓石的本事可真不小，依我看，就是三位老爷子，也不定就比人家厉害多少……”

石继志闻言，不由面色一红，忙即止步，侧顾左侧窗内，见一张紫檀大理石面八仙桌上，正有两个垂髻少女正在临窗对弈，身旁却还立有六男三女，方才之言，即为对弈者之一、一紫衣少女所发，看她年纪也不过二十出头，其余诸人都在七八岁之间，均是神光焕然，容光夺人，尚有三四童子，在厅中往来。这水厅颇大，除临窗设一局棋枰外，尚有琴瑟笙箫等乐器，散置各处几案之上，一旁地板上尚堆着好些灯架彩绢画具之类，还有许多纸筒、纸捻。

石继志不由心中一动，暗叹道：“我怎么都忘了？敢情竟是快过年了。”这些少年男女聚在厅内，有的抚琴对弈，有的调弄笙笛，有的在厅角赶制过年的花炮纱灯之类。

他不由一时感然而立，回想到这种天伦之乐。自己多少年没有体会了……触景生情，不由泫然泪下。

此时另一少女忽然将残棋弄乱，笑道：“我不来了……”遂见其伏至那紫衣少女耳上小声说些什么，那紫衣少女面现桃花红色，娇骂着起身就追，一时嬉笑成一团。石继志不由叹了口气，又往前踏雪而行。

只见目光望处，到处灯彩辉煌，灿如明星，园中林木本多，无论大小树木都挂有不少纱灯，树上，尚有人工绘制的绢花悬于枝上，不是千堆香雪，一片繁霞，便是金粟飘空，紫云满地，放眼望去，真似神仙洞府，虽是假花，宛然真花真果，布满枝头，春意正浓。

美景本不胜收，再被积雪一映，花光雪景争妍夺艳，愈发显得清丽，令人有天上不如人间之感。

石继志正看得如呆如痴之际，忽见由长廊那端的湖畔湘馆月亮门内，笑着走出三个亭亭玉立、丰采夺人的少女来，方步上赤栏小桥，却闻其中之一笑道：“那不是石师叔么？”

石继志一怔，遂见三女之一已笑道：“喂！大哥！快过来吧，我正同沙、郝两位姐妹想去找你呢！却不知你倒一个人先溜出来赏雪！”

石继志仔细一看，这人竟是丹鲁丝，那随行二女，一为沙念慈，一为今晨和自己比武的郝倩华，三女俱是衣衫清丽，风雅动人，石继志不由笑着迎上道：“只顾赏景，竟自没有留神，倒叫你姐妹见笑了！”说着见三女目光都向自己盯了一下，似笑又羞。丹鲁丝上前一步，小声道：“方才郝家妹妹来说，三位老前辈大概不是今夜就是明晨回来了，所以想去告诉你一声……”石继志不由哦了一声。

沙、郝二女各自上前，羞涩地低叫了声，“师叔！”石继志不由红着脸笑道：“姑娘万不要如此称呼，你们既与丹鲁丝妹妹姐妹相称，我们还是以兄妹互称为好……”

沙漠红丹鲁丝被石继志一声妹妹叫得芳心中有说不出的快慰，瞟了石继志一眼，遂回头对二女笑道：“石大哥说得对……师叔师叔，叫得有多讨厌，还是叫他一声师兄好了！”

那沙念慈首先笑道：“既如此，我二人人前叫你师叔，私下里叫你师兄好啦！”郝倩华却笑着白了她一眼道：“你也真不害羞，人家只是客气一下，你却当真！”石继志忙正色道：“岂敢……这是正经话！”

沙漠红笑对石继志道：“今天你真是好一场大睡……也不怕把头睡扁了！”石继志不由脸一阵红，遂笑问道：“不知贤妹找我有何事么？”

沙念慈却插言笑道：“你不是说想看梅花么？所以我们去找你，后来见你未醒，也就算了！”

石继志闻言愧道：“既如此，我们现在就去一赏如何？”沙漠红不由拍手赞妙，于是四人一路踏雪而下，丹鲁丝不时称赞沿途景致。

四人转过东偏亭榭，穿越出去，走进一院落之内，只见白石铺道，间以苍苔，径外满植幽兰香草，却不见一丝白雪痕迹。

石继志和沙漠红都不由暗暗称奇，沙念慈想是看出二人猜疑，遂笑道：“此处为三老常游之处，故每日都有家人清除，是故连日大雪，唯独此处不见丝毫雪迹，更因四下有暖棚设置，所以此处宛若春季，更不似别地酷寒。”

二人闻言，果见园内碗葩吐芬，幽香随风，前面又有千竿修篁围拥着一幢精舍，但均为一两丈的细竹，妙态娟娟，时发清啸，一片绿云被四外宫灯一照，映得人眉宇皆碧，比起外间竹林亭馆，明月孤峰，幽静中别具一种清丽之致，光景迥然不同。

最奇是那精舍不甚高，通体不见砖瓦，从头到底俱是大小竹竿所制，色作新绿，宛若颇有生意，雕镂精绝，巧夺天工。

石继志见园中楼台亭榭，无一不是华贵高雅，富丽堂皇，正自呆痴，却被丹鲁丝推了一把，微见二女抿嘴而笑，不由也笑了笑道：“这卧眉庄中真是世外桃源，一待愚兄将此事一了，如若三位老前辈不以敌视之，定然回此住上些时候，才对心思……”

沙念慈皱了一下眉道：“石兄之事，方才小妹已听丹鲁丝姐姐说过了……”

真是意想不到……”

郝倩华不由好奇地问道：“三姐，什么事？”

沙念慈看了石继志一眼，对郝倩华道：“石师兄并非是来此游玩的，实在是向三位爷爷来请罪的。”

郝倩华不由惊问其故，沙念慈才又道：“说来都怪大师伯自己不好，平日在江湖上早有恶闻，可是爷爷却装糊涂，这一下可好了，叫石师叔把他腿给打断了！”

郝倩华大惊道：“什么？你是说黄师伯？”沙念慈叹道：“除了他还有谁？”

郝倩华不由皱了一下眉道：“不是三位爷爷还夸他能干，什么在外面已开山立教了么？这一下可好……”

经此一谈，四人哪还有心赏梅，都停步在侧巷旁谈了起来，石继志又把那一段往事从头说了一遍。

二女听得频频动容，俱对那玄衣道长黄明冲大不以为然，只是告知这黄明冲素为三老所器重，恐怕一旦得悉此事，将不会与石继志甘休。石继志由二女口中，知道这天山三老为白发王秦勉、铁扇老人沙梦斗，另一人为金笛生郝云鹤，三人都有同一缺点，那就是平日护短成性。此次三老远行在外，听说似乎是为了一件极重要之事，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三老此行主要是想把那一代奇人潇湘子押回，好供他们参习那“两仪图解”。

另外尚有原因，就是参加那排教祭江大典，一指魔莫小苍既把这天山三老供为祖宗一般看待，屡次专程造访，所以三老碍于颜面，也就答应参加了。

四人正在商谈对策之际，忽见那青竹后有一灰影，纵跃如飞地向四人立处驰来，一刹那已至近前，四人始看清来人竟是郝大鹏，他满面喜色地道：“原来石师叔在这里呀，我找了你半天！”

沙念慈不由叫道：“六哥！什么事这么急？”这郝大鹏笑道：“三位老爷子回来了。”四人俱是一惊，石继志不由问道：“那么是否可容小弟此刻面谒？”

郝大鹏一笑道：“三位老爷子此刻似甚兴奋，同行尚有一瞽目怪人，老人家似对其甚为恭敬，嘱我们上待，此刻三位老爷子正在小灵湘馆沐浴呢！”

遂又笑对石继志道：“大爷嘱我快找师叔，说三位老爷子已知道师叔来了，而且对师叔送的那些王蜜欣喜十分，说一会儿要见石师叔呢！”

第十二章 山穷水尽

石继志听后，心中忐忑不定；尤其是沙漠红丹鲁丝及沙、郝二女，都不由为他担心十分。

那郝大鹏本以为三老归来是一件喜事，却见四人闻言竟无一面带喜容，不由一怔，遂问沙、郝二女道：“到底有什么事？怎么你们都这么发愁？”

沙念慈不由苦笑着看了石继志一眼，对郝大鹏道：“没有什么事，你别多心了，既是老爷子回来了，我们还要去见见呢！”

郝大鹏心内虽疑，但到底不知究竟，只好将疑虑暂置心头，闻言皱了一下眉，石继志道：“既是三老有召见之言，尚望郝兄带我前往，否则去晚了岂不失礼？”

郝大鹏笑道：“晚辈正是来为师叔导路！”

石继志遂含笑对三女道：“既如此，愚兄先去了。”说着反身前行，郝大鹏忙追上前导而行，三女痴立着目送他二人。

石继志随着郝大鹏一路前行，郝大鹏边走边笑道：“三位爷爷这次回庄，看样子是高兴透了，听大爷说，他们非常想见师叔呢！”

石继志只是顺口应着，转过东阁，重回到方才石继志经过的白石巷道，两侧奇花随风吐芬。来至那幢竹楼前，郝大鹏步履放慢。

待走至那小灵湘馆前，石继志抬头一看，见馆前悬着十盏极为精致的水晶珠球，内中空心引芯点火，其下满装水银，如明月玉盘似的，洒下漫天的光雨，景致好不动人，可惜石继志此时一心惦念着见三老的事，竟是无心观赏这等美景。

二人方在馆前一停身，忽见馆门轻启，由内中走出一个垂髻侍女将湘帘打起，二人随同走进馆中。

门内石地如玉，光可鉴人，壁上悬有双剑一琴，另一青玉矮琴几上，也有一琴横陈，前有一形制奇古的三足小玉炉，嵌金楠木长案横列在前，对面各有一古树根雕成的曲腕大椅，案上笔砚精雅，位列井然。

那三足小玉炉中，幽香郁沉，余烟犹袅，几侧有一素香囊，似是方才有人在此伏桌弄曲未久。

郝大鹏回首笑道：“师叔请稍坐，待晚辈进去看看三位老人家是否浴罢。”说着入内而去。

石继志心情不定，落坐后不由四下又端详了一番，心内由不得暗叹，这天山三老能置此室，果真不是俗辈了。

见那案上竹根大笔筒内，斑管如林，靠墙一长排书架，缥缈千帙，罗列整齐。室中有一丈许大圆玉桌，上设茶具，旁列四石鼓，又有四尺方圆树根雕成的矮桌，上设围棋，棋盘就画在桌上，旁有两个细竹丝编成的棋篓，子分青白二色，俱是晶光闪闪，想知是上好美玉，此外还有几件玉墩竹凳，无不清洁如拭，不染纤尘。

这七八丈见方的一间敞室，陈设用具无不华贵异常，右边门洞处有青玉一方，上面雕三字为：“解衣坊”，隐视内中有细软蒲团数尊，可惜垂帘过低，不见内中详景。

此室另端一排十五座卧被玉床，各有一床红绒棉垫、一只球枕，想是为浴后小憩用。

前室中间地上，有四方高大的古铜暖炉，火焰正炽，因此全室暖烘烘的，

春意撩人。

当窗长案之上，一头放着一个大花瓶，中插山茶梅花，一个长方大玉盆，内植数十箭水仙，盆底铺着五色石子，由外透视，五彩缤纷。

石继志不由看得呆了，心想这小灵湘馆真是人间天堂了，自己若能在此沐浴小憩一番，又该有多惬意！

一念未完，却见郝大鹏由内中月牙青石门中走出，笑道：“真不巧，三位爷爷早已浴罢，这会儿竟为各兄弟拉到后室去了。”

石继志方一皱眉，却见那掀帘女侍已笑着近前道：“三老有言，如上官先生高足来访，请即入后室一见，不须再禀了！”郝大鹏点头道：“知道了！”这女侍含笑退至一旁。石继志不由站起道：“既如此，我们去后室就是！”

郝大鹏笑道：“师叔如有意，何妨在此先沐浴一番，稍行歇息，再至后室参见三老，也是一样。”

石继志摇头笑道：“不必了，三位老人家既有言嘱见，还是即刻就去为好！”郝大鹏闻言点头称是，于是二人离开小灵湘馆。时已亥初，因这小灵湘馆为全庄最幽静之地，房舍又深，外面热闹情形，二人在室内自是不无知。

才一出馆，顿觉眼花缭乱，比起来时又添了好些气象，原来此时全庄花灯多已点起。先前沿途之执役人等，均已撤去，到处灯彩鲜华，明如白昼，一眼望去，高低错落，灿若繁星。行约里许，石继志正暗中心急之际，那郝大鹏笑指前面一堂道：“这是‘日照堂’，为本庄年节祭祀之地。”该堂位于全庄中心，华堂轩敞，广约三亩，高大异常，外有白石平台，层阶宽整，画栋雕梁，金碧交辉，四面长檐下，各垂着一列约四五尺长三尺粗的梅花宫灯，当堂内却是一灯未悬，只点了蜡烛，每支约有七八寸粗细，高约三尺，香尚未上，只在堂前小鼎内燃着沉香，香烟袅绕。

隐见内中长桌上，陈列着各式灯篮，水陆干鲜，肴蔬果饵，以及糕饼糖食之类，应有尽有。案前四列拜垫，头排两个最大，第二排以次，俱是锦缎所制，气象甚是肃穆庄严。

堂外平台阶下一片广场，当中白石甬路宽约两丈，沿道满栽翠柏，林木森森，粗可合抱，甬道尽头处有一高大白玉牌坊，算是入门，对面一列假山，左转上一条悬有花灯的松竹小径，又绕行十余丈，由右侧假山洞内穿出，走入松杉林，地势渐作坡形，步步高起。

一到林外，豁然开朗，四面花树纷列，几不见隙，繁灯照映，灿如霞铺，当中一幢精舍占地亩许，隐闻笑语之声由花径中穿出。

近前一看，那精舍甚是高大，上作平台，中无梁栋，通体轩敞，内里只有几处雕镂精工的紫檀隔断，房既高大，四面又多窗，明爽无比。

石继志方惊愣之间，郝大鹏已止步笑道：“此处是三位爷爷卧息之地，此时多半在内，师叔请小立，容后辈入内通禀一声！”

石继志不由笑道：“三位老人家不是已有不必再禀之言了么？”郝大鹏不由笑着摸了一下自己的头道：“真格的，我都给忘了！如此师叔就请入内吧！”

二人遂前行而入，石继志见这园中和小灵湘馆一样，不见一丝雪影，还有不少各色花蕊，紫菀红嫣，雪铺金缀，竞艳争妍，芬芳互别，各极其胜，再被四下灯光一照，越发泛彩流辉，无异人间仙境。

石继志方自惊叹，内里却有好些少年男女，一个个锦衣花冠，云裳霞佩，金童玉女似的拥了出来，手中各持花炮之类。他们一见石继志，俱是笑逐颜

开地喊了声：“师叔！”遂又好奇地拥着二人而入。这些少年男女，有一半石继志今晨在演武厅见过，另一半却从没见过，闻师叔声不禁面红耳赤。郝大鹏向众人引见，因人数太多，光见礼就见了半天，石继志留心记认着他们名字。

见礼方毕，郝大鹏笑问众少年道：“三位爷爷呢？”

内中一人笑道：“就在里面呢！三位老爷子怕吵，把我们都给轰出来了，你进去可轻着点！”郝大鹏答应着，回头对石继志微笑道：“师叔，我们进里面去！”

石继志随其而入，见内中情景更奇，当前是一条甬路，一色地毯铺地，整整齐齐直通到底，现出第三座门，两旁相对有不少间房，外面俱挂有门帘，四壁涂有淡青色油漆，净无点尘，加以明灯辉煌，三五步便有一盏，俱是薄如蝉翼、上绘各色彩花人物山水的宫灯，极其华丽壮观，虽王侯第宅也不见得有此气象。

石继志不言不语，一直尾随着郝大鹏前行，心内暗暗想：这天山三老名震天下，也不知到底是如何一副长相？我见了他们应该怎么说才好呢……才想着，已听郝大鹏低声道：“到了！这就是了。”

石继志站定身形，微微整了一下冠，把衣服拉了拉，郝大鹏在门上轻叩了一声，遂见有两个短装皮衣童子将帘打起，石继志方一惊，但入内却不见有三老影子。那室内设置简单，一边有一长排朱红木椅，门角设一大一小两只火炉，炉旁各有一桌，桌上有架，嵌入墙内，放着无数大小茶具酒具，架侧墙上，各有五尺见方的小门关着，不知何用。

石继志方想三老到底在何处，却见一童子，已过去将靠里一面的门帘打起，另一小童当先抢进，轻喊了一声：“客到！”便回首微笑招手。

郝大鹏笑问：“在里面么？”那童子点了点头，以手做式，令二人进内，石继志只好一硬头皮迈步而入，郝大鹏亦随之而入。石继志一进门，顿觉眼花缭乱，目迷五色，不由暗道了声：“好讲究的地方！”

原来这地方是三老用以延客之处，大厅宏敞，差不多占了十来丈方圆的地面，家具陈设乍看也数不清，只觉金石书画，无不毕具，四外门窗俱有锦幛垂掩，想是要观赏窗外雪景，好些俱已卷起。炕前排着两列茶几，十二把硬木太师椅，椅上铺有虎豹皮褥。

正当中一座大楠木的炕床上，下首坐着一个矮胖老头，上首一个面色红如朱砂，颌下银髯，长几及腹，身材瘦高的老人，另外面窗而立的是一个面如冠玉，头戴小红便帽，手执一串佛珠的老书生模样的人物，那佛珠大如龙眼，在乎里摩弄着，偶一触动铮琮连声，颜色黝黑光亮。

三老见石继志进来，不约而同，含笑立起，那坐在炕上的胖瘦二老走下脚踏，石继志忙正容朝三老毕恭毕敬地行了一礼道：“弟子石继志，叩请三位老人家大驾金安！”

那靠窗似书生的老人含笑道：“贤契免礼……久仰令师大名，为当今中原第一奇人，我兄弟早想一访，只是因令师侠踪飘忽不定，一时竟不易访到其落脚住处，难得贤契来此，且请坐吧！”

石继志闻言不由心中暗喜，想不到三老如此仁善，自己竟想错了他们了。迟迟不敢就坐，一旁郝大鹏却拉了他一下衣服低声道：“师叔就坐下吧！三位爷爷是不喜欢客气的！”

石继志微微抬首一看，见三老目光正注定在自己脸上，而旦面上都带着

微笑，不由胆力一壮，遂就向一旁太师椅上坐下。

有童子献上茶，石继志不由又抬起了头，微微欠身道：“弟子尚不知三位老前辈台甫如何称呼呢！”

那胖老人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一面点头道：“这后问得对！你师父认识我们，你却是没见过……”遂抬起只又粗又短的手，一指身侧高瘦老人道：“这是我二拜弟，人称铁扇老人，姓沙双名梦斗！”

石继志不由心中一动，忙朝这老人鞠了一躬道：“原来是沙老前辈。”一面心中暗想，那玄衣道长黄明冲正是此老弟子，他要是知道了这事，不知会对自己何样呢！想着朝这沙梦斗看了一眼，见他发髯都一白如银，双目神光外射，正微笑着向自己点首。

随后那胖老人又用手一指那靠窗而立的文士模样老人道：“这是老三，人称金笛生郝云鹤。”

石继志又恭行了一礼，那郝云鹤却哈哈大笑着，一指那胖老人对石继志道：“这是我们老大白发王秦勉，孩子，这一下你该都认识了吧？”

石继志又恭行了一礼，口中连连道：“弟子久闻三位前辈大名，今夜得见，何其荣幸，尚请三位老前辈面授教益才是。”

老大秦勉目视着石继志，良久不发一言，遂面现微笑对沙、郝二老道：“此子果然品骨资禀俱是极上之才，上官兄得徒如此，应能将他那一身盖世武功倾囊相授了！”二老闻言俱是连连点首，石继志不由面色微红，颇觉得不好意思。

那铁扇老人对石继志一笑道：“令师一向可好？如今是否同贤契一道上了天山？”

石继志忙应道：“家师因事刻下正至苗疆一行，仅弟子一人来此，向前辈们恭请侠安！”

三老不由得对视了一眼，面色微带惊奇，那铁扇老人依旧对石继志笑道：“难得你来此，居然还送了那么贵重的一份礼……这王蜜正是我兄弟平日极想得到的东西，因小徒前年身中蛊毒，非此王蜜不治，难得你送了这么多，老朽不妨先代我那徒弟向贤契致谢了！”

石继志一听，心中顿时冷了一半，暗暗叫苦不迭，不由愣在当地，竟答不上一句话来。

白发王秦勉笑向郝大鹏道：“你石师叔的住处可曾预备好了？可要善为照顾！”

郝大鹏插言道：“大爷已在三位爷爷坐禅的‘南明轩’内，替石师叔安置了住处……”

三老闻言，不由顿时脸色大变，各自又对看了一眼，那白发王秦勉忽然皱了一下眉道：“那岂是待客之地！你马上传话下去，速将你石师叔行李移至小灵湘馆内。快去！”

石继志不由红着脸起身道：“小侄除了有限物件系于马身外，别无长物，老前辈不必再张罗了。”

那郝大鹏已应声而去，石继志暗忖三老果然无一不是清逸超俗，双目中神光炯炯，一望即可判断出，三人各怀有一身惊人的内功。

那白发王秦勉忽然笑道：“贤契此行，有何贵于？”石继志脸色顿时一红，不由低下了头道：“弟子此来，是向三位老人家请罪来了，尚请三位前辈看在弟子无知面上，察实予以宽容才好！”

此言一出，三老俱是一惊，白发王秦勉强带笑容道：“这是什么话？贤契你且说来。”

石继志不由偷偷瞧了那铁扇老人沙梦斗一眼，见他正睁着一双闪闪光瞳注视自己，不由愈觉难以出口，犹豫为难了半天，轻叹了一口气道：“弟子此言一出，怕三位老人家即刻就容不得弟子了！”

金笛生郝云鹤微皱双眉道：“石继志，你且说来，难道还会有这么严重的事情不成？”

石继志这才微微抬起头来，注视着那位铁扇老人沙梦斗道：“好在事情既已发生了，弟子此行旨在请罪，尚盼三位老人家莫为己甚，一切从宽发落才好！”

铁扇老人沙梦斗闻言，似已猜知此事与己有关，一声不出，只是用一双光瞳注这年轻人，石继志满面通红地道：“弟子往昔追随家师在峨嵋小刃峰习技时，不意开罪了贵高足，那位人称玄衣道长的黄明冲师兄……”

此言一出，那铁扇老人面色微变，冷冷地对石继志点头道：“不错，我们是有这么个徒弟……你们又是如何结下怨的？你不妨说说看，我们决不会偏袒他的！”

石继志闻言叹了一口气道：“只怪弟子当时年少气盛，再者那黄道兄也确实欺人太甚，这才和他交起手来，只恨弟子一时收手不住，竟……”

他说至此，三老俱是一惊，都不由挺身而起，尤其那沙梦斗，吓得张大嘴道：“什么？你说什么？”

石继志叹道：“那玄衣道长非但要硬抢弟子已得之王蜜，且拔剑在手，屡次侮辱弟子，弟子一时忍受不下，竟和他大打了起来，一时失手，竟将黄道兄右腿震断……”

言未了，猛听那沙梦斗一声大喝道：“小畜生！你好大的胆！”顿觉一股无比罡劲排山倒海似的透胸而来，石继志不由大惊失色，慌忙中向右一闪，施了一招“懒驴打滚”滚出三尺以外。

那凌厉的掌风一击不中，沙梦斗往回一带掌，竟将那股罡劲之风带了回来，方要再出手，似已为那白发王秦勉强止住，一面冷然道，“石继志，你起来说话。”一面低声对那沙梦斗道：“人既来此，难道还怕他跑了不成？且听他详细说来，若有轻视我兄弟之意，至时再处置他也不迟！”

石继志在说话时早就料及此老有此一着，所以见那沙梦斗才一抬臂，已防到此一着，就势往外一滚，待沙老收劲之时，他已再度起身，惊魂乍定之下，见沙老爷子满头银发根根倒竖，不由也触动怒火，暗忖自己此来本没存侥幸之心，再者在当时情况下，就是任何人也是受不了，这老人居然不问青红皂白，举手就打，也未免欺人太甚！

想到此不由剑眉一挑，一挺腰，面带冷笑道：“沙老前辈请暂息怒火，晚辈要是畏罪，也就不来了，既来了，本就未把生死放在眼内……”

话未完，即听得沙梦斗断喝一声：“住口！”石继志不由一怔，那沙梦斗又厉声道：“石继志，你好大的胆……居然伤我门下掌门弟子，还敢来此理论，你是没有把我们这三个老头子看在眼内！好，好好！想不到上官老儿一生素朴，临老却教出这么个徒弟，今日你得还我个公道！否则，我老人家可要为你师父好好管教你一番了！”

石继志万万想不到，自己进来时三老尚是一团喜容，只这一会儿竟变得如此暴怒，真是喜怒只在刹那间，闻言不由微顿了一下，冷然道：“老前辈

完全错会了弟子此来用意！请想，当时动手过招，弟子只是迫不得已，再者那黄道兄持剑，弟子仅是空手，完全是被迫才展出那套七禽掌来……”

说到此，三老人面色俱是一惊，万没料到，眼前这年轻人，竟会连当今天下谈来让人吓掉牙的“七禽掌”也学到了手，自然是不由大吃一惊了。

石继志又接道：“弟子自知这套掌法只要一施展出来，直如一气贯通，一发即不可中止，无奈贵高足一再冷嘲热讽，势非迫使弟子展出此一套掌法不可，没想到只一开式，他就撒剑伤在起式雷厉三翅之下，若非家师及时赶到，恐怕那黄道兄已没有命了。”

听到此处，那沙梦斗不由银发根根倒竖，口中连连冷笑，金笛生郝云鹤和自发王秦勉倒是盛怒已消，只是毫无表情地用目光注定石继志，似待听其下文。

石继志遂冷冷一笑道：“家师事后大怒，几乎将弟子赶出门墙，后嘱弟子亲来面谒三位老人家请罪，如将实情全部道出，或可得到三位前辈宽宥，却不知话未及半，竟遭沙老前辈暴怒，实在出人意料之外……”

铁扇老人哈哈一阵狂笑，声震屋瓦，半晌方绝，他猝然一绷面容，冷然道：“石继志，你好一张利口！不错，你此来可谓尽仁尽义，可是，我徒弟岂能白白就如此变成了残废？石继志！你且说说看！”

石继志不由一时默然，最后抬起了头道：“那么老前辈意思是……”

一旁的金笛生郝云鹤笑咪咪地走近石继志身旁，点头道：“石继志！你且放心先到小灵湘馆中去休息吧！总之，这事情总是有一个交待的，在未处置以前，你却不能擅离那小灵湘馆一步，否则将对你不利，你知道了么？”石继志点点头道：“弟子遵命！”

那郝云鹤遂挥手道：“那么，你就去吧！”话一毕，童子已掀起了软帘，金笛生郝云鹤口中道：“送石公子至小灵湘馆，传沙俊，有话安置他！”

那童子答应着，有一人向外跑出，另一人却紧跟在石继志身后，石继志向三老鞠了一躬，这才随着童子出厅而去。

一至院中，正逢那郝大鹏笑咪咪奔回，见到石继志，不由脱口笑道：“师叔怎么出来了？师叔的东西，已搬至小灵湘馆了……”

石继志不由微笑道：“有劳你了，我现在已欲去小灵湘馆，三位前辈大概是要休息了。”

说着正欲转身而去，郝大鹏却笑道：“既如此，我陪师叔去好了。”说罢转身对那小童道：“你回去吧，我送石相公好了！”那童子闻言领命而回。

郝大鹏见一路石继志低头无语，似乎心事重重，也不便说什么，只是心内暗奇。

二人一路并排而行，但身后却暗暗随着一人，万灯照耀之下，只见他长服便履，闪掩于花叶空隙之间，却正是那金笛生郝云鹤。

他一直尾随二人，闪跃腾挪之间，竟未带出一点声音，一直送石继志入了小灵湘馆，才见他微定身形，叹了口气道：“果不愧是一个至仁至义的青年！”

原来郝云鹤名义上虽令石继志回馆歇息，但暗中却借此来暗察石继志是否是诚心来此谢罪，既然现在他知道了三老将对他不和，势必将在中途脱逃，所以他暗暗跟上了，心想只要石继志果有此念，自己就现身予以重击；却见他沿路竟是一声不响，毫未有脱逃之念。郝云鹤看在眼内，不禁暗暗佩服，

反倒对他生出了不少好感。见石继志入了小灵湘馆之后，郝云鹤才转回庄内，差人暗暗监视石继志，不令其出小灵湘馆一步。

郝大鹏送石继志入小灵湘馆之后，略事安置了一番，这才转出。石继志入内之后，一时反倒泰然，舒舒服服洗了个澡。原来这小灵湘馆内是由山中引来的温泉，故此人浴其中极其舒畅。

石继志洗完澡，一个人侧睡在那软榻之上，隐见窗外烟火漫天，不时传来些嬉笑之声，他这才知道，原来次日就是除夕之夜了，卧眉庄内一班弟子们，正在鸣放自制的各式鞭炮。他一人看着窗外一切，一时感慨万千，坐起身，行至那室内长案之前，取过那面古琴，感慨地随手抚弄着琴弦，发出一片铮琮之声。

一曲方毕，却见那室外软帘启处，一位发梳双鬟的少女探头对他笑道：“公子还不休息，夜已经很深了呢！”

石继志不由放下琴微笑道：“多谢姑娘！只是我一时尚不想睡……”

这少女遂回头看了看，笑着掀帘而入，石继志发现她竟是方才初来时那开门的少女，看她一身大红缎袄，装束颇像是名小丫鬟，不由问道：“姑娘可是负责管理这小灵湘馆的？你叫什么名字？”

这小丫鬟脸色微微一红道：“我名叫露明，正是负责侍候这小灵湘馆的丫鬟，素日都是三人，今晚因庄里热闹，她们都跑出去看，所以这里只剩我一人……”

石继志不由微笑了笑道：“哦……原来如此！”

那小丫鬟欲言又止，最后微笑道，“公子，你敢是姓石？”

石继志不由一怔，点点头道：“不错！我正是姓石，你是……”

那小丫鬟又回过头看了一眼，走近一步，微微皱着一双秀眉道：“看公子一表人才，决不像一个坏人，怎么三位爷爷却会如此对付你呢？”

石继志佯作不知地奇道：“不是对我很好吗？”

露明又上前一步，面露不安地小声道：“适才小婢在外，大爷突然来此，把小婢唤至一旁，叫我好好监视你，并且说另有人在这小灵湘馆附近监视公子，还说什么三位爷爷亲自传的命令……”

石继志不由微微皱了一下眉，心中暗笑这天山三老也太轻视自己了，如说要跑，这几个废物点心又岂能看得住自己。

他闻言只是点头道：“啊？有这种事……”

那小丫鬟好心道：“其实公子只要不出这小灵湘馆，自然没有什么事情了；在这小灵湘馆内，一切有小婢服侍，决不会令公子受丝毫委屈。”

石继志不由微笑道：“其实我才不想出去呢，倒要多谢姑娘的美意！”

露明遂启唇一笑道：“真格的！我竟忘了，给公子预备的点心还在外面呢！我这就给您拿去！”说着转身而去，石继志忙道：“我还不饿呢！”

露明回头笑道：“这是厨房新烙的几张油酥玫瑰饼，另外一小罐莲子核桃粥，公子吃着玩吧！”说着转身而出，须臾即回，手中托了一个食盘，将上面食物取出，又小心地为石继志盛了一碗端上，石继志只好接过，一面吃一面含笑说：“这莲子粥做得真好！”

露明笑咪咪地看着石继志，欲言又止地叫了声：“公子！”

石继志停箸看了她一眼道：“姑娘你还有事么？”

那丫鬟忽然脸一红道：“那位……和公子同来的姑娘，她……她是公子什么人呢？”

石继志不由一笑道：“她只是我半路认识的一个朋友，这位姑娘人称沙漠红，本事可大着呢！你问她做什么？”

露明不由连连摇头道：“我只是随便问问罢了……”

石继志经她一问，不由暗念沙漠红丹鲁丝此时也不知如何了，自己此行虽是冒险而来，总还算是咎由自取，那沙漠红丹鲁丝却是何苦呢？万一此间事了，自己又该如何待她呢？他想到这些恼人的问题，不由剑眉深锁，一时哪还再吃得下东西。

经此一念，不由又使他接二连三想起了许多人，首先是程友雪，这位和自己定情最早的人，也是这些年来自己思念最殷的一人，本打算此间事一了，自己天涯海角也要访到她，一诉相思之苦，却不知竟会阴错阳差，偏偏会在路上遇到了她，甚至于和莫小晴三人之间又生出这些波折……

想来真是痛心已极，于是他脑中又转向了另一个恋人，这人个子高高，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开合之间流露出无比的情意，她就是司徒云珠。

石继志不由长叹了一口气，心想，她如今又如何了呢？这司徒云珠心眼之窄更较这几个更甚，如她知道自己又结识了莫小晴和沙漠红丹鲁丝二人，还不知会如何生气呢！

想想自己也真是冤枉，这莫小晴和丹鲁丝俱是瑜亮并生的人间尤物，天下哪里找不到如意郎君，却为何只是苦苦缠定自己，想来真是头痛……看来此二人一时之间定还不会死心，早晚势必有一番麻烦……

那店鬟露明在一旁见石继志不时皱眉叹气，也不知他心中愁些什么，一面收拾桌上的碗筷，一面笑道：“公子，你想什么呀？可别急坏了身子，身体要紧，小婢陪公子下盘棋如何？”石继志不由微笑着点了点头道：“好吧！”

于是二人到白玉红木桌旁对面坐下，取过盛棋子的小竹篓，下起棋来。

石继志忽然想起一事，不由问那小店鬟道：“对了！三位老爷子此次回庄，听说还带来了一个人，是不是？”

那小丫鬟展眉笑道：“公子不说我都忘了，我还想问问公子呢！那人竟是一个瞎子，而且还断了一只手，真奇怪，三位老爷爷带这么一个人回来于什么？”

石继志闻言一惊，不由追问道：“你可知道这怪人被安置在什么地方？”

露明仰脸想了想，摇头道：“我倒没注意，只是我听说三位老爷子对这怪人好像特别好似的，听说安置在……大概是在三位老爷子平日坐禅的地方。”

石继志闻言暗道：“果然是了。想不到那潇湘子果然为三老活活绑回，其用意可想而知，定是迫其吐授那壁上的两仪图解了。”

想到此不由心中微微动了一下，因恐这滞湘子会为三老所迫，将那两仪图解精华道出，三老如今所以未敢太过嚣张，主要是心目中尚还畏惧着一个上官先生，倘若一旦将这“两仪图解”学会，那时恐就难免故态复萌，为害江湖了。

而且由师父口中早已知悉，自己杀父大仇人莫小苍，这些年来似乎与三老套得颇热，万一这三老真将此两仪图解全部习会，至时自己无疑树下了绝大的三个大敌，他这么一想，不由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接连输了二子，干脆不下了。

他心头蕴着一个极为微妙的念头，当时佯称疲倦想睡，那小丫鬟收拾了残棋，微笑道：“既是公子累了，还是早些安歇吧！”

石继志问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怎么外面还这么乱哄哄的？”

露明笑道：“现在还早呢！还没到子时，今天晚上还不算热闹，要是等明天，恐怕全庄人都守夜，那才是真热闹呢！相公，你还是早一点休息吧！”

石继志闻言微微点了点头，又对她道：“那么我就休息了，等会儿不管谁来找我，你只要告诉他，说我睡了就是了！”

那丫壹露明连连点头，又笑着入内，隔了一会儿出来道：“床已铺好了，公子就请睡吧！”

石继志忙道谢起身，露明掀开红绒软帘，石继志一入内，不由暗暗叫绝，原来这间房子一向是用来留待嘉宾的，内中一切摆饰，无不豪华奢丽已极。一张古铜软榻，粉红的细纱帐子轻垂一边，床上是一床水绿绣花面的鸭绒被，令人一望即有无比恬适的感觉。

侧面一只纯白的玉几之上，置着一个形式极古的花瓶，瓶内几枝老梅，红白相间，愈发衬得这间房子有一种超然的雅致。

最奇是室顶垂下两只雪亮的银珠，不知何用，那丫鬟笑着踮起脚，以手轻轻把其中一枚顺手扯下，伸二指入内轻轻一拨，立即室内现出一层银蒙蒙的白光；她一松手，那银珠又自升而上。

她笑向石继志请了个安道：“小婢出去了。公子若嫌光太亮，请自己拉下调拨就可，明暗随心！”

石继志连连笑着点首，待那丫鬟走退后，自己把房门轻轻掩上，上了门闩，一个人往床上一倒，一时心中百念涌集，耳闻室外笑语如珠，加上隐约的炮竹之声，暗忖这庄中真是人间天堂。

只是他们要闹到什么时候方才歇息呢？

他心中一直惦念着这一个问题，久久不能去怀，一会儿坐起，一会儿又下地走走，心想：“那潇湘子是否真在那房中？自己又如何能救他出去呢？”

他想着不由又暗笑自己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尚且难保，居然还有闲心去管别人……

然而这念头依然缠绕着他，忽然他咬了下牙道：“我且去冒一趟险！天山三老虽厉害，我只不和他们正面接触也就是了。”

想着又勉强上了床，在床上强自定神调息了一番内功，听到外面渐渐静下来。差不多又过了多半个时辰，这偌大的庄内竟是没有一丝声音了。

石继志慢慢由榻上起身，将衣服略微整理了一下，换好了一套夜行衣，带好佩剑。

他小心地走近窗口，微微用手分开垂着的窗帘，透过那空花的窗格儿，向外一看，目光所见，尽是各色灯火，悬满园中枝树之间，光同白昼一般。

此时雪花又起，鹅掌大的雪花片片飘着，这不大的一会工夫，地面上重新又是白茫茫的一片，再被各色灯光一映，愈发五光十色，彩气袭人，令人望之只疑身入仙境。

石继志暗忖时机难得，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他把背后长剑正了正，转身又把水银珠灯拉下拨暗了灯光，扑临窗下，用手轻轻把窗推开了一扇，暗影里，只见他一长身已飘出窗外。

身方出外，只觉寒风袭人，这才想到自己仅穿了一身单衣，室内温暖如春，自是不觉，这一出外，可就觉得有些冷飕飕的。

他伏在雪地上四下观望一阵，不见任何动静，这才二次腾身。

这一次他用了“巧燕穿云”的身法，倏起倏落，霎时之间扑出了十数丈

之外，已来至那“日照堂”之旁。

站定身形展目四望，依旧是大雪纷纷，彤光四合，各色彩灯仍然是五光十色地炫照着。

正当他辨别眼前形势之时，忽见那“日照堂”侧雪原之上，似星丸跳掷似的扑来两条极快的人影。

石继志忙将身形掩向一棵大树之后，转眼间这两个夜行人已经飞也似的扑近，离石继志身前约三四丈许，竟各自停住了。

这一站定，石继志已看出，来人是一老一少，老者年已花甲，身材不高，后肩斜背着一柄雪亮刃口的分云铲。江湖上除去僧尼们有用方便铲为兵刃的，其他的江湖中人，以铲为兵刃的还真不多见呢。

石继志看到此不由暗吃一惊，再看那少年，不由更是吃了一惊。

原来那少年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和沙漠红丹鲁丝来庄时在大门外值班的沙麒麟，他后肩背着一柄万字夺。二人各自定住身形，倒使石继志暗暗吃惊，心想莫非自己被他们发现了不成？

果然此念未完，已听那沙麒麟道：“三叔！你老大概看错了……这时候哪还会有人在外面跑？”

那小老头那双大如樱桃的亮目向四下眨着，鼻中怪哼了一声道：“这可真是怪事，我老人家一向没有看走过眼，难道会看错了？”

少年沙麒麟似颇不耐雪地深寒，一边倒吸着气道：“就算是有，那这人除非是神仙，哪会有人这么快身形？”

那被称为二叔的老人闻言不住点头道：“果然……这人身形太快了！”

那少年沙麒麟四下观望，忽然一笑道：“三叔，我说根本就没人吧？您老要是不信，就看看这一片雪地上，哪里有什么足印？”

那老人闻言低头，果然这一片新雪上，除了自己叔侄二人的足印，哪有其他足迹？跟着就见他二人慢慢向前走去。

遂又听到那老人问道：“你可知那姓石的功夫如何？”沙麒麟笑道：“可惜您老人家今天早上没去演武厅！人家只凭一人，连赢我们三阵，七妹输给他自然不算什么；可是连大爷这么厉害的一身本事，居然连人家边都偎不上！要不是人家手下留情，大爷简直是不堪设想了……”

那声音愈来愈远，隐约又听得老人道：“好了！快到小灵湘馆了……说话声音可要小一点……别叫他听见！我们只守候在这附近好了。”石继志不由暗吃一惊，心想好险，原来这两个人竟是奉命来监督自己行动，要是自己晚一会儿出来，势必要被二人发现，虽然自己并不怕他们，可一出声就难免惊动别人，岂不坏了自己的事情！

他又等了一会，直待二人的身影已经完全消失，这才重新闪出，认清了那三老素日坐禅精舍之处，一路免起鹞伏纵行了去。

他这种惊人的轻功提纵之术一展开，白雪相映之下，直似飞星泻空一般，一刹那已失去了踪迹；而那雪地之上却没有一点足迹脚印，这种“踏雪无痕”的轻身功夫，果真令人吃惊不沿途所经各处厅舍，此时灯火全熄，虽然花树之上依旧悬着各色花灯，然而此时放眼看来，偌大的卧眉庄却是静同鬼域，较之两个时辰以前的热闹情况，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一盏茶后，石继志已驰近那幢精舍，他放慢了脚步，见那舍前挂着一色的浅红钢丝罩琉璃灯，映着白雪，愈发显得五彩缤纷。那精舍轩窗四闭，只是内中隐隐透出一丝亮光，证明舍内人尚未休息。

石继志将腰上丝带紧了一紧，一弓身，简直就比一只狸猫还要轻灵，已纵至那精舍阶前。方要轻步上阶，忽然见台上一黑影，好梦方醒似的一伸懒腰，正作式站起。

石继志只吓得一颗心几乎要跳出嗓子眼，星目扫处，却看出那人竟是前些日子侍候自己的书童司明，此时他好似尚未发现自己，正要弯身站起。

然而石继志又怎能再容他站起来，司明只觉得一阵微风扑袭，方要抬头，只觉两肋一麻，连哎哟二字都没叫出，咕咚一声又倒地昏睡了过去。

石继志把他轻轻扶起，将他在原地壁角靠好了，想轻轻启开一扇门，但内中却下了锁，石继志不由大大发愁。

抬头四处寻觅，却见一个半窗形的小窗，并无掩遮，大仅一尺见圆，勉强可容人头部通过。

然而石继志却面露喜色，只见他身形猝然向下一矮，隐闻一阵骨节响，竟将两肩两胯锁骨一起卸了下来，他向上一长身，活像一支箭似的直直拔起，单臂一挂那半圆小窗，随着他向上提掌进身，窗棱之上的浮灰都没带下一点，人已飘然入内。

他站定身形，抖了一下，卸下的骨节瞬即恢复原状。

此时他不敢十分大意，隐见那楠木雕花隔断之后，隐隐透着灯光，由内里不时传出低低的入声，石继志细一辨听，竟是天山三老的口音，似在向一人问话，言语之间，已隐隐透出不耐烦，不时冷潮热讽。石继志心想，此时如果惊动了三老之中一人就不得了，何况三老俱在；而自己处身厅内，就是逃跑也不容易。

他提足内力真气，以“混天一气凌波步”的身法，就像风吹着一个纸人似的，轻飘飘的仿佛连脚都没沾地，已贴近那隔断之边。

由那锦屏接缝处，略略向内一望，不禁惊得他目瞪口呆。

原来目光及处正是大小不等的四个细草编织的蒲团，天山三老俱都在坐，背对着自己的是白发王秦勉，左侧是铁扇老人沙梦斗，右侧是金笛生郝云鹤，俱都盘膝跌坐在蒲团之上，一脸不愉之色。

在他们对面蒲团之上，趺坐着一个貌相极为清瘦的古稀道人，这道人满头雪似白的银发，朝上梳一个道髻，一双长眉之下眨着一对白多黑少的眼珠，由那眼神上，可知是一瞎子。

他身着一身灰白的道袍，在这么冷的季节里，仅是一袭单衣，一只右臂齐根被人斩去，空垂着一截飘飘的袍袖。这道人虽然替目残肢，然而那一副仙风道骨的仪容，令人望之不由肃然起敬。

此时他唇角下撇，发出一串嘿嘿笑声，寒夜里，声音倍觉响亮清晰，忽听他停住笑声，冷然道：“三位施主，别再相逼贫道了吧……贫道如今虽断臂失明，可是生就一副傲骨，轻易不愿伏首于人，此身可杀却不可辱！”话一毕，怒睁着那双瞎眼，眼球四处乱转，看来令人不寒而栗。

石继志不由暗赞道：“好个可敬的道人！”不由偷目朝天山三老望去，见三老闻言互相对视了一番，陡见那铁扇老人沙梦斗满头银发根根倒竖而立，微微抬腕，却见白发王秦勉向他摇了摇手，遂发出一串咯咯笑声道：“滞湘子！你可要想清楚了，我老兄弟三个，可不是怕事情的人，你如今的处身和立场，我想不需我们说，你也应该很清楚……”

那老道人闻言，满面怒容地喝了一声道：“秦勉！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潇湘子当年成名露脸之时，你们三个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呢！”

说着他那双瞎眼之内竟隐隐透出泪痕，显得颇为激动，又道：“那两仪图解既被你们偷来，我只以为你们天山三老有多大道行，哈哈……谁知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竟还毫不知耻，把我这瞎老道绑迫至此……秦勉！我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想要由我口中掏出一字，那是做梦！”

此言一出，那隔断之后的石继志，不由暗暗为他捏了一把冷汗，他心想，天山三老闻此言后必定是无比暴怒。谁知此言一了，那天山三老竟是半天不发一言，过了一会儿，那秦勉竟微微一笑道：“骂得好！老道，你不是自命有一身做骨么？我倒不信”只要你在我们掌心里呆上三天，再看看谁行谁不行！到时候，你可别说我们手狠心毒，要是不把你全身都抖零散了，算我对不起你！”

在一旁的金笛生郝云鹤闻此忿言，用颇为温和的口气道：“潇湘子，你我都是这般年岁了，也犯不着为一时意气争执。你以为除了你以外，就没有人能悟出这两仪图解么？”

他笑了笑又道：“那你可未免把我兄弟看错了！我实话告诉你，现在我们已全部把这两仪图悟出来了，找你来只不过是求证一下，看看是否正确。你别自以为奇货可居，那可就完全错了……”一面说，一面连连对两位拜兄使着眼色。

话方一毕，那潇湘子不由呵呵一阵大笑，声停即道：“郝云鹤，你太聪明了！我老道也不是三两岁的孩子，居然用这些话来哄骗我！我话已说完，任你们施什么诡术，也不会吐出一字！三个老儿，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这番话说得金笛生郝云鹤也不由勃然变色，只是他仍能强自忍着，一旁的铁扇老人陡然由位上一起，恨声道：“哪有这么多废话跟他说，用分筋错骨手把他全身骨头都卸下来，看他能挺多久！”

此言一出，石继志在屏后不由打了个哆嗦，心想，好毒的手段！他知道那所谓“分筋错骨手”是一种极为厉害的手法，只需伸手向对方两处大筋、四处脊骨上以重指力错开，受者必定痛得死去活来，那种滋味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可谓奇惨无比。

此时一听那铁扇老人沙梦斗，居然欲以这种毒狠的手法施之于这么一个残废的潇湘子身上，不由又怒又惊。

那潇湘子自然知道这种手法的厉害，闻言后全身也是一震，脸色铁青，哼了一声，只是微微冷笑着不发一语。

沙梦斗话音一落，已向潇湘子身前走去。潇湘子由对方脚步声知道来人走近，猛见他在那蒲团之上挺身而出，抖道：“沙老儿……你少造孽吧……贫道如今已是残废的人了……你你你……”

那沙梦斗回头笑眼了秦、郝二人一眼，又回过头来，哈哈一阵狂笑道：“怎么样，潇湘子？你也知道这分筋错骨手不是好味道吧？现在反悔还来得及……老道，我告诉你，人一死可不能复生，你自己想一想，是说那两仪图解要紧，还是你这条命要紧？如果真逼得我施出这种手法来，就以你如今这点能耐，不死也得脱一层皮，你是有道行的人，你不妨想想看！我给你半盏茶的时间，如果到时候你仍不说，嘿……你就认识一下在我铁扇老人沙梦斗手底下是什么一个滋味吧！”说着话，这沙梦斗面带阴险，重新回蒲团上坐好。

潇湘子闻言脸色铁青，全身战抖道：“你们不要逼我……我自知既落人你们手中，反正是已活不成了……沙梦斗，请你看在武林同道的份上，就赐

贫道一个痛快吧！你要是敢使出那种下流阴毒的手法，非但贫道死不瞑目，身变厉鬼也要找你算帐！就是全天下武林道上一旦获悉，也将无不骂你祖宗八代！”

潇湘子一时急怒，竟说出这种话来，一旁的沙梦斗被骂得白发直立，只见他目射奇光，向上一立，厉喝一声：“住口！”

遂嘿嘿一阵冷笑道：“老儿，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你想用这种激将之计令我一时发怒，将你震毙掌下，那你才真是做梦……老道！我的话已说完了，你可自己酌量着，是生是死全在你一念之间！”

说完话，他又含愤坐下，三老各自对望着，面上带着一丝期望之色。

就在天山三老身前长几上，放着一册厚厚的册子，石继志已认出正是自己翻阅背诵过的那本两仪图解释本，还有一叠厚厚的图表。

白发王秦勉走过去，一张张翻阅着，隐闻他口中喃喃不绝地背诵着那些已为他三人释出的口诀，还不时目视着潇湘子，像似要察看他的反应。

果然潇湘子徒然脸色大变，他做梦也没料到，这三个老东西居然真的将此两仪图悟解出来了，一时急怒攻心，面如死灰。

由翻阅的声音里，他已判断出那两仪图的解谱一直放在几上，一时竟陡生恶念。

秦勉背诵了一阵子，忽然停住，微笑道：“老道，我们不骗你吧？你总该知道，我三人有没有你都是一样，你要是识相，就快点把你所知全数道出，我们只对照一下，看看是否全对。你说了，我们决不会难为你，一定把你好好送回去。老道，你是聪明人，这事情又何乐而不为呢！”

谁知话尚未完，却见那潇湘子向前一个猛扑已至几前，扬起蒲扇大掌，照准那叠图谱就抓。同时口中怒哼道：“无耻老儿，你是做梦！”

潇湘子虽因练这两仪图而中途走火入魔，破了本身真力，猝使全身功力减去三分之二，然而剩下的武功仍是了得。

他因自知难逃出三老毒手之下，不由暗生拼命之心；又因耳闻秦勉背诵那些图解口诀，居然是句句中肯，毫无错处，他又哪里知道，三老仅会前半，用心只是在令潇湘子失望后道出真解之下一半。

此时乍然一听，只以为自己苦心收藏百年的盖世功谱，竟被三老不费吹灰之力偷得习会，哪能不气得五脏俱碎，急怒之下，满心想乘三老无防备之下，将那卷谱抢到手，撕个粉碎，令他们前功尽弃，纵然是死在他们手中，也定能求得一个干脆利落！

这潇湘子用心不能不说是又险又狠，可是他竟忽略了对头是何等人。天山三老是当今天下有名难缠的人物，又岂能会中了他的圈套！

说时迟那时快，潇湘子猛一探掌向那册“两仪图谱真解”之上抓去，眼看这一抓已然抓上了，猛听得连声怒叱，先是白发王秦勉手快，把那册释本抢入怀中，向左一划步，已闪在一旁。

滞湘子一抓抓空，就知坏了。他已存必死之心，而方才坐在那蒲团之上，已早把三老身形在处记了个清清楚楚。因最恨那铁扇老人沙梦斗，更因此老最是性暴，比较容易激怒他，好令他对已来个痛快，所以一抓抓空之下，只听他怒喝一声：“贫道与你拼了！”

跟着他一扑已至沙梦斗蒲团之前，一翻那只独臂，以“翻天贯掌”猝然猛击而下，遂听砰然一声大震，丝穗碎舞之下，潇湘子这一掌，竟将那蒲团震成粉碎，而铁扇老人沙梦斗的身形，几乎就和他的掌势同样快捷，就在他

一掌之下，活像一只大鹞似的翩然腾起，身一落地，以右手中食二指，照准潇湘子后腰“凤尾”穴上就点。

潇湘子一掌未中，情知大势已去，至此根本就没再往活路上想了。

沙梦斗这一招点穴手来势何等之快，可是潇湘子功夫虽失大半，然而亦非庸手，对方手指一到，尚未点上，他已觉出那股罡劲的指风，只见他向前一矮身，猝然向后一拧腰，已和沙梦斗成了面对面之势。

他那古铜色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那只独掌由下而上，一个“操手握翎”式向上一兜，直往沙梦斗手上猛抓而去。

沙梦斗正在急怒之下，若非身侧的秦、郝二老连连对他作手势，令他不要就下毒手，要不然以他素日个性，早就以绝重手法，置这潇湘子于死地了。

他见潇湘子居然还敢向自己动手递招，不由哈哈一阵大笑，随着这笑声，已把那只右手错回尺许，容滞湘子手势兜过二次进招，沙梦斗依然还是原势迎上，这次却暗运先天真力，施出绝学“痛弹指功”，一指透出，但听咻然有声，那滞湘子“啊”了一声，随即翻身栽倒。

沙梦斗冷笑道：“好厉害的家伙……想不到他还居然有此功夫，真是小看了他了……”

石继志在隔断之后，看得惊心动魄，暗忖好厉害的沙梦斗，这种隔空点穴的功夫，听师父说，如今武林中会此功者极少，不出十人之内。想不到这沙梦斗居然有此指力，不由一时栗然，在隔断之后静气屏息，不敢带出丝毫声音。

遂听那秦勉叹了口气道：“想不到这老东西顽固至此，看来要想让他亲口说出，只怕是妄想了……”

沙梦斗好似余怒仍未全消，怒道：“干脆送他一命归天好了，多留一日，说不定又会生出什么花样来！”

金笛生郝云鹤闻言似不赞成，忙阻止道：“你就是这个火牛脾气，这岂是能着急的事！试想我兄弟深入千里，方能活捉他来此，哪能如此发落……”

沙梦斗不由叹道：“依你之见呢？”

这金笛生郝云鹤想了想，慢慢点头道：“俗谓士可杀不可辱，尤其对这种素有修为的有道之人，更是凡事不可强求……”

沙梦斗不由恨声道：“简直是痴人说梦！”

一旁自发王秦勉却笑道：“你别打岔，老三说得对。你且说下去，我们听听看是否可行！”

金笛生郝云鹤重坐向蒲团上，微微点了点头道：“依我之见，我们不如对这潇湘子改变态度，对他万不可如此凶狠……”一旁的铁扇老人气得连声怪哼，但自发王秦勉却甚感兴趣地道：“我也觉得如此较好，只是依你之言，又该如何对他才算好呢？”

金笛生郝云鹤笑道：“说来二哥可不要生气，实在不得不如此，才能使他回心转意，而甘心将其所知全数授出。”

铁扇老人沙梦斗哼道：“你的鬼主意最多了，你说说看吧！”

金笛生郝雪鹤不由微笑道：“前年我由苗疆蓝马婆处，讨得两株雪梨，此时约已结实，二位兄长可知，这雪梨尚有一种独特的用处……”

沙梦斗已急道：“得了！老三你就少卖关子吧！”

白发王秦勉却摸着下巴眯眼笑道：“好像是主治眼疾？”

此言一出，那金笛生不由拍了一下大腿笑道：“果然是者大行！”

沙、秦二人不由都给逗笑了，沙梦斗道：“你意思是还想给老道治眼睛？我告诉你，他这种瞎可不像普通的一般眼疾呀！你虽有好心，也是难望成功！”

金笛生郝云鹤却笑道：“所以你就外行了，我幼年曾博览医书，对于各门医术，大概比不得那续命神医严中圣，却离蓝老婆子不远……”

秦勉笑道：“好啦！别自吹了，你倒是快说呀！”金笛生依然满面春风道：“适才我们和老道对面说话之时，我已经注意到他那一双眼睛，依我判来，仅是内火上涌使眼膜分裂，故此双目失明，其实在医术上来说，这种眼病，却也算重的一种了。天下能治这种眼疾的药，仅有两种，一为‘寒山冰核’，一为‘九蕊雪梨’，盖此二物皆是人间罕物，百年难得一见的东西……”

“也算是凑巧，我因至苗疆采药，路遇那蓝老婆子，她请我代为驯服一蟒，多年旧识，自己不便推拒……”

他就像说故事一样说着，不但是秦勉和那沙梦斗听出了兴趣，就是一旁的石继志几乎也忘了此行何来，居然也津津有味地听着。

金笛生手执盖碗呷了一口茶，又道：“当我替她将那毒蟒地青制服之后，正欲告别，却无意之间在其几上瓦盘中发现两株纯红种芽……”

“我一看之下，就已判出这东西是九蕊雪梨，不由心里一动，虽满心想向她要，只是羞于出口，又怕这老婆子不允，不是自讨没趣么？”

白发王秦勉一笑道：“好啦！老三你就快说吧！老道还躺在地下呢！”

沙梦斗接笑道：“叫他多躺一会儿，地下凉快！”

金笛生郝云鹤才又接道：“你们别打岔呀！这事情现在讲出来倒蛮有意思的……那蓝马婆可算上了我的当！”

白发王秦勉不由展眉笑道：“再没有比那老婆子更精明的了，她还会上你的当？你倒是说说看！”

郝云鹤点头道：“她那园子里培植着各色种花不下百种，当时我假装毫不经意地走出门外，目光盯视着一种普通雪莲……你们总知道雪莲这东西，虽然也算是罕品，但是天山倒不足为奇，而且蓝马婆处培植尤多，即使是我开口向她要，谅她也不会不给我！”

沙梦斗笑道：“那你怎么向她要的呀？你这老奸巨猾……”

郝云鹤接道：“我想到这一点之后，就开始在那雪莲之旁踱来踱去，有意让那老婆子看出我对那雪莲中了意，嘿嘿……”

“我那时候要是不抢着说话，那老婆子一定会自己说出送我几株雪莲，所以我假装欲言又止的样子，半天才似吞吞吐吐地道：‘蓝道友，我想问你要两棵东西，你可肯给我？’”沙梦斗听到此不由哈哈大笑了起来，问道：“那老婆子怎么说呢？”

郝云鹤笑咪咪地以三指捋着颌下短髯道：“我是眼睛看着雪莲问她的，这老婆子闻言后马上答应道：‘你老人家要点东西，还不是一句话！’我当时就走了几步，问她道：‘我要的这东西可是贵重得很，你可舍得给么？’”

“蓝马婆闻言之后脱口而出道：‘什么话，只要你老人家说出来，我一定给！’我又问她‘你不后悔？’她答道：‘决不后悔。’我这才又往回慢慢踱过，那老婆子一心只以为我是看中了她那几株雪莲，谁知看我走过雪莲不停步，这才知道她自己猜错了。可是她还不知道我要什么，依然笑着跟着我，直到我进了她屋子，她才发了急，一直向我说，‘屋子里没有什么！花草植物都种在外面。’我不由笑着走到那瓦盘边对她道：‘蓝道友，我想问你要这两株雪梨，不知你肯答应么？’”

“这老婆子闻言之后脸都白了，可是说过的话——尤其是在我面前——又不能不算数，一个劲抖道：‘这这……这不大好拿吧？’我当时忙道：‘不要紧，好拿，好拿！’就这么两株罕世雪梨就到了我的手中了！”

听得二人不由连声道妙，自发王秦勉已把那潇湘子扶置在蒲团之上，叹道：“只怕我们把他眼睛治好了以后，依然得不到他的好意，那才是白费心机呢！”

金笛生郝云鹤摇头道：“这你就错了，我相信世上任何人都不愿做瞎子，尤其是这潇湘子，只要他双目复明，再加上他那一肚子玄高的武功学理，日久定必会使他回返本来功力，而他只需以几句口诀为交换条件，试想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只要好好地和他商量，这事情八成有望！”

听得二人皆喜，白发王秦勉不由赞道：“怪不得人家都叫你老诸葛，看来是真有一手。如今只有依你计而行，只是希望快一点，这事一切都交给你了！”

铁扇老人沙梦斗问道：“你把那雪梨种在哪里啦？怎么我不知道？”

金笛生郝云鹤笑道：“我把它培植在老梅丛中，借着梅实滋养，这雪梨功效就更大了。前几天我曾去看过，已结实二粒，只需采一粒捣碎，以素中包好搭在双目之上，一粒吃下，只需一个时辰，定可还他光明。”

铁扇老人沙梦斗不由笑道：“这么说，还真便宜了这老道！我看事不宜迟，不如现在就把他唤醒，跟他商量商量！”

白发王秦勉笑道：“我看一切就请老三全权处理好了，天可不早了。”说着由蒲团上站起。

石继志这才惊觉，慌不迭地退后几步，生恐被三老出来碰见，忙往壁上一贴，施展“壁虎功”游至那小窗口，卸骨而出。

舍外雪花依然不停地飘着，嗖嗖的冷风吹得树上的灯笼左舞右晃，石继志站定了身形，脑中却在想：“现在我又该如何呢？”

他走近那书童司明的身旁，在他两肋穴道上轻轻抚了一下，司明一连打了两个喷嚏，像是小睡方醒似的伸手打了个哈欠。

石继志不待其醒转，已拧腰垫步窜上了房檐，身子往下一伏。

无巧不巧，那室门竟在此时打开了一扇，遂见天山三老一齐由室内走出，跟着就听见白发王秦勉的声音道：“司明！你又睡觉了吧？”跟着是司明哧哧应道：“我……我……不知怎么搞的……”

铁扇老人沙梦斗哼了一声道：“到屋里去，里面可有人，你得小心给看着，愈来愈没出息！”遂见三老走下台阶，步入一条花廊，直往那室后日照堂而去。

石继志在房上又等了一会儿，听见门响，知道那小书童已进去了，这才飘身而下。他忽然想：“此时不下手，可就没时间了！”

他脑中所转的念头，并不是急着去救那老道人，却是在想那两枚雪梨的事。“我何不先去把那雪梨弄到手，既打算救那潇湘子，就该为善至终，能事先恢复他失明的双目，岂不更好？”

于是他静了静心，决定先去找寻那两枚雪梨，因方才由金笛生郝云鹤口中知道，那雪梨是种在梅林之内，自然应该去那里找寻。

他在这雪地里施展开“混元一气凌波步”的轻功，一霎时像星丸跳掷般倏起倏落，须臾已驰近前院梅林之处。

身方立定，隐闻前面笑语之声，石继志忙隐向树后，暗影里果见三人自

梅林踏出，一路对答着，状极快慰。石继志仔细一看，竟是天山三老。

他一愣，心想莫非他们已把那雪梨采去了不成？这一急，不由忙纵身而出，驰进“寻梅径”，一路向后山绕进。

虽是午夜，那后院彩虹似的灯笼，使这一片梅林愈发显得醉态可掬。昏雾飞雪中，见那千本梅花萼绿蕊黄，妃红俪白，疏密相间，极尽千态百态，再衬上被彩灯映红了的雪片，乍看来，直如琼瑶世界中锦城玉林一般。

石继志现在却无心细赏美景，他用手小心地分拂着那些梅枝，穿拨而入。

似这样走了一段路，始终找不到那雪梨藏处，他偶视地面积雪，忽然在其上发现了数对显著的足印，不由心花怒放，暗笑道，“天山三老，你们才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非但告诉我这雪梨藏处，却还怕我找不到，竟以足印前来导我而去……”

于是他愈加提足了真气，不使双足在雪面之上留下一丝痕迹，小心地跟踪着那几双足印一路分花踏去，渐渐愈行愈深。

鼻中所嗅，尽是阵阵梅香，闻之如痴如醉，大有不胜花力之感。

天山三老绝未想到，如此深黑雪夜尚有人暗里跟踪，所以根本就未注意到足下，一路笑谈踏寻而来，致使那皑皑白雪之上，留下了显著的足印。

石继志似这样又跟行了一程，耳闻水声潺潺，眼前已到了梅林尽头，却有一条瀑布卧垂林前，那瀑布是由不太高的绝崖处流下，中途遇一凸出青石阻住，故此在半天之上，就像万千银珠似的洒了一空，喷珠溅玉般凌空而下，一多半都洒向了梅林，少数却落入崖下的小溪之中，一时叮叮咚咚，和着淙淙流水之声，听来如大小玉珠滚玉盘，十分悦耳。

石继志不由叹了口气，暗赞这卧眉庄中，竟有如此美景，大有处身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感。

那些足印就在这小溪之旁消失，再前却是步上危崖，乱石崩云，自然无处可去了。

他不由开始怀疑：“莫非那雪梨，竟是植在这小溪潭中不成？”这么一想，心中不由动了一下，遂移目向那溪面望去。

自空而下的万千银珠，叮叮咚咚，打在这小溪溪面之上，却像玉板之上弹琉璃球似的，反震起老高，因石继志站处离溪面很近，那溅起的水珠有不少打在他面上，坚硬如同石子。

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喷溅起的水珠，还未容落入溪中，在空中已结成大小不等的冰珠。而那平静的波面，也定是早已冻结成了一层厚厚的冰板，那为数万千的冰珠洒在冰面之上，自然声音叮咚悦耳。

石继志注目溪面，几乎为眼前的美景陶醉了。忽然他童心大发，飘身溪面坚冰之上，想领略一下那些冰珠打在身上的滋味。

但是他却见那冰面之上，似为人工凿开了二尺许大小的一个冰孔，尚有一根柔软的藤条垂于那冰孔中心。

这一看，他就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忙顺着那藤条寻去，却见这藤枝一端紧紧系在一棵老梅的梅茎之上，一端却是垂落那冰孔之上。

石继志猜想，这藤条另端一定系有物件。于是他小心地拉着那入溪的软藤，似这样上拉了几把，果觉沉实有物，继续拉上四五尺长短，耳听那冰面哗啦啦一阵水响，随藤拉出一物。

石继志下由心中一惊，随藤望去，见藤一端竟系着一个二尺大小，通体水晶似透明的琉璃罩坛，在冰面上一滑老远。

石继志小心把这晶坛拉近，入手颇沉，待到手后轻轻置地，俯身细视，却见内中果然是有两株高才尺许的红茎小树。

最奇的是那小树红如朱砂，仿佛海中珊瑚，每株树身却生着大小相等翠叶七片；而茎尖却垂着大如鸡卵的一粒朱实，或因拉上之势太猛，那两粒朱实不时摇曳着，仿佛随时欲折，那小树也大有不胜负荷之状。

石继志不由大喜，只是一时却弄不开那晶罩，费了不少时间，才发现那晶罩竟是螺旋似的罩住下坛，只需往左摇动，四五转之后，晶罩即可启开。

才一开盖，只觉清香扑鼻，闻之神清智爽，石继志依稀忆起，这雪梨味儿，竟和当年自己初上峨嵋之时在半峰所食那枚芝果相似，只是味儿稍逊那芝果芳醇。

他心乱如麻，考虑再三，还是把那雪梨摘下了。

那雪梨人手倒是挺硬，其冰刺骨，待一离枝，却由茎头汨汨流出不少的白色浓汁，树身却像知痛似的连连颤抖起来。

他小心将那两枚雪梨以丝巾包好，系于肋间丝带之上。方想将那水晶罩罩好，却见那两株红色小树，已萎倒坛沿，竟自死了。

石继志不由叹了口气，依然将那晶罩罩好，又纵身溪面，小心地把这罩坛又垂入冰下，这才纵身而上，一路免行鹤伏地穿林而出。

此时离黎明约还有一个多时辰，大雪依然纷纷下着，他靠在一棵梅树之上，定一定心，暗忖：“一不做，二不休！错过此时，再想救这潇湘子，可就不容易了。”

于是他把牙一咬，二次纵身，展开了一身绝上轻功，一路向那潇湘子处疾驰而下。

这一阵疾驰，使他鬓角都见了汗，好在他现在已是轻车熟路，不一会儿已又来到那幢精舍之旁。回顾无人，他先在门边附耳听了听，内中毫无声音，于是他又用“卸骨分筋”之术卸下了骨环，窜进了那半圆窗孔。

室中尚有那司明在内，他此举太大胆了，所幸竟没带出一点声音。他飘身而下，张目四视，却不见那潇湘子！

只是那大蒲团之上仰面睡着一人，细一看，却是小童司明。这家伙也不知哪来这么多瞌睡，石继志心想，只有再请你多睡一会儿了。他微点足尖，已扑近司明身前，司明似睡未睡之间，只觉腰上一麻，随着双目一沉，又昏睡了过去。

于是石继志大胆地在附近找了一遍，却不见有潇湘子踪迹。忽然他想到屋中尚有暗室，那潇湘子一定是藏在其内了。

他效前状以手在镜边金钉上按了两下，随听丝丝连声，那长方丈许的大镜立即往下沉落，转眼间已与地平，墙内现出另一静室。

室内四壁玉质墙面，几上一盏古灯放出闪闪的光，大蒲团之上却依然空无一人。

石继志犹豫了一会儿，决心再下地下室一探，于是效前法，把那蒲团按室顶图饰左左右右地转了起来，方一止手，足下一沉，身已徐徐下降。

不待那蒲团落下，石继志已先飘身而下，只见室内光亮异常，那可可怜的老道人潇湘子果然侧卧在一方榻上，想必他已觉出有人下来，正翻身欲起。

第十三章 龙潭虎穴

潇湘子正在地室之中闭目沉思脱身之计，忽闻一阵沙沙之声，知道有人下地室，心中只以为定是那三老又来追问自己，不由又惊又怒，身子一坐起，耳中听得一少年口音道：“老前辈，请万勿惊疑，我是来救你老人家出险的！”

潇湘子不由一怔道：“你是谁？”

石继志看了左右一下，心如火焚，不由急道：“请你老人家相信我！家师上官先生，想必你老人家也有所耳闻吧？”潇湘子本是面带冷笑，闻言后突然一惊，眨了两下那双瞽目道：“什么？上官先生？你是他徒弟，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石继志上前一步，叹了口气道：“老前辈，你老人家是有所不知，弟子是为向三老谢罪而来，因知老前辈被困于此，故甘冒万险前来搭救。庄内地势我较熟悉，尚盼你老人家勿再多疑，即刻随弟子出庄才好。”

潇湘子闻言后略皱了一下秃眉，苦笑一下道：“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石继志此时唯恐被人发觉，自己救人下成反受其累，心中暗自着急，偏这老人竟问个不停，不由急道：“我叫石继志。你老人家快随我走吧！”

潇湘子忽然苦笑道：“石继志，贫道已是瞽目残肢的废人了……我是走不动的……恐怕逃走不成，反害你受累，你……还是自己走吧！”

石继志不由急道：“老前辈且放心，弟子背着你走好了……他们没人知道！”

潇湘子苦笑了一下，摇摇头道：“孩子！你也太大胆了……那三个老怪物武功并非等闲，你万万不是他三人对手……”

石继志不由一竖剑眉道：“生死有命，成事在天，弟子自信轻功尚稍有造诣，也许背负老前辈逃出此庄并非难事。”

潇湘子忽然劈出一掌，其疾如电，直往石继志前胸劈去，手掌才一拍出，就有一股无比罡劲之风直往石继志逼来。

石继志惊慌之下，双掌于千钧一发之际向下一按，以“一鹤冲天”之功，“嗖”的一声上拔丈许。

潇湘子这一掌打空，然而他那死灰般的面颊之上却挂上了两条笑纹。

石继志乍惊之下，飘身而下，方一展眉，未容出语责问对方，那潇湘子已含笑点头道：“好孩子！武功果然不错，贫道就随你冒一次险吧！”

石继志闻言大喜，这才知道老道竟是有心相试，看看自己到底身法如何，若非是自己应变快，以此老方才那种掌力，自己定然受伤无疑，想着不由又气又怕，只好苦笑着摇了摇头道：“现在你老人家总可放心随我走了吧！”

说着走近潇湘子，将身子俯下，潇湘子果然俯身于其背。因他只有一只独臂，为小心起见，石继志又用束带由潇湘子背后打了个交叉十字捆牢，再试了试，并无大碍，这才展动身形，腾身上了那蒲团之上，只听一片沙沙之声，那大蒲团自动冉冉上升，须臾已至上室。潇湘子在身后嘱咐道：“石继志，你要小心了！”

石继志答应着，蹑足而出，见那小童司明犹自好梦方酣，这才大着胆将门开了一扇，飘然而出。

茫茫深夜，大雪漫天，展目所望白花花一片，雪中翠舍，一色冰洁，直如琼楼玉宇一般。

石继志此时心情紧张，可不敢再多耽搁，一提丹田之气，虽背负一人，仍轻如飞燕，像一片枯叶似的飘落院中。

他展动身形倏起倏落，一刹那已扑出三重庭院，来至庄前。遥见朱红大厅内，烛光映天，光彻数里，似仍有不少子弟在内守夜，不时还传出嬉笑之声。

石继志身形再向前一窜，拧腰作势，以“潜龙升天”之式，猛然间拔起三丈，足尖已踏向一处翠馆岔檐之尖。正想强提“混元真气”在高处穿越行走，却叫到“嗤”的一声疾啸，突闻背后潇湘子低呼道：“左边暗器！”

石继志惊慌之下，一点右足，睨目已看清飞来一道白光，一闪即至，直往自己腰侧袭来。他忙出右手，并二指向那暗器之上轻轻一点，铮的一声，那暗器落向瓦面，击起一溜火花。目视处，竟是一支瓦面透风镖。

以石继志以往个性，受人暗算一定必要找还个公道，可是此时他知道事态严重，万万不敢惊动庄内诸人，所以他只偏头看了一下，仍然向外纵扑疾出。不想身才纵起，隐隐又闻身后不远处一人喝道：“打！”紧跟着破空之声一闪即至，石继志一式“黄龙翻身”，以“金环双递掌”将飞来暗器操入手中，竟又是一支瓦面透风镖。

就在他双手接镖的一刹那，似星九跳掷般由身前疾扑上一条人影。

这人身形极为轻巧，一路轻蹬巧纵，刹那已扑至近前，口中冷笑道：“何方鼠辈，深夜入我卧眉庄？我叫你来去不得！”话方毕，以“排山运掌”双掌推出，往石继志前胸猛打过来。

石继志两番为此人暗器所袭，也禁不住怒焰高涨，口中哼了一声，碎然向外一翻双腕，叱道：“原物奉还！”但见两点寒光一闪，因去势太急，相距又近，这双暗器出手一闪已至那人身前。

那人万没料到对方竟有如此身手，居然把自己出手的暗器接住发还，心中不由着实一寒，惊魂乍飞之下，猛然向后一挫腰，收回双掌，紧跟着磨腰拧身，一式“倒扯大旗”，“嗖”的一声反窜出三四丈以外。那双镖“噗噗”两声，相继打入雪地。

石继志双镖出手，不敢再稍事逗留，乘机又展开身形，倏起倏落飞纵而出。

以他脚上功夫，要想把身后那人拉下原本也非难事，可是他方想以极上轻功“混元一气凌波步”猛纵脱身，却又听得颈后潇湘子道：“先除来人，以绝后患！”

石继志闻言不由中气一沉，来到一棵大雪松之下，猛然回身一看，果见那人已扑近。

先前因两方一跑一追，又系黑夜，一时之间谁也没有辨清彼此。此时经过一番比试，那人行近后冷笑一声道：“姓石的，你好大的胆！竟敢午夜劫人而出！你还想跑么？”

石继志被对方这么一喝，不由心中一惊，始看清楚来人竟是方才和沙麒麟奉命监视自己的老头，知道这老头既被沙麒麟称为师叔，定有惊人功夫，心中不敢丝毫在意，闻言后也冷笑一声道：“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竟敢拦我去路！”

话声一了，那老头已猿身而上，起式以“贯穴手”直往石继志小腹猛击。石继志向左一侧身，张虎口向老头手腕上就擒。

那老人姓沙名季直，是三老中沙梦斗的三子，自幼随父练就一身颇为惊人的功夫，尤以“七十二把擒拿手”见长，小巧功夫中擅长“十三挪体”之术，卧眉庄中，轻功仅次于天山三老。

二人一动上手，一霎时已是十几个照面，但见人影晃晃，衣衫飘飘，掌风呼呼，疾劲已极。

二人各自心中惊异。盖因二人皆非等闲之辈，即使有所差别，亦非短时间内可分辨得出。这么一来，石继志心中有点沉不住气了，唯恐时间一久，被别人发现，自己虽身怀绝技，真要用和那三个老怪物做困兽之争，却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他这么一想，不再手下留情。正逢那沙季直向外撤身，石继志以双掌向沙季直背上就打。

石继志掌一到，沙季直猛然从右往后一翻身，横着探掌往石继志右臂上便卸，一伸手就用的是“九式卸骨法”。

石继志双掌扑空，猛然往下一沉，往左一带双臂，身随掌走，一腾身就窜出三丈多远。那沙季直跟纵而进，猛往上一扑，石继志有心把他引得离开那大厅远些，好专心来对付他。

石继志一连三个起落，扑奔了偏北一带，贴近了一处假山冰峰，他脚步忽然放慢。

身后沙季直身形向下一落，口中喝了声：“姓石的！休走！”猛然向外一探掌，“云龙抖甲”，直向石继志背上的滞湘子便打。石继志见他这一掌打来，唯恐伤及滞湘子，慌忙向外一错步，欺步进身，并双指一式“游龙探珠”，向沙季直两眼上便戳。

沙季直一掌劈空，石继志双指已到，他猛然一回头，身子向下一矮，忙向左一晃身，身躯贴着地面翻回，随着双臂向外一抖，双掌挟着两股劲风，直奔石继志肋骨上就打。

石继志一甩右肩头，脚下用力，腾身纵起，上拔有丈许。沙季直长身跟纵而起，却不知正上了石继志的当。

这沙季直身形方一纵起，忽见当空石继志身形突然向后一个猛然倒翻之势。

石继志身势可谓美妙已极，他虽身后背着残废的滞湘子，可是身形活像一条凌空柔蛇，呼噜噜带起一阵风声，已扑向了沙季直身后，一式“凌空现爪”，双掌向外一抖。

沙季直身在空中，万没料到石继志竟会有此一招，可是要想再逃开石继志这一招已来不及了。

他只觉后心一麻，身形禁不住向外一震，只要石继志双掌指尖向上一挑，就算这沙季直有一身横练功夫，也是不死必伤。

然而就在这一刹那，石继志忽然心中不忍，双掌倏的向后退一拧，强收了五成功力，就如此，那沙季直偌大的身形，就像一个汽球似的，砰然一声，弹出了八尺以外。

他只是觉得后腰“志堂穴”上一麻，顿时双目一黑，口中仅“哦”了一声，身子落于地上，登时闷晕了过去。

石继志虽一招奏功，也不由惊出一身冷汗。二人这番龙争虎斗，四面依然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

惊魂乍定的石继志站定身形，长长吁了一口气，身后滞湘子慢慢地道：“孩子！好功夫……”

石继志不由一笑道：“老前辈，你老人家放心，再往前不远，就可逃出庄外了。”

潇湘子微叹了口气道：“这一次可真是麻烦了你了……孩子！”

石继志本已腾身而出，闻声忙止住脚步应了一声，潇湘子迟迟道：“孩子，你这么救我，是否有什么事要有求于我？你不妨说出来，只要我能做到，一定帮你。”

石继志不由脸一红，笑道：“老前辈！弟子无事相求，只求能救你老人家出庄就行了。”话方一出口，心中不禁一动，觉得此言似乎须待斟酌，但话已出口，又岂能再反悔？

潇湘子忽然惨笑了一声道：“孩子！如无相求，就不必了。”石继志身方腾出，忙又止住问道：“怎么不必了？”

潇湘子叹了口气道：“我是说不必出去了……出去也是死路一条，你还是把我送回原处吧！”

石继志闻言陡然一惊，不由问道：“怎会是死路一条？”

老道人叹了口气道：“孩子，你就别问了，快把我送回去，你再回到原处，这样那三个老怪物还不会取你性命，你就快些吧！”

石继志一竖剑眉道：“老前辈，为何至此时尚出此言？莫非弟子就闯不出去么？”

潇湘子冷笑一声道：“三个老儿已等在门外了。”

石继志不由吓得打了个哆嗦，半天不出一声，过了一会儿才道：“此言当真？老前辈如何得知？”

潇湘子忽然长叹了口气道：“贫道虽瞽目残肢，却亦精擅麻衣神算之法。适才你与那人打斗时，我已默运先天数断算了一番，紫辰出云，却有三颗剑星突列于前，定是那三个魔头守在庄外无疑了。”

石继志闻言将信又疑，稍停后忽然一跺脚道：“生死有命，前辈请勿忧，弟子既存心救你老人家出去，就是眼前有刀山油锅，也只能一闯，万无中途退却之理！”说罢猛然手握肩头剑把一按卡簧，“呛”的一声，已把那口“朱雀剑”拿入手中，顿时红光耀眼，映照得地下白雪均成了红色。

潇湘子自知再劝无效，不由叹了口气，随即闭目不言。石继志握剑在手，胆力陡增，向下一弓腰，直如飞猿起空，一拔两丈，已落足一冰石之上，随着纵起，一路向外飞扑而去。

潇湘子不发一语。一阵疾驰之后，已离那庄墙不远，中途并未有任何阻拦，石继志不禁欣喜异常，心想潇湘子之言也许不是真的，不由足下更加了几分劲力。谁知身形方往庄头上一落，突见一道匹练也似的奇光划空疾射而来。

这道奇亮的白光，不偏不倚正射在了石继志脸上，把他吓了一跳，他身形跟着飘下，目视处，他陡然吃了一惊，暗道声：“我命休矣……”

原来唯一可通山上的那条连着庄门的石桥上竟赫然立着三个老人家，并有四个青衣童子倚在桥前，内中一人持马灯，那道匹练也似的白光正由灯里发出，闪烁不定。

为首老人正是三老中白发王秦勉，他见状哈哈一阵狂笑，声震四山，突然止笑道：“石继志，你来得正好！我兄弟候你们多时了！”说着回头看了沙、郝二老一眼，哼道：“老兄弟，我们可没白来吧！”

石继志此时才知潇湘子之言果然不虚，天山三老竟早已守候在庄门之外。他只好硬着头皮向三人一揖道：“三位老前辈，请高抬贵手，容弟子将这位道爷送出一程，再立即赶回，一切但听尊便，如何？”

三老中二爷铁扇老人沙梦斗性情最为急暴，闻言长笑了一声道：“石继志，你想得太美了！要想出去无何不可，可是也得和我们老兄弟打个招呼呀！”说着向前走了几步，目露凶光地冷笑了一声道：“你背后背的何人？”

石继志不由脸一红道：“是潇湘子老前辈……”

那金笛生郝云鹤本在一旁微笑不语，此时不由慢条斯理地走前了几步道：“石继志，我且问你！”

石继志虽知这位郝云鹤一向是诡计多端出言最为难缠，也只得硬着头皮道：“前辈有话请说，弟子洗耳恭听。”

郝云鹤哼了一声，面带薄笑道：“石继志，我只问你，你千里迢迢来至我卧眉庄，所来为何？”

石继志闻言心中一惊，才知这老儿果然厉害，躬身答道：“弟子此来，是欲求三位前辈宽宥弟子失手伤人之罪……”话尚未完，那郝云鹤猛然剑眉一挑，厉叱了一声道：“住口！”

吓得石继志打了个哆嗦，却听那郝云鹤道：“你既知道是来此请罪，那就更好了……我且问你！按说你伤我门下掌门弟子，罪本已不可赦，但我兄弟看在令师上官老先生份上，不想与你一般见识，本已有开脱之心，却不料你竟敢如此胆大妄为，居然深入我兄弟禁室将这老道救出，看来，你是出入无人之境了……”

说到这里，这郝云鹤突然话音加重，冷笑了声道：“可是，今夜真太不巧了……石继志！我天山三者，在武林中谁不尊敬三分？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娃竟敢如此目中无人，若不给你一个厉害，你也不知天高地厚！今天我三人也不难为你，你只管把一身本事施展出来，我兄弟三人若阻你不住，一任你逃走。你自问有此能耐吗？否则，你就得随我们乖乖回去，听凭我们的发落！你意如何？”

这郝云鹤说完话，睁着一双精光四射的眸子看着石继志，好一副不怒自威的姿容，大有一言不合，即要出手制人之概。

石继志闻言不禁低下了头，略略想了想，要说眼前三个武林中的怪杰，自己还真不敢说有把握能胜其中之一，更何况是三人一起了。而自己此来本是赔罪，如今可说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还再敢罪上加罪。

可是转念一想，他立刻感到为难了：“这潇湘子是无辜的，自己何忍眼见这仁厚瞽目的老者，落于他三人之手？身为堂堂武林侠士，若见义不为，还成什么侠义道？传扬出去岂不令人耻笑？即使为此开罪了天山三老，就是师父知道，也决不会怪我。”

这么一想，他不由立刻变得热情澎湃，猛一抬头，星目射出奇光，朗声道：“郝老前辈，恕弟子难以从命。见义不为非君子。只请网开一面，容弟子送这位道爷下山，弟子定会赶回，一任三位前辈降罪，否则弟子也只好得罪了。”说着话，不由目射奇光，单手叉腰，一副神威之态。

这番话一出口，天山三老都不由一怔，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眼前这年轻人居然有此胆力，竟敢当着自己说出如此一番话来，一时大出意料之外。

那自始未开言的白发王秦勉此时竟也沉不住气了，只见他突然仰天一阵狂笑，笑声甫停，手抚银髯道：“好得很！”娃娃！算你有胆力！”说着看了自己兄弟一眼道：“这娃娃猛得很……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些什么能耐！”

说着大袖一展，直如一片乌云似的“嗖”一声已飘落在石继志身前，白眉一耸，哈哈大笑道：“娃娃！你只要能通过我兄弟三人这一关，一任你远

走高飞，我兄弟若再拦你，就不算是成名的侠义道！”

石继志闻言道了声：“好！”

却有一阵冰冷的笑声自石继志身后发出，众人都不由一惊。一细听，才知这阵冷冰冰的笑声，竟是潇湘子所发。

石继志身形方往前一挺，预备先敌白发王秦勉一阵，听背后潇湘子突然一阵冷笑，不由吓得一怔。那潇湘子笑声一停，冷冷发语道：“秦胡子，也亏你这话说得出口，我都为你害臊！”

秦勉被骂得脸色一红，厉叱道：“老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潇湘子冷笑道：“堂堂天山三老，居然对一个小小后辈说出这等话来，真令人大笑失齿……”说着竟自哈哈狂笑了起来。

这笑声使得三老感到无比震怒，郝云鹤和沙梦斗二人双双纵身至石继志前。

尤其是那沙梦斗，满头银发根根倒竖，厉叱一声：“住口！”但潇湘子的笑声依然不停，最后都似快笑出了泪，那铁扇老人沙梦斗大喝道：“我毙了你这恶道！”

他身形一纵，已至石继志身前，指尖向外一抖，就听砰然一声大震，石继志身形一连晃出七八步，但沙梦斗也退后了好几步。

他拿桩站稳后，脸都气青了，做梦也没想到竟是和那断了一只手的瞎道人对了手掌，更没想到那潇湘子竟依然有此功力，居然能硬接自己这么凌厉的一掌，哪能不又急又怒？

那潇湘子哧哧一笑道：“沙梦斗，火气别这么大……我老道要不是断了一只手瞎了这双眼，嘿嘿……你呀！你那两手还差得远！你有什么值得如此骄傲？”

沙梦斗闻言气得大喝一声，方又要扑身而上，却听见秦勉一声喝道：“二弟且慢！”

沙梦斗忙依言驻足，白发王微微一笑道，“潇湘子，我且问你，何事令你如此好笑？莫非这样对付这娃娃还不算厚道么？”

潇湘子闻言哼了一声道：“自然不算厚道！非但不算厚道，简直是以强凌弱，传扬出去，岂不令天下武林中人齿冷？”

沙梦斗闻言哼了一声道：“老道，依你之言，莫非是要我们放了你们才算是应该的么？”

潇湘子哼了一声道：“放？你说得也未免太狂了！我潇湘子一生从未做过任何偷偷摸摸之事，就是走，也要光明正大地出去！”

郝云鹤冷笑一声道：“依你之见呢？”

潇湘子挥了一下那只独臂道：“我老道说话一向公正，如果你三位愿意一听，我不妨说出一个办法，至于你们是不是愿意采纳，那也只好悉听尊便了！”

白发王秦勉冷笑道：“你且说说看！”

潇湘子这才道：“秦勉，对一个未学后进的小辈，你们堂堂天山三老居然用起车轮战的手法，不免大过以强凌弱了。依贫道之见，你三人只出一位，和这位小兄弟一较身手，如胜了他，自然我二人随你回去听任发落，否则就应任我二人出去！秦勉，你以为如何？”

此言一出，三老不由互相对看了一眼，彼此都感到道人之言确实有点道理，又都不免感到一阵面热。白发王秦勉厉声道：“你说得也未免太便宜了！”

其实对付这娃娃，我兄弟也许不需出手，只叫一个门下弟子，他也未必就能准胜……可是只因你二人欺人大甚，我三人如不亲自出手，难消心中之恨！”

他目射奇光，忽然又哼了一声道：“这么好了，为表示我三人大量起见，我们不需一一出手，只合摆一阵，如这娃娃能由我三人这个拳阵中通过，就任他背你去！如何？”

石继志闻言不由一惊，心想：“乖乖！三人合摆一拳阵，我哪能闯过？别说是三人了，就是一人，我还不一定能行呢！”

他正要辩论一番，却听那背后的滞湘子冷笑道：“如此甚好！”

石继志闻言呐呐叫道：“老前辈……这可如何使得？”

滞湘子却呵呵一笑道：“娃娃，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天山三老是何等样人？自然是言出必遵！娃娃，你只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将这三老拳阵通过，我们就可以走了。”

白发王秦勉不知道这滞湘子为人，较其拜弟郝云鹤更为诡计多端，闻言后虽觉话中有因，但却一时猜他不透，只好冷笑了几声。

滞湘子却又接着道：“秦勉，我们可把话说在前头，你这拳阵共是多少招式？这点贫道却要记着，以免交手时不分时间，我们吃亏！”

金笛生郝云鹤闻言后，心想，好个老奸巨猾的滞湘子！一阵气愤道：“告诉你，老道！这拳阵一共是一百二十八着，你只管数着好了！”

说着正要向一边走去，却又听得那滞湘子喝道：“慢着！贫道还有话要说！”金笛生一皱剑眉道：“你还有什么要说！”

滞湘子嘻嘻一笑道：“咱们话可说在前面，如果这位哥儿真能通过你们三个这拳阵，就等于你三人已原谅他打伤你弟子的罪过了，这话对不对？”

此言一出，三老都不由一惊，互相对望了一眼，各自暗叫了声：“好精明的老道！”三老中秦勉性情较为沉着，遇事总是老谋深算，金笛生郝云鹤更是诡计多端，出言极有分寸，唯独那铁扇老人沙梦斗，此人秉性刚直，常常言出无心，一听滞湘子之言，毫不加思索，脱口道了声：“这个自然！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金笛生郝云鹤赶忙一摇手，但沙梦斗话已出口，不由叹了口气。秦勉见状略顿了顿道：“好吧！就这么办吧！”

郝云鹤朗声道：“我们所要摆的这拳阵，名为‘三十六天罡锁云阵’，内分散手一百二十八式。娃娃，只要你能通过，就任你们出去！”

石继志闻言心中确实吃了一惊，但事已至此多辩无益，只好咬牙点了点头。

秦勉向身旁侍者挥手道：“看灯侍候！”那弟子答应了一声，转身飞跑而去。须臾跑来六个青衣壮士，各自手持一盏明灯，光华四溢。侍者跑近后，秦勉看了左右一下道：“按星座而立！”

一霎时，六人已分散于桥面，按六角而立。石继志冷眼一看这种阵势，不由暗吃了一惊。

原来这种阵势在宽不过两尺的桥面上一摆，四周已无丝毫空隙，桥下是千丈深谷，低视之峭壁千丈，稍有疏忽，定会失足而下。三老再以“三十六天罡锁云阵”在桥面上一摆，空隙之地几不能立锥，要想从容通过这种拳阵，谈何容易！

庄丁将这灯阵列好，秦勉道：“娃娃！我们这天罡阵可是要限定地方的，你自己画一个界线吧！”

石继志内心虽惊战不已，但自幼随侍名师，对于一般阵式倒也并不陌生，开口应道：“弟子遵命！”随即弯腰略看了一下道：“如三位前辈不介意，就暂以丈五见方如何？”

此语一出，三老心中都不由暗吃一惊，他们万没想到，这少年居然敢出此狂言。须知丈五方圆之地，要容下四个行拳过掌的人窜腾跳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三老彼此互看了一眼，白发王点点头道：“好！娃娃，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就依你！”说着亲自取过几粒石子；以步度量到丈五见方，做了记号，回身笑道：“娃娃！天可快亮了，我们这就玩一趟吧！”

说着话，三位老人一起抱拳，道了声：“请！”皓白月光之下，三个老人全是一色的打扮，每人一身灰布裤褂，白布高腰袜子，打着护膝，下面是粉底便履，一个个精神矍铄，目闪奇光。

石继志方一抱拳，却听得耳际一丝微音道：“先上阵踩八卦！”石继志心中一惊，随即大喜，知道竟是背后潇湘子暗示先机，哪肯放过，于是借着一抱拳之势，肩头连动也没动一下，只脚尖一着力，身形已腾入了阵中，左足尖虚一点，右掌往右斜向上一穿，“大鹏展翅”式一立。

三老见石继志突然抢先入阵，不禁相继一愣，哪还敢拖延，彼此一打招呼，立刻各自缩身跃起，却是各取一个方向，呈品字形向上一窜，同时下落，各站一角，石继志不由暗自惊心。石继志见他们是按反八卦占的部位，白发王秦勉占的是震宫正东，铁扇老人沙梦斗占的是兑宫正西，金笛生郝云鹤占离宫正南。

三老站位之快，竟是不差毫厘，身形一落，同时斜肩抱拳道了声，“请！”三老身势轻快，下盘稳固，这“请”字一出口，立刻移宫换步，齐往右盘旋，步步扎实，如生根老树。

石继志亦是如步坦途，身形下塌，两掌向胸前交错，神仪内敛，精华外宣，跟着向上一挺身，双目注定了眼前三人。三老像穿花蝴蝶似的，一霎时已盘旋了两周。

石继志方一提足，潇湘子却低哼了声：“不要动！”他忙停住了脚步，小声问道：“我是否要出手？”潇湘子哼了一声道：“拿蛇先拿头，往主位下手！”

正逢三老身形近前，那白发王秦勉正跃身而起，石继志见他欲从乾宫本位挨到坎宫折回本宫，走到巽位上。

石继志足尖一点，已腾身而起，一提丹田真气，一式“云龙探爪”，口中喝了声：“弟子放肆了！”立刻抖手出掌，挟着一缕劲风。白发王秦勉向外一滑步，避正锋，探右臂，并双指朝石继志脉门便切。

石继志连忙往回一撤右臂，右脚往后偏左方，左掌同时从自己右臂下穿出，一式“单推掌”，照白发王秦勉右肋便打。

白发王秦勉是久经大敌的名手，见石继志掌风劲疾，含着内家真力，他立即往右斜冲出一步，脚尖点地一拧身，把身躯面南背北，移宫换位，变成了背向西南，面朝东北。

白发王秦勉果然有一身惊人的本领，身躯这么一转，半悬半落，双掌齐出，向石继志上盘便打。

石继志就觉一股极大劲风直往自己前胸猛袭而来，知道白发王果然是内家名手，不敢正面硬接，身随掌走，向左横出四步，他这么向左一跨，已到

离宫位上。

那守离宫正东的是金笛生郝云鹤，他早已待机而动，口中喝了声：“石继志，接招！”一招“黑虎伸腰”向石继志当胸便击。石继志叱了声：“来得好！”双掌“童子拜佛”式往下一翻，两掌指尖向下，往郝云鹤的双掌当中一穿，猛然一分一展。郝云鹤向外一抖手，并中食二指向外一点，但听“嗤”的一声，这股劲风直往石继志右肋“腰眼穴”上便点。

石继志忙一提浑身罡气护住穴眼，但郝云鹤这种“石指”之力非同寻常，石继志顿时就觉半身一麻，向前踉跄半步，口中“哎哟”一声。

郝云鹤冷笑一声，向上一垫步，用“单掌伏虎”式突然以按挤力往石继志背脊上按了下去。

石继志半身已麻，忽听背后潇湘子低喝了声：“侧跨一步！”同时那股罡风已压顶而来，几乎令自己窒息，匆忙中依言跨出了一步。

无巧不巧，郝云鹤这么厉害的一掌，竟擦着石继志衣边击了下去，他心中不由暗吃了一惊，因为石继志这一步所跨的姿态方位，都是恰到好处，颇似武林中传说的“幻步十三式”。

他这念头还未转完，石继志又听得背后潇湘子低语道：“左三右四，矮身盘掌！”慌忙中石继志依言而行，左三步正避开了郝云鹤的一式进步劈掌，右四步方一错过，盘身现掌。这一掌是他冒险劈出。可是无巧不巧，一条黑影方点步而进，正是那铁扇老人沙梦斗，石继志这一掌正迎着他的来势，他无防备之下，竟被这一掌给逼退三步。

这“幻步十三式”为潇湘子生平不传之秘，如今虽替目残废，不便自己施展，可是却可以口道出，让石继志一招一式使出。

天山三老见状不由大惊，他们曾未想到，这些招式竟是石继志背后的潇湘子耳语指点，一时只以为石继志本身所擅，心中大惊。

一百二十八式转瞬已去其半，堂堂武林中的怪杰天山三老，竟未能将一个弱冠少年制住，若传扬出去，岂不令人耻笑？这么一想，三位老人不由都急出了一身汗，彼此看了一眼。

白发王秦勉首先冷笑了一声：“哪里跑！”正巧石继志踏上了“坎”宫，这白发王秦勉口中哼了一声：“打！”移步换位，揉身而进，一扬双掌，“游龙探爪”，呼的一掌袭来。

石继志见他掌击自己中盘，掌未到劲风先至，暗惊这一招来得好疾，忙往右一找“艮”位，身形往右一带，向外一展左掌，直切白发王脉门，同时以上官先生亲传的“摘荷痛掌”首招“劈青桩”，猛的一掌直向秦勉“华盖穴”上打去。

秦勉冷笑着向后一带掌，已圈在石继志身后。他心中恨透了那潇湘子，向前猛然一扑，以“狮子摇头”式，双掌斜着一推，直往潇湘子身上击去。

这种动手过招，看似慢条斯理，可是暗中却较任何打斗都要凶得多。因为他们足下所踏出的每一步，都与八卦生克有关，只要踏错一步，中了三人的八卦连环招生阵，会不攻自乱，任人割宰。

石继志初生之犊，哪里知道这种阵法的厉害，若非是潇湘子在一旁连续耳语，步步均是按着“幻步十三式”所踏，早已就败于三老掌下。

石继志被秦勉一式“狮子摇头”逼得向前一踉，潇湘子忽然低语一声：“快踏辰宫！”

石继志向左一脚，方踏上“辰”门，就觉后腰刷的擦过一掌，这一掌尽

管再快再疾，依然只是擦着他衣服而过，铁扇老人沙梦斗施出这一式“醉里挑灯”，满以为一定可以奏效，却不料依然走了空。

躲掌人避之侥幸，发掌人暗自惊异，各自都吃了一惊。此时已走在七十二招上了。

石继志连连为二老逼得面红耳赤，不禁心中暴怒，正巧那沙梦斗抢身在前，石继志口中喝了声：“好！”猛然向后一甩双掌，这一次他动了真怒，向后一甩之际，已运了十成功力，力贯双臂，猛然一个“怪蟒翻身”，双掌上用力向外一抖，直往沙梦斗两肩扑来。

这下可看出石继志的真功夫了，这种掌力暗含着他在峨嵋苦心练就的“莽牛功”，就听“呼”的一声急啸，沙梦斗向下猛一扑，虽避开了这一击的正锋，但却被那掌风的尾势向前冲得几乎把持不住。

沙梦斗惊慌之下，心想：“好个刁厉的小子！”我沙梦斗若连你都制不住，还配称什么天山三老！”他就势以下盘绝技“铁牛耕地”向石继志双腿一扫，快比电光石火，只一闪已临对方下盘。

石继志识得这一招厉害，暗运先天真力，足尖一用力，身形倏地拔起，倒缩了出来，向外一飘身已落在这阵的边沿，真是险到了十分，再多出一步，就得当众认输。

秦勉见势哈哈一笑，大声道：“小子！你给我出去吧！”说着话已错步而前，以“金蛟剪”的重手法照石继志就打。金笛生郝云鹤也同时赶到，一式“神龙抖甲”，直往石继志“脑户穴”便击。

这一次两下里夹击的情形十分特别，二人应该是各自保护着边门，不让石继志冲出，可是这次他们竟把东北角的斜九宫全让了出来，门户大开。

石继志为势所迫，不得不往东北角撤步。白发王秦勉的“金蛟剪”掌势较快，掌力已到，石继志向前一赶步，用“斜单鞭”一截，直往秦勉右臂“曲池穴”上点去。石继志掌力施出，身随掌走，用意是想避开金笛生郝云鹤的侧边一掌。

就在这一刹那间，石继志背后的潇湘子突然大叫了一声：“小心！向后仰身！”这一声叫得特别响，以致三老都听了满耳，石继志惊慌之中忙向后急一仰身。这种“铁板桥”功夫，若在平时练来倒也平常，可是这种情形之下，何况背后尚背有一人，可就十分惊人了。

二老这相互一击，是“天罡阵”中最厉害的一个交叩，敌人绝难逃开。原来郝云鹤这一扑本是一招诱式，他下面那一手“穿云掌”却紧连着一式击出。

石继志本是万万不敌，但他依潇湘子之言向后一仰，恰恰破了这“穿云掌”的先机，竟差着一点没有打着。

这么一来，郝云鹤勃然大怒，方一竖眉，却听见一边的青衣弟子大叫一声：“住手！”

众人全是一愣，见那弟子走前一步，躬身朗声叫道：“弟子奉二位爷爷之命在侧点招，此时正是一百二十八招，特此报之！”

石继志闻言不由大喜，慌忙立定身形，向外一拧腰，“嗖”一声窜出阵外。

天山三老一时木然，他们简直做梦也没想到，这娃娃竟能通过他们的“天罡锁云阵”，这简直让人百思不解。

因为这一阵明明是按先天八卦、暗含三老独创的易术相斗之学而创成的

独有阵式，除非是遇有能极通玄功异术，并擅麻衣五形之说的异人，而且这人还要武功极高，方能通过；却万万想不到，竟为对方一个少年从容通过。虽然石继志最后未招是被那潇湘子一呼方得脱险，可是这已令他三人十分惊异了。

石继志不待三老发言，一躬到地道：“弟子石继志幸承三位老前辈手下留情，得能通过这‘天罡锁云阵’，就请三位老前辈实现诺言，容弟子过桥才好！”

三老闻言脸都气白了，但是大言于前，又怎能再为反悔？相互一视不发一语，最后白发王苦笑了一声道：“好吧！我们放你就是了……”忽然他又冷笑道：“潇湘子，此次容你逃出，你可要小心一点，不出一月，定要再捉你回来！”

话方一了，那潇湘子呵呵一阵笑道：“随你！随你！”遂以那只独手一拍石继志肩膀道：“小子！还不走等什么？这三个老怪物可厉害得很！我可真怕他们……”

石继志闻言差一点笑出声来，口中道了声：“遵命！”遂向三老抱拳一躬，身起处直如一支脱弦强弩，“嗖”一声已出去三丈许，足尖仅一沾桥栏，反身拧腰，一连几个起落，已失去其踪影。

天山三老目送其去后，不禁唱然长叹一声，彼此看了一眼，快快而返。

其实天山三老中，只任何一人，若以武功论，石继志万万不是对手，更何况三老联合了。这种“天罡锁云阵”本系一种高深的布阵奇门，至于三老在此阵对敌时所用的招数，倒并无什么厉害之处。他们却想不到那潇湘子早已参习太虚幻术，至于一些八卦五行，奇门易术，简直可说是了如指掌。

是故这潇湘子仅一听这种阵名，早已成竹在胸，“幻步十三式”是他苦心由两仪图解中悟出的高招，只需按着步法踏出，万无一错之理，不论敌人以何种身法，或用心想逼对方于“死”门，只要施出这种“幻步十二式”，敌人却是连边也挨不上。

所以石继志连环走开这“幻步十三式”，竟把天山三老苦心研练出来的阵法破得一塌糊涂，这阵中本有一些极厉害的招术，但石继志这种步法，每踩一步，必破坏阵中八卦生克作用，拟至于三老空有一身奇技，却是一筹莫展。

石继志背着那潇湘子一路兔起鹘伏，倏起倏落，方扑出里许，石继志忽然一惊，忙又将身形定住，潇湘子不由问道：“怎么啦？”

石继志叹道：“糟了！我还有一匹马在庄子里呢！”潇湘子急道：“一匹马，丢了就算了……千万回去不得！”

石继志叹了口气道：“那匹马还是一匹汗血宝马呢，可是丢不得的！”潇湘子下由也叹了口气道：“这可麻烦了……”

石继志抬头看了看天，夜空中仅有一颗光华四溢的紫微星射出耀眼的光，这颗星的出现，证明离天亮已经不远了。

石继志心中不由一阵忧急，忽然他又念起沙漠红丹鲁丝，她一个姣姣玉女，不辞千山万水，一路把自己送到这天山绝峰，而自己连走都不通知她一声，也未免太无情了。这么一想，石继志不由机伶伶打了个寒噤，如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半天没有作声。

潇湘子见状奇道：“小子！怎么不走了？”石继志叹了口气道：“老前辈，送你下山后，我还要回来！”

滞湘子一怔道：“那是为什么？你且说说看！”

石继志边行边道：“我还有一个朋友在庄子里，她一路不辞千山万水护送我，我却不能不告诉她一声。”

滞湘子闻言叹了一口气，不再言语。石继志展开一身轻功提纵之术，忽上忽下，倏起倏落，就连背后的滞湘子也惊异不止。

路途中，滞湘子道：“石继志，你救了我这条命，我无以为报，我只能教你唱一首歌，你愿意不愿意学？”

石继志闻言哈哈一笑道：“老前辈，这个礼物我倒敢收，要是送我东西，我还真不要呢！真想不到你老人家还会唱歌！”

滞湘子呵呵一笑道：“那是什么话？我不但会唱，而且我这歌词也很好呢！”

石继志本来童心未泯，见荒野无人，纵行之间确实无聊，不由笑道：“好吧，你老人家教我唱吧！反正也没事！”

滞湘子在背后道：“这首歌可长得很呢！”

石继志正翻下一座危崖，边道：“老前辈，你快唱吧！”

滞湘子沉吟了一阵，又道：“孩子，你可是诚心要学？不诚心我就不必麻烦了。”

石继志道：“当然真心学！我最喜欢唱歌了，要不然我先唱个给你听，你再教我，看看我们谁学得快好不好？”

滞湘子笑道：“好！好！就这样！小子，你快唱吧！”

石继志微皱了一下眉，心想这老道怎么又改了称呼，笑道：“这歌可是我一路上信口编的，你老人家可不许笑我！”

滞湘子哼了一声道：“你就唱吧！”

石继志这才一边纵腾着，一边引吭高歌了起来，歌声震荡着山野，歌曰：“皓月照千里，沙漠起晨烟，孤剑跨怒马，蹄声响天边……往事如烟血和泪……几经回思……心似剪，啊！男儿有泪不轻弹……莫轻弹……”

他本是一至情种子，这首歌唱得清彻悠远，一歌而毕，回思起自己经历，不禁泣然泪下。

背后的滞湘子闻歌大叫道：“好！好！小伙子，这首歌是谁教你的？”

石继志顿了顿笑道：“这是我从沙漠来天山一路上自己编了唱着玩的，难得被你老人家夸好……”

滞湘子在他背上皱了皱眉叹道：“我说呢……小伙子，由这首歌里，我知道你是一个多情的人，然而小子你要记住，情之于人，能助人，能害人，运用之妙，存之一心，你要切实把持才好！”

石继志闻言不由机伶伶打了个寒噤，停了一会儿才笑道：“老前辈，我知道！”又回首笑道：“咦？”你怎么不唱？你不是要学吗？”

滞湘子呵呵一笑道：“要是在五十年以前，我一定要你教我这首歌，可是如今我却无此豪情雅致了……孩子，还是我教你吧！”

二人在这天山峭壁点纵越腾，直似星丸跳掷一般，天空一轮皓月，对映着山道上的皑皑白雪，越发气象万千，耀眼难开。

石继志一时兴起，不由笑道：“你老人家快唱吧！”

滞湘子哼了一声道：“可有一个条件：你要学就一定要学会，否则我可是白教了！”

石继志连道：“行，行……啊呀！你就快唱吧！”

这才闻得潇湘子哼出一股鼻音，声调之嘶哑无与伦比，第一句是：“二人打架，你抱我抓……抱之蜉蝣，抓向下巴……”

石继志听得几乎要笑了出来，心想：“这是什么歌呀？”偏巧那音调又是浊哑已极，根本不成曲，再经潇湘子哼出来，更是难听已极，闻之令人直翻胃，石继志不由叫了一声：“老天！”

潇湘子闻声突止，哼了声道：“什么老天？你还嫌不好么，告诉你，这首歌除非是你要听，否则就是天山三老跪下来给我磕头，你看我肯不肯给他唱？你要不想学就算了！”

石继志一听，不由脸一红，心中暗道：“怎么不好听？也亏你说得出口！我一辈子也没听过这么难听的歌！”但他唯恐潇湘子不快，只好佯笑道：“好了！老人家你别生气了，赶快教我吧！”

潇湘子哼了一声，这才又发音如破锣地唱道：“大地泄天光，伏地拾草芥，腾身掠飞虹，骑马过两江……”

石继志听他音调虽如破锣，但中气很足。滞湘子唱完四句，顿了顿哼道：“小伙子！你照我的样唱一遍我听听！”

石继志一笑，随口照着他的音调将上词唱出，居然一字不误。滞湘子听毕哈哈大笑道：“好！好！不错！不错！我再教你唱下面的！”

说完又自引吭高歌了起来，词句之怪，有时令石继志发笑，但他总以为滞湘子是一番诚心，自己也只好打起精神。好在山行无聊，一唱一学，倒也减少了不少寂寞。

石继志先以为即使是一首长歌，也不会太长，谁知这一学，竟是没有完。而最奇怪的是，那些歌词无不离奇古怪，是平生仅闻，一时好奇，倒也用心记了下来。

似如此一学一唱，一直由天山之峰行抵山下，老人的歌方自唱完。天也快亮了，东方微微透出了些鱼肚白色。

前面是一片绿洲，有驿道直通而出，滞湘子忽然道了声：“好吧，就停在这里吧！”石继志闻声住足，潇湘子忽然微笑道：“小伙子，可以把我放下来了……我自己能走了。”

石继志闻声忙把胸前麻花扣解开，潇湘子随之下地，石继志不由道：“老前辈，我再送你一程吧！”

潇湘子忽然哈哈一笑道：“孩子！不必了……不过我在离开你以前，你还得把方才教你的那首歌从头到尾给我唱一遍，要唱得一字不差才行！”

石继志闻言一笑，心想这老道可真有闲心，哈哈一笑道：“好！我唱给你听！”遂引吭高歌了起来。

潇湘子只是在一旁瞪着那双瞽目，一直听完，才点了点头道：“孩子，一点不错！但是你可要记住，这首歌可不能随便唱给人听！”

石继志一笑道：“我相信也没有人喜欢这首歌……不过你老人家既如此关照，我一定不唱就是了。”

话未完，滞湘子已呵呵一笑，顺手在石继志背上拍了一下道：“既如此，我就走了……孩子！我永远也忘不了你对我这一番大恩。”

石继志不由拉住这庸湘子的手，虽然二人相处仅仅一日，但老道那份率直的个性，却博得这青年不胜依依之情。

潇湘子叹了口气道：“孩子，再回去可要小心一点……那三个老怪物可不好惹！”

忽然石继志似想起一事，喜叫道：“老前辈且慢！弟子有好东西奉赠！”

庸湘子道：“你给我的已经太多了……我不要了。”

石继志忙由腰带上解下那两枚雪梨道：“老前辈，弟子要赠你老人家的是两枚雪梨，服后能使你老人家双目复明。”

话方一毕，谦湘子不由一振，那只独臂牢牢抓着石继志一腕道：“你说什么？雪……梨？”

石继志已把雪梨提起，放在庸湘子的掌中，一面笑道：“老前辈，一点不错！这是千年难得一见的雪梨，是弟子由卧眉庄中水潭之下偷取来的。”

滞湘子手已触到两枚其冰刺骨的雪梨，不由心花怒放，石继志见他兴奋的样子，一时真情流露，竟也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他看到滞湘子那双瞽目，此时竟也兴奋得流下了泪，同时用那只独手，抓着那两枚雪梨，在脸上挨着。数十年来，滞湘子做梦也想能找到如此一枚雪梨，不想自己踏破铁鞋，竟一无所获。而今日……数十年后的今天……这少年，他赐给自己了！他不但救得自己活命，而且还赐给自己光明……

滞湘子想着：“从今以后，我将不会再是一个瞎子了……那时天地之大，河山之壮，一切又都是我的了……黎明的日出，黄昏的晚霞，野外的山花……啊！”他不由喜得又流下了眼泪。

正在他惊喜欲狂的时候，大跳大叫的时候，石继志慢慢走了。

石继志含着微笑慢慢离开了，他的心中充满了光明和愉快，因为他已赐给另一人幸福和快乐了……

世上最快乐的，莫过于如此了……

石继志偷偷离开了那老道人，因为还有些事情，迫使他必须还要回卧眉庄中一行。他重新翻上了天山，黎明的阳光映射着天山的白雪，直如一个琼瑶世界。石继志倏起倏落，飞快的身形直如星九跳掷，一霎时已扑出数丈以外。

他仿佛听到滞湘子在大叫：“小伙子……小伙子！回来，你在哪里呀？哦，天啊！你走了……”

石继志硬着心肠没有答应，只是足下愈发加劲，差下多一个时辰之后，他已远远地眺望着那座耸立着的冰峰，他知道绕过那座冰峰，就能看见天山三老的卧眉庄了。

不多时，他已来至那座长桥，隐见庄门紧紧闭着，黄铜的大门环闪闪生辉。

他不由心中想：“我怎么进去呢？是偷偷越墙而入还是叩门而入？”这么一想，倒有些为难起来了。

最后他一狠心，心想：“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我正大光明地叩门而入，他们又能把我如何？”

想着理了理身上衣服，走到门前方要以手扣那铜环，忽听一声叱道：“什么人？”遂见自空飘下一条灰影，落地现身，忽然口中“咦”了一声道：“你不是石师叔么？为何去而复还？”

石继志向这人注目一看，竟是沙麒，不由脸一红笑道：“原来是你！我因有事，所以又回来了。”

沙麒忽然皱了一下眉道：“果然三位爷爷猜得一点不错……”

石继志不由一惊，忙问道：“他们怎么猜？”

沙麒顾视了左右一下，上前一步道：“师叔，你快走吧，现在还来得及，

否则等会儿被庄里的人看见可就晚了！”

石继志不由冷笑道：“我既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沙麒不由皱了一下眉，小声道：“三位爷爷猜你走后一定还会回来，因此他们……”

石继志一怔道：“他们怎么样？”

沙麒不由叹了一口气道：“那位沙漠红丹鲁丝姑娘，不是同师叔一起来的吗？”

石继志点点头道：“不错，她是和我一起来的，她怎么样了？”

沙腆脸一红道：“郝爷爷说你们既是同路来，说你还一定会回来，现已把那位姑娘拿下来了，还有师叔的马也给关起来了。他们猜你一定还会再来，只要你一回来，这一次他们可就不会轻易放你离开了。”

石继志不由心中一跳，低下了头，暗忖：“好阴毒的三老，竟会用出这种毒计……看来我只好自投罗网了！”

其实他和沙漠红丹鲁丝之间，并没有一丝爱情的存在，只是石继志是一个非常重恩义之人。想这女孩一路上不辞千辛万苦护送自己，如今更为了自己而被困庄中，自己岂能只顾逃生而不去救她？

这么一想，石继志顿时热血澎湃，冷笑了一声，对沙麒道：“多谢贤弟一番爱顾之心，不过我既前来，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麻烦贤弟，就请代我向内通禀一番吧！”

沙麒闻言似颇为难，尚自皱眉不语，石继志忽然剑眉一挑道：“如果贤弟不与通禀，恕我只好擅自闯入了……”

沙麒这才无奈地叹了口气，勉强行抵门前，拉着一枚白玉手环，向下拉了两下，微微听见庄内一阵叮叮铃声。

须臾，就有一庄丁由侧门而出，沙麒向那庄丁道：“请带着这位相公入内，就说是来叩见三位老爷子的！”

那庄丁唱了一声喏，反身带路前行，石继志尾随而行，方行一步，那沙麒又叹了口气道：“石师叔！你要三恩而行……”

石继志闻言淡淡一笑，摇了摇头道：“多谢贤弟一番好意……不过愚兄立意已定，恩想三位老前辈以一辈尊长份上，又岂能出言不算！”沙麒不由叹了口气，石继志遂跟着那庄丁进门而去。

此时天方大亮，庄内行人如梭，那庄丁在前引路，径由厅右绕过去，走完松径，已至后庄，眼前楼台亭树，长廊曲栏，被四外天光一照，分外清丽幽雅，令人心旷神怡，尘念全空。

石继志心情较初来时更为紧张，一心只想那天山三老不知将如何对付自己……想着心情更是紧张万分，正行其间，忽然一声娇呼道：“石师叔！”

石继志忙一回首，见正有一群少女由对面寻梅径中把臂而出，各人手中俱轻捻着数枝梅花，妃红俪白，萼绿蕊黄，美不胜收。

石继志闻声一看，却见有三个少女正在向自己笑着招手飞跑而来，石继志始看清，来人竟是沙念慈和曾与自己比过武的那位姑娘七姐，另一人却不认识，不由立足笑道：“姑娘早！”

沙念慈眼圈一红道：“昨天夜里你怎么了嘛？我真替你担心！还以为你走了呢，怎么又回来了？”

石继志一笑道：“三位老前辈大人有大量，居然不究前恶，已经原谅了我。我只不过是回来拿我的马，还有……”

沙念慈忽然像是要哭似的道：“你知道什么？丹鲁丝姐姐竟被三位爷爷给软禁起来了，连我们都不许见……这可怎么好！”

石继志心中已知果然事情不假，尚自佯笑道：“没有关系，我现在就去见三位老前辈，请他们把她放了就是了。”

三女闻言尚自不走，各自以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注视着石继志，似有无限深情，只是此时此地不便启齿而已。石继志见状不由笑了笑，道声再见，就转身随着那名庄丁一径向里面走去，尚听得七姐在后喊道：“三位爷爷都在小灵湘馆作课……”

石继志应了一声，就关照那庄丁一路往小灵湘馆而去。二人转过东阁，行经白石巷道，两道奇花随风吐芬，不觉已望见那幢青翠爽目的竹楼，那庄丁回身低道：“请相公在此小候，容在下入馆看看！”

石继志含笑驻足，遂见那庄丁直往那馆中行去，隐见其停在门外，似在说些什么。不一会儿，就见馆门轻启，由内中走出一个垂发侍女，单手挽起湘帘，向这边看了一眼，遂见湘帘放下，那庄丁遂转身而出，一径向外行去。

石继志此时心情真可谓十八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心方疑虑间，忽见湘帘再起，那侍女远远向着自己连连招手。

石继志忙行近，才认出这侍女竟是自己居这小灵湘馆时侍候自己的那丫鬟露明，她跑下台阶，来至石继志身前，小声道：“相公，三位老爷子叫你进去呢！”

石继志方答应了声，正一迈步，却不料一只手臂竟被那露明给拉住了。石继志不由一看她，露明的脸色一红，低头小声道：“相公！你怎么了嘛……”石继志不解道：“我怎么了？”露明忽然抬起头看了看里面，小声道：“三位老爷子现在脾气可大着呢！说你来了，一定要给你一个厉害！”

石继志不由冷笑一声道：“好吧！我就看看他们能把我怎样？”话尚未完，已闻内中有人呼道：“石继志来了没有？叫他进来！”露明口中应着：“来了！来了！”

石继志心想：“这三老派头可真不小哩！”想着跨步掀帘而入，同时口中叫了声：“弟子石继志请见！”

内中哧哧一阵笑声道：“石继志！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回来了？进来，进来！”

石继志咬着牙迈步而入，馆内石地如玉，光可鉴人，青玉几上正横置一古琴，金笛生郝云鹤，正横卧其侧，三足小鼎中，正袅袅上升着白烟。

那白发王秦勉正和铁扇老人沙梦斗倚着一张软藤坐椅，凝神对弈。见石继志进来，那白发王秦勉哈哈一笑道：“上天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自来投，石继志！你此番回来容易，去时可就难了……”说罢忽然双眉一挑，目光如电，双手向棋盘上一阵推抹，乱了棋局，身形跟着站起。

石继志不由向三老躬身行了一个礼道：“弟子石继志，向三位前辈请安！”

三老连哼也没哼一声，秦勉冷笑一声道：“石继志！我且问你，你此来为何？”

石继志道：“弟子遗有一马，还有一位同路的朋友，请前辈开恩，一并放行才好！”

一旁的沙梦斗呵呵一阵大笑，声如鸠啼道：“整日打雁，却叫雁嘴啄了眼……石继志！你好大的胆，居然来我卧眉庄如此横行，救走了我兄弟苦心请来的潇湘子还不说……”说到此竟气得浑身乱抖，大袖向外一扬，白光一

闪，数股破空之声，直往石继志身上飞来。

石继志猛抬头，见是三道白光，直往自己上中下“眉心”、“鸠尾”、“分水”三处要穴上打来，其快如电，一闪已至。石继志不由大吃一惊，一时情急，也不管身居何处，是否失礼，运劲于单掌，以“乾元劈空掌”向外一挥，叮咚一片声响，竟把三枚白玉棋子震得溅起好高，落在地上。

铁扇老人沙梦斗见状不由老脸一红，大喝一声：“小辈敢尔！”一提大袍，正要纵身而出，却见一旁琴案之边的郝云鹤突然喝了声：“二哥且慢！”

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书生，话甫出口，即慢条斯理地步出，以令人不敢逼视的目光扫了石继志一眼，冷笑道：“孩子！好汉做事好汉当，我问你，我那梅园中冰池下的两枚雪梨，可是你偷食了？”说着话，脸色一阵铁青。

石继志不由打了个寒吡，心想：“这可糟了……”略一思索，见三老目中已齐射凶光，只得叹了口气道：“那两枚雪梨确为弟子所取，只是并非为弟子所食！”话方出口，铁扇老人又厉哼了一声，满头银发根根倒竖了起来，郝云鹤也是面色铁青，见状尚自强忍着回头道：“二哥暂请息怒，这小子既然来了，还怕他能飞上天不成？”遂回过头来微微含笑：“石继志，算你还有胆力。我问你，那雪梨既非你食，你把它收藏到何处去了？现在只要取出还给我们，我不但前恶不咎，或许还能网开一面，放你及那姑娘出去，你想想看好不好？”

石继志闻言不作一声，咬着下唇偷眼一扫室中三老，见他们无不目眦欲裂，不由暗自心惊。但他确是一不擅说谎的少年，明知这雪梨为三老至爱之物，只要一道出实情，定成不了之局，但事已至此，又不能不承认。想之再三，不由抬起头道：“不知三位前辈要这雪梨有何用途？”

郝云鹤强忍愤怒哼了一声道：“那你就别管了。我只问你，这两枚雪梨，你把它放在何处了？”

石继志见状知赖不掉了，这才叹道：“弟子因见那位潇湘子老前辈双目失明，又久闻这种万年雪梨擅治各种目疾，所以……所以我就把这两枚雪梨送给他老人家了。”

话方一完，三老俱是一声厉吼。金笛生郝云鹤虽然也感到忍无可忍，但到底还想求万一，一声吼毕，强自忍怒，伸二臂将二位拜兄拦住，气得怪哼了一声道：“小子！那潇湘子现在在哪里？”

石继志已将生死置于度外，一闭双目道：“他已走了。”话方一毕，就觉一股劲风劈胸而至，忽然斜刺里又响了两声，平空像打破了个罐儿似的，“拍”地响了一声。只见沙、郝二老一左一右分了开来，当中却含怒走出白发王秦勉。

原来那沙梦斗已忍无可忍，竟自运出数十年未曾一用的“天魔掌”，向石继志当胸劈出，一旁的金笛生虽也万分震怒，但到底知道事关大体，尤其是石继志的师父上官先生，是个江湖上极为难缠的人物，若把他弟子打死，事情可就难办了，于是在万分气恼之下，不得不劈出一掌将拜兄沙梦斗的掌力化解。

石继志见二老掌力的余威，犹自把这幢小楼震得扑籁籁一阵乱颤，吱吱直响，耳际隐隐雷鸣，这才知道，这天山三老果然是有一身惊世骇俗的奇异武功，非比等闲。

他自知事已至此，责无旁贷，见状反倒惧心尽去，满面从容地上前一步，向三老一躬道：“弟子自知此举罪大，请三位老人家降罪！”

白发王秦勉闻言忽然仰天一阵大笑道：“好！我秦勉一生佩服的是刚硬汉子……石继志！你随我来，我也不为难你，你给我乖乖地留在这里，我们会找你师父来说话！”

石继志本想与三老一拼死活，但到底自知三老皆在极度愤怒中。自己“七禽掌”虽天下绝学，但三老功力更非等闲，何况以一敌三，自己万无胜理，何不听从其话，暂时屈就庄中，一待时机到来，自己还愁不能出去么？更何况那丹鲁丝被困何处，自己也需访一访，只要跟她打个招呼，再走也无以为憾了。想着点了点头，对秦勉道：“既然如此，弟子愿领罪就是！”

白发王秦勉冷笑一声道：“可没有那么便宜！在你被软禁之前，先要你尝尝我天山三老的厉害！来，孩子！”说着率先而出。石继志看了一旁二老一眼，只好硬了头皮跟了出去，郝、沙二老亦尾随其后，四人鱼贯而出。

白发王在前，一路出了小灵湘馆，步履如虚，点行之间，其快似箭。石继志知其旨在考验自己轻功，于是强提一口真气，展出“凌虚锁云步”，上肩纹丝不动，点行之间竟尾随在白发王之后，毫不逊色。三老看在眼里，不由大为惊心，一番轻视之心去了个尽净。

四人穿过一条竹道，行约里许至一草坪，这草坪大有十丈见方，一色细草，茸茸遮地；草坪之侧有一波莲池，本已结冰，可是阳光下湖冰多已融化，微风掀起丝丝波纹，看来确是宁静十分。

石继志正不知为何来此，秦勉已反身含笑而立道：“石继志！我知道你有一身绝技，我三人如不给你一点厉害，谅你难服我……”说着嘿嘿一笑道：“这地方静得很，我们来玩玩！”

石继志不由弯言道：“弟子不敢放肆！”

白发王秦勉忽然一声喝道：“放肆？哈哈……你眼中还有我们三个老头子么？我也不难为你，我三人预备一人领教你一手功夫！不论是拳掌、轻功、暗器、兵刃……随你挑，我们无不依你！”说着又笑了笑道：“你可随便选择一样，在我兄弟中任挑一人与你比试，只要你说出口，我们一定不使你失望！你看这样总算很好吧！”

石继志听后心中暗惊，再看三老俱是怒目而视，知道今日若想平安过关，恐怕不容易了！好在自己可任意选武功比试，这样子只要自己小心一点，选些无什么危险大害的武功一比，他既说一切由自己作主，自己提出来当然不会被拒了。想着不由正色道：“三位前辈既然要弟子献丑，弟子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一旁的沙梦斗见状厉喝一声：“废话少说，快划出道来吧！”

石继志应道：“遵命！”横目一扫这铁扇老人沙梦斗，见其膀大腰圆，声音宏亮，暗想：“这沙梦斗性情最急，个性暴躁，此类人大多擅长掌功或硬功，轻功较次，我不如就先找他比一阵轻功。”想着不由看了他一眼，躬身道：“弟子首阵，想向沙老前辈请教！”

沙梦斗正中下怀，哼了一声道：“好得很！你要比什么？”

第十四章 池面斗智

石继志用手向那莲池一指，对铁扇老人沙梦斗欠身道：“弟子斗胆敢请与沙前辈一较轻功，不知老前辈意下如何？”

铁扇老人沙梦斗闻言不由面色一青，果然他自知各门武功之中自己轻功最差，而这石继志竟偏偏要请求和自己比试轻功，看来这孩子确是目力惊人。他哼了一声，本想不允，奈何天山三老一向是言出必行，方才已经说过大话，此时又怎能反悔？

不过他尚自信，即使是轻身功夫再差，也不至于就会输在对方一个初出道的小毛头手里，于是他心中虽甚是忧虑，却拉长了声音哈哈一阵狂笑道：“好得很！好得很……”又咳了几声，目放异彩道：“小伙子，你要怎么个比法？”

石继志弯腰一笑道：“请诸位前辈同来一赏。”说着反身率先向那一波清水池边走去。行到池边，回头向着二老沙梦斗躬身道：“弟子想要与老前辈在这池面上较一阵轻功……”

石继志话一出口，天山三老面上都突然变色，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这年轻人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天下能在水面上御波而行之人，武林中听说只有上官先生一个人，自己兄弟三人中，只白发王秦勉和金笛生郝云鹤二人尚可勉强为之，沙梦斗却万万不行；而眼前这年轻人，莫非竟有如此轻功么？

就在铁扇老人沙梦斗惊愕得无以复加之际，石继志却和颜悦色地接下去道：“池面既无莲荷着足，所以弟子想……”

三老不由吐了一口气，这才知道还有下文，尤其是沙梦斗，更是宽心大放，哈哈笑道：“依你之见呢？只要你划出道儿来，我老头子是舍命陪君子！”

石继志放眼向那波清池一望，只见那池面约有七丈见方，环池生着参天的翠竹。他不由低头想了想，暗忖：“要想出一种怎样的比试方法，才能尽我所长？”猛一偏头，看见他边的青竹，不由心中一动，不假思索地向前走了几步，来至竹边，顺手摘下一把竹叶。

铁扇老人沙梦斗白眉一皱，正不知石继志此举为何，见石继志已向池边走去，猛然右掌扬起，掌中竹叶就像十数支竹箭，一齐飞向了半天，刷刷一阵细响，皆落向了池面。

石继志遂躬身一笑道：“老前辈对这种比试方法有何高见？”

沙梦斗此时才明白究里，不由暗暗惊心，他明白石继志竟是要与自己在那飘浮在水面的竹叶之上较量轻功。

这可不能不说是闻所未闻的花样了。试想那直径不过一二寸长短的竹叶，在水面上能有多大的飘浮力量？居然还要人行其上，这可不能不说是一种奇险了，本身若没有“一苇渡江”的极上乘轻功绝技，是万万不敢轻易尝试。铁扇老人自问尚可一试，可是令他吃惊的是，石继志一个弱冠少年，居然能有如此轻功造诣，几乎令人难以相信。想到此，他还不得不装着笑脸，点了点头道：“如此甚好……”

石继志已再次去这池边林摘下百十片竹叶，分了一半，恭递与沙梦斗道：“请前辈自行布阵！”说罢双手向外一翻，已施出暗器中“满天花雨”的打法，把掌中的竹叶全数洒上了半天。

可是他这种打法，更是别具一格，竹叶在空中似张网似的全部散了开来，叶与叶之间看来几乎是距离相等，向水面上一落，直如百十小舟，水面泛起

了一片波纹。

他这一出手，天山三老无不惊讶失色，虽知此举石继志是有意卖弄，可是内心无不叹息，这少年好惊人的“元气分功”。

铁扇老人沙梦斗看在眼内微微一笑，他心想：“小子！比轻功我不敢说比你强多少，可是你要跟我比暗器打法，嘿嘿……小子，你还差一筹！”思念之间，正逢起了一阵微风，吹得那池边竹叶刷刷作响。就在这风一起的刹那，就听铁扇老人沙梦斗口中喝了一声：“起！”

他那只抓满了竹叶的手猛然向外一翻，微风之下，那些轻如蝉翼的竹叶，就像数十支竹箭，带着一阵轻啸之声射向了半空。一任那风吹着池边竹林瑟瑟作响，可是这些飞在半空的竹叶，动也不动一下。

微风之下，这些竹叶几乎是同一个姿势，一齐头下脚上，只听“嗤嗤”一阵水响，水花翻处，数十片竹叶全部没入水中，须臾又自水中飘起。

只这一手“落叶飞花”的功夫，足令在场三人顾之惊心，石继志不由暗自心寒，暗忖这沙老好精湛的内功！

此时水面上已飘浮起百数十片竹叶，直如无数扁舟，微风之下左右飘浮。如果人能纵身其上，可真是神乎其技了！

沙梦斗冷冷一笑道：“小伙子，竹叶已布好，你看怎么比试呢？”

石继志将长衫脱下，露出水青缎紧身衣，正色道：“弟子以为，若只是登萍渡水，点叶而过，并不足为奇，所以……”

他这“所以”二字方一出口，铁扇老人沙梦斗就好像当胸被打了一拳似的，脸色竟然也显得不大自然，石继志见状接道：“所以弟子斗胆，要在这百十片竹叶上，向你老人家请教一手掌法，不知你老人家可肯赐教否？”

他话一出口，沙梦斗竟再也沉不住气了，口中不由哼了一声，却把目光朝自己拜弟金笛生郝云鹤身上溜去，可是金笛生郝云鹤却正在目视别处，以至于沙梦斗的心思算是白用了。

铁扇老人沙梦斗无可奈何，只好硬点了点头道：“如此很好！”他恨声接道：“不过石继志，我是有什么话都是说在前头，我老头子比武一向是手下没准，可难免掌下伤了你，到那时你可别怪我下手太重！”说着话面露凶光。

石继志心想，“老家伙！你的心思是白用了！”他含笑道：“谢谢者前辈关照，不过……”他微笑了一下接道：“不过我们这一阵是比轻功，如果前辈不以为意，弟子希望不妨先明白规定一下……”

沙梦斗恨声道：“还有什么好规定的？你说！”

石继志一笑道：“其实在前辈眼中不值一笑，而弟子按照武林规矩，却不能不事先说明！”

沙梦斗气得双眉一竖，急道：“你说呀！”

石继志不由暗笑：“你可中了我的计了，轻功一道，首重心平气和，我先引你怒火高炽，待上了池面，你可就吃亏了。”

他依然是慢条斯理地道：“弟子以为双方应先订好，池水不可超过鞋面，否则就应算输。老前辈以为如何？”

沙梦斗正在气头上，闻言竟毫无考虑地答应道：“这个自然！”说着话，这位一向高傲自大的老爷子竟然也把那件外套脱下来，顺手丢在一旁，虎目灼灼地看着石继志，恨不能当场一掌将对方劈死。

石继志见时候也差不多了，这才眼观鼻鼻观心，强自由丹田提起一口真

气，朝着三老一抱拳道：“弟子放肆了！”话声一了，但见他上肩丝毫未动，全身就像是一片为狂风所吹起的鹅毛一样，轻飘飘地已跃向池面，身未落地，倏地一直双足，足尖向下，已轻轻分点在水面两竹叶之上，那两片竹叶只不过轻轻一动在水面上泛起了一些波纹，随后即不再动分毫。

这种平神疑气的神采，足令天山三老大吃了一惊。金笛生郝云鹤看在眼内，侧目看了自己拜兄白发王秦勉一眼，白发王秦勉也不由微微摇了摇头，他们万万想不到石继志竟有如此轻功造诣，既有此技，即使是水面没有那些竹叶，恐怕亦不致就能难着他。

二老都不由连连为沙梦斗担心，盖因为天山三老武功之高，名气之大，在江湖上也不过仅次于上官先生，若真输在一个少年手上，这风声传扬出去，实在是大力丢人。所以他二人口中虽不便言，其实心内已忧虑万状。

石继志身一落上水面，全身竟借着二足尖为支点，顺风已把身形转了过来，冲着铁扇老人沙梦斗一抱拳，道了声：“请！”

铁扇老人沙梦斗在石继志身方腾起的一刹那，已凝神强提了一口真气，待石继志“请”字方一出口，这位老爷子竟来了一个“飞燕穿云”的绝招，整个身子就像一支箭似的陡然拔起，在空中猛然一式“细胸巧翻云”，整个身子竟成平面往水面上倒了下来。

秦、郝二老都不由面色一变，正不知沙梦斗怎会如此，就连石继志也不由一惊，只当是这沙梦斗一时大意失了手。

谁知就在三人俱自惊心之际，沙梦斗偌大的身子竟然面朝下地落下了水面。他这种手法更是奇妙，两手两脚各以四肢之尖，一齐点在了水面竹叶之上。那四片负重的叶子，只微微向下沉了一下，可是铁扇老人沙梦斗已借着双手一弹之力，整个身子笔直地反立了起来。

二老心中才不由一块石头落下了地，原来这铁扇老人沙梦斗自知轻功一道为自己所不擅长，更因方才试前与石继志生了闷气，临时调气凝神已经来不及了，无奈只好想出了这么个办法。

任何人都只当他这一手是成心卖弄，其实这就是沙梦斗老谋深算、投机取巧的地方了，他知道自己若像石继志那么硬凭真实轻功造诣上去，难保不立刻就得出丑。所以想了这么一套取巧的玩意，借二手之力将身体重量分担了一半。

这位老爷子一立起身，也不由得老脸通红，别看他在陆地上是口上不饶人，但一上水面，可比谁都听话，眼观鼻鼻观心，一时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更别提开口说话了。

石继志见沙梦斗一上阵后，目如一线，口唇紧合，已知他此时心情极为紧张，自己也不敢丝毫大意，往空长吸了一口气，身形猝然向下一矮，目光集中一点，注视足前三尺。

这种招式一立，在天山三老内行的眼中一看，就知是高人一等。

论起这种“凌波仙步”的功夫，即使是上官先生也不见得就比石继志高上多少。因为这种功夫，完全凭先天根骨和后天的名师指点，方能成为奇上轻功。石继志幼随异兽小金踏雪履波，穿枝踏叶，数年来几乎无一日间断，所取姿态全和小金一模一样，即使是上官先生有时也是叹为观止。这时水面对敌，在天山三老眼中自是一种空前的尝试，可是在石继志却已是司空见惯之举，昔日几乎每一天都会同小金在涧上戏上几遭，此时这一应敌，就似毫不经心一般。

他这种姿势一立，沙梦斗仿佛感觉到自己已输在这年轻人的手中了，可是此老一生自负成性，从未向人低过头，即使是明知不敌，却也是抱定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意念。

就在石继志的身形往下一低的刹那，铁扇老人沙梦斗猛然在水面上一点双足，跃前二尺，右足尖一点竹叶，整个身子已转了过来，同时右手自左臂之下倏地疾伸而出，一招“云龙抖甲”，带着无比的劲风，直向石继志前心“肺腑穴”上猛打了去。

石继志身形向右一闪，这一来沙梦斗除非有把握能够打上对方，可不敢把掌法推出去了。这种水面上较功夫可不比陆上，如果这一掌击不中对方，自己就很可能被这种前带之力弄得立不住脚。所以他见石继志身形往左一闪，慌不迭忙将推出之掌向后猛然一抽，身形可就不能立于原地不动了，用“蜻蜓点水”的步法一连点过五片竹叶，方把身形给定住。

石继志侧目斜视，已看清了沙老的部位，他猛然身形向左一倒，乍看起来，就好像是往水面上倒了下来，可是他整个身子不待倒下，左足猛然一踏那片竹叶，全身已侧窜了五六尺许。

这种疾劲的进身之法，若在陆地上尚不足为奇，可是若在水面上，尤其是足下仅有薄薄的一片竹叶，这种身手可足以惊人了。

他身形一疾窜过来，已够上了步位，二话不说，并右手中食二指，照准铁扇老人沙梦斗的腰眼“笑腰穴”上就点。

沙梦斗以“雀跃三枝”的身法，方向前点过一片竹叶，可是石继志身形再矮，右掌变点穴手为“搂膝海底针”，直往沙梦斗后胯上猛掣了过去。

沙梦斗空有一身盖世奇技，只恨此时竟是无法施展出来，身方向前点过一叶，猛觉后背凉风袭背，不由暗道了声：“不好！”

这铁扇老人沙梦斗尽管是在水面之上，也禁不住怒火高炽，他竟不避不躲，待石继志这只掌即将沾在自己背心的一刹那，猛然向前一栽，竟贴着石继志的那只右掌，倏的一个“怪蟒翻身”，一式“推窗望月”，双掌上挟着无比的劲风，直往石继志一双“肩井穴”上猛击了过去。同时因为这一式的疾劲之力，他足下的竹叶已然沉下水中，沙梦斗不得不一连前赶了三片竹叶，然而那双抖出的双掌却并不改变去势。

石继志万万料不到，这铁扇老人沙梦斗居然敢在水面之上，施出这种渫力的功夫来，一时无备之下，竟被这种凌厉的压力一连逼着退了三四步，足下一软，若非是强提着那口真气未泄，就此一式，也定败在这沙梦斗手中无疑了。

就如此，他仍觉前胸一阵气闷，不由一阵面红心跳，心忖：“好厉害的老人，谅你不知我的厉害！”想到此一提丹田之气，口中尚道了声：“好厉害！”足下微晃，以“燕子三抄水”的招式，只听“刷刷刷”三声，水面上立刻点起了三点圈纹，他人已凑近沙梦斗身前。这一次他可不客气了，就见他倏地引颈分臂，以“白鹤亮翅”的招式，猛出右腕往沙梦斗前肋挥去。

铁扇老人沙梦斗用“分云手”，去刁石继志来腕脉门，可是石继志左掌一沉，竟用“穿心掌”直袭铁扇老人的前心要害，沙梦斗凹腹吸胸，二人都知招已用老，各自后退了二片竹叶。

岸上二老看得触目惊心，都不由为铁扇老人沙梦斗暗捏一把冷汗。

此时石继志向右，铁扇老人向左，各以极轻快提纵之术在池面上飞驰了一周。

铁扇老人沙梦斗不由暗暗着急起来，试想以自己如今身份，若是连一个初出道的小伙子都打不过，那么今后江湖道上可有自己丢脸的时候。

他这么一想，愈是不能心平躁释，离着石继志尚有六七尺，这位沙老爷子身形猝然往下一矮，平窜而起，在往下一落的刹那，却以“龙形穿心掌”的姿态，身随掌起，直往石继志前心上猛击。

石继志在和此老走个对面的霎时，已经猜到这铁扇老人定是以进扑之势猛击自己，所以就在铁扇老人身子方一下矮之际，石继志已经足下曲趾以待。铁扇老人沙梦斗身形腾起，石继志身形却也跟着同时腾起，因此沙梦斗往下一落，却已经满不是原来部位了，那凌厉的百步劈空掌力平白击起了一片水花，水珠四溅，池面立刻晃动了起来，

沙梦斗掌一击空，足下也抢进了三步。他就觉得不大妙，果然石继志就像一只待兔的饿犬，身子本是直扑向前，此时猛然一个“神龙摆首”，倏地一转身，双掌交错着向外一抖，这一次他竟也破格在水面施出重掌力来，“霸王卸甲”的掌式向外一抖，双掌上用了多年未用的“金钩掌”力，那凌厉的掌风就像是一堵钢墙，直往铁扇老人沙梦斗全身逼压了过来。

铁扇老人沙梦斗立刻就觉得自己已在对方掌力之下，若再想抽身已属不智，见石继志这一式又快又疾，决不再容他稍缓须臾。沙梦斗不由一时发须皆立，口中哼了一声，一振二臂，竟在水面上展出了“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偌大的身体陡然上拔了一丈五六。

石继志一掌打空，一连窜出了五六片竹叶，方站定了身形。仰首一看空中的沙梦斗，他不由剑眉一展，情知这一阵自己是胜定了。

果然他一念未了，沙梦斗自空下落，因起劲太猛，拔身太高，在空中尚未落下，已知大势去矣，不由急得双目一阵发黑，迷糊之中尚自强提真气，可是已没有什么用了，双足方一落上水面竹叶，只听“噗”的一声，那一双青布挖云快靴，自踵以下竟然全落下了水池。

这位老爷子一时急怒攻心，大吼一声，就像当空打了个焦雷，遂见他一振双臂，“哗啦”一声水响，已纵上了池岸。

石继志却先他跃出荷池，一上岸先向铁扇老人沙梦斗一抱拳道：“弟子甘拜下风了。”

铁扇老人沙梦斗是何等人物，焉能看不出石继志此举用心，于是这位一向自恃过人的沙梦斗也不由得初次感到面红过顶。只见他仰天大笑了两声，一展那双秃眉，寒声道：“石继志！我老人家六十年来在江湖上从未服过人，今天在轻功上算是第一个服了你了……”他接着又打了个哈哈道：“石继志，这一阵你是赢了，可是你愿意接我一阵掌法么？”

石继志知道此老求胜心切，如果自己水面上轻功胜了他，定要没完没了纠缠，故此运用机智，一来是为铁扇老人沙梦斗保全面子，再方面也想借此少些麻烦。

却不料仍然为他看出，石继志不由脸色一红，弯腰为礼道：“弟子承前辈手下留情，得与前辈此阵平分秋色，何敢再接别的，务请老前辈不要强弟子所难才好！”

铁扇老人沙梦斗老脸不由又是一红，还想再出言诱对方和自己一较其它。

可是此时一旁的白发王秦勉和金笛生郝云鹤眼见自己拜兄弟落败，尚自厚颜换一个晚辈再接二阵，俱都深感面上无光。金笛生郝云鹤因是拜弟，不

便出言，只得看白发王秦勉一眼，秦勉咳了一声道：“二弟……”

沙梦斗闻声回视，白发王秦勉脸红了一下，又看了一旁的石继志一眼，嗫嚅道：“二弟！我们既与他约好三阵分上下，还是各人比一阵好……这一阵你俩是不胜不败，算是平了；再下一阵，该老三的了。”他不得不昧着良心说这句话，其实他看得比谁都清楚，只因为要是实话实说，别说是沙梦斗本人，就是自己这个脸也丢不起。

他这样说，石继志脸上却丝毫不带一丝不服之色，金笛生郝云鹤在一旁看在眼内，心中暗暗嘉许，不由对他生出不少好感。

石继志躬身行礼道：“秦老前辈所言极是，弟子斗胆想请郝老前辈赐教！”说着转身向一旁立着的那位翩翩儒士行了一礼。

铁扇老人沙梦斗兀自不服，正欲说话，却被白发王秦勉抛了个眼色止住。沙梦斗尚不明这眼色用意，一怔之间，金笛生郝云鹤见机忙笑着道：“贤契不必过谦，此乃有言在先，何需再言请赐二字！”

石继志听在耳中，心中不由一喜，因为由这“贤契”二字上判断，这金笛生郝云鹤分明对自己已消去了不少的敌意。他忙走上一步，躬身对金笛生郝云鹤道：“请示前辈如何赐教？”

金笛生郝云鹤仰天哈哈一笑，笑声一停，却笑眯眯地对石继志道：“方才我三人已说过了，一切但由贤契自行作主，无论你划出什么道儿，我兄弟是一概奉陪！”

石继志不由道了声：“弟子怎敢……”

不想那金笛生郝云鹤倏地剑眉一竖，冷然道：“不必多礼，快说吧！时候可不早了。”

石继志无奈，顿了顿道：“弟子遵命！”

他可不敢再同这郝老爷子比轻功，因为金笛生郝雪鹤一派温文儒雅态度，此类人最是定力精湛，轻功必为所长，自己侥幸上阵未曾落败，此阵却是鲁莽不得。

他不由脑中急转，无意之间，却见这金笛生郝云鹤正平着右腕，左袖管露出半截翠笛了，忽然他心中一动，暗忖：这定是此老仗以成名的金笛，如此看来，兵刃一道也定是为其所长，却是比试不得。

金笛生郝云鹤却一直微笑地看着他，似乎是暗笑对方太紧张。

石继志不由一咬牙道：“既然如此，弟子敢请与老前辈较一阵暗器，不知前辈意下如何？”

郝云鹤表面不动声色，心中却道：“好小子，这一下你可是自找苦吃了！我倒要叫你尝尝我三十年未曾动过的五芒珠是何滋味！”他心中虽喜，面上却丝毫不露分毫，还有意皱了皱眉道：“比暗器？这倒是一件新奇的玩意儿……只是老夫数十年未曾动过，施来却难免手生，令贤契见笑了。”

石继志心想：“我就希望你手生，愈手生愈好！”表面却笑道：“老前辈太过谦虚了，只是……”说着环身四视。

金笛生郝云鹤已明白他的心意，微微一笑道：“贤契！你随我这边来！”说着转身率先而行，石继志紧随其后，白发王秦勉和铁扇老人沙梦斗也自后跟上，鱼贯而行。

绕过了一片竹林，眼前有一条砖道，沿道全生着天山所独产的一种刺冬青，此树名为冬青，实与冬青不类，直干挺生，虬枝怒出，盘屈行伸，专生沟壑涧谷之中，似像此在道旁种植，尚系首见。

郝云鹤依然向前行着，转向偏东，却走到了另一院落之内。只见白石铺道，灵沙柔细，间以苍苔，径外满植幽兰香草，两边并无院墙，却有一列人工搭成的花架。

这花架高有四丈，参差低昂，各具奇胜，上面蛇盘龙绕似的生着无数枯藤，和来路一样，却是不见任何残雪的影子。架上尚生着一种如小喇叭的红花，妙态娟娟，好一处幽雅景地。

石继志方在叹赏，却见金笛生郝云鹤突然停住了脚步，回首微笑道：“石继志，你看此处较量暗器可好么？”

石继志一打量眼前形势，那花架长有十丈，宽也有丈许，在其上腾纵，却是再理想不过，忙道：“此处太好了……”

金笛生郝云鹤用手一指那花架道：“我们以花架为准，只许在花架之上收发暗器……但是暗器却是没有眼睛的东西，请各自当心！”

说话之间，已有四五弟子见众人在此，俱已偎了上来，白发王秦勉却摆了摆手道：“你们都退下去！”众弟子一声不哼，正欲反身而去，郝云鹤却朗声对那些弟子道：“你们谁身上带有五芒珠？”

这一问，石继志不由暗自心惊，他知道这种暗器的厉害，这种五芒珠每枚都有枣核大小，为精钢打制，最厉害是其上特制有五枚挺出钢刺，发暗器之人务必要先套好护掌皮套，方可发掷。他却没料到，这位金笛生郝云鹤居然要以这种暗器来对付自己，看来自己真要特别小心了。

就见其中有一女弟子双手把自己佩的镖囊递上，瞟了石继志一眼道：“爷爷，你老人家要这种暗器干什么呀？打谁？”

金笛生郝云鹤接过那镖囊，摆手笑道：“你少问！快给我退出去，等会儿爷爷打着你了……”

那少女嘟着小嘴道：“走就走！稀奇什么嘛！”说着扭头就走，其他弟子因白发王交待过，谁敢不遵，相继退下。

金笛生郝云鹤被孙女逗得笑着连连摇头，一面已把那镖囊侧背在右肩之下。他依然是穿着那袭单薄的长衫，头上戴着那顶小便帽，一派儒雅之风。

石继志原来就没穿长衫，将背后鹿皮囊向前侧推了推，对着郝云鹤一抱拳道：“老前辈五芒珠下尚请留情！弟子献丑了！”说着话，不待金笛生郝云鹤回话，已一喘足，以“玉鸟窜林”的绝技窜向了那花架之上。

他有意试一下这花架能否吃重，身形方一飘临那架沿之边，已一伸足用足尖反勾着架缘，全身猛然一个倒翻之式，“刷”的一声已倒垂了过来。

他全身倒吊在藤架之上，忽悠悠像秋千似的荡了起来，可是这种姿势并不长，一次来回后，已由后反窜了起来，身子仍然是凌虚半空，却在空中一个“云里翻”，轻飘飘地落上藤架，面不红气不喘，确是一等一的武林罕见高手。

金笛生郝云鹤不由暗暗点了点头，暗忖此子真是身负奇技，只这身轻功，就不在自己之下……思念之中，略闭了闭眸子，精华内具，五气朝阳，这位叱咤风云的武林奇人果然轻功上有很深的造诣，就见他双手向前微一平伸，整个身子却不见前纵，已如脱弦之箭，“嗖”的一声射向那花架之端。

这种花架全系青竹竿子扎绑，花棚搭得十分结实，郝云鹤这种上棚的姿势，看来是无甚出奇处，可是在场中三人眼中可就不然了。他往上只一落，单足不过点在一枝有小指粗的软藤之上，那藤儿却只微微动了动。

石继志看在眼内不由暗自惊心，明白自己轻功上要想取胜对方怕已无

望，只能在暗器上胜他了。想着远远朝着金笛生郝云鹤一抱拳道：“弟子想用甩手箭换前辈几手五芒珠上的高招，尚请手下留情！”说着左手已把鹿皮囊口掀开，囊中插着一十二支甩手箭。

金笛生看在眼里，长眉皱了一皱。石继志只把这甩手箭箭羽一露，金笛生已知他这种甩手箭比一般的又不同了。以他估计，光箭身起码就比一般的长出两寸许，由此可见箭铲上也定是加了分量。

甩手箭和神箭可大不一样，打法更不一样，神箭最长不超过四寸三分，而甩手箭到七寸五分；神箭借弹簧之力把箭卡住，打时只用拇指拨动卡簧，箭即崩出，凭手法和眼力取准，而甩手箭却是全凭指力和腕力，打时用拇食二指捻箭羽由囊中甩出，五年纯功夫三丈可见准，可是有特殊功夫的却不在此列。

金笛生郝云鹤看在眼里，外表依然像毫不在意，只笑道：“好暗器！”说完这句话，猛然转身往起一耸，沿着这棚架一路轻蹬巧纵，身形之快，足以惊人。

石继志也同时向棚下跃去，一刹那二人已照了面。石继志却发现那金笛生郝云鹤右掌上，已多了一个漆黑的软皮手套。

石继志一纵身，足点花架正北角，金笛生郝云鹤方一飘身，二人相距不过三尺，石继志有意足下放慢，可是这位鬼精灵的江湖劲敌却没有什么都不懂的，他并不注意石继志足下，只目视着对方的两肩，拳经上说“肩摧肘前”，身子想往哪边转，只要看两肩头的微动即能辨出。只见石继志在北角上一落，左肩没往后带，右肩没往前拧，金笛生郝云鹤已知他要动手。

果然石继志左足一点架竿，左手又把箭囊往前推了半尺，金笛生郝云鹤足下马上放慢。石继志果不愧是名师之徒，背着身子，口中却喝了声：“接箭！”左腿在前往下一塌，上身前俯，“犀牛望月”式，双瞳由自己后肩向后一瞬，右手拇食二指已捏到箭尾，好快的手法，只听“刷！刷！刷！”三声，一连用“阴把”甩出了三支甩手箭，三支箭虽然是出有先后，可是却呈一条直线而出，直奔郝云鹤上中下三盘。

金笛生郝云鹤口中喝了声：“好！”，身形微往右一斜，轻舒铁爪，并食中二指把奔面门的一箭钳住，同时往下一沉手腕子一抬右腿，奔心窝奔小腹这两支甩手箭，一被击落，一被踢上了半天，三箭全部打空。

可是石继志暗器上的手法也真厉害，竟在最后一支甩手箭出手后，一个“怪蟒翻身”，“刷刷刷”又是一连三箭，这次却是一奔面门，一奔小腹，第三支却是往西虚打了出去。这种打法简直不容人稍缓须臾，而手法特别，只要金笛生郝云鹤向左侧回避，定要被这最后一支甩手箭打中。

第二次这三箭手劲更猛，眼看这三支箭飞击而到，猛听金笛生一声长啸，他那颀长的身体向上猛然一长，他竟展开了轻功中最难练的一种“拔签”的功夫，整个身形笔直地直往上射起了三丈五六之高，往下一飘身，如流星泻地一般，竟然头下脚上直往石继志落足处扑来。

石继志此时才知道这郝老爷子果然有一手，竟然躲过了自己“同命双飞”的暗器打法，颇有乘虚进击之势，心中不由吃了一惊，他哪敢怠慢，一纵身往前就窜，可是侧目看时，那位老书生郝云鹤却不知在什么时候，依然回到了原处。

郝云鹤这一手“海燕掠波”的绝技，震动了棚下的天山二老。只看他那下身之势是如何快疾，等到往下一落，提足抱肘，活像一个圆球，猛然伸身

踏足又窜回了原处，这种功夫敢在一个花棚上施展，令台下的二老频频动容。

他身形一落下，却晒然一笑道：“石继志，你囊中还有半槽箭，索性就便宜我老人家好了，要不然我可要动手了！”

石继志眼见郝云鹤这种躲避暗器的身法后，心中已存戒心，知道此老功力果是不凡，自己这囊中下余的六支箭可不能再随便打了。

他见金笛生郝云鹤有意扑来，暗忖可不能叫他欺近了自己，一念之间，石继志身形已前窜了六丈，瞥见金笛生郝云鹤和自己只有两丈的距离，不由心中一动，暗忖：“金笛生呀金笛生！这可是你自己要我发的，这一次我看你还往哪里跑！”

他依然不失英雄本色，口中喝了声：“老前辈，接箭！”身子“跨虎登山”式向前一迈，一振手腕箭已发出，这一次的箭比之前面的更厉害了，一出手就是并排着三支箭奔上中下三盘，接着两支箭奔左右二侧打出去，却又随后赶着往前一翻手指，第六支甩手箭又出去了，依然是往空打，不过部位却是往其头顶之上打去。

这连珠六箭，已预先照顾了郝云鹤上中下三盘，里外两路，这次金笛生郝云鹤要想逃开可不容易了。

郝云鹤口中道了声：“好厉害！”猛见他往后一仰，乍看起来就像中了箭后倒下去似的，可是暗中却以左脚脚踵一挂那棚边竹栏，右脚由上一探，依然是用脚尖反绷着一栏，这种身形是用“老猿坠枝”的身法，把全身绷住，竟是纹丝不动。这一手功夫，若没有三十年的功力，焉敢如此施展？

当空六支雪白的羽箭全然袭到，这场比试说好只在棚口施展，要是没被箭打中，下了棚可也得认输，可是金笛生郝云鹤真不愧是领袖群雄的三老之一，竟在此时，用“鲤鱼打挺”的身法自架边一挺而起，轻舒猿掌往下一抄，却把最后一支箭抄在了手中，满面从容泰然。

石继志忽然觉得，自己暗器上功夫比对方实在差得远，不如自己知趣些吧！石继志年少气刚，除师父之外从未服过人，此时竟然有此心意，可见是自内心深处钦佩这位三老中金笛生郝云鹤了。

想到此，口中方叫声：“老前辈……”可是下面“弟子拜服了”尚未出口，金笛生二指一折“咄”的一声，已把手上那支箭一剪为二，他笑着喊了声：“石继志！看打！”猛然见他向右一反背，石继志暗猜他定要以“背后献佛”的招式打出暗器，慌不迭地向上一拔。

可是金笛生郝云鹤口虽出声，却未见暗器出手，待石继志身已起在了半空，这位金笛生郝云鹤微微一笑，只见他向前一俯身，右掌一挥“再见南国”，就听一片铮镗之声，空中猝然开了六七朵奇花，那深红的五芒珠，闪着雪白的针芒，直如一瓣玫瑰，直往石继志当空的身子罩了去。

石继志身在半空上下不得，郝云鹤这种打法，几乎是已照顾了他前后左右方圆一丈的范围。这种打法正是郝云鹤机智之处，一出手就想把对方折在暗器五芒珠之下。

可是就见石继志在空中的身形一吸一缩，猛然大大张开了口，像狮吼似的吐了口气。这正是在峨嵋山小刃峰上，每日随上官先生所练的莽牛气功，这内家练气成炁的一种玄功有意想不列的威力，那空中铮鸣眩目的一掌五芒珠，被石继志所喷出的这口炁气一吹，只听见叮咚的一阵相撞之声，就像狂风扫落叶似的被反震而回。

尽管如此，石继志没有预料到金笛生郝云鹤这种打法的特别，一掌五芒

珠看来是全数扔出，可是却有一枚压在拇指之下。

此时容得石继志吐出莽牛气功相激之后，只见郝云鹤一翻右腕，拇指再弹，口中叫了声，“着！”只听“叭”的一声，已把这枚五芒珠弹了出去，迎着日光红光四射。

石继志身形尚在似落未落之际，只觉这粒五芒珠来得太突然了，待他发现之后，避之已晚，慌忙向外猛一翻身，就听“嗤”的一声轻啸，这粒五芒珠竟擦着自己右腿滑了过去，青缎的裤面，竟被这长长的针芒划了一道两寸许的大口子。

这种情形之下，石继志虽有满心不服，也不能不服输了，他脸一红，自棚上飘身而下，金笛生郝云鹤做梦也没想到，那么厉害的“满天飞雨”打法却被这少年吐气荡开。由那种气声里他已听出竟是震惊天下的“莽牛气功”，而眼前少年至多不过二十三四，弱冠之年竟能练成这种震慑武林的功夫，可真是惊人郝云鹤最后这粒五芒珠一发出，却有些后悔，他实在佩服石继志这一身功夫，不由深深爱上了这位少年；最后这粒五芒珠被自己以拇指之力打出后，他认为石继志十有八九要伤在这五芒珠之下了。

可是事情出乎意料之外，对方竟然在施出“莽牛功”震散五芒珠群的一刹那，仍然有余暇让开了这最后一粒暗器，仅仅不过划破了衣服。这种身手，简直令金笛生郝云鹤拍掌称奇，这一刹那，他心中满是钦佩、欢喜和庆幸。

石继志向下降身之际，金笛生郝云鹤也跟着纵身而下，他们几乎是同一时间飘临地面。

二人四目相投，说不尽的互相钦佩。尤其是石继志，侥幸逃开了一掌五芒珠，还在直冒冷汗，这是他出道以来首次遇到高手，真正令自己感到由衷的折服，他深深向金笛生郝云鹤一躬身道：“老前辈五芒珠下，弟子幸免挂彩，此乃前辈爱护之德，弟子感激不尽。”

金笛生郝云鹤闻言仰面哈哈一笑道：“贤契太谦虚了！”他侧头看了二位拜兄一眼，微微摇头，叹了一口气道：“后生可畏……”

白发王秦勉含笑走近一步点了点头道：“上官老友有此传人，亦可告慰了……石继志，你小小年纪竟能练成如此一身功夫，诚然是难得之至……”说着又叹了一口气，此时他同自己拜弟金笛生郝云鹤有一样的感觉，觉得这年轻人太难得了，爱才之心一起，方才那股无名盛怒不由得消了不少，他摇了摇头道：“和老夫对垒的一阵，我看就免了吧！”

石继志以为他是不愿和自己对敌，故出此语，因自己此来可说是代表师门的荣辱，就是宁可自己丧命在他的手下，脸却是丢不起。

想到此，他忙上前走了一步，向白发王秦勉行了一礼道：“老前辈既出言在先，弟子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向前辈请教！”

白发王秦勉闻言一怔，遂微笑道：“既如此，我们怎么个比法呢？”

石继志想了想道：“若是以掌法和兵刃向前辈请教，那可是弟子太不知自量了。”

白发王秦勉皱了皱眉道：“那么如何比法呢？”

石继志道：“弟子想献丑演试一下内力，请前辈指教！”

白发王略一沉吟，那铁扇老人沙梦斗忽然在一旁插言道：“这么好了，你二人不妨来较一阵掌劲，以古灯檠为靶如何？”

石继志不由大喜，躬身道好，因为这种比试，并不需对掌，可减去许多危险；再者自己素日练“井掌”功夫，自信双掌上内力充沛，尚不致出多大

的丑，故此一口答应了下来。

白发王秦勉闻言也点了点头，对石继志道：“那么我们到演武厅去！”说着反身就走，三人在后跟着，走出了这院落，抄近路须臾已到了演武厅。

此时厅内无人，只有两名值司的弟子，白发王秦勉令他二人把古灯檠全燃上了，这才回身对石继志一笑道：“石继志，你看看这种掌震古灯的功夫，可满意么？”

石继志走近前，已看清了所谓的“古灯檠”完全是古铜铸制，共有五盏，灯座高有一尺二寸，灯盘也比平常的大，安置在几个几座之上，分五个方向列好。那两名值司用火一点，火光熊熊，光焰甚强。

石继志边看边心中打着主意，暗忖：“我若仅仅只能应付下来，不能在掌力上特别显出功夫，也是面上无光。”可是由白发王秦勉那双神光灼灼的眸子判断，此老内功定已登峰造极了，自己要想胜他，恐怕是不可能的事了。他暗暗想到师父所传授的“五行真力”，暗忖定要以这种武林中罕见的功力，来和这位天山三老中老大一较高下。

这种五行真力，即内家掌法中所谓的心肝脾肺肾，挟这种掌功的人，可任意决定对手的生死。如果自己发的是“肺力，掌到对方的身上，所伤即为对方的肺，其它亦然。不过最重的是心、肾之力，可立制对方于死命，不过达到这种造诣的实不多见。当初上官先生就因此功过毒，本不欲授与石继志，后经他再三苦求，并发誓决不为恶，上官先生才传。此番石继志要以这种“五行真力”来对付秦勉，可真是不知鹿死谁手了。

石继志默存此心，先向白发王秦勉道：“弟子对于掌震古灯檠的功夫大实是外行，请老前辈先试头阵！”

白发王秦勉含笑点了点头，遂把那一袭肥大的儒袍脱去，里面是一套短小的裤褂，跟着把一双袖管高高卷起。

石继志不由心中暗暗折服：掌震古灯檠全凭掌力，绝不肯稍借衣袖的风力，果然是名家动手，绝不肯叫人看出取巧来。

白发王秦勉不再说话，移动身躯，已走到位列五方古灯檠的当中，离着矮几有七尺多，回头哼了一声道：“老夫先献丑了！”

话声一了，这位天山三老中的老大身躯往下一塌，双掌挥动，略略展动招数，施开了“八蝶式”的身手，一开始就是两式，不过掌力所打的地方，全是奔古灯檠的空档。这种掌力发出来，虽然是朝着空处打，可是石继志已然看出，这白发王秦勉果然掌上有极精湛的功夫。

石继志心中正不解他何故不往灯檠上发掌，这白发王秦勉的第三掌已往正东的一盏古灯檠击去，这一式用的是“排山运掌”，古灯檠应手而灭。他这种掌力连运了两式，已令在场三人瞠目变色。

白发王秦勉虽然是身形移动，可是脚下步法都极为准确，翻身换掌，离灯座的距离绝不稍差分寸，掌风过处，非但火焰熄灭，就连灯芯上的余烬，也随着掌风飞去，可是如此大力的掌风，那灯檠却是纹丝不动。

白发王秦勉用到了“流萤飞荡”一招，身形换了一面，飞快地转了个圈，一连劈出“雁翼舒展”、“挽弓开隔”，又接连击灭了两盏灯檠。

白发王秦勉掌功已经有六十年以上的纯功夫，接连击灭了四盏古灯檠，自知力尚有余，劈空掌五尺运掌已足见功夫，而今日自己全是七尺远的距离运掌，自认足以压倒武林，傲视江湖。

只剩了靠在最前的一盏古灯檠了。自发王秦勉猛然左横右虎口，一连前

进了三步，已欺近了这最后一盏古灯檠，不料他猛然一个鹞子翻身，却往回一纵，落脚处已退出了七尺许，离着那灯檠足有九尺远。他云鞋往后一滑，身躯陡转，双掌已合在了一处，身躯往下半塌着，面向着古灯檠，成“童子拜佛”式，猛然双掌齐发，远远向着那盏古灯檠击去，掌力往外一推，那灯焰被这种掌力击得往外一吐，在摇摇欲灭的当儿，突然由敞门之外的大槐树上吹来一股劲风，那灯已眼看熄灭，却被这阵窗外突来的劲风，硬给挡了回来，那灯焰只摇了摇，竟是未灭。

这么一来，白发王秦勉不由惊慌失措，又惭又愧。只以为自己因多后退了一步，掌力竟是不够，自取其辱，刹那之间面红过顶。他哪时里会想到竟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侵到了卧眉庄内。白发王秦勉看了石继志一眼，因为他所施展的劈空掌力，全用最上乘的打法，最后这一掌虽未把灯焰击灭，也还不能算自己已栽在人家之手。因此他左脚上前一步，双掌往外一展，倏地往里一合，掌心向外，用排山运掌的第四式，第二次向外推出去。这次他近了一步，距离那古灯檠只有八尺，并且是用足十分掌力，自信定能将灯焰击灭。

就在白发王秦勉这一掌方一推出，石继志因背向窗口，脸朝厅内，突然觉得背后一股疾风由肩上方穿过，不偏不倚，又与白发王秦勉的掌力迎了个正着。

石继志不由一惊，猛一回头，却见就在这大厅檐下的一棵松树树帽内，似有一人向着自己微一摆手，身形竟怪鸟似的由那棵松树上窜了起来，隐于一丛假山乱石之中。石继志大吃一惊，盖匆忙之间，自己竟未看出此人是谁，只是可断定是一少女，心中不由大感疑惑不解。可是窗外少女的举动，除自己之外，那沙、郝二老竟是丝毫没有察觉。

白发王秦勉虽是凌厉的一掌劈出，因有室外那少女劈出的掌风一反击，故此灯焰依然是耸了耸，却未熄灭。这一来这位天山三老的首领立刻觉出事情有异，就在这一掌方劈出，他已猛窜到了窗前，向外喝了声：“什么人？”

可是窗外没有任何踪影。白发王秦勉立刻感到一阵羞愧，他虽然敢断定必是有人暗中捣鬼，可是既未发现人影，自己这脸可丢不起。

愤怒之余，白发王秦勉中气往下一沉，气纳丹田，再提中元之气从丹田翻起，贯于肩臂，停于掌心，身形虽离着那古灯檠足有一丈，可是白发王安心是要一洗前耻，就见他左掌往外一圈，右掌从左掌中往里一提，这次他在愤怒之中竟展出了一式武林中最重的掌力“横断紫金门”。

就听他吐气开声地“嘿”了一声，掌力随着猛然推出，这种丹田真力一出掌，可内真令人咋舌了。就听当空“呼”的一声疾啸，那灯焰竟连着油的灯捻，全被他这种掌力硬给震了出来，“叭”的一声跳出灯檠，直飞出了丈许，落于地上，火光顿熄。

石继志在一旁看得暗自惊心，暗付：“好厉害的掌力！只是方才那少女不知是谁？”

白发王秦勉掌震古灯檠后，已证明他掌力之雄；方才距离更近，居然灯光不灭，可见是有人从中干扰。他嘿嘿一阵冷笑，对石继志道：“石继志，老夫已献过丑了，该你的了。不过我倒希望见一见那位暗中以小人手法折辱我秦勉的朋友……石继志，你可知道此人是谁么？何妨请出一见？”

石继志不由一怔道：“老前辈掌力骇人，弟子万万不敌，只是弟子实不知暗中出手的朋友是谁！”

白发王秦勉向窗外瞥了一眼，微微一笑道：“既如此，倒是老夫多疑了……石继志，你就把你那惊人的掌力施出一看吧！”

石继志眼见白发王秦勉的掌力，自知不及，不由向着白发王秦勉一抱拳道：“老前辈武功精湛，掌法高明，依弟子看，弟子此阵自认服输，否则效邯郸学步未免贻笑大方了！”

白发王秦勉哈哈一笑道：“上官先生高足自有奇技，石继志，你就不要过于谦虚，快快一试身手吧！”

石继志闻言自知无法推却，但转念一想，师门五行真力自己虽没练到十分火候，可也不见得就差到哪里，想着双手抱拳道：“既如此，弟子遵命，尚乞三位老前辈指教！”

值司弟子已把灯重新燃起，那根落出灯盘之外的捻子，也重新拣回燃好。石继志话既毕，掌随身变，身形往下一矮，施出五行乾元掌，要用心肝脾肺肾五种内力，力震古灯檠。

这种功夫果然与众不同，就见他身子直窜出六七尺，往第一盏灯前一落，可是并没发出掌力，依然是矮着身影，猝然一个猛旋，双掌齐沉胸前，全是手心向下，离着那灯尚有六尺，就见他左手指尖向上一挑，一摆掌心，左掌之力发出，灯焰小摇，却是似断未断。他右掌随着向外一推，如封似闭，力发丹田，这一掌打出，那灯光向西平吐而灭。

可是他身子并不停留，一个“王猛翻身式”，脚下步法一换，往前赶了两步，双掌后转，左掌在右肋下带过，仍是一招二式，半侧着身子把两掌侧推了出去。这一式名叫“双云睡”，这一种掌力打出，力分先后，仍然是左掌把灯焰震得摇晃，右掌掌风过处，把灯焰全部震熄。

他这种掌法一打出，天山三老不由相互对视了一眼，心中暗暗赞叹这少年掌法不凡。

石继志掌震二灯之后，借着甩掌之力，身随掌转，一式“凤凰旋窝”，已扑向了东南，身形快得出奇，乍然一停，双掌“铁锁横舟”，掌力微送，东南这盏古灯灯芯纷飞，火星子竟飞吐出去二三尺远，骤然熄灭。

这种“五行真力”一施出，天山三老不由得个个瞠目结舌，虽然若论掌力，石继志不是他三人中任何一个的对手，可石继志这种掌式一拉开，掌气一吞吐，行家眼里一看，就知是练掌者之至上境界，所差者仅三分火候，若假以时日，真是不可限量。所以三人不由相视而惊，一时哑口无语。

石继志以连环绕步法一连用掌力击灭了四盏灯，所剩者也只是这最后一盏了。

就见他向上一长身，眸子内神光四溢，身形已以“冻蚤跳敲”之式，猝然向空中弹起四尺许，在空中他疾喝一声“灭！”猛然推出双掌，这一手是“八卦游丝掌”中的第八路，内力主肾，力出命门，双掌齐发，掌力送出去，就见七尺外那盏古灯檠应手而灭，灯油飞溅，差一点竟溅上了白发王秦勉的衣服。

白发王秦勉两弯寿眉一展道：“好掌力！石继志，我要问你，你这五行真力学了几年了？”

石继志已翻身至三老近前，正躬身行礼，闻言不由脸一红道：“弟子方练了五年，掌力不到处，尚请前辈不吝指正才好！”

白发王秦勉脸上一变色，点了点头道：“奇哉！五年竟有如此成就，真是不可思议了。石继志，老夫三人都深爱着你这身武功，武功一道，绝无止

境，尚盼你好自为之！”

石继志忙躬身恭领教诲，心中暗想：“好啦！武功比过了，我也该被关起来了！”

白发王秦勉向铁扇老人及金笛生私语道：“二位贤弟，你二人意见，这石继志如何处置呢？依我看，不如就请他和那少女同去算了……”

金笛生郝云鹤微微一笑道：“大哥之意本与小弟之意相合，要说此子实在可爱，只是……现在却不能放他呢！”

白发王秦勉一怔道，“那是为何？”

金笛生看了石继志一眼，把头凑近了一些，小声道：“大哥忘了么？方才大哥掌震古灯檠之时，不是有人暗里为敌么！此人竟敢混入我卧眉庄内，可见武功不凡，依我之见，不妨暂时不放这石继志，一方面以他为饵诱那暗中之人出来，再方面可派人照会那上官先生一声，一待上官先生亲来，我兄弟即可卖他一个交情，把他们放了，你看这意见如何？”白发王秦勉不由喜得连连点头道好。

石继志在一旁冷眼旁观天山三老窃窃私语，目光不时瞟向自己，也不知他们说些什么，是不是还要难为自己，心中好不忧虑。正在疑念之间，金笛生郝云鹤已趋前笑道：“石继志，你可知你此行犯了三大罪状么？”

石继志不由一怔，金笛生郝云鹤仍然微笑道：“你不必惊奇，待我说出来你就知道了！第一，你打伤我二哥掌门大弟子，将他伤成残废，此罪之一！”

铁扇老人沙梦斗，兀自气得哼了一声，金笛生郝云鹤才又接下道：“第二，你无故私自入我三人禁室，竟将我三人苦心请来的潇湘子放了！此其二！”石继志噤若寒蝉地低下了头，金笛生郝云鹤接着冷笑了一声：“以上两条罪状，要在常人犯其一，我们又何能饶他活命？你居然……这都不说了！”

他的声音显得有些激动地接道：“最令人切齿痛恨的是这第三……石继志，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把我们苦心栽植的两枚雪梨给偷摘了下来，断送了我们数年爱护之心！你……你好……”

天山三老面色本都已和善不少，此时竟又被这几句话激得一个个面红耳赤，虎目圆瞪。可是金笛生郝云鹤怒得快，平息也快，乍收怒容，仰天一阵大笑，声震云霄，突然一收笑容道：“可是孩子，你别怕！”

石继志不明其意，仍是眼睛瞬也不瞬地注视着这位郝老爷子，就见他笑哈哈地道：“你这三大罪状，都因为你的胆力、武力和谦虚的态度，我三人概不追究了！”

石继志一听，出乎意料之外，忙向三老弯腰行了一礼，口中道：“三位老前辈的大量，令弟子深愧不已……”可是话尚未说完，那一旁的铁扇老人却笑道：“你先慢着向我三人致谢，我三弟的话尚未说完呢！”

石继志心中一怔，就见那金笛生郝云鹤慢慢点了点头道：“石继志，你听着，我三人从未对任何一人这么大量地容忍过，而你所犯之罪，这天山卧眉庄中大大小小几近四百余人几乎无人不知，恐怕江湖道中之人，知道的也不少了……”

他接着微笑一下又道：“如我三人就如此毫无惩罚地把你放了，那我天山三老无疑是自己把自己的招牌砸了，传到江湖上，我兄弟尚有何面目见人？明白真相的，知道是我三人网开一面；那不明真相的，岂不会说我三人是为你所制服，再不就是怕了你的师尊……那时我三人又当如何？”

石继志心想：“好厉害的金笛生，这一番大道理真个说得头头是道，倒

要看看他们最终如何处置我了！”想着仍然是一言不语。

那金笛生郝云鹤顿了顿，这才接言道：“所以如今之计，嘿嘿……那也说不得了，只有先委屈贤侄一下，就请你在我这卧眉庄中先住个十天半月的，等外面风声平了，我们再放你出去，还有与你同行少女也一并释放。石继志，你看这么做可好么？”

石继志闻言不由低下了头，心中暗自盘算道：“天山三老向来是言出必行，此举虽是暗有欺诈，可是想来也不会如何过火；要是不依从，恐怕定会将他们激怒了，那时自己还是打他们不过，与其被制后依从，还不如干脆大方漂亮一些，否则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想到这些，他略微皱了皱眉头道：“弟子罪有应得，一切照办就是！”

三老闻言都不由面带喜色，白发王秦勉含笑点了点头道：“石继志，你很识大体……你放心，我兄弟决不会难为你，只待内外风声一平，我们一定放你出去便了！”

说着又笑了笑道：“卧眉庄内仙景无边，西侧有‘赏心亭’一处，最是幽雅，此时冰荷多已开放，你如住在那里，当是再好不过了，每日饮酒赏花，定无人敢败你清兴，你以为如何？”

石继志弯腰道：“一切由前辈作主，弟子不敢多言！”

白发王秦勉点了点头，遂转身率前而行，石继志等跟随其后。

四人一行步出演武厅，直绕碎石道而进，步上一条人工砌成的花石小路，左边是一片竹林，行列甚稀，虽是稀稀落落，可是枝叶繁茂，清风一起，绿叶婆娑，翠叶似云，遮了一地阴影，好美的景致。

白发王秦勉足下加快，石继志不愿被人小看，也急急跟上，四人各展踏雪无痕的无上轻功，一刹那已扑出三四里之外。

眼看庄内房屋渐稀，可是花木满园，小池钓台不时隐现，真令人大有目不暇接之感。

如此走了一程，白发王秦勉忽然转上一条极曲折的小道，三人随后跟着，小道尽头为一月亮形的洞门，方一过门，就有缕清幽的荷香扑面而来。

石继志不由精神一振，目光扫处，不由笑道：“好一片人间仙境！这‘赏心亭’有如此景致，真令人望而生叹了！”

只见这洞门之中到处飞藤玉泉，四面全是荷池，水清见底，而最奇的是水面上飘着一种大红的叶子，每片都大如面盆，由叶面正中挺生着一干雪茎，看来又白又劲，茎头上开着拳大的雪白冰荷，蕊长半尺，顶尖却是血红，把那茎干压得弯弯的，大有不胜负荷之态。清风偶过，众花齐舞，清香沁人心肺。

由月洞门有一条人工翠堤直通池中，四人步上翠堤，一路擦荷而过，石继志目光望处，并不见有任何房舍，仅有三处红亭，心想：“难道要我住在亭子上不成？”

想着本疑已到了莲池尽头，却不知身随白发王秦勉一转，眼前美景豁然开朗，鼻尖又扑来一阵清香，竟又是一池绿荷，花色粉红，翠堤曲折池上，宛如一条神龙曲展池内。就在翠堤之头，耸立着一所六面菱形的红楼，一色的琉璃瓦，迎着湖光闪闪生辉。这红楼四周满生着像是水藤一类的软茎植物，盘行瓦面，茎上生有一种浅蓝色的小花，乍看起来，那红楼像是笼罩于花园之下。

水面上这幢红楼，直如奇石直立，宛如一座小峰，拔立在水面之上。那

翠堤之端分抄着那幢楼台，尚植有三五矮柏、古梅之属。

白发王秦勉回头对着石继志一笑道：“石继志，你看这赏心亭尚好么？”石继志叹道：“此乃仙境，人间何能得见……”天山三老不由相视而笑。

转瞬之间已行抵这翠堤尽头，细看那楼台门窗俱为楠木，雕镂精绝，巧夺天工，房共上下六间，四明两暗，楼下四间通敞，门在偏右，锦帘垂地，轩窗洞起，甚是敞亮。

忽见门帘启处，一垂髫少女移莲步而出，见天山三老匆匆而来，似甚惊疑，忙躬身行了一礼道：“小婢不知三位老爷子来此，有失远迎，尚请勿责！”

白发王秦勉摆手道：“不必多礼。晴梅，你是负责这赏心亭的值司么？”

这少女躬身答道：“弟子正是！”

秦勉笑看了石继志一眼道：“我有一位朋友要住在这里，你可要好好侍候着！”说着手朝石继志指了一下。

那婢女忙上前行礼，口中道：“小婢晴梅给相公请安！”

石继志忙道：“姑娘不必多礼，请起吧！”

相继进入这赏心亭内，石继志进内一看，只见石地如玉，光可鉴人，壁上悬有双剑一琴，另有一长条横玉案，案上笔砚精雅，一小楼直通楼上。三老互相视了一眼，石继志正不解，就听郝云鹤道：“贤契同来的丹鲁丝姑娘，我们并未难为她，现在她居于楼上，贤契可居楼下，平日相处，弹琴赏花，想必也就不会觉得如何寂寞了！”

石继志闻言心中一惊，暗忖：“这可糟了！怎么把她跟自己弄在一块……”想着不由急得脸色一阵红，忙回身道：“老前辈！”

不想话尚未完，天山三老却已转身而出，方一出门，就见三老中郝云鹤手往石壁上一扬，就听隆隆一阵声响，石继志顿觉足下一顿，方要拔足跃起，慌忙中却见头上室顶像要临头击下之状，一怔之间身已翻下，赶忙飘身站稳，一打量眼前情形，不由大吃一惊。

原来环身四周竟是极为坚硬的青花岗石，呈条状把自己困在室中，天光自隙空中射入，鼻端犹可闻到阵阵花香，可是那石条每条宽有一尺，厚有数尺，一任石继志内功惊人，看了这些石条，自觉无能撞出，原来这就是那赏心亭之厉害。石继志由石隙中向外一看，满目莲荷，水面就与自己眼前相平，若水势再高一寸，定会由石条空隙中流入。

石继志看得好不惊心，暗恨天山三老，原来竟是这等人面兽心的家伙，竟把自己诱骗到这种地方来了，看来要是不待他们开启，自己怕再也出不去了。

想到这里，又听白发王秦勉哈哈大笑道：“石继志，你乖乖地呆在里面吧！每天有人给你送吃的，想要什么只管拉铃，自有人会为你送到，只是若想出去，可要再等上几天了！”说罢哈哈大笑不已。

石继志虽不见三老人影，可由语声中听出三老就在左近，忙扑到石栏边叫道：“老前辈！弟子何时可出？”

只听那铁扇老人宏声答道：“那就看你师父上官先生来得迟早了……”说着话，声音渐渐远了。石继志又叫了几声，却失去了回音，知道他三人已走远了。

石继志一时好不痛心，暗忖自己真是好笨，本已无事了，又自送上门，这一下可好，丹鲁丝也没救出来，自己先被关在这种地方，真是呼天不应，呼地无声，看来要想出去，真是势比登天了，即使是恩师前来，似此等隐秘

之地，恐怕他也难找得到。

想着心中好不扫兴，无可奈何长叹了一口气，反身来回在这室内走了一转，倒只觉室内温度竟比上面高得多，处身其中非但不觉寒冷，反而温暖异常。室内陈列虽甚简单，却都不染纤尘，五丈见方的室内，陈设着一张玉床，床上放有精致被褥，中间地下尚有一个细草织就的蒲团，旁边散放着几张矮玉几，栏外窗前一长方冰盆中，挺出数十箭水仙。石继志看着，心中不由稍释愤怒，暗忖，想不到一处地室中竟有此雅致，真令人不可思议了。

他强忍不安，往床上一倒，瞥见石栏前人影一闪，先前那小婢晴梅出现在栏前，皱着一双秀眉道：“相公，相公！”

石继志没好气地哼了一声道：“你还不开门放我出去，只管叫我做什么！”

这小婢眨了眨眼，满脸焦急地道：“这是三位老爷子的安置，连我也不知怎么开，何况小婢天胆也绝不敢那么做呀！”

石继志知她说的也是实话，气得闭上双目，耳中仍听到那小婢道：“相公，你要不要喝点水？我给你倒茶！”

石继志心想气都快要气死了，哪还有心喝茶，正想说不要，忽然心中暗暗一动，暗忖：她既能给自己端茶进来，那么自己定可乘虚而出了。想着不由忙翻身坐起道：“好，好！麻烦你倒一杯茶来吧！”

晴梅闻言笑着应了一声，转身就跑。石继志翻身下床，又在石室走了一圈，用手到处敲了敲，只觉石质坚硬，思念之间，却听见那婢女声音又起：“相公，茶来了。”

石继志不由精神大振道：“在哪里？”却听见外面晴梅一笑道：“相公只要把墙上黑石推开就知道了。”

石继志忙扑过一看，果然墙上有一方黑玉石面，不由依言往石上一推，满想手推处定有一门应手而开，却听吱吱一阵石响，眼前却不见任何动静，心正狐疑，却听见身后格格一阵娇笑道：“茶在那边，相公你往那边看啊！”

石继志像被浇了一头冷水似的，心中大失所望，暗叫道：“我的天！原来是这样一个门！”见那丫环从小洞用个推盘儿推进了白瓷杯盘，石继志气得摇了摇头，只得把那瓷杯接过，晴梅尚自含笑问道：“相公，还要什么？”

石继志摇头道：“得，请吧！我什么也不要！”他又往床上一倒，心中愈想愈气，一时火起，向外猛推出了一掌，震得石壁细石纷飞，落了一身一脸，还得自己擦净。

一个人生了一阵子气，暗想光生气也不是办法，气死更划不来，还是得另想个办法才好。谁知正在焦虑之时，却听见隔石有一细音道：“隔壁的朋友！你贵姓？”

石继志这才知道原来隔壁还有人呢，不由吃了一惊道：“我姓石，朋友你贵姓？”

却听见那人喜得叫了一声：“石大哥，果然是你！怎么，你也被关在里面了？”

石继志一惊，这才听出隔壁之人竟是沙漠红丹鲁丝，不由一阵欢喜道：“是丹鲁丝姑娘么？原来你在这里！”

果听到隔壁的丹鲁丝兴奋地道：“我被天山三老诱骗至此，想不到室中竟有机关，已被关了一天了……”

石继志不由叹了口气道：“唉，别提了！我还不是不一样！看样子我们是出不去了，真想不到天山三老竟会如此卑鄙！”

沙漠红丹鲁丝似兴奋已极道：“石大哥……我真想看你……”

石继志叹了口气，心想命还不一定保得住呢，你居然还会想到这些，这女孩真是痴情得可以了……嘴中含糊地应着，心中即想到这沙漠红丹鲁丝万一有个好歹，那可完全是自己害了她了，不由道：“姑娘，我真是对不起你……唉！不叫你来，你偏要来，你看，这一下可好，万一有什么好歹，我真是百死莫赎了！”

此言一出，那沙漠红丹鲁丝竟嚶嚶哭了起来，石继志虽在隔壁，却听得清清楚楚，那女孩的哭声就像黄莺的哀鸣，那么幽咽，又似流泉，一声声都刺痛了石继志的心。

他不由长叹了口气道：“姑娘，你也别哭了！总之，姑娘为我而来，生死一切都由我负责，只要我能出去，一定救你出去就是！”

丹鲁丝哭声中止，却哼了声道：“我不是怕死才哭啊……”

石继志一怔道，“那你怕什么呢？”

沙漠红丹鲁丝半天才道：“人家是想你，偏偏又隔着墙看不见，有多气人！”

石继志闻言红着脸摇了摇头，心想：“原来为这个也哭，这女孩真是……”

第十五章 十面埋伏

石继志正想出言安慰她几句，却听见由石栏口传出一声清晰的冷笑之声道：“真不要脸！”

石继志不由一惊，忙扑近石栏向外一看，只见满池香荷随风摇摆，哪有任何人的踪影，不由心中暗暗奇怪，又觉得那语音仿佛甚为熟悉，只是一时却想不起来到底是谁，心中好不惘然。

经这突然一闹，沙漠红丹鲁丝的哭声也不由中止，隔着墙尚自抽泣道：“石大哥，是谁？”

石继志苦笑了一声道：“我也不知道！”

丹鲁丝尚又问道：“她骂谁不要脸？”

石继志心想：“除了你还有谁？”但是他怎好意思如此说，只好装糊涂道：“我也不知道她骂谁，反正别管她就是了！”

沙漠红丹鲁丝顿了顿道：“哼！我不要脸？这一定又是那个关小晴，我一听声音就知道！”

石继志闻言心中一动，仔细一想，这声音果然有点像她，只是她又如何会到这里呢？不由叹了口气道：“姑娘别乱猜，怎么可能是她，她不是早就走了么？”

丹鲁丝哼了一声道：“走了还不是一样会回来？我猜一定是她！”

石继志急道：“怎么可能呢？要是她，早就把我救出去了！”

丹鲁丝闻言一想也对，要真是关小晴，就算不救自己，也该救石大哥呀！想着心中虽不大是味儿，但又能如何呢！只好擦干了眼泪，又问道：“我听说你已经走了，怎么又回来了呢？”

石继志叹道：“是呀！我本来都走了，可是后来一想你还在这里，我怎么好意思把你一个人撇在这里不管？所以回来想接你一块走，谁知却上了这三个老家伙的当，给关在这里，看起来只有等我师父来救，才能出去了！”

丹鲁丝一听，心中不由大为欣慰，方才那满腔的愁怨一扫而光，含笑道：“真的呀！你还会想到我，可真难得……有你这句话，就是关一辈子也值得了！”

石继志一听就知她又错会了意，不由忙道：“你……你可不要误会……我可……”

丹鲁丝接道：“我呀！我现在一点也不难受了，他爱关多久就关多久，反正有你陪着，每天说说话，有多好呢！”

石继志皱了皱眉，把到口的话又忍住了，心想自己大概是命中注定的，专门跟一些女孩打交道，这可怎么好，一个还没完，又接着一个。

他忽然又想起峨嵋山上那个老和尚所说的几句话，言明自己一生情孽太多，并有“遇晴则止”四字，莫非这“晴”字是指的小晴么？这么一想，不由令他打了一个冷战。

这两个月以来，日日与小晴相处，虽说自己立心纯洁，总怕辜负了友雪与司徒云珠，可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不知不觉之间，二人已种下了情丝。莫小晴对继志固然早已生情，这倒不必说，可是石继志又何尝真的没对她产生一些感情呢！

如今他一想到“遇晴则止”，心中不由一阵栗然，不再答话，只是在暗暗想：“若是方才说话的那人真是小晴，又怎么办呢？”

丹鲁丝在隔室半天没听见石继志回话，不由叫了声：“石哥哥！”

石继志这才惊觉地答应了一声，不想声才出口，又听得那石栏外清清楚楚的一声冷笑，接着是冷冰冰的语气道：“‘石哥哥’！真不害臊，你才认识他几天呀？哈！”

这一次连石继志也听得清清楚楚，忙扑向石栏之口向外一看，依然是无丝毫踪影。可把沙漠红丹鲁丝气坏了，一阵害羞，臊得个玉面通红，不由娇叱一声：“你是谁？有本事出来，看看姑娘是否就怕了你！”

这句话方说完，由石栏之外传出一声清晰的冷笑之声，却不闻回话。方才那一句话，却是那姑娘有意变了音腔说的，所以听起来，二人反倒不知是谁说的了。

经此一来，二人都不再言语，沉默了半天，石继志倚身栏下，心忖：“只要你一现身，看你如何再能逃开我的眼底。”

可是一直等了半天，那女孩非但没有现身，居然连话也没说一句，石继志猜她这一次是走远了，向隔壁叫了一声：“姑娘！”

丹鲁丝却气得发抖地道：“算了吧！我一说话，那贱人又要打趣我，我倒要看看她说不说话！”

石继志闻言不由摇了摇头，心想：“这可好，这也是一个硬点子，一点亏也不肯吃，和关小晴、司徒云珠都是一样的，以后可有好戏看了！”

他不再说话，心中只是在暗暗地想，自己已一错再错，有了一个程友雪，又结识了一个司徒云珠，这已是一件难办的事了，却不料又认识了一个关小晴，虽是自己立心纯正，决不再生情愫，可是已足令自己感到十分困扰了。却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至，半路又出来了一个沙漠红丹鲁丝，竟是死随了自己不休，这可怎么是好！想着他不由咬了一下牙，心想：“反正不管如何，我宁可做一个负心人，也决不再接受小晴和丹鲁丝的爱了……”

自古英雄好汉难过情关，更何况石继志本来就是极为多情的人，他心中有了此项决定后，那股无名伤感，一直回旋在他内心，久久不能释怀。

午后的阳光，无力地照射着窗外的绿地，反射出百支金箭，一一由石栏缝中反射而入，懒洋洋地照着这两个不幸的人。

石继志午睡方醒，睁开眼一看，却不知何时那石壁上洞口又开，有一个颇为讲究的大红食盒放在那里。石继志忙跑过去将那食盒拿过来打开一看，内中竟是一碗白鸡香菇面，还有一小盘新炸的春卷。

石继志不由暗忖：“那晴梅不知何时又来过了，自己竟是沉睡至此。”也不再客气，将盒中食物吃个干净，又放在壁洞之内，看看天色又快到了傍晚时候，正不知如何来消磨这室内时光，却听见隔室的丹鲁丝叫道：“石大哥！”

石继志应一声，沙漠红叹了口气道：“我们总要想个办法，要不然在此关一辈子也出不去！”

石继志苦笑笑道：“姑娘，你就静一下心吧！急也不是办法，这石室建筑得太坚，要出去可不是容易的事！反正我想，总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沙漠红丹鲁丝哼了一声道：“要是那丫头来救，我情愿关一辈子也不出去！不过……她才不会救我呢！”

石继志顿了顿道：“不管是谁来救，反正只要我能出去，一定救你便是了！”丹鲁丝这才开心，一时反倒愁怀尽释，二人在室内竟谈了起来。

也不知哪来这么多话，二人竟是谈个没完，由目前境况谈到了师门，又

谈到了各门各路的武功。由这些对话之中，石继志颇为惊讶，这沙漠红丹鲁丝虽是处身沙漠，却对于中原各门绝功简直无所不精，谈锋之健，见解之精，俱令石继志惊异不已，暗忖：“如今的女孩可都不简单了。”

又想他自己所认识的几个少女，哪一个不是有一身奇功，差一点的高手恐都不是她们对手，由是可想见武林中尽多能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有此一念，不由又加强了石继志向上的决心，使他日后成为武林中百年仅有一位奇人，这是后话。

二人这一谈，一直谈到了黄昏，直到那丫鬟晴梅又送饭来，二人才相继住口。

晚餐依然是由那洞口内用推盘推进来的，晴梅只露出一个头，笑眯眯地看着石继志。石继志问她什么，她总是笑，要不就是摇摇头说不知道。石继志知道问也是白问，赌气不问了。

饭后天就黑了，隐隐听见石栏外莲湖一阵水响，石继志忙扑向栏口，却见穿过荷层划进来一叶小舟，舟头站着一身材高大的红衣老人。

待舟行近，始看清那老人竟是天山三老中铁扇老人沙梦斗。这老人想是有意卖弄身手，在小船头笔直地挺立着，可是一双大袖却凭空向后连连挥动着，双袖所击出的风力，直把半池莲荷摇了个刷刷直响，那小舟无人摇桨，却快如箭矢似的，直往石继志和丹鲁丝关处石栏飞驰而来。

一霎时已行抵尽头，老人大袖一前一后一阵疾拂，那小船竟在水面上滴溜溜打了个转儿，横着停在了石室之口。

就听他宏亮的大嗓门，哈哈一阵大笑，一对精光四射的眸子朝隔室的二人看了一阵，宏声道：“你们二位怎么样，还好吧？”

丹鲁丝赌气没理他，石继志却微微一笑，冷冷地道：“多谢老前辈将弟子诱至此处，这地方实在很好，前辈有何见教？”

铁扇老人沙梦斗一竖双眉，哼了一声道：“那么好得很，你们就在里面多住几天吧！”说罢又是一阵大笑，双袖一阵舞动，那小船已打了个转儿，掉过头来。只见他向后连连挥动着一双大袖，那小舟一如方才，其快似箭地又往原处驶回。

石继志冷笑一声，不再发话，沙漠红也赌气道：“关就关，谁还怕你这糟老头子不成？最气人的是沙念慈也不来，要不然总能想个办法出去呀！”

石继志无意之间，眼角扫处，却发现一个小纸卷儿嵌在石栏的缝中，不由咦了一声，忙走到那石栏前，将那小纸卷儿抽出，打开一看，竟是写满了字的一张纸条儿。石继志不由心中一动，忙走近几前，就着灯光向那小纸条儿上一看，不由大喜，只见纸条上一笔娟秀小字写着：“今夜三更，我来救你，请勿惊！”字体甚是劲秀，只是并无上下款。

沙漠红丹鲁丝听得石继志咦了一声，不由奇道：“有什么事？”

石继志不由笑道：“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沙漠红追问道：“到底什么事嘛，‘这就好了这就好了’的！”

石继志笑道：“我发现了个小纸条，上面写着是有人要在今夜三更来救我们，这不是好了么？”

沙漠红丹鲁丝闻声也不由大喜，尖声叫道：“真的呀？是谁写的？”

石继志不由皱了皱眉道：“小声一点！”遂伏近壁边小声道：“我也不知道是谁，反正有这么回事就是了，那纸条上也没写名字！”

沙漠红丹鲁丝忽然又哼了一声道：“一定是那关小晴！”

石继志叹道：“唉！人家也没写名字，你怎么知道是她？”

丹鲁丝这才回嗔为喜道：“这还差不多，要是她，我情愿关在里面，也不希望让她把我救出去！”

石继志听后，心想女孩子真是小心眼儿，当时只顾心中高兴，却也没再说话。

沙漠红丹鲁丝又似想起一事，追问道：“你看看那字，是男人写的，还是女人写的？”

石继志不由脸微红地道，“字倒像是一个女的写的。”

沙漠红不由哼了一声，还叹了一口气道：“得了，还说什么，一定是她，没有错！”

石继志不由皱眉道：“是谁呀？”

沙漠红道：“还有谁？还不是你那晴妹妹……哼！她倒来得挺是时候，趁着你在难中、把你救出去……哼！哼！哼啊！”

石继志被最后那一串的哼逗得差一点笑了出来，心想这是什么话嘛？当时带笑道：“你又为什么这么恨她呢？就算是她，只要能把我们救出去，对你不是也挺好么？”

沙漠红冷笑了一声道：“我也没惹她，她为什么开口就骂人？等我出去以后，倒要跟她比比，看看到底是谁厉害！”

石继志知道愈说愈厉害，只得叹了一口气不再说话，此时反倒希望最好救自己的这人，不是那关小晴，而是另外一人了，否则二女见面，要真打起来，那才是真糟呢！

既知三更时分有人来救，石继志不由略微放宽了心，把身上略为整理了一下，重新又把宝剑背好，一切就绪，又关照丹鲁丝照样做了，这才在床上闭目养神。

二人在床上直等更楼上敲了三响，已是午夜时光了，可是却不见那人前来。尤其是沙漠红丹鲁丝，在床上都快睡着了，石继志心中也自奇怪。

差不多又有一个时辰，石继志在盘膝运功之时，却听见一阵轻微的水响之声。这一来，他不由精神大振，忙下了床，扑近那石栏处向外一看，果见一仅可容二人的小舟，在高约及人的荷丛中擦茎而过。那小舟穿行水面荷茎，极为轻微，如非细心去听，定不易听出，而且舟身奇小，藏在荷丛之中，已被那大如蒲扇的荷叶掩遮得丝毫不显。

石继志在石栏缝中注视了半天，才见那小舟驶近自己这边，再一注目，原来在那舟尾上伏着一人，一身黑衣，身材婀娜，一望就知是个少女。

这少女脸朝下，只是用一双纤纤玉手在水面上点划着，直到这小舟已行至石栏之前，方始定住。只见舟上少女微微一抬头，皓月之下，秀发垂肩，蛾眉双飞，果然竟是那关小晴。石继志不由喜得叫了声：“晴妹！”

小晴用手在唇上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又用手指了指楼上，似说楼上有人，不要惊动了他们的样子。

石继志会意地点了点道，遂见她抬头看了看楼上，把头伏近石栏小声道：“我要到楼上去，太危险了，因为那机关声音太大，要是惊动了三老可不是玩的！”

石继志忙问道，“那怎么办呢？”莫小晴微微笑了笑，石继志发现她那双眸子似含着无比的深情，瞬也不瞬地注视着自己，不由脸红了一下。

莫小晴才嫣然一笑，点了点头道：“我有办法。”说着只见她由囊中摸

索了半天，掏出一只仿佛一根核桃粗细的石杆儿。她一面小声道：“这是开这石栏的横钮儿，你先走开一点！”石继志忙依言旁移了一些，莫小晴又顾视了四外一下，这才向上一耸身，石继志就见她活像一条大壁虎似的，把全身都贴在了那石栏之上，微闻得丝丝一阵细音，已揉身上了七八尺。遂见她把口中所衔的那石杆儿用手拿下，往一石孔中一插，微微向下一按，就听“咯蹦”一声，石继志就见那齐着地面的大石门，果然在“吱吱”一片细声里错开了尺许一道石缝。

石继志不由大喜，忙一闪身，已用“凌空幻步”的身形，只一晃，已轻悄悄地立在了那小舟之上。遂听那石门又是“喀喀”一阵细响，竟如原状合上了，莫小晴身形就像是一片落叶似的，轻飘飘已落在了石继志身旁。

她身一上舟，先向石继志笑了笑，这才比着手势，小声道：“快走！快走！还有好一大段路呢！”说着效前状把身形又欲向下伏去。石继志不由一怔道：“还有丹鲁丝姑娘呢？”

莫小眉闻言蛾眉微挑道：“谁管她！我们快走吧！”

说着又把身子俯了下去。石继志不由大急，忙道：“那怎么行……怎么……”

莫小晴忽然转过了脸，满面忧怨地道：“石哥哥，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走吧！”

石继志不由冷然摇了摇头道：“那怎么行？怎么能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

莫小晴忽然叹了口气，秀目朝着石继志转了转，用发抖的声音道：“要救你去救，我不去！”说着身子背了过去，玉手轻抬，石继志可猜知，她是在擦眼泪。

石继志不由叹了口气道：“姑娘，那机钮呢？”

莫小晴背着身子把那石杆儿递过去，石继志接过后不敢再迟疑，双臂一抖，活像一只凌霄大雁，已伏身在那石栏之上，轻攀钢爪，刷刷几声，已爬近丹鲁丝所囚身的石栏之前。由石缝中向室内一看，敢情里面还亮着灯呢，再一看那沙漠红丹鲁丝，已面朝下趴在床上，石继志不由着急地低唤了声：“姑娘！快起来！”

丹鲁丝只回头看了看，红着眼圈摇了摇头道：“石大哥，你走吧！我不走！”

石继志不由大急道：“哎呀！这是什么时候了嘛！还不走！”

沙漠红由床上下来，脸上还流着泪，原来方才莫小晴救石继志时一动一言，她早已听了个清楚，自然是心中难过十分。她用手擦了一下泪道：“石大哥！你有这份心救我，我会感激你一辈子；可是这一次我不走！我倒要看看，她不救我，我能不能走得了……”说着声音都抖了。

石继志不由大急，忙把那石杆儿照样插向石孔中，只闻喀喀一阵细响，果然那石栏大门错开了尺许。石继志忙闪身而入，进内又劝了好一阵，这才硬拉着她出去了。

隐听见水面莫小晴的声音道：“她不走就算了嘛，还紧拉个什么劲儿！”

这一来，那沙漠红丹鲁丝才平息的怒火，不由陡然大盛，只见她杏目一睁，道了声：“你！”

石继志只急得两边作揖：“我的好姑娘，二位都请看在小弟的份上算了！这地方可不是吵架的地方！”

沙漠红丹鲁丝气得玉面通红，娇声道：“你看她嘛！我可一句话也没说……还以为我怕她呢！要不是看着石哥哥的面子……哼！”说着还斜瞟了莫小晴一眼。

莫小晴双手抱臂，眼看着天，微微摇晃着身子，也是斜睨着丹鲁丝道：“还说呢！我又怕过谁来？”

丹鲁丝一甩头道：“你要怎么样？”

莫小晴猛一转身道：“揍你！”

石继志不由急得叱了声：“你们……”想是自觉声音太大了，不由突然中止，只急得星目中几乎快流下了泪。

二女一见，这才各自压下急怒，一齐低下了头，石继志这才抖声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还吵……不如我还是关回去好些！”说着竟真要向那石栏上纵身攀去。不想身方一动，他两只手各被二女捉住了，左面是莫小晴，右面是丹鲁丝，二女一对脸儿，都不由臊了个大红脸，不由得又各自松开了手，转过身子去。

石继志见状不由叹了口气，只见他双掌微微向后推着，这叶小舟已直向荷丛中穿进。只是这叶小舟极小，长仅不过五尺，宽也不过二尺，两个人在上面已够勉强的了，更何况三个人。

所幸三人全有一身极上的轻身功夫，立在舟上，小舟只微微向下沉了半寸许。

莫小晴将身形伏下，一面道：“还是我划出去吧，我知道路！”

沙漠红丹鲁丝也把身形伏下，三人一时无语。这小舟在莲荷之中左转右弯，疾快无比，一霎时，已划出了这池面，来至那冰荷池上。

石继志心中不由一惊，因为那冰荷是生在水面上的一种荷类，荷叶又稀，小舟一行其上，毫无遮掩，无异于普通水面行舟，舟身毕露。三人全是把身子紧贴着船面，要依石继志，恨不能以一苇渡江的轻功绝技，点着这水面荷叶上岸，可是二女却无此极上轻功。

一瞬间小舟已离岸不过五六丈远近了，石继志率先一抖二臂，以“一鹤冲天”的绝技拔空而起落在岸边，三人身才站稳，却听见阴沉沉的一声冷笑道：“怎么到这个时候才来？我们等了半天啦！”

三人不由大吃一惊，忙向发声处一看，都不由吓得一阵心寒，暗忖这下可完了。原来三人目光望处，就在树荫之下有一所凉亭，亭内石凳之上，坐着三人，正是天山三老，白发王秦勉、铁扇老人沙梦斗、金笛生郝云鹤，三老一个不少。

发话者正是那白发王秦勉，他单手轻抚着颌下银须，一面由那凉亭中徐徐步出，铁扇老人沙梦斗和金笛生郝云鹤，也满面秋霜地由亭中随后走下。石继志见状，不由暗暗地叫苦。

那莫小晴和丹鲁丝陡一见状，都不由大吃了一惊，一连后退了好几步。天山三老已徐徐走出凉亭，呈三面向三人围拢过去，目光中均闪着的神光，丹鲁丝和莫小晴一时都失去了主意，莫小晴还叫了声：“石哥哥，我们跑！”

石继志不由微摇了摇头，他知道，在天山三老面前，哪还能跑得了，只能徒自取辱。

铁扇老人沙梦斗哧哧一笑道：“跑？”说着话目光却向那莫小晴盯视过去，面上竟涌出一层怕人的颜色。

三人已退向池边，不能再退了，三老也呈三面各自把身形定住。白发王

秦勉上前一步，他先不朝石继志说话，而把目光转向莫小晴，阴冷冷地道：“姑娘！你姓什么？”

莫小晴一挺胸道：“我叫关小晴！”石继志闻言不由大吃一惊，盖因天山三老在武林中一向辈份极尊，任何人也要对他三人礼让三分，想不到关小晴一介后辈，居然竟敢对他们如此说话，就是自己，内心虽恨三老万分，可是表面上尚且不敢带出颜色，这小晴却太胆大了。

石继志只怕她吃了亏，忙在一旁沉声道：“小晴不得无礼！这是天山三老中的白发王秦勉老前辈！”说着率先向着三老一躬身道：“弟子石继志向三位老人家问安！”

沙漠红丹鲁丝也弯腰叫了声：“三位爷爷好！”因为她本和那沙念慈至交，卧眉庄也是常来之地，素日皆是称三老为爷爷，此时自不便改口。

可是那莫小晴，生具一副不肯低头的强性子，因恨三老把石继志关在地牢，早已满肚子怨恨无处发了。现在再叫她向天山三老见礼，那岂不是做梦。闻得石继志之言，满面青霜地看了天山三老一眼，移目荷池，满脸不屑之色。

白发王秦勉见状呵呵一阵大笑，点了点头道：“好个刁蛮无知的女娃娃！你有多大能耐，居然敢擅入我卧眉庄，如入无人之境，你也太轻视我们三个老头子了……”说到后来，满头白发竟根根倒竖了起来，厉声喝问道：“你师父是谁？”

莫小晴本想说出自己父亲的名字，因莫小苍和天山三老还有一段情，只是突然想到石继志就在身旁，万一道出自己父亲名字后，怕他就先饶不过自己，只得硬着头皮漫不经心地道：“我没有师父……”

其实她这话倒不是假话，她这一身武功，全是父亲一指魔莫小苍所传授的，可是白发王秦勉听在耳中，却认为她是有意奚落，顿时无名火起，嘿嘿一阵冷笑道：“好！女娃娃，算你有胆子，这么说今天我同石继志在比武时，暗以掌劲敌我掌风的，不用说也是你了？”

莫小晴不由脸一红，闻言后点了点头道：“你堂堂一个武林前辈，却如此欺侮一个后辈，姑娘我看不惯才下手的！”

此言一出，白发王秦勉脸不由一阵大热，只见他右掌方要举起，却听见那沙梦斗暴喝一声：“住口！”

石继志三人都不由吓了一跳，遂见这沙梦斗用手一指莫小晴道：“你是什么人，居然敢对我们三人如此说话？今天要是不给你一个厉害，谅你不知我天山三老何许人也！”

莫小晴双手叉腰，微微冷笑道：“你们要怎么便怎么，反正我也不会就怕了你们！”

此话方一出口，沙梦斗已霍地推出一掌，莫小晴方运双掌欲以“排山掌力”敌上，却不料斜刺里石继志已先劈出一掌，迎上那沙梦斗的掌功，平空大震了一声，二人各向后退出了几步。

石继志差一点坐倒在地，一时只觉面红耳热，一条右臂早就齐根酸麻了，暗忖：这沙梦斗好厉害的掌力，幸亏这一掌自己用了八成力，否则这条膀子就别想要了。

铁扇老人沙梦斗也不禁心惊不已，不由勃然大怒，哼了一声道：“石继志，本来没有你的事，是你自找的，今夜我可不能饶你了！”说着话，只见这老人一双大袖向后一挥，已如箭似的向石继志身前扑到，右掌微微向前一探，并中食二指直往石继志“中腑穴”上就点。

石继志心中虽害怕，可是箭在弦上却不得不发，他知道天山三老，内功都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尤其是这种点穴手法，看似与一般点穴手无异，可是暗中却含着一种极为厉害的“三元指”力。这种指力可“隔空点穴”，若防备略慢，让他这种内力沾上了穴服，那可就算被他点上了。

石继志有见于此，不待沙梦斗指力沾上，已先一晃身，待身形转过，霍地一式“金剪手”，双掌平胸交叉着，直往沙梦斗这手腕子上猛剪了去。

莫小晴与丹鲁丝在一旁，都不由看得暗自惊心不止，俱都为石继志担心。那白发王秦勉虎视眈眈地看着二女，冷笑道：“你二人要是不知死活一起上的话，可休怪我们手下无情了……”

莫小晴气得把脸一扭，暗中手里已扣了一掌菩提子，心想只要石继志略有危险，自己这一掌铁菩提定要暗中助他一臂之力。

沙漠红丹鲁丝又何尝不是作如此想，此时已把上身刀衣拉开，齐着刀衣竟并排着一列十二口柳叶飞刀，这种飞刀又薄又小，长短直和柳叶相似，每口飞刀刀柄之后，都系有三缕彩线，发刀人只需以二指捻着那彩线，向外一翻一甩，凭指力可任意于两丈三丈五丈以内取人性命。若是武技高者，更可发刀中人穴道，刀出则一闪即至，这是一种苗疆及大漠中极为厉害的暗器。

丹鲁丝将外衣拉开了些，犹自装着从容看向二人，只见一刹那，石继志已和沙梦斗打成了一团。

昨日和三老比武之时，石继志虽也用出全身武功，可是那到底是比武性质，今夜可就不同。石继志本身也在怒火头上，深觉天山三老太过量窄，自己几次三番向他三人礼让，他们居然丝毫不肯容让，最后竟把自己骗关在地室之内；此时再被铁扇老人沙梦斗那种凌厉的招式一逼，不由得一时也把全身武功展了出来。

一时之间，只见当空两条人影时合乍分，掌风呼呼，枝摧叶扬，声势吓人已极。别说是丹鲁丝和莫小晴二人，就连一旁的秦、郝二老也不由惊心不止。

转眼之间，二人竟再度对了一掌，石继志竟被震得一路踉跄坐于地下。一时之间，但见他汗如雨下，帽子都被震掉了，莫、丹二人都不由大吃一惊，相继惊叫一声，俱都飞扑上去，拦身在石继志身前。

只见石继志坐在当地，低头不语，丹鲁丝不由得喊了一声：“石大哥！你怎么了？”石继志慢慢抬起头，目中闪着一种异样的神色，苦笑了一声：“没有关系……”

沙梦斗哧哧一笑，遂正色道，“石继志，老夫看在你那师父份上，不愿过于和你为难；你要是知趣，还是和那位姑娘回到老地方去住着，我们也不难为你……”说着又是一阵冷笑，接道：“要是你再执迷不悟，自恃你那点功夫，要向我三人动强，嘿嘿！那可就是你死期到了！”

说着目射精光，显然似已到了急怒的头上。石继志冷笑着站起，只觉得愤怒填胸，勇气百倍，他已感到忍无可忍。

天山三老也都愣了过来，三双精光四射的眸子一齐注视着他，大有一言不合立即发难的样子。

可是石继志直如未见，只见他立起身来，先向着天山三老一躬身，这才冷冷地道：“方才沙老前辈之言，恕弟子不能从命，生死有命，一切尚请三位老前辈高抬贵手，否则弟子虽死无憾！”说完话把头向上一抬，大有听凭处置之意。

天山三老见状不由相互对视了一眼，白发王秦勉哼了一声道：“石继志，我劝你还是知趣些好！”石继志冷冷一笑道：“多射老前辈开导，恕弟子不能从命！”话才一完，就见金笛生郝云鹤点了点头道：“好犟的娃娃！石继志，你是聪明人，你想想，凭你那一身武功，是不是能敌得过我三人呢？”

石继志沉声道：“弟子只求能出这卧眉庄，粉身碎骨在所不计！”

此言一出，白发王秦勉不由哈哈一阵大笑，只见他向前一晃身，又欺在石继志身前，想以“罗汉手”递掌，将对方制服。

不想手方一举，突见石继志身形猝然向下一矮，两臂向外一分，直如鹰鸣似的一声长啸。这声长啸，声调极为悠长，把在场诸人，都惊得毛骨悚然。

白发王秦勉方觉石继志这种怪样，好似听人传说的一种功夫，只是一时却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了。

遂见石继志二臂倏地一收，全身竟自霍地腾空而起。一旁的金笛生郝云鹤见状大吃一惊，不由猛一横身，已窜至秦勉身侧，口中惊呼了声：“大哥小心，这是七禽掌！”白发王秦勉也已发现这种怪招竟是武林中闻名丧胆的七禽掌，也不由大吃了一惊。

这种“七禽掌”不发则已，只要一经发动，万无中止的道理。石继志悲愤之下，竟展开了这套掌法，全身猝然腾空而起。第一式“雷厉三翅”，当头一掌，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往白发王秦勉顶门上按挤了下来。

白发王秦勉虽听江湖上人传说过这套功夫，可是到底自己还未领教过。见石继志身形一腾起，活像一个大车轮似的转了一转，那“大”字形的身子甫一降下，已向自己命门上当头击了一掌。

白发王秦勉惊怒之下，骑马蹲裆式一站，双掌掌心猛然向上一翻，吐气开声地嘿了一声。这正是他苦练了多年的一种掌力。名叫“紫车神功”，平日极少使用，此时因搞不清楚这“七禽掌”到底有多厉害，所以双掌用了全力，向上猛地一推。

石继志身在空中，一任他这种下击的掌力有多厉害，可是要想硬接白发王秦勉这种掌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果然两股掌力才一接触之下，石继志身形就像抛彩球也似的再度腾空而起。可是他这种“七禽掌”的厉害之处也就在这里，决不因为一招受阻而无从下击。

石继志身形甫一腾起，竟又似流星过野似的猛然下坠，那“大”字形的身形再次倒转了一周，仍然是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往白发王秦勉当头猛击了下去。

白发王秦勉此时才真正体会到这种功夫的厉害之处，可是他到底不是弱者，仍然沉着以不变而应万变，就在石继志这“雷厉三翅”第二第三式接连两式疾招之下，白发王秦勉竟从容以“紫车神功”连续推出三掌，接过了七禽掌首招的雷厉三翅。

别看这白发王秦勉为当今极上的内功高手，在他接过石继志这首势三招之后，也不禁双臂一阵发麻，心中暗暗叫了声：“好厉害的‘七禽掌’！”

此时石继志这种“七禽掌”力，已发挥到了第二招“分云爪”，就见他右掌贴心，猛然向外一递，直往白发王秦勉当胸猛抓了过来。自从他用这“七禽掌”对敌以来，从未用过第二式，这“分云爪”全系内功的气炁功夫，由指尖透出，活像五支钢钩，直往白发王秦勉当胸猛抓了去。

别看石继志内功远不及天山三老，可是这种“七禽掌”之中的每一招式，

都是集全身功力于一击，用一次这种功夫，都消耗元力过剧，非周日不得复元。

此时石继志这种“分云爪”的功夫突一施出，五指如钩向外一探，白发王秦勉立觉有五股极为猛烈的罡风透胸而至，其势骇人十分。白发王果不愧为一武林怪杰，只见他向右一侧身，倏地施出“大伽蓝圣手”中第七式“合十梵唱”，双掌用“阴劲”向当胸一合。

石继志甫一接触，已领略到了他这种功夫的厉害，自知如果不撤掌，固然可以伤了对方面，可是自己这只右手也别想要了。

当时旋身收掌，口中依然发着怪啸，身形倏地上跃五尺，一式“腾霄腹”，霍地收肌挺背，滴溜溜已转向了白发王秦勉身后，猛然他身形猝然向下一蹲，右手由耳下向外一分，这种“引颈亮翅”的招式一施出，简直活似一头大白鹤，右掌来势疾猛，几乎令人看不清他这只手是怎么出来的。

白发王秦勉顿时觉得一股奇大的劲风侧袭而至，待发现时，石继志右手已风驰电闪而至，只见他五指箕张，直往自己肋下猛插了下去。

白发王秦勉虽武功饮誉江湖数十年，可是对于这一套“七禽掌”却是见也未曾见过。就在他吃惊疑怔的一刹那，只见石继志双目怒凸，其红如血，身子随着掌势，已倏地站起，方觉出这一势并非普通的“白鹤亮翅”。

可是这种招式厉害之处在于一发之下，如长江大河，决不容人稍缓须臾。就在白发王吃惊的瞬间，但觉自己右肋一阵奇痛，不由吓了个忘魂。他知道若容对方实抓上了，自己非但一世英名不保，弄不好还有性命之忧，急切间脱骨让位，向右后猛一个盘旋，隐闻“噗嗤”的一声微响，敢情这位老爷子身上的那件锦缎袄，竟被石继志这种指力给拉开了两寸许的一条大口子。

这么一来，白发王秦勉不由羞臊得老脸通红，自己成名江湖数十年，想不到今夜竟坏在一个初出道的小毛孩子手中，若传扬出去了，今后自己尚有何面目见人？

这么一想，这位老爷子不由得大喝了一声：“罢！罢！小子，这是你自己找死！”

这位老爷子盛怒之下，但见其双掌当胸一抱，猛听嘶嘶一片细响，眼前这高大枯瘦的老人一刹那暴长许多，上身那截短袄，竟吃不住这种暴长，有好几处都裂开了口子，而白发王秦勉一张脸，真可谓面如红布。

这位老爷子羞怒之下，竟不惜消耗本身真阳，而施出自出师门后六十五年以来第一次对敌的“犀阳神功”。这种功夫正同石继志所施展的“七禽掌”一样，每施一次，消耗本身元阳过剧，也是一发即不可收拾。

这位老头子突然一展出这种功夫来，非但丹鲁丝和莫小晴见所未见，大吃一惊，就连一旁的铁扇老人沙梦斗和金笛生郝云鹤都不由大吃一惊。他们仅知道自己这位拜兄练有这么一套功夫，可是却从来也未见其以此来对敌，此时突然见他展出了这种功夫，都不禁暗自为石继志捏一把冷汗。

石继志此时“七禽掌”已施展到了第九式上，自从对敌以来，包括上官先生在内，就从来未把这七禽掌施过如此多招。

白发王秦勉这一变身形，举掌投足都似疾风暴雨，大有拔树倒山之势。只听得呼呼的掌风如惊雷骇电似的，掌风所过之处，扬起漫天沙石。即使是隔池的池水，也为秦勉这种掌风所扫，也像银虹似的溅起一天水箭。这种气势，端的是令人惊魂出窍。

一霎时二人已对到了第十三招之上，石继志是一式“反翎现啄”，二掌

由右肩后作合十状猛地推出，直取白发王秦勉的“天突穴”。

白发王秦勉大吼一声，一式“翻江赶急浪”，猛向右一个急滚，足下是“踹舟渡水”，用“海底捞针”的招式直取石继志小腹。

白发王秦勉自知难以逃开对方这招“反翎现啄”，故此狠心也施出这一式毒辣的招式，想与对方玉石俱焚。

两人动手过招，可谓快同电光石火，一刹那二人都不由暗自叹息一声，知道要想躲开对方这一手功夫已是不可能。这种招式可不像普通的招式一样，可发可收，这种招式一旦施展就别想收了。

铁扇老人沙梦斗和金笛生郝云鹤各自长啸了一声，一左一右腾起身形，直往二人身侧落去，以期于危机一瞬间挽回二人性命。

可是就在他二人身形腾空，丹鲁丝及莫小晴惊叫的一霎时，当空突然响起一声极为凄厉的长啸，一条黑影似流星泻空似的，由那高有七八丈的大冰槐树梢之尖急坠而下。待足尖一点地，无巧不巧正落在了石继志和白发王之间的尺土之间。

此时沙、郝二老身形尚在当空未下之际，石、秦二人一人是掌，一人是腿，都已差寸毫即将临在了对方的身上。

而这突临的怪人身形甫一落地，口中喝了声：“算了吧！”只见他一双瘦袖倏地往两下一分，仿佛没见他用什么劲，而白发王秦勉和石继志那么猛厉的疾势，竟被这人轻轻一分二臂，各自都觉得似有万钧劲力直往自己扑面袭来，不由得足下一阵踉跄，各自后退了八九步，白发王秦勉拿桩站稳，石继志竟被这股无比真力给反震得一交坐于地上。

此时沙、郝二老也都落足在地，他二人如此快疾的身法，不想人尚在半空，却让别人抢先把围给解了，俱觉面上讪讪无光。惊怒之下，一打量这突然现身的人，竟是一个瘦高清濯的儒士。这儒士身着一袭青布长衫，一落地，嘻嘻一笑道：“三个老儿别来无恙？尚认得我这峨嵋寒客么？”说着话瘦臂往前腹一抱，面上笑态可掬。

白发王秦勉惊愣之下，细细打量这寒儒，月光正照在这人清癯的面容上，只见他一双长眉斜到两额，星目挺鼻，分明为一四十许人。

天山三老都不由皱了皱眉，他们只是觉得这中年人好面熟，只是一时却记不起他是谁了。而此人这份狂傲之态，一出口居然唤自己兄弟为老儿，尤令三老气焰怒炽。金笛生郝云鹤方正色点了点头道：“请问……”

不想话尚未完，那地上的石继志却狂叫了一声：“师父……”猛地扑身而上，跪倒在地。天山三老见状，直如当空响了一个焦雷，一齐暗叫了声：“原来是他！”

就见这寒士低下眼皮看了面前的石继志一眼，理也未理，扭脸向着天山三老晒然一笑道：“五十年岁月匆匆如斯，也难怪三位兄台不识得我这故人了……”说着仰天哈哈一阵狂笑。一旁的莫小晴和沙漠红丹鲁丝惊魂方定之下，才回味出这突然现身的青衣寒士，竟是当今天下首屈一指的前辈奇侠上官先生。

多少传闻，使她们幼小的心灵中，对这位奇异的怪人交织着一片五色缤纷奇异荒诞的幻想。而这位奇异的怪人突然在她们眼前出现了，怎不令她们欣喜兴奋得手足无措？此时各自叫了声：“老前辈！”一齐伏身下拜。在她们想像之中，上官先生定会含笑请她们站起来。

可是这位怪人只是看了她们一眼，依然是理也不理。夜风之下，他身上

那件单薄的青衫，被疾风吹得拂前飘后，似飘然神仙。

天山三老此时才认清了来人，俱都不由口中“哦”了一声，一连后退了两三步。他三人一向是眼高过顶，武林中从未有人被他们看在眼里，可是眼前的上官先生突一现身，他们都不由得傲气锐减，由白发王秦勉领头，俱都朝着这位怪人一抱拳，弯腰施礼，叫了声：“原来是上官老兄，久仰了！”

白发王秦勉接着哈哈一笑道：“真是岁月摧人，与先生青城一别，转瞬已近甲子，我兄弟都已须发斑白，难得先生风采犹如昔日，可见这多年来万事如意了。”说着又是哈哈一阵大笑，可是这种笑声却显得多少有些勉强的意味在内，听起来大不是味道。

上官先生微微颌首，依旧是笑态可掬地冲着三老一抱拳道：“秦老大可太客气了，小弟一生漂游，湖海为生，哪里能和你们老兄弟占山为王相提并论，还谈什么万事如意……真是笑话了！”说着也是一阵大笑。

可是他这种笑声，却显得有一种冷凄之音，尤其是石继志，随师父多年以来，就从来没听过师父这么笑过，意料到师父定是已在愤怒头上。

上官先生笑容一敛，这才低头看了一下地下跪着的三人，冷冷道：“你们三人有多大道行，居然敢和天山三老动手，萤火之光与皓月争辉……”说着又是一阵大笑。

三人跪在地上，由脊椎骨里向外直冒冷气，可是上官先生笑声甫停，却扭脸向白发王秦勉正色道：“秦勉，你说他三人是否罪不可赦？”忽然他似想起一事，挥手道：“你们两个女娃娃可以起来了……我没资格管你们。”

莫小晴、丹鲁丝在上官先生一挥之下，全是身不由己地起来了半尺，不由得相继站起，一时惊愕得站立一旁。

天山三老此时已看出这位怪人面色不善，俱都冷立一旁，不知何言以对。

遂见上官先生依然是笑嘻嘻地对着白发王秦勉道：“秦老兄，石继志竟敢与你动手，真是罪大恶极！”说着忽然面色一变，目射奇光道：“只要你点点头，我立刻将这畜生毙于掌下。”

说着霍地举掌而起，石继志不由吓了个忘魂，莫小晴和丹鲁丝都不由惊呼了一声。

上官先生冷眼看了二女一眼，那只手掌在空中并未击下，目光注定白发王秦勉，似等其回答。

白发王秦勉脸一红，心想：“好个老小子！居然给我来这一套……”秦勉知道自己在她面前，如何能那么说，即使自己点点头，就算是石继志真被他打死了，他又岂能与自己善罢甘休？可是自己如果不点头，无疑是饶恕了石继志一切罪过……然而转念一想，他也只好硬着头皮嘻嘻一笑道：“上官兄言重了……令徒何罪之有？”

上官先生闻言点了点头道：“这么说，我这劣徒是没有罪了？”

白发王秦勉看了二位拜弟一眼，嘻嘻一笑道：“哪里，哪里！他本来就没什么罪……”

上官先生闻言面色转喜，温文地对地下的石继志笑了笑：“好孩子，你起来吧！”石继志简直是出乎意料之外，慌忙磕了个头站起身来。

旁边数人也不由为上官先生这种突然的举动而大感惊异，俱都不解上官先生此举之意，可是却可预料到，上官先生这种举动定有深意。

果然就见他一收笑脸，对着天山三老一抱拳道：“小徒之罪既承三老见谅，那么小弟不才，倒要请教三位兄台几句活了。”

铁扇老人沙梦斗不由哼了一声道：“老兄有话请讲，我兄弟洗耳恭听！”

上官先生点了点头道：“很好！既如此，我倒请问三位兄台，将小徒关禁在石室是何意思？”

这几句话说得三老面红心跳，俱都一时无言以对。还算金笛生郝云鹤聪明，他知道此时只要自己两位拜兄任何一位，出言顶撞这位老人家一句，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糟。试想他徒弟已是如此厉害了，如和他师父为敌，结果那将是预料之中的事。

俗谓光棍不吃眼前亏，金笛生郝云鹤有见于此，忙抢上一步，微微一笑道：“今夜幸会高人，夜冷霜寒，先生如不弃，请随我兄弟内厅用茶如何？”说着话，却暗暗给两位拜兄抛了个眼色。

秦、沙二老俱都转过了脸，秦勉哈哈一笑道：“真是太简慢了……如兄下弃，你我故友何妨秉烛夜谈……”说罢老着脸皮，作势一伸手道：“请！”跟着干笑了两声。

在这种场面之下，任何人也难以再出强言了。上官先生忽然心念一动，不由长叹了一口气，方才那一腔盛怒转眼间竟已化为烟云。时间培育冶炼着他的心性和定力，他已变得不似常人那么容易喜怒了。

他面色重新变得柔和，呵呵笑了两声道：“不打搅了……不打搅了……”遂看了石继志一眼道：“你还不向三位前辈叩谢不罪之恩，再随我离去，尽管站在一旁作甚？”

石继志不由大喜，忙赶上一步向三老行了一礼道：“弟子石继志谢过三位老前辈不罪之恩，隆情厚恩，容弟子往后图报！”

三老恨在心里，可是表面却还得装着宽宏大量，相继摆手道：“贤契请起……”

一旁的莫小晴和丹鲁丝，见石继志下拜之时扫了自己一眼，俱都会意，相继上前下拜道：“多谢三位老前辈不责之恩……”

白发王秦勉气得直翻白眼，没好气地道：“算了！算了！”

二女相继含笑而起，秦勉忽然看了莫小晴一眼，冷冷地道：“姑娘！老夫有生之日，还要好好谢谢你呢！”

莫小晴玉面一红，尚未出言，上官先生已微笑道：“小小女孩，真不知天高地厚，三位兄台也请看在在下薄面，暂饶她们无理取闹吧！”

白发王秦勉闻言连笑道：“哪里！哪里！我们怎会与小孩子一般见识……”

上官先生遂看了石继志一眼道：“我们走吧！”

石继志略为沉吟道：“弟子尚有一匹马在此……”

白发王秦勉脸一红，闻言哈哈一笑道：“在！在！”说着转身对郝云鹤道：“贤弟，你去把石少侠及那位姑娘的马给牵来，我们兄弟要送人情就送到底，不能叫好朋友笑话！”

金笛生郝云鹤领命而去，不一会儿一阵马嘶之声，郝云鹤已牵着二骑疾驰而至。上官先生往这两匹马身上一望，只见其雪毛红睛，就知是大漠中千中难得一见的汗血种，不由甚感惊异，心中暗忖：“这小子一辈子奇遇可真不少！”

丹鲁丝和石继志各自接马在手，各自道谢了一番。再一看二马，在庄中这几日上料供养，出落得比往常愈发神骏，俱都开心不已。

天山三老由白发王秦勉率先，一直把众人送至庄门，这才快快而返。

出了那道石桥，一路上众人无话，尤其是石继志恐师父责骂，更是低头

不语。

待行到桥口，上官先生忽然驻足，对二女看了一眼，微微笑道：“二位姑娘还是尽快返家吧，出来时久，家中难免不大放心，我与小徒就此告辞了。”

二女一听，顿时心中冷了半截，不由得芳心尽碎，当着上官先生面，虽有满腹委屈，可是又怎么能说呢！不由像木头人似的，齐把目光往石继志脸上望去。

石继志闻言心中是又喜又忧，喜的是难得师父为自己排开了这些不了的情丝，忧的是二女对自己，尤其是小晴对自己这番深情，自己又如何来报答她。但是师父面前，又何敢说一句话，只用一双痴痴的目光，回看了二女一眼，见那莫小晴竟是流下了泪来。

上官先生眼光何等锐利，其实二女对石继志一切情形，早已看在了这位老人家的眼中。只不过他分析了一下，却认为也只有自己强自出头，乘早把石继志带走，以免日后让石继志做出对不起人的事情……所谓对不起的“人”，是指程友雪和司徒云珠。

莫小晴这一流泪，石继志竟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小弟沿途承二位姑娘照料，铭感十分，他年定图后报……”

莫小晴流着泪，方要说什么，可是看了上官先生一眼，也只好把话忍住。

上官先生看在眼里，不由暗暗感叹了一声道：“这真是上天的摆布，怎会令他们遇在了一块呢？”想着咳了一声道：“莫姑娘！尚请善自珍重，人生岂有不散的筵席……多忧于己无益……”

莫小晴正在流泪，闻言就像晴天打了个霹雳，暗忖怎么他会知道我的姓呢？不由惊异得一连后退了两步，用惊恐的眼神盯视着上官先生。

上官先生只是微微笑着，石继志不由低声道：“师父说错了，她不姓莫，姓关！”

上官先生哈哈一笑，看了莫小晴一眼，点头道：“哦？我说错了……”忽然他正色地对着石继志道：“继志，这姑娘尽心照顾了你一路，你将如何报答她呢？”

石继志料不到师父会有如此一问，一时惊异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中只咻咻道：“我……我……师父你老人家说……该如何报答她呢？”

上官先生冷笑了一声道：“如我说出，你却要遵行呢！”

石继志不由一愣，低头想了想，暗忖师父明知我和程友雪及司徒姑娘的感情，万无再替小晴促成之理，就点了点头道：“师父说出，弟子遵命就是！”

上官先生哼了一声道：“你怀血海深仇已经多年，我自不便阻你什么。只是……”说着又叹了口气，眼睛却向莫小晴望了去，满脸戚戚之色。

石继志心想，这与我血仇有什么关系嘛……莫小晴更是早已吓得面无人色，所幸上官先生顿了一顿续道：“只是我要你发誓，今生今世，不许你害这可爱姑娘一根毫发，你能做到么？”

石继志不由心怀大释，含笑道：“师父取笑了，别说关姑娘对弟子恩重如山，就无恩情，弟子又何能无故去伤人家……”

上官先生冷笑了一声道：“那也不见得。只要你有此一话就好了，日后如犯此誓，你就不要见我了……”说着又看了沙漠红丹鲁丝一眼，口中诵念道：“自古相思成苦结，一入情关出更难：姑娘，凡事还是看开些，不必苦己过甚！”说着看了石继志一眼道：“我们走！”

这走字方一离口，就见他身形像一只海燕似的猝然腾起，轻飘飘地落在

石继志那匹马背之上。石继志也只好看了二女一眼，道声：“再见了……”他觉得嗓音变得颤抖了，只好一咬牙，腾身落在了师父身后。

紧跟着这匹神驹扫尾长啸了一声，一提四足，如脱弦强弩似的，刹那间已消失在天山雪雾之中。

剩下了两个断肠的人。

她们痴痴地望着开合的云雾，眼泪像两条小银蛇似的挂在了她们的脸上，让天风吹扬着她们那乌云似的秀发，一刹那，云雾也把她们吞没了……

日出的红霞，照射着广大的沙漠，晨烟四起，马滑霜泽，一匹雪白的神驹，自山的那一边引颈而出，马上挺坐着一双神采翩翩的儒士。

前坐的上官先生用手远远指着前方，微笑道：“这是日喀则……这匹马真好，想不到有此脚程，真是快得出奇。”这一对久别的师徒异地相逢，变得更为亲密十分。

石继志依然是剑眉紧锁，他依然不能忘记昨天的离别情绪，他总责备自己太无情，太对不起二女对自己的一番情意了。

上官先生见石继志没有答话，回头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道：“小子！你依然忘不了那两个姑娘么？”

石继志不由脸一红，摇头道：“师父不要误会，弟子决无此意，只是……只是……”上官先生冷笑了一声道：“一个男子汉，凡事都应拿得起放得下，亏你还随我学了这么久的本事！”

石继志不由连声应着，顿时低下了头，遂觉师父一只手沉沉地拍在自己的膀上叹道：“最难消受美人恩，这是千古不易之理……只是孩子！你要认清了可为和不可为，只要想一想程姑娘和那位司徒姑娘，她二人素心候你至今，又为何来呢？”

跟着他又叹了一口气道：“虽然你自认对眼前二女立心纯洁，可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如不慧剑斩情丝，日后定成不了之局，你应对此感到侥幸才是正理，怎么反倒期艾至此，真令人不解了！”

石继志顿时为师父这几句话开导得心怀开畅，俊面一红道：“谢谢师父开导，弟子此番明白了。”

上官先生又朝他脸上看了看，才微笑道：“你能明白最好，否则日后你将为这儿女私情饮恨终生……”说得石继志打了个冷战，顿时不再言语。

马行如飞，一霎时，已驰出了这片沙漠，来到有水草的绿洲，石继志才想起一事道：“师父，你老人家怎会到这卧眉庄来呢？”

上官先生微微一笑道：“这两个月来，我何曾离开你一步，只是你不自知罢了……”

石继志不由惊得一睁双目，心中暗忖：“幸亏我没做什么坏事，要不然可都落在师父眼中了。”想着只是惊疑地看着上官先生。

上官先生嘻嘻一笑道：“你别这么看我，若你还不相信，我且说几件事你听听，你就知道为师的话不假了！”

这位奇人屈指道：“第一，你这小子在苗疆和那女娃娃得罪了蓝马婆，却把我的名字抬出来，人家非但没有打你，还招待了你们，为你们把金线蛊给去掉了……”

石继志不由脸一红，窘笑道：“这……这……”

上官先生笑道：“有没有这回事？”

石继志只好点了点头道：“那是她自己不对嘛！”

上官先生笑了笑：“你可知你们走后，我去给人家赔了多少好话，这都不去说它了！”说着他又屈下一指道：“第二，在沙漠上好好的又赶上了二族比武通婚，无缘无故把人家酋长的儿子打得几乎要死，又把人家女儿给诱得跟你一路……唉！你呀！”

石继志哭丧着脸道：“谁引诱她了嘛？她……”

上官先生叹道：“我知道这一点你还做得不错，始终不乱用情，只是……”说着他皱了一下眉，又接语道：“可是要硬就硬到底，又为什么半夜跑到人家帐篷里又烤火又吃肉的？”

石继志不由又臊了个大红脸，顿时不知如何解释，上官先生点了点头道：“怎么样，不错吧？这还不说，你到了三老那里以后，你再想想，你惹了多大的祸？”

石继志看了师父一眼，表示不服，上官先生哼了一声道：“我是叫你赔罪去的，可不是叫你争雄去的，你想想看，一开头先在演武厅抖足了威风，而后再偷入禁室，我不知你是否探到什么秘密。”

石继志更是脸红如布，上官先生又笑道：“最后又管闲事，把那潇湘子老儿给救了出来，这事情因出于侠义之念……”说着竟笑道：“还把那郝云鹤珍藏已久的两枚雪梨给偷摘了下来，送了人情……”

石继志也忍不住笑了，上官先生顿了顿才又接道：“这些事情一半基于童心未退，好胜心切，一半却基于正义观念，倒不失为心地纯正的侠义行为。所以我也不怪你。只是行道江湖，尤忌不可无故得罪任何人，这些人也许有一天是你的友人，也许有一天却是你的敌人。你年纪轻轻，更应广结善缘才是，多得罪人可不是上策！”

石继志不由连声应着，这才知原来自己沿途所作所为，竟全入师父眼底，所幸师父并无责怪之意，真是万幸了。

思念之间，这匹白马又跑出了数里，上官先生道：“以此速度，顶多再有两三天就可出沙漠了。孩子，你今后行程如何呢？”

石继志忽然眼圈一红，他看了师父一眼道：“如果你老人家没有差遣，弟子决心至洞庭一行……弟子要找那一指魔莫小苍，了却这桩血海深仇！”

上官先生顾视他良久，慢慢叹了口气道：“孩子！得放手时且放手，能容人时且容人。你只要记住，千万不要妄杀无辜，至于别的，我也不能过份强你，你要切记了……”

上官先生又点了点头道：“那位程友雪姑娘也被你气跑了，经为师好一番追寻开导，现在总算原谅你了！”

石继志不由一惊道：“师父你老人家莫非见到她了？”

上官先生呵呵一笑道：“非但见过了，而且已为你正了名分了。”石继志不由又惊又羞又喜，一时变得呆了。

上官先生又是一阵哈哈大笑，用手拍了继志肩臂一下道：“怎么样？你师父这么做可对得起你了吧？”

石继志红着脸，呐呐道：“那么……她……她在哪里？”

上官先生微顿了顿，才笑道：“此番她正在司徒老儿处作客呢！”

石继志不由一惊道：“这怎么好……师父，那她不是和司徒姑娘碰到一块了么？”

上官先生微知着点了点头道：“非但碰到了一块，现在已是一对莫逆之交了呢！”

石继志闻言不由喜得张大了口，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多少年来自己所担心的事，今日竟获得开释，哪能不惊喜欲狂，由不得一把握住了上官先生的手，喜极道：“真的呀？”

上官先生不由皱眉叫道：“哟……小子！别喜极忘形了，轻着点！”

石继志忙松开了手，羞得脸一阵红，上官先生晒然一笑，微点了点头道：“二女事一夫，这是自古美谈，你这小子倒挺美，只是以后可有你头痛的时候呢！”

石继志不由讪讪窘道：“师父取笑了……”遂见上官先生脸色一正道：“我已约定好了今年五月三十给你们成就好事，所以在这期限以前，你务必把一切事情都了结了。”石继志闻言，心中扑腾腾一阵乱跳，当时红着脸点了点头。

上官先生说着话，这匹汗血马已驰上了一条驿道，忽然听上官先生口中吆喝了一声，把马拉住，石继志不由惊怔道：“师父要做什么？”

上官先生呵呵一笑道：“为师已护送了一路，莫非还要我再送你么？”

石继志不由急道：“师父……你老人家莫非又要走了？”

上官先生一面拍着身上那件青布长衫，漫不经心地道：“可不是么？我要走了！”

石继志不由追问道：“你老人家到哪里去呢？”上官先生抬起了头，眯着眼一笑道：“你随我这么久，莫非还不知我脾气么？小子，不要忘了，你报仇之事一了，速上峨嵋找我，不要耽误了你的好事！”

石继志口中答应一声：“弟子遵命！”说着忙翻身下马，朝上官先生拜了下去。

上官先生用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叹道：“好孩子，这多年来，你武功已是大有长进，不负为师我一番教诲，此次报仇想必没有大碍……”说着又长叹一口气道：“你要记好我关照你的话，得放手时且放手，能容人处且容人……我走了！”说到最后，他一提长衫下摆，全身直如脱弦之箭，“嗖”的一声，已纵出了五丈以外。只见他面朝着那滚滚的沙漠，头也不回一下，云履点处，似星丸跳掷一般，一刹那已无影无踪。

石继志含泪站起身，他知道师父的个性，追也追不回来了。翻身上马，此时万念俱空，一些所谓的烦恼，恩师已代为妥善料理，所留下的也只有报仇一节了。

这年轻人顿时不再犹豫，红辔抖处，那匹汗血神驹引颈一声长啸，泼刺刺冲向了那遥望无端的大道。

隐隐听得这年轻人口中兀自高唱着：“二人打架，你抱我抓，抱向膝肘，抓向下巴……”

他不知怎么，却突然回忆起潇湘子所教自己的这首歌，那声调怪异已极，于是他又接下去唱道：“大地泄天光，伏地拾草芥，腾身掠飞虹，骑马过两江……”

歌声震荡着大漠，这位少年奇侠一骑孤剑，在这无边的荒凉道上，飞骑如矢，一刹那已隐身在薄雾晨烟之中。

第三天的黄昏，一个俊美的年轻人，牵着一匹马，在由川入湘的江边上出现了。

这一别多年的旧地，使他感慨万千，他看着顺水驶来的一只大船渐渐地驶到了岸边，操船的是一个赤眉大眼的阔肩汉子，一面把船拢近了，一面大

声吆喝道：“相公！你是要船是不是？”石继志点头道：“你这船入湘不入？”

这舟子咧口笑道：“出三峡，绕汉水，入洞庭，这是我们的熟路，客人莫非要去洞庭么？”

石继志不由大喜地点了点头道：“对了！我就是要去洞庭，你就载我去吧！要多少银子？”

这舟子把船靠了岸，一面放下踏板，咧口笑道：“相公给三两银子好了，一路的伙食茶水我都管了！”

石继志点了点头道：“好吧！我给你四两，你只要走快点就好！”说着把马拉了上去。那舟子撤下了踏板，扯起了江帆，船已掉过头，直往江心驶了去。

石继志把马系在船缆之上，展目江中，回忆起多年以前自己渡江入川之时，在半途遇到排教匪人，多亏云珠一力相救，方保残生，这一想起，那些往事都似在眼前一样。

一个人正自呆看那些滚滚不停的江水发愣之际，忽听见身后江面上有人喊道：“喂！喂！停下！停下……”那舟子向后看了一眼，对石继志叹了口气道：“唉！又麻烦了。”

石继志不由奇道：“什么事麻烦了？”

那舟子一面将小船停住了，一面叹道：“相公还是请上后面那条船吧！我们惹不起他们……”说话间，身后那船已冒起一股水花，疾驶来到了石继志这船的近前，船上人一伸铁篙，已把石继志这船给钩住了，跟着已把船身拢了过来。

石继志一偏首，只见来船头上，正焚着一三角香鼎，不由勃然大怒。

第十六章 秋江夜渡

那舟子朝着石继志弯腰苦笑道：“相公，你还是到他们船上去吧！我可惹不起他们，他们是排教的船！”

石继志一听这排教二字，禁不住哈哈一笑，心想这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你来得正好。想着点了点头道：“好吧！我就坐他们的船！”

说话之间，那一旁的船已由一汉子伸过钩杆，将船靠拢了过来，一纵身就跃上了石继志这条船，双手一叉腰，向石继志船上的那舟子冷笑一声道：“格老子，你懂不懂水面上的规矩？江有江法，河有河规，格老子跑就跑得脱呀？”这小子个子不高，可是前胸那一丛黑毛看起来倒挺唬人的。”

此时船上那舟子，被这四川佬一顿枪白，不由面红耳赤，他本有一肚子的理由，但却畏于排教的威势，连哼一声也不敢，只好陪着笑一个劲地打躬作揖。石继志着得实在有气，冷笑了一声道：“其实是我坐他船的，也不能怪他，都是水面上人，你们还吵什么？”

那四川佬闻言看了石继志一眼，赔笑道：“相公你是不知道，这小子最不是东西了，专门抢生意，也不打听打听我们可是好欺侮的！今天要不是看在你老的面上，非揍他个龟儿子！”

石继志从身上掏出了一两碎银，递与那舟子道：“既如此，我就上他们船上去，这银子给你！”

那舟子推谢了半天才收下，此时邻船已有踏板搭了过来。那踏板宽只有一尺许，在两舟之间颤来颤去，石继志有意装着害怕道：“啊呀！这……这怎么过去呀！掉在江里可不是玩的呀！”

来船船头上站着三个赤着上身的汉子，听见石继志的话，都不由相视一笑，石继志看在眼里，仍然不动声色，那矮汉子皱了皱眉道：“没得关系，我先把相公你的马拖过去，然后你再过来就不怕了！”

石继志仍装着两腿发抖，脸上变色，一面咽着唾沫一面点头。

那矮汉子先走到石继志马前，顺手把鞍上的包袱提了起来，心想好家伙，还真沉哩！那包袱之内除了几十两银子之外，另外还有石继志一口剑，生怕被那船夫发现，忙抢上前将那包袱接在了手中，那矮汉子对着石继志嘻嘻一笑，率先拉着那匹汗血马走了过去。

那船上几名船夫都站在船边上，他们倒要看看这文弱书生如何走过来。石继志站在踏板这头，一个劲地皱着眉头，探了两次脚又收回来了，惹得那几个船夫哈哈大笑。后来还是方才那有胸毛的四川佬走上踏板，笑道：“来，相公！我拉你过来！”

石继志这才双腿打抖地走上了船板，不知如何，方才那么多人走过那条踏板，连动也没动一下，而石继志如此一个文弱的相公，足方一踏上那条踏板，那踏板竟弯成了弓也似的，随着上下颤抖起来。

而石继志的身形在那板上，更是醉八仙似的，东倒西歪，手舞足蹈，每一次都是险到极点，若非那矮汉子拼命用手拉着，有好几次他都要掉下去了。

那大船上其它几人见状无不大笑，其实他们只要想一想，那十人也不能压得动的船板，为何却被石继志一人压得弓似的弯，还以为他是头号肥羊呢！

那四川佬费了老半天劲，才把石继志由船那头拉了过来，有好几次连他自己也差一点掉下水去，等到上了船，这舟子一个劲抹汗，一面看着石继志咧嘴道：“相公你是第一次坐船吧？乖乖！格老子把老子吓死了！”

石继志知道四川人惯于自称“老子”，所以当时并未在意，一面还直拍前胸，注目江中，连连喘息。

那大船已撑向江心，就见一黑汉子走前，向石继志弯腰一笑道：“相公，你到哪儿去呀？”

石继志闻言才啊了一声：“我到洞庭湖，你们船去不去？”

这汉子心里一乐，心说好呀！居然上我们老窝了，这才真是你自己找上门的！乐得一缩脖子，看了一旁船上弟兄一眼，一面连连点头道：“去！去！”

石继志站起来问：“要多少两银子？”

那黑汉子眼珠子转了转，带笑道：“相公你看着给好了，多一点少一点都没关系！”一面心中却在想：“反正你带的银子全是我们的！”

石继志一看这黑汉两弯吊客眉，兔耳鹰腮，就知不是一个好东西，他又何尝不知他们在打自己的主意，心中不由好笑，暗忖：“傻小子！还想打我的算盘，你们等着瞧吧！”闻言之后面含笑：“我希望早一点到，银子我一定不会少给就是了！”那船夫答应了一声，遂手搭凉棚向天上望了望，回头叫道：“老么！把帆扯起来，我们开船了！”

立时就见方才那四川佬答应了一声，三个人在桅杆之下一阵急扯，已升起一面大帆来，此时正吹着顺风，这面帆一升起，船在水面上打了一个转儿，快如脱弦之箭似的，直往远处水面上疾驶而去。

天已傍晚，远处天边轻散着一抹朱霞，水面上小舟轻摇，渔歌互答，有的船张着网，有的船冒着炊烟，纷纷往回路上驶着，呈现一副太平景色。

石继志向水面看了一会儿，见那老么正在身后，不由有意装着不懂，用手一指那船头香炉道：“你们船上还供菩萨呀？”

那老么闻言挤眉一笑，正要答话，他身旁那高个子却代答道：“相公，这是祭河神，我们在水面讨饭吃的人，都要祭河神，要不然河神老爷发起脾气来，那还得了！”

石继志闻言装模作样地点了点头，心中却不由冷笑道：“你还当我不知道，我此行就是专为找你们教主来的！既然你们这群东西见财起意，我也说不得，先惩治一下你们这群东西了！”

船行如箭，更因为顺风的关系，很快已驶出了这个湾岔，眼前是浩荡的长江，江面风平浪静，一泻千里，所过之处两岸青山高耸入云，景致如画，人在舟上，仿佛置身图画之中。

看着那滚滚的江水，石继志不由一时感慨不已，回想起自己身世，不正同这滚滚的江水一样，随浪飘逐，四海为家，将来还不知下场如何呢！如今虽学成了一身奇技，可是大仇未报，往后难关更是接踵而来，真不知自己是否能一一平安度过。

他忽然觉得，江湖中到底为险恶是非所在，自己如果能顺利报了大仇，成亲之后，还是住在自己故居“拾翠园”之中，以后的岁月，以读书栽花来消磨算了，在江湖上混，到底不是一件理想的事情！

他一连想了这么多事，不觉竟低头视着滚滚的流水，发起怔来了，忽然听得背后有人行近，忙转了个身，却见那船家站在自己身后，见石继志一回头，不由笑了笑道，“相公吃过消夜没有？要不要在船上吃？”

石继志经他这么一提，方觉得腹中有些饥饿，不由点头笑道：“还没有！就在船上吃好啦！”

那船家咧嘴笑道：“我们船上有新鲜的鲫鱼，还有虾子，鲫鱼煮汤，清

炒虾仁，再炒几个鸡蛋，给相公温半斤白干，你看郎格样？”

石继志倒想不到这小船之上还会有如此佳肴，一听船家这么一说，也不禁食指大动，微笑道：“就照你说的好了！”

船家答应了一声，返身入舱。一会儿上来，在舱面上摆起了杯筷，隐闻得舱下劈哩啪啦一阵火响，跟着炊烟长长飘起，三个船夫都亲自下手，剖鳞煮饭，忙成了一团。

石继志看着他三人忙活，不由暗自向往这种江面上的生活，只是这三人俱被钱财蒙心，对自己有不良之谋，恐怕难免要惹起一番凶杀了。否则，他们虽是排教中人，但和自己有仇的仅是那莫小苍及湘中八丑而已，却与这些小喽罗无关，若是他们能平安把自己送至洞庭，自己也就饶过他们算了。

他想着这些问题，却见那黑大汉正在磨刀剖鱼，忽然他站起身，双手向腿肚子一探，石继志就见他两手白光一闪，竟由腿肚子上拔出了一对寒光耀眼的匕首。

石继志不由吃了一惊，却见那汉子拔出匕首之后，回过头来看了自己一眼。石继志不由忙将目光转向别处，假装没有看见，遂见这汉子转过头去，却把那匕首一个劲在石上磨了起来，还不时用手去试探刃口，看看利不利，待把两把匕首全磨好，又插回双腿之上，转身继续剖鱼。

石继志看在眼里，心中不由动了动，暗暗冷笑道：“这小子真要是想动刀子，那可是找死！”不由转移目光，向那另外二人盯去，除去那矮子老么自己印象较深外，另外一人，却是旗杆似的，身材十分高瘦，双臂之上青筋暴露。只是三人在石继志眼中看来，亦都不过是一介勇夫，丝毫谈不到什么武功，戒心反倒放松。

正好那老么已把酒菜摆了上来，请石继志过来用餐。

石继志也就不再生疑，一个人坐下，先检视一下那壶中酒，见清可见底，知道其中并没有掺什么蒙汗药之类，放心地呷了一口。

他一个人独酌自饮，由黄昏一直吃到了月临中天，才把这一顿饭吃完。那舟子过来收拾杯筷，偷偷看了看，那满满一壶白干被这书生喝了个一滴不剩，心中也不禁吃了一惊，他想不到以石继志一介儒生，居然还会有此酒量，看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水面上江风徐来，远处的秋江夜船，明灭着隔林渔火，江面上被各色的明灯一照射，反映出万紫千红，点点耀金。石继志本想进舱小睡一番，见了如此夜景，不禁深深留恋了起来。

那船家也在船头舱帘上悬起了一盏明晃晃的风灯，又重新在舱头香炉中换了几支新点的香，按圆形排了一圈。夜里但见一圈光点，十分醒目；再注目江中，竟有不少来往的船只之上，也都有这种香座的摆置。石继志看到这里，不由暗想这排教声势果然不小，竟将水面上一般渔船也几乎尽数收归教下了。

正行船之间，忽见身后一艘双帆小快船，如箭似的自后面疾行而来。小船之上，前后竟悬着六盏红灯，红漆的船身，两端微微上翘着，看来确是轻巧已极。

这条船一出现，即快同闪电似的，船舱上列着三座香炉，三只香炉之中都插着一支极粗的香，远看去只见三点金星。

那老么正在船舱后把舵，发现此船后不由低叫了声：“狗熊！老二！你们看哪个来了！”那黑汉子和那高瘦个子闻得叫声，都忙回头一看，口中不

由都哦了一声。

只见那小船在水面上打了一个转儿，那六盏灯全数摘下，竟换了绿罩纱灯。那小船也跟着打了一转之后，遂即停住。

石继志这船本是照旧前行，那小船上绿灯一挂，那名叫狗熊的黑汉不由口中啊了一声，回头对同伴道：“快把船划过去，头儿有话要说咧！”

老么口中答应一声，连忙把舵转过，一刹那这小船很快地直往那小红船边偎了去。

石继志心中一动，暗忖这是怎么回事？想着不由走到船边向那小红舟望去，见河面上凡是陈有香炉的排教船只，都一径向那小红舟边偎了去，待石继志所乘这船划近时，少说已有十七八艘船，在河面上排了三四排了。

石继志这条船只排在最后一列。众舟云集，石继志立于舱下，就见那小红舟之上，站着一个小四旬左右的汉子。

这人黑黑的皮肤，唇上留有短髭，身穿一件宝石绸长衫，看来十分干练，就听那老么口中道：“啥子事嘛，江舵主自己来了！”

石继志才知来人竟是排教之下一个舵主，想不到小小一个舵主，也有如此威风，看来这排教的确是猖狂十分了。

遂见那江舵主立于船头之上，四顾左右一眼，这才出声道：“各位水面上的弟兄们，此次召集，并没有什么大事；只是东舵最近受命上方，说是有一姓石的少年已入长江水面，这人将对本教大是不利，各船如发现此人，务请用紧急求救信号向总舵联络，这姓石的年纪虽轻；却有一身惊人的武功，如你们要与他为敌，万万不是对手。务请各船注意了！”

这江舵主交待完毕，只挥了挥手，各船这才四散而去。那小红船仍自急快地向下流驶去，继续传达此项命令去了。

石继志在舱下听罢，倒吸了一口冷气，暗忖好厉害的排教，想不到他们消息如此灵通，自己下天山也不过月余，他们竟会知道了，而且还知道已来至此长江水面。

此时所乘小船，又重新向下流驶去，那狗熊尚嘿嘿笑着向另二人道：“我倒希望能看看那位姓石的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小娃儿还有啥子了不起嘛！”

石继志有意踱出，笑问那狗熊道：“刚才那小船上的人说些什么？”

被称为狗熊的汉子嘻嘻一笑，回头对老么挤眉笑道：“伙子！你看这位公子像不像？”说着竟自哈哈大笑起来。

石继志虽知道他们说些什么，尚有意皱了一下眉道：“我像哪一个？”此言一出，那狗熊愈发笑得厉害了，一面摇摇头道：“我是说着耍的，相公是读书人，这个姓石的龟儿是啥子嘛！”

石继志一听，心说：“好小子，现在让你骂得过瘾，等到了时候，不叫你小子尝尝我这读书人的厉害，我就不姓石了！”

渐渐江面上船只愈来愈少，江面也愈来愈宽，舟行水上，仿佛天马行空。石继志忽然假装着用手一摸头道：“哎哟我头好昏……我……要到舱里面去躺一躺了！”

三人闻言互看了一眼，脸上俱有喜色，那黑汉子连连点头笑道：“相公请下去吧！”

石继志这才一路歪斜着往舱里走去。进舱之后，见有一客舱，竹帘低垂，掀帘而入，内中置有一软榻。石继志方才因喝了些酒，虽说是不醉，到底也有些晕晕之感，不由往榻上一倒，本想只稍微歇息一会儿，谁知连日疲劳，

从未好好睡过，此时这一倒下，不觉竟酣然入睡。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忽然他耳中听得了一声清晰的门响，开目一视，不禁心中一动，目光视处，竟是那绰号叫狗熊的向自己轻步而来。

石继志不由心中一惊，但他艺高胆大，确实也未把狗熊这种角色放在眼内，因此他又把眼睛闭上了，只留了细细一道缝盯视着这狗熊，看他意欲何为。

只见这黑汉子右手高举着一盏闪闪的豆油灯，一进门，先向床上的石继志注视了一番，遂轻手轻脚走了进来，把手中那盏灯轻轻放在桌子上。

石继志心说：“好小子，你打算怎么样？”

这狗熊把灯放好后，一双虎目四下到处顾视着，好像要找寻什么似的，忽然他脸上一喜，目光却注定在石继志枕前不动。

石继志顺其目光望去，心中恍然大悟，原来那狗熊目光此时正注视着自己那个随身包袱。石继志一想，内中尽是些金珠银两，还有几件换洗衣服，倒要看看他是否敢拿，只要他真敢拿，那也说得要把这小子先伤在劈空掌之下。

他想着依然丝毫未动，果见那狗熊，直眉竖眼地直往自己身前凑来。只见他轻轻用手把那个包袱提过了一旁，匆匆把它解了开来，呈现在他眼前的尽是些金珠细软，这小子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些东西，不禁喜得一阵心花怒放，目光中放射异彩。

他方用手抓了一把，正想往怀中揣去，忽然他的脸色一阵大变，那把抓在了手中的金珠不由得又放了回去。

石继志在床上不由心中纳罕，正不明他此举何意，却见这狗熊抖着手，由包袱中拿出了一把长剑。石继志不由大为后悔，这把剑既被他发现，无疑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狗熊拿着这把长剑，惊吓得脸上都变了颜色，一面却偷目往床上的石继志望去，这一眼看去，他忽然觉得床上那少年，哪里又像是一个文弱的书生，只见他剑眉斜挑，鼻正口方，分明是少年英侠一流。

这狗熊吓得口中啊了一声，一连后退了好几步，他颤着手，把这口剑往外抽了半天，却是纹丝不动，只见剑鞘竟是血红的好美玉所制。

狗熊愈是急，愈是抽它不出，忽然他见剑柄托手处有一块凸出的绿玉，甚是光泽，这狗熊不由顺手向那块玉上一按。

这一按不要紧，就听得“当”的一声脆响，床上的石继志哼了一声，翻了一个身。那狗熊已吓得面无人色，木立了半天，见石继志没有动静，这才轻轻把这口剑抽出了鞘。这小舱之中立即闪出一片红霞，那阴森森的剑气，丝丝透肌而入。尤其是剑上的红光，照得这狗熊眉发皆赤，这狗熊慌不迭地把它合上了。

他估计这少年决非常人一流，哪里还敢再存丝毫盗窃之心，颤着手把这口剑又放回包袱之中，又小心地把那包袱包好，轻轻地又放回了原处。

石继志不由暗笑道：“好小子！就这么一点胆子呀？算你小子眼光还不差！”

那狗熊放好包袱之后，已吓得冷汗浹背，同时他又另被一物所镇慑着。原来方才石继志这么一翻身，竟无意将上衣敞开了些，而他随身所带的鹿皮革囊却垂了出来，狗熊虽自身没什么实在功夫，可是他的眼力见识却不算差，尤其是那鹿皮革囊上碗口大的一个“石”字，让狗熊看在眼里，吓得打了个

哆嗦。他再也不敢多呆一刻，三步并两步地上了舱面，那老二和老么正焦急地候在舱上，见狗熊空手而上，都不由甚感奇怪。老二开口说了声：“郎格搞的，倒空手上来咧？”

狗熊用手在嘴唇上按了按，吓得缩着颈子道：“格老子的，轻点嘛！”一面一手一个，拉着二人直走到舱尾，脸上兀自变色道：“格老子，我们兄弟全走了眼了，居然把老刀看成了肉球！”

老二不由一怔道：“哪个是老刀？”

狗熊挤了一下眉毛小声道：“你以为他真是秀才呀？乖乖！说出来不吓死你龟儿！”

老二和老么，被他这么一吓，都不由相继脸上变了颜色，抖声问道：“他……是哪个？”

狗熊展了一下秃眉，仿佛仍不能去掉方才的恐怖，犹自惊心道：“他就是刚才江舵主说的那个姓石的呀！”

此言一出，果然把那两个也给吓住了，一个个直眉竖眼的，那老么咽了一口唾沫问道：“你郎格晓得？”

“唉呀”格老子我都看到他的宝剑了，乖乖！剑光是红的，照得老子眼都睁不开，硬是一把好剑，还有他的镖囊我也看到啦，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一个石字。你看，还有啥子话说？”

这一来老二和老么都不禁慌了手脚，一个劲搔头。那狗熊见状，皱了一下眉道：“龟儿，还不快点把香炉摆起来，等会儿他醒了，格老子大家都下河去喂王八！”

于是三人一齐动手，在船头船尾，各自把香位插成了星状的信号。

他三人忙了好一阵方才住手，老么无意之间一回头，吓得口中啊呀了一声。狗熊和老二不由忙也回过头来一看，一时也都木然。

三人目光处，竟是船上那少年，不知何时竟已立在他们身后，他那一袭湖绸的长衫被风吹得前拂后扬，尤其是那双眼睛，白天他们倒没十分看出来，可是在这午夜夜里，却见闪出炯炯神光，令人不敢逼视。

三人回头一见是他，只以为定是不好，却出乎意料之外，却见那少年书生朝着三人微微一笑道：“外面凉快多了！”三人这才回过了魂来，相继窘笑道：“凉……凉快多了！”

石继志其实早把他们那些动作看在眼里，只装着不知罢了，此时假装观赏夜色，已踱到了船边，低头看了一下那列置的香炉，对着三人一笑道：“咦？怎么半夜还烧香呀？”

老二和老么都不由把目光转向了狗熊，这狗熊咳了一声呐呐道：“没有事……烧起好耍的……吭吭……”那几声笑，实在难听痛苦得很。

石继志微微一笑，遂向船尾踱了过去。忽然他心中一动，原来目光望处，已见有两艘小船远远地跟在了后面，船舱面上，都列有香阵。石继志看在眼内，有意咦了一声。

那三人听他一咦，都不由向他望去，石继志遂用手一指后面，对三人笑道：“你们看，那两条船怎么一直跟着我们走？”

狗熊不由大喜，忙问道：“哪里？在哪里？”

石继志用手往来船一指，那三人张大了眼睛，看了半天才发现了一点影子，心中不禁深为怀疑；差不多又过了半盏茶的时间，才看清了，果然有两条小船列着香阵偎了上来。

三人不由暗自赞佩石继志目力惊人，居然能在这么远就看见了。因为他们船上所列的紧急求救讯号全是特号大香，火头甚强。在水面可看出好几里去，极易为任何船只所发现，而普通排教中船，非行得很近不易看出。

三人一见果然有教中船只追了上来，都不由得心中一宽，胆力立刻就壮了许多。那狗熊往空打了个哈哈，忽然看了看天道：“现在风小了，夜晚行船危险得很，还是把帆放下来好了！”

石继志知道他是有意慢行，好今后面船追上，也不说破，先微笑了笑道：“放下来也好！”

狗熊不由大喜，慌忙就跑到桅杆边去解那绳子。可是他手方一挨在绳子上，就见那少年书生微微一笑道：“不要麻烦了，我代你解下来算了！”

狗熊和另外二人，只当石继志是在说笑话，俱向石继志望去，却见这少年人目光向上一瞟，右手微微向上一扬，就听见“嗤”的一声细声，随着“喀嘣”一声，接着轰然一声大震，那双桅大帆凭空落了下来，直把这小船船身震得两头窜起老高，连水花都冒了进来。

这一手可把那三人吓了个魂飞九天，这才真正证实了这少年果然是大有来头。因此举过于突然，三人都由惊愕地瞪视着石继志，一句话也说不出。

石继志微微一笑道：“这样船确实慢多了，后面的船一会儿也就可追上了，如何？”

三人已吓得面无人色，面面相觑，那外号叫狗熊的汉子走上几步，弯腰由地上拾起一枚金光耀目的东西，凑在眼前一看，不由吓了个哆嗦，原来是一枚制钱。

他知道方才由少年手中所发出的那线金光正是这枚制钱，而少年在黑夜中一举手之间，竟能以这小小一枚制钱，将数丈高动荡中的绳缆一穿而断，这种指力、准头、劲头，真是骇人听闻了。一时之间，这狗熊呆呆地望着那枚制钱，但觉两膝连连战抖，一句话也说不出。

石继志心知那后面的船不久将至，不禁抖擞了一下精神，暗忖你们如来，我却正可拿你们来煞一煞威。再看身侧三人时，见他们正以惊愕的目光盯视着自己，一脸凄苦惊吓之色。

石继志一步三摇地走近船边，向江面上一看，那两只小船已追近了，无意间却又发现在二船之后尚有两只亮着红灯的小船，一路疾偎了上来。石继志不由冷笑了一声，星目扫向三人，见那老二老幺二人尚自一人把舵，一人摇橹，在水面乱忙一气，有意装样磨时间，小船只是在江面上打转儿，却是不走。狗熊却点起了一盏红灯笼，挂在船舱篷边。

一霎间，来船已偎了上来，水面上清晰的一声喝叱道：“咳，前面船是哪一舵上的？”

三人中老幺最为胆小，闻声忙道：“巡江第七舵！”他这话尚未说完，石继志顿觉脑后一股疾风猛袭而下，同时听得狗熊的声音道：“姓石的，你躺下吧！”

石继志不由猝然吃了一惊，右足向前猛然一滑，弯腰缩头，一口冷森森的利刃自背脊边滑了过去。那狗熊满以为相隔石继志如此近，猝然下手，万无刺扎不中之理，却没想到依然刺了个空。

这一匕首刺空之下，狗熊就知要糟，情急之下，猛然向前一杀腰。手中一对雪亮匕首，施了一招“扭身甩桩”的招术，口中“嘿”的一声，直往石

继志腰眼上猛地扎了下来。

石继志本不想十分难为他，却不料一念之仁，几乎着了他的暗算，不由心中大怒。狗熊这一对匕首来势虽如同电闪星驰，可是要想伤着石继志却是梦想，他这一对匕首之尖，眼看已沾上了石继志肋下，就听这年轻人冷笑了声：“去你的吧！”

就势收肌吸肋，仅轻轻向外一挥手，只听那狗熊口中杀猪似的一声怪叫，跟着叮当一阵乱响，狗熊手中的一双匕首撒手而出，人也摔在船板上。

别小瞧了石继志这么一挥之力，那狗熊一双手腕，竟齐根折断，直痛得他面色一阵铁青，冷汗流了一背，在船板上阵乱滚，口中哭喊着：“救……救……命……啊……”

石继志方要纵身而上，却听见船边一阵水响，已偎上了数只小船，为首那只亮着红灯的小船，匹练似的射过了一道奇光。惊愕之间，来船上已有人一声断喝道：“什么人？”

石继志方纵身向前要点住狗熊穴道，闻声不由怔了一下，水花波荡之中，已由那发声的小船之上，“嗖嗖嗖”一连纵过了三条人影。

为首之人为一身材瘦高的汉子，身穿黑布长衫，手中一口长剑，身形方一下落，一声尖笑道：“小子！你好大的胆，还敢不回你八爷的话！”声音沙哑，难听已极。

石继志猛一回首，这人口中咦了一声，一连后退了两步。石继志不由心中也是一动，昏灯之下，就觉得这人好似在哪里见过似的，那瘦子更是面上变了颜色，石继志不由微微冷笑了声道：“朋友，深夜过舟，有何见教？尚请明言，否则在下可要下逐客令了！”

这瘦子自石继志一回身之后，看了左右二人一眼，小声道：“并肩子！这可真是正点子来啦！”说完话看了石继志一眼，冷笑了一声道：“相好的！我们可真有缘，想不到又在这里见着了，真是幸会之至！”

他说到这“幸会之至”四个字时，语音尤其阴冷得怕人。这瘦子身旁二人，倒像还不大清楚，他身旁一个又高又黑的汉子尚自不解地问道：“相好的！你报个万儿吧！”

那瘦子不待石继志回话，已望空打了个哈哈，斜目朝身侧的那同来大汉道：“六哥！你可真是健忘，八年前，我们在拾翠园不是见过这位仁兄么？哈哈！你怎么都给忘了！”那黑高汉子口中哦了一声，惊道：“你……你不是……”

瘦子嘿嘿一阵冷笑道：“二哥！你可是越活越回去了，这位仁兄就是大名鼎鼎的石继志，莫非你不认识了么？”

原来石继志自从数年前离开洞庭之后，虽未再回来过，可是这排教之中上上下下却都盛传着他的遭遇奇闻，已把他说得似成了飞仙剑侠一流的人物，尤其是湘中八丑，一提起他来，无不战战兢兢，生恐石继志找他们兄弟一清血仇。

八丑之中多眼神乔智已死于司徒云珠之手，如今仅剩下了七丑。其中老四白面佛刘元泰，如今还落成了残废，下余六人，在数年之中，各自苦练了一身功夫，满心只想如果石继志不来找他们还算了，如果真要是找来了，六人也只有合力来对付他那瘦高的持剑汉子，正是八丑中老么紫面佛丘锦，下余二人，一为老七莽金刚谢江，一为老三活丧门阮小乙，三人正乘巡江舵主周大海的快艇夜赴洞庭，却不知竟会在此遇见了石继志，真可谓“冤家路窄”

了。

石继志已对三人记忆模糊不清，只是觉得极为面熟，倒没有想出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他们的；听这紫面佛丘锦一说，才知道三人竟是手刃自己满门的正凶湘中八丑中的三人！

这一想明后，石继志就觉得全身一阵冷战，四肢都由不住连连战抖了起来。他知道，自己的性情已到了疾怒，甚至于不可容忍的情形之下。他用雪白的银牙紧紧咬着自己的下唇，几乎都快要咬出血来了，他用满含着血和泪的口音，自我安慰着说：“冷静一点，石继志！这是你多年梦寐以求一见的人……他们今夜来了，他们正站在你的对面……你要小心谨慎地对付他们……就像当年他们对付你及你的全家一样……”

因此他一任胸腔中的疾怒像是火一样快要喷了出来，可是依然冷静地注视着对方。他的两只手交互相握，发出喀喀的骨节响声，面色更是青紫狰狞，可怕已极。

紫面佛丘锦的话声一完，他似乎也发觉到石继志的脸色不对，尤其是他那双光华灼灼的眸子，乍看起来，真有几分怕人。他不由后退了一步，他三人陡然的登临，都似凶神附体，恨不得将这船上的敌人生吞了似的。

可是这一刹那，他们都变得嗒然若丧。虽然他们依然是面色带着狰狞，可是他们的内心，此时都在颤抖着。

就在这一刹那，水面上已挤满了排教中的船只。由这些船上，射过了好几道灯光，交织在石继志立足的船面之上，船上的每个人，都在灯光之下，口鼻眉目，被照得清清楚楚。

现在这年轻人用那双森森的目光，扫视了三丑一眼，非但没有暴怒，却反而落下了两滴眼泪。

莽金刚谢江、活丧门阮小乙和紫面佛丘锦，都不由相视呆了一呆，石继志却点了点头道：“三位朋友，你们来得太好了……”

三人更是不明其意，因为由石继志此时的眼神和语调之间，他们很难体会出石继志的内心波澜，可是他们无不小心地戒备着，生恐石继志猝然下手，使自己防之不及。

活丧门阮小乙嘿嘿一阵冷笑，看了四周一眼，心中却不由得暗想着：“小子！你要是敢动手，可是你自己倒霉！我们这么多人，别说打，就累也把你累死！”此时四下人声叫成一片，各船上灯光闪闪耀目，由各船人数判来，大概在百人以上，这种声势，也颇为惊人了。

石继志看在眼里，丝毫不惊慌，依然用不亢不卑的声音接下去道：“朋友！请你们报个万儿！我石继志多年不见，已把老朋友们的的大名给忘了！”

阮小乙哈哈一笑，看了四周一眼，点了点头道：“石继志，你是贵人多忘事，也好！我兄弟手底下是一向不死糊涂鬼的！”说着用手一指身旁那黑大汉道：“这是我八弟兄中行六的，绰号人称莽金刚，姓谢名江！”石继志点了点头。阮小乙又用手一指那持剑瘦高汉子道：“这是老八，紫面佛丘锦，想你也有个耳闻吧！”

石继志强忍着内心的怨恨，冷笑了一声道：“朋友你呢？”这瘦子向天打了一个哈哈，尖声道：“石继志，你可真是太健忘了，我活丧门阮小乙你都忘了么？”

说着话这阮小乙脸色也跟着一变，向上一跨步，冷笑道：“话已给你说清了，石继志！你要是明白人，就随我兄弟走，一切等到了坛上再发落，我

们绝对不难为你，要是你敢存异心，嘿嘿……”

话方到此，就见石继志双眉一挑，俊目向四下一扫，此时四周来船之上，已有人在大声嘶喊。石继志后退了几步来至船中间，一抱拳朗声道：“在下石继志，和贵教有不共戴天之仇！”

说至此，四周更是大为哗然，阮小乙等一时不明石继志出言用意，俱都呆视一旁，心中都由不得暗暗奇怪，私忖这小子是安什么心？遂见石继志冷眼视向自己三人，用手向自己这边一指，冷笑道：“尤其是这湘中八丑，与在下有血海深仇！今日既幸会，我又岂能错过……可是各位朋友，要有人胆敢与我为敌，那可说不得我石继志今夜心狠手毒，要血洗大江了！”

他这种话说得声色俱厉，虽有一种不怒自威之色，可是又如何能压制得住这帮素日为非作歹的草莽汉？因此在他的话声一了，四下已乱成了一团，有不少人还大叫大骂着，欲扑向石继志立身之船。

可是正当这群疯狂暴怒的莽汉，正在凶魂附体似的叫闹时，却见石继志猛然右手向上一扬，就听靠右邻船之上，“喀嚓”一声巨响，那高有三丈的船桅，竟被石继志这么举手之下一折为二，跟着轰然一声，帆桅齐下，把那小船震得连连晃起好高，四周之人，都不由口中哟了一声。

遂见那年轻人紧锁剑眉，向左一侧身，依然左手倏地劈出，立刻又是“喀嚓”一声巨响，和先前一样，那左邻船桅，依然一折为二，上半截却落在了水中，推金山倒玉柱似的大响了一声，水花飞溅起了七八尺高，溅了众人一脸一身。

各人所立的船身，都被这种震荡的水波荡得前伏后仰，唯有石继志所立之船船身却是纹丝不动。

这种骇人听闻的举动立刻发生了效力，那些欲动的汉子都像木人似的，震得在一旁瞠目结舌心惊胆战，俱都鸦雀无声。

这连湘中八丑中的三位，也被这种惊人的劈空掌力所震惊，他们几乎不敢相信，站在他三人眼前的这个温文逸俊的年轻人，居然能有这等劈空掌力，能到如此成就的，他们三人之中还真是没有听说过，哪能不惊吓得面色全变，豪气尽失。

石继志掌断船桅之后，仰天笑了一声，那双眸子内射出如电的奇光。他知道这一手已足以把四下这些莽汉给震住了，不由放声道：“若有胆敢轻易下手者，势如此桅！”说着他又把目光转向三人冷哼道：“朋友！我话已说完，你三人还有什么事没有？”

三人此时早已被石继志这种神功震吓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闻言之后，还算那活丧门阮小乙有些胆力，他暗中向自己拜弟使了一个眼色，铁青着脸向前走了几步，冷笑道：“石继志，这几年你武功果然大有进步，可是眼前全是我教中势力，谅你是插翅难飞，我劝你还是识相些，快些……”

不想话尚未说完，石继志陡然一声断喝，吓得这阮小乙突然住口，遂见石继志仰天一声狂笑，一反手，只听“当”的一声轻响，遂见红光一闪，午夜这口剑照映得石继志眉目皆赤，跟着见他右手微微一抖，发出一阵龙吟之声，他本人却借着转身之势，将掌中这口剑交到了左手，目闪奇光地注视着三人点头道：“好朋友！你们是一个个来，还是一起上？若要再多说废话，石某可就先下手了！”

这口“朱雀剑”一出手，果然不凡，吞吐着的红色光芒就好像一条尺许长的小蛇一样，时伸乍缩，再被四下灯光一照，越发红紫相错，令人眼花缭

乱，几乎不可逼视！

三丑到了此时自知是非打不可了，三人互相递了一个眼色，

紫面佛丘锦一咬牙，挺了挺长剑低声道：“我们亮家伙上，我就不信我兄弟三个，还斗不过这乳臭未干的小子！”

莽金刚谢江闻言也一背手，由背上摘下了一柄万字夺，灯光之下，那雪白的刃子，闪闪发着白光。他素日性情急躁如火，方才是慑于石继志那种厉害的掌力，此时见阮小乙、丘锦先后亮了兵刃，预备三人一起下手，不由胆力陡然大增。

活丧门阮小乙是一对判官笔，他这对判官笔方在手中一交叉，“当”的响了一声，莽金刚已扭腰垫步，“嗖”的一声已窜至石继志身旁，口中冷笑了声：“亡命之徒，尚敢发威，小子！”

你接家伙吧！”话声一了，这柄万字夺闪起一点银星，直往石继志当胸就扎。

石继志此时已怒不可遏，见莽金刚谢江万字夺来势如电，不由向右一闪身，掌中剑“黄雀振羽”抖起一片红露，直往谢江万字夺上掠去。

谢江这口万字夺虽精钢所打造，可是他早已由石继志这口剑上光华判断，定是一口极为锋利的削铁截钢的宝剑，岂敢让它沾上自己的兵刃？所以慌不迭向后猛一抽。

石继志俊目旁视，口中方道了声：“你还想跑！”本拟以“金风送爽”一招将对方斩于剑下，不想方一振腕欲施的刹那，就觉得身后一股冷风，直往后颈猛袭了下来。

石继志已猜知有人暗算，连头也没回，左手掠起长袖，以“流云飞袖”功，向后猛地一挥，就势抱剑晃影，人已飘出了五六尺以外。

冷眼一看，果真是那紫面佛丘锦，已被自己这种罡劲的袖风，震得在空中翻了个筋斗，还算这丘锦功夫不弱，虽为这种罡劲的风震得定身不住，还没有受内伤，在空中施了一招“鹞子翻身”，轻飘飘落在了右首船舷之边，只差半尺非落水可，紫面佛丘锦连脸都吓白了。

那活丧门阮小乙也已窜到石继志左侧上首，三人无形之中已采取了包围之势，将石继志裹在了当中。

一番交接之后，石继志侧身压剑，目视着三丑，面上微微带着冷笑。三丑之中丘锦与谢江，一上来已尝到了石继志的厉害，虽是虎视一旁，也由不得外强中虚，对方如不先出手，自己是天胆也不敢贸然下手了。

水面上虽已围上了不少的船，却是鸦雀无声，除了哗哗的大江流水之声，几乎没有一点声音，十数道耀眼的光交射在舱面之上，照着这四个凶魂附体的人物作生与死的拼斗。

石继志虽是技高功深，可是眼前三人亦非平凡之辈，何况又是三人联合向自己下手，更是丝毫不敢大意。他脑中一直蕴恨着往年的血仇，因此他的那双光瞳几乎像是要冒出了火似的。

活丧门阮小乙面现惊惧，顾视了一旁的拜弟一眼，低声道：“老七，你的暗火筒可在身上？”一言提醒了莽金刚谢江，右手向后腰上一摸，低哑着嗓子说：“在！”

活丧门阮小乙右脚侧划了一步，接着嘱咐道：“必要时招呼他！”说着，他那双铁笔在眼前又一交叉，“当”的一声轻响，却用“蜻蜓点水”的轻功提纵之术，霍地窜在了石继志身前，双笔齐下，直往石继志一对“肩井穴”

上直点了下去。

石继志哦了一声，掌中剑“银龙闹海”，卷起一片红霞，方要往阮小乙双笔上削去，忽然听身侧一声低吼，一口冷森森的剑刃直往自己腰眼上疾点而来。同时莽金刚谢江的那柄万字夺，更是施了一手“拨风盘打”，直往自己顶门骨上砸了下来。

动手过招，本就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情，三人虽然是兵刃不一，可是几乎是同时出手。三种不同的兵刃，带起三股不同的疾劲之风，一闪而至，看来也确是令人难防了。

在这种千钧一发之间，就听石继志一声大喝，他身形就像风车似的“刷”的一个疾旋，掌中剑荡起了一片光墙，直往三人兵刃上卷去。

三人之中，紫面佛丘锦抽手略慢，只听得“呛”的响了一声，他掌中那口青铜剑，竟齐着剑尖被对方那口宝刃给斩下了半尺许的一大截，不由吓了个忘魂。

惊慌之下，石继志却以“一鹤冲天”的轻功之术，拔起在半空，他上腾的身体活像是一只凌空大雁，在空中突张二臂“细胸巧翻云”，已轻轻落在活丧门阮小乙身后。

阮小乙一招施空，本已心寒，倏地一式“怪蟒翻身”，和石继志已对了脸。他猛然暴喝了一声：“好小辈，你哪里跑！”掌中一双判官笔，一上一下，一奔上胸，一奔小腹，猛然疾点了下去。

石继志不慌不忙地一晃上肩，上面那杆铁笔已点了个空，凹腹吸胸，那奔下腹的一杆判官笔，也是只差着寸许没有点着。

阮小乙不由大吃一惊，他万没有想到，对方只这么轻而易举就让开了自己的一双铁笔，双笔一抖空，就知不妙。

果然还不容他双笔撤回，石继志已一扬手中“朱雀剑”，红光一闪，阮小乙方再一惊，猝然觉出左手铁笔一紧，跟着虎口一阵发热，竟被对方将右手铁笔给夺出了手去，不由大吃一惊。

石继志与这湘中三丑已存了不共戴天之仇，是故下手丝毫也没有留情。湘中三丑虽各自有一身惊人之技，可是今日要和这石继志比起来，可就相形见绌了。

就在活丧门阮小乙铁笔出手的刹那，莽金刚谢江为了救自己拜兄，已不顾性命，亡命似的扑了上来，掌中万字夺一声不响，挑起就打。

石继志掌中剑用了一手“鸦占雀巢”，右手的判官笔“仙人卸甲”从右往左横劫，往上斜翻起，用笔杆子倒点阮小乙左“太阳穴”。

可是他右手“朱雀剑”从右倏的向上一翻，只听见一声脆响，声如龙吟，莽金刚谢江的万字夺竟被石继志这口可刚可柔的剑身，给紧紧缠住了。

莽金刚谢江猛然向外一夺万字夺，可是石继志也早力贯单臂，由左往右横着一绞，只听“呛啷”的一声脆响，竟把这柄万字夺给抛上了半天。谢江不由吓了个失魂，翻身就走。

可是石继志这口剑上，正是“三环夺月”的招术，连环运用，哪还容他走开。只见他足下施“莲拔步”向前一迈，右手“朱雀剑”平甩而出，赶步递招，“噗嗤”一声，这一剑正扎在莽金刚谢江的后胯之上。以石继志这种剑势，更加上这是口削铁如泥的宝刃，只听那谢江惨叫了一声，一阵蹒跚，这一剑竟把他扎了个里外穿的大窟窿，莽金刚向前一扑，连打了几个滚，可就回了老家。

此时紫面佛丘锦本是在一旁待机而上，一时偎不上身，此时一眼看见谢江遇险，不由大吃一惊，只见他双腿一弯一登，身如巧燕穿帘，已窜起了三四丈，身子往这小船桅杆上一落，只见他拧身现腕，两颗亮银钉脱手而出，一只奔后脑，一只奔后心，手法迅疾，全往石继志身上招呼了过来，可是他仍然慢了一步，没有把莽金刚谢江的命救下。

可是紫面佛丘锦在这亮银钉暗器上却有独到的功夫，何况更是没有守江湖规矩。莽金刚谢江身形方向前一倒，石继志就微觉后脑有劲风猛袭。同时那活丧门阮小乙也错身而上，眼见拜弟惨死之状，不禁痛心欲裂，掌中唯一的一杆铁笔摆了一招“毒蛇出穴”朝石继志当胸就点。

石继志果然武功有独到之处，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左脚猛然用力往外一滑，把往前抖出的长剑往左一带，身形斜转，奔往后脑的这支亮银钉，擦着右耳打了过去，身是“侧身跨虎”式，一抬右腿，把奔后心的这枚亮银钉踢到了船板之上。掌中剑“小风盘”式向前一抖，“呛”的一声，把疾点而来的判官笔盖在了一旁。同时一落剑身，脚底下一点地，丹田气一提，竟施展“巧猿登枝”的轻功上乘功夫，一踹舱面，陡然往空跃起了四丈左右。

他已恨透了这发暗器欲伤自己的紫面佛丘锦，哪还再容他逃出手去，身形这一腾起，足下已站上了这桅杆的垂索。

紫面佛丘锦亮银钉失手，见石继志身形纵起，就知自己要糟，他本预备往南纵身，此时猛然向东一横，右足一踏杆顶，擦臂侧身，掌中剑掲起，挟起一股尖厉之风，直往石继志当头劈了下来。

石继志脚方找着绳索，尚未十分踩实，迎面剑到，他猛然喝了一声：“来得好！”全身猛然一个倒挂，右足一勾绳索，身体就像是空中秋千似的，“刷刷刺刺”一个倒悬，紫面佛丘锦的剑尖擦着他头皮削了过去。

而石继志倒悬的身子在空气中缩腹挺背，“嗤”的一声，竟自反窜了上来，掌中剑向前一递，一式“长虹贯日”，闪起了一道红光，就听那紫面佛丘锦一声惨叫，顿时血浆四溅，整个剑尖顺着他背后斜着完全给他开了膛。

湘中八丑兄弟之中，以紫面佛丘锦最是勇猛善谋，可是也数他死相最惨，尸身向前一倒，就像是一只下坠的大鹤，“扑通”一声滚落江中，一时水花四溅，葬身水底。

石继志一剑奏功，在那高有四丈左右的船桅之上的一声长啸，身形如冲霄野鹤似的陡然拔空而起，呼噜噜如海鸥下坠，已飘身在船面之上。

他在半空之中已看出了那活丧门阮小乙，正欲窜身逃跑，是故脚下才一着及船面，一赶上步眼，口中已冷笑着说了声：“相好的，你留下命来吧！”掌中剑“秋水射斗”，向前斜着猛然一抖，直往活丧门阮小乙后背就刺。

活丧门已惊魂乍飞，可是他知道自己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就在石继志这口剑方一抖出的同时，这活丧门阮小乙猛然口中叫了声：“要死我们一块死！”这句话方一出口，他竟然不顾死活地双手往胸前一抱铁笔，身子猛地一个倒仰，用“铁板桥”的功夫，双踵暗中一使劲，身形后仰，掌中笔霍地向外一抖，一式“倒插杨柳”，铁笔上带起一溜尖风，直往石继志小腹上猛扎了下去，这本是一招剑着，阮小乙把它施在了判官笔上，却是丝毫不失其威力。

这支笔向外一送，石继志也不由大吃了一惊，可是因距离过近，一时想避已无及，惊慌之下一咬牙，暗逼内力于右腿，用“弹腿三二式”中“浪子踢球”一式，向外飞起一腿。

这一腿石继志可用了十成劲，只听“当”的一声，鹿皮靴正踢在了那支铁笔之上，就像一支满弦的飞弩似的，这支判官笔霎时飞临在半空之上，“嗤”地下射水中，冒起了一股水花。

活丧门阮小乙已自知性命不保，可是人之将死，总没有坐以待毙的道理，就在石继志方欲引剑刺下的一霎时，这阮小乙竟一踏船板，在舱面之上连打了六七个滚，亡命中尚洒出了一掌“铁莲子”，没头带脸直往石继志全身洒了去。

石继志冷哼了一声道：“我看你凶到几时！”他舍剑不用，一挥大袖，只听见“叮咚”一阵细响，将飞来的那一掌铁莲子尽收入大袖之内。

活丧门借着这一个空隙，已由一旁窜身而起。他脸上已失人色，变得苍白，到了此刻，他可顾不得什么叫丢人现眼了，只见他双手一抱头，咧口狂叫了声：“来人呀！你们……”

可是四周船上那一群昔日的孝子贤孙，此时脚上都像生了根似的，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他，没有一个人挺身来救，他禁不住又狂叫了声：“桑舵主！桑舵主救我……”

石继志反而把宝剑放入了鞘中，双手环抱，冷笑着看他，一声不响。活丧门阮小乙在舱面跑了半天，他嗓子都叫得嘶哑了，一时声泪俱下。

他一翻身，“扑通”一声，已向石继志跪下了，磕头如捣蒜，口中悲伤泣道：“石少侠……你……饶了我吧！我……我没有杀你父亲……我……”

石继志脸上方一动容，可是他转念一想到屈死在九泉之下的满门大小，不由怜悯之心尽去。他用不疾不慢的脚步，朝着阮小乙走去。每走一步，阮小乙就像似死神向自己接近了一步，他尖叫着说道：“石……你老人家饶了我吧……”

可是当他看到石继志仍然向他走近时，他忽然感觉到自己的命是保不住了，双手一按地，身形又自向上窜起，不想身子方往上冒起一尺，却见石继志只往外一伸手，阮小乙就觉有一股绝大的劲力当头压下，不由“噗”地一下又坐下了。

他亡命地狂叫道：“桑云！你……救我！桑云！”而此时水面之上，却正有一四旬的汉子登上最远的一叶小舟，他脸上变色，低声对那小船的舟子喝叱道：“快走！快往回走！”

那水手方答应一声，才欲掌橹，却听见风帆之上“嘯”地响了一声，接着呼啦啦一阵大响，风帆下坠，把船震得两头跳起好高。

随着一声清朗的叱声道：“小船慢走！”这一声喝叱，就像圣旨一样发生了极大的效力，那撑船的老头吓得连忙住手，朝着发声的那个青年人石继志直翻白眼儿。

石继志冷笑了一声道，“不仁不义的朋友，你可是桑云么？”那四旬的汉子闻言怔了一下，那活丧门阮小乙早已尖叫道：“桑舵主，桑兄弟！你救救我吧！”

果然这欲登舟而去的汉子，正是巡江十二舵的舵主桑云，原本和湘中八丑交情最好，可是到了要命的关头，他哪里还顾到什么朋友，只求自己能逃得活命就是万幸了。石继志这么一叫，不由把他吓了个忘魂，可是他还想赖，想不到那要命的阮小乙却直着嗓子向自己这边直叫。

桑云气得双目一瞪，一跺脚，叫了声，“好冤家，临死你还要拉个垫背的！你真是他妈的活丧门！”说着话，这桑云已纵身上了石继志立身的船面

之上，一背手掣出了一对镔铁拐杖。石继志心中方自一怔，暗想这桑云难道还敢向自己动手不成？

一念未完，就见这桑云一个虎扑式，却已来至在那活丧门阮小乙身前，活丧门阮小乙先以为桑云是来救自己，不由大喜，扑身而上道：“桑舵主，快救我！”

他这句话还未完，猛觉当头一股疾劲之风，不由大吃了一惊，慌不迭向左一划步，耳中却听到桑云狠厉的口音道：“冤家，我们一块死吧！”一对镔铁拐杖搂头而下，可怜活丧门阮小乙，一心还只想着这位好朋友来救自己，哪又料得到，他会这么狠心向自己下毒手。

活丧门阮小乙就觉得劲风一压，口中方哦了一声，顿时血花四溅，脑浆迸裂，一交摔倒在船板之上，连气也没喘一口，就一命呜呼了。

桑云杖毙活丧门阮小乙之后，身形却并不稍停，双足一顿，已往石继志身前扑倒，口中喝了声：“小辈！桑二爷跟你拼了！”他说着话，掌中镔铁拐杖直奔前胸，用足了内劲，“横扫千里”的疾招猛然打了出去，双杖上挟着猛烈的劲风。

石继志原本就已存心不想叫这桑云逃出手去，却想不到他居然还敢向自己突下毒手，心中不由猛然一惊。桑云一双镔铁拐杖一闪已到，可是对面那年轻人仅微微冷笑了声，容得桑云的镔铁拐杖已沾上了衣服。他猛的向外一平剑身，倏地向对方拐杖上压去。

桑云心中尚自惊疑，暗想：“好狂的小子，你这一口剑上能有多大的力量，居然敢跟我镔铁拐杖碰？”他想着心中虽是奇怪，

可是因眼见石继志如此英勇情形，也不敢太为大意。

动手过招本是一刹那的事情，一念之间，桑云向上一碰拐杖，却正和石继志平压而下的剑压在下一块，顿时就听得“呛”的一声龙吟，火星四射。

说也奇怪，石继志那口软剑，在这一击之下，非但没有被崩出手，却往下压下了寸许；而桑云一双拐杖却被弹得往下一沉，砰地一声击在了地板之上，就觉得双掌所握住的杖柄一阵火热，直烫得掌心如焚，如不松手，这双手非被烧烂不可。他不由得双手一松，镔铁拐杖叮当落地。

石继志哼了一声道：“桑舵主！你逃不了啦！”说着一翻手中剑，闪出了碗口大小的一朵剑花，直往桑云，“分水穴”上就点。

桑云怪叫了一声，足尖一点船板，咕噜噜在船板之上一溜翻滚，仓促中竟闪开了石继志的剑尖，石继志心中大怒，正欲赶上一步，结果了这桑云。却不知桑云刁顽成性，顺着这一溜滚势，已欺过船舷之边，猛然他翻身沉腕，口中喝了声“打！”

石继志方一惊心，却听见“扑通”一声水响，才知上了这桑云的当。连忙窜至船边，但见水面上波纹起伏，哪里还有那桑云的踪影！

石继志不由长叹了一口气，只恨自己水性不佳，否则定要下水追他一程，他只看着被灯光照得像鳞片似的水面，怔怔发呆。

排教高手一霎之间三死一伤，四周船上众人都不由吓得一个个目瞪口呆，无不松缆解锚，石继志冷眼见状也不加以制止，一任这些骤聚的船只，一条条又启航而去，少顷，水面上又只剩了他乘的这条船了。

石继志回过身来，却见那船家老二和老么，正面向自己直挺挺跪着，满脸惊吓之色。石继志这么一回头，他二人由不住连连一阵磕头，口中齐呼道：“饶……命……相公……”

石继志眼珠一转，噗哧一笑道：“你们起来，我们没事，我只是找湘中八丑，起来，起来……”老二和老么不由心中大喜，一齐用惊疑的目光注视着石继志，慢慢站起身子。

石继志走了几步，嘻嘻一笑道：“伙计，江湖奇人异士多的是，不要以为一个文弱的书生就好欺侮……”说着话，他那双瞳子里射出了令人不敢逼视的光，吓得二人打了个哆嗦，口中诺诺连声。石继志忽然又转了个脸色道：“现在没事了，你们只要把我好好的送到洞庭湖去，我决不难为你们，要是在路上敢玩一点花样，那可怪不得我石继志手狠心毒！”

那两个船家闻言后无不如皇恩大赦，一时俱都喜出望外，连声答应着站起，操舵的操舵，上帆的上帆，须臾这艘船又满引江风，顺江而下。

石继志见船上尚烧着香炉，顺手劈出几掌，把那几座香炉劈落水中。老二和老么确实也不敢再为非作歹，一路战战兢兢地疾驶着小船。

待天光大亮时，已驶出了这处水口，眼前已来至鄂省地面。宜昌已离眼前不远，到了宜昌之后，小船拢岸略微歇息了一会儿，又自起锚而去。

狗熊自被石继志击断双腕之后，一直躺在船尾舱篷之内哼哼唧唧，连声呼痛不止，石继志也不闻不问。待船至江心之后，这才装着闲踱，行到了船尾后梢，一打量狗熊，他那副样子已到了奄奄一息的程度。

原来这狗熊自被击折双腕之后，因不擅接骨医疗，一任其骨错凝血，两只手腕已粗如大腿，色作紫红，全身都已汗透。

他见石继志这一走近，不由哼着求道：“相公……你给小的一个痛快吧……这种活罪真比死了还难受……”说着尚自流泪不已。石继志本想讥讽打趣他一番，无奈他平素心肠最软，一见这副样子，不由大感不安，皱了皱眉冷笑一声道：“都怪你自己手狠心毒，与我何干？”

那狗熊斜着一双昏红的双目，偷看了一下石继志的脸色，已看出石继志恻隐之心，闻言后有意把双目一闭，愈发哼得大声起来。

石继志在旁看了一会儿，不由长叹了一口气，皱眉哼道：“便宜了你这家伙，要是不给你治，我看你是活不成了！”说着走前一步，弯腰执起这狗熊右腕，狗熊不由得杀猪似的大叫了起来，抖声道：“相公！饶命！”

话声未了，只见石继志左右手往当中猛然一合，微闻得“喀”地响了一声。狗熊只痛得大叫了一声，在榻上疾翻了个身，

竟自晕死过去。

石继志忙又把他翻过身来，对着他左手如法炮制了一番，双手骨节都给他接好了，这才又在他正中“鸠尾”穴上点了一指，

以防继续出血，跟着又在其“曲尺”、“肩井”二穴上各点了一指，这狗熊一阵颤抖就不动了。

那船上老二和老么闻声惊跑了过来，见状只疑石继志要向狗熊下毒手，俱都跪伏在地叩头如捣蒜地说道：“相公你……你饶了他吧！”

石继志回头冷笑道：“我这是在救他，可不是在害他！否则他还会有命在？”说着命二人各执起其一腕。经石继志这么一合骨，愈发肿大了些，看来直如一个紫色大球，入手奇热。

石继志又命取来一钵，置于其下，遂将剑身抽出，立刻红光耀目。他小心地用剑尖向那伤腕下轻轻一点，“波”的一声，立刻鲜血四溅，直流了半钵方慢慢止住，然后右手照样治疗，待凝血尽出，双腕才微微现出一些浅红的颜色。石继志知己无妨，这才由怀中拿出了一个小药瓶来，轻轻弹了些药

粉在伤口内。

此药即为上官先生以石继志所服那芝果的叶于捣碎后精制而成，自然奇效无比，药粉一上好，马上散出一些白色汁液，将伤处弥住，连一丝肉色也看不出。石继志这才命二人以净布小心替他包裹了起来，遂解开各穴道，少事推揉，那狗熊才幽幽醒转，立刻痛楚大失，这才知道对方非但没有取自己生命，竟是给自己疗伤，不由感激涕零，在床上连连点头流泪不已。

石继志见状微微一笑道：“既往不咎，我只希望今后你能去恶向善，这双手只要过四十天，就可恢复如常了！”

狗熊已泣成一团，一旁的老二和老么，也不由连连称谢不止。经此一耽误，船在江心已停了好久，被水冲得直打转儿。

二船夫解舵撑桨待行，忽然听见远处水面上一阵断续呼救之声。石继志和二船夫都不由大吃一惊，慌忙跑出，往江中水面上一看，果见一人时沉时浮，断断续续地吐着水泡喊道：“救人啊……救……”一声未喊出来，竟又沉了下去，江面上已惊动了不少船只，一齐如飞向那人驶去。

石继志这艘船因距离最近，岂有见死不救之理？忙命二船夫撑近。待驶近，才发现溺水之人竟为一古稀的老者，满头白发为江水一浸，都散开如篷，身着一件半长不短的白色绸衫，甚为肥大。此时想必他已喝水过多。两只大袖在水面上翻扬不停。

那船家一看慌了手脚，跌脚道：“这里水流太急，水又深，格老子每年都淹死过人！”说着伸出竹竿想去勾那老人。可是那老人只是舞着双袖，水花溅起老高，却不知往竿子上抓，身上长袍肥衫，已成了水袋。

这老二见状无奈这才丢下船篙，自恃有一身水功，不假思索，把上衣一脱，纵身扑下水去，活似一条大鱼也似，一刹那已游近老人，伸手就往那老人头发上抓。

江面上人纷纷出主意，一阵乱喊，这老二下水时衣服没脱净，游起来已感吃力，再被众人一喊，愈发失去了主意。

这一把抓下，谁知那老者却正好向下一沉，老二一把竟是没有抓着。于是在水面上你抓我，我抓你，各自使出了死力，扭做一团，在浪中翻滚，三起三落，都已淹得腹大如斗，昏迷失智了。

那老二去救人，反倒比被淹的人更惨，二人抱作一团，都呼起救命。水面上浪花浮涌，眼见得两人翻翻滚滚，乱撕乱抓，被急流冲出了好几丈，忽往上一冒，竟又全沉入了水底，看不见二人身形了。

石继志在船板上不由大吃一惊，那老么见自己拜兄下水救人不成，自己反倒要送了性命，更是急得亡命一般大叫了起来，一面却痛哭失声。水面船只虽多，却没有人再敢下水，只是喊叫叹息不止。

少顷二人又自水面浮出，依然是你扑我抓，不过看样子已力尽声嘶了，只是彼此无力地攀扭着，石继志看到此时再也忍不住，伸手由袋中取出了一串红绳，在绳头打了个活扣儿。正逢二人又一冒头，石继志一抖手腕，喝了声：“着！”，刷地一声抛出了丝绳，无巧不巧，正套在了二人扭扑的臂弯之上。水面众人都不由大声喝彩起来，石继志不敢怠慢，连连运着双手，哧哧声中，二人就像两条大鱼似的被拖到了船边。

石继志向前一步，伸手各抓住二人一手，微一使劲，都给拉了上来，水面上又是一阵喊好声，石继志此时看了一旁老么一眼道：“你快给你同伴控水，这老的交给我了！”说着往下一蹲，圈起一腿，把这老人喝得比西瓜还

大的肚子，往自己腿上一压，立刻老人口中哇哇连声，吐出了好几口清水。

须臾，这老人把腹水吐净，只是仍闭着双目不醒，石继志把他平放于船板上，再一看那老二，此时已被老么把持着把腹中水吐净。

可是他这种吐水法子，可和那老人不同了，却不先是从口中向外吐，连耳朵鼻子七窍之中，全向外冒着清水，口鼻中尤多，眨眼之间已吐出了一大摊，而且到后来，鼻中还渗出了不少的血。

石继志不由一惊，过去往那老二脉上一把，再往口鼻前胸探了探手，又过去往那老人瘦肋探了探，不由略微皱了皱眉，心说：“怎么这老头儿喝了半天水，反倒没有什么，而这老二看样子却淹得不轻，要不是控水早，此时怕已没命了。”

想着不由向那老人望去，越觉这老人又小又瘦，前襟想是已全被那船夫抓开，露出瘦如鸡肋的胸骨，皮肤作青白色，不时起伏着，看来真是瘦弱到了极点。

那老么由后舱打来了一盆热水，又以热巾覆于二人前胸，一面以手在那老二腋下用力推按，数十下之后，那老二才睁开了眼。老么不由大喜，连道：“这可好了，没有关系了……”说话间，那老人也睁开了双目，咕噜噜朝着石继志上下直看，并还点着头，表示十分感激之色。

石继志大喜，上前一步道：“老人家，你好些了吧！以后还是小心些好……现在是不关系了！”

老人道翻身坐起，石继志不由大吃一惊，方要阻止，却不想老人已坐好，一笑道：“多谢这位哥儿，没关系，今天只是在水里抽了筋，我老头子一向水性好，所以喝水还不多，嘻嘻！”

石继志不由皱了皱眉，心想这可真怪，还有被淹的人复元得这么快的！可是老人脸色语气，都显示出此时与常人无异，石继志也就不再担心了，此时间言不由一笑道：“老人家你姓什么？”

这老人坐定了身子，用手拧着身上的湿衣服，闻言后撩了一下眼皮，嘻嘻一笑道：“我姓什么……可不清楚，只不过人家都叫我渔夫老大，相公你就叫我老大好了！”

石继志点了点头，又问道：“那么老人家，你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老人一面拧着衣上的水，一面道：“我去洞庭。你们船不去哪里，我休息一下就下去！”

石继志不由一笑道：“那可真巧，我也是去洞庭，老人家就坐这船一块去吧！”老人只哼了一声：“那敢情好！”

因大家都争着看热闹，聚集的船太多，二人既已无恙，老么这才吆喝着开出一条路来，一路把船撑了出去。

船行如矢，须臾已驶出了里许，大家都没有什么话说。石继志看那老人，只见他脱下了上衣，搭在船桅之边让风吹着，赤裸的上身露出惨白的无丝毫血色的皮肤。

石继志一看他，他才一笑道：“相公，你贵姓呀？”石继志笑道：“在下石继志！”

老人摸了一下下巴，点了点头又问道：“相公去洞庭湖有何贵干？”

石继志怔了一下，遂道：“我回家去看看！”

第十七章 雨中老人

石继志一面回答着老人的话，却见对方一双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自己。听完了自己的话后，老人点了点头，露出了一丝微笑，又把目光转向江中，望着那滚滚浪花，似听得他低低地叹道：“这可怎么了啊……”

老人的语音很低，但石继志却听了个满耳，心中不由一动，但他却不明白这瘦小老人的言中之意，一时只是怔怔望着对方。

这一注视，始令他感觉到，这老人简直太瘦了，那袒露的上身，露出惨白的颜色，肋骨历历可数，随着他的呼吸一起一伏的动着。他脚上穿着一双青缎挖云薄底快履，似乎和他身上的渔夫打扮，显出不大相衬的格调，如果他不自说是渔夫，石继志真有些疑心他是一个教书的老文士呢！

这老人被石继志这么注视着，脸上竟丝毫没有惊疑之色，反倒朝着石继志一笑道：“相公，如果我猜得不错，你一定是湘省人，是不是？”

石继志不由一惊，点了点头道：“不错呀！你怎么知道？”

老人一面伸出手摸着头上的湿发，一面笑了笑道：“我从口音中听出来的。”

石继志愈发张大眼睛道：“可是，我口音中一点也没有乡音呀！”

这瘦小的老人嘻嘻一笑道：“我老头子已八十岁了，去的地方可多了，只要谁一开口，我准能听出他是哪里人，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说着他又用手摸了一下脸。石继志竟在他再次举手之间，清清楚楚地看见，他右手的食指竟是血也似红，而且较其它指略粗一些。这本也是一般常态，正和某些人生着怪瘤怪痣一样的，并不会引起人们多大惊疑。石继志只多看了一眼，也就没有再把它放在心上，遂把目光视向一旁。

天已过午，日光下射，水面上荡起金光万道，这条小船满饮江风，如箭般在水面上行驶着。那老二也醒了过来，老么让他躺在船板之上，让阳光晒着，去去身上的寒气。

石继志见老人倚处正是背阳，不由建议道：“老人家，你也躺到外面晒晒太阳吧！去去寒！”

老人摇了摇头道：“不用！”这两个简短的字由他于瘪的嘴唇吐出，遂低下了头，似在想着桩极大的心事，不时还用他那又长又白的指甲在船板上划着，发出吱吱的声音。他偶尔还用目光来看石继志，但是石继志只要一看他，他又把目光转向一旁去了。

二人在外坐了一会儿，石继志站起笑了笑道：“我要进舱去了。老人家随便走走，没关系！”老人竟也跟着站起身子，笑了笑道：“我也正要进去，天快下雨了……”

石继志不由暗笑道：“现在这么大太阳，怎么会下雨呢？”想着不由皱了一下眉道：“不会吧！这么大太阳怎么会下雨？”

老人伸出那根其红如血的手指往远远天边一指，口中沉声道：“现在是北风，你看见没有？那云层不一会儿就飘到我们上空，至多再有一盏茶的时间，就该下雨了！”

石继志顺着老人手指处一望，只觉得远远有几片黑云，却决不相信就会飘过来，而且还如老人所说，一盏茶时间之内会下雨。

石继志只朝老人笑了笑就进舱而去，老人也接踵而进。谁知果然不一会儿，风起云聚，吹得这小船前伏后仰，跟着闪电一亮，打了一个震天响的霹

雳。

石继志不由对着老人一笑，心想：“倒被你猜中了，果然是下雨了……”想着忙站起身来，去关那舱门。却见老人忽然眉头一皱，扑到舱口向天上望了望，回头叫道：“可不得了啦！马上就要起大风了，小船若不躲，非被吹翻不可！”

石继志不由大吃一惊，尚未开口，却见由外跑进那管船的老么，一进门就惊慌失措地叫道：“不得了啦……龟儿子起风了……相公！你看郎格办嘛？”

石继志不由急道：“还不赶快把船弄到一个避风的地方去，问我做什么？船真翻了，大家都活不成！”

老么闻言翻身就往外跑。石继志却听见那瘦小的老人咧嘴一笑，一面摇了摇头道：“没有用，没有用……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此处水面正是马口渡，根本就没有山弯躲！”

石继志闻言颇不以为然，心想：“你这老家伙真是不明事理，白活这么一把年纪了，也不想想你自己那条命是怎么捡来的，居然还如此幸灾乐祸。真要是船翻了，你也活不成呀！那时候哪个王八蛋才救你呢！”

想着赌气没有理他。但一会儿舱帘起处，老么惊慌满面地又跑了回来，一面向着石继志叫道：“哎呀！格老子垮了！龟儿是马口渡，硬是没得地方拢船……完了……”这老么说着话，还一面跌足猛叹，那样子如丧考妣一般。

石继志气得骂了一声：“没出息，你哭什么嘛？”说着自己冒雨而出，仰天一看，只这一刹那，天色又由昏暗变为紫红色，果然是狂风欲来的现象，石继志看得暗自惊心。其实他倒不是怕自己逃不出去，而是担心这船上的几条性命。他身为侠义中人，又岂能见危而自逃？往四下一看，穷目所见，真是一片茫茫，水面上此时竟无一只来船，黄豆大的雨点洒在水面上，就像是一大锅开了锅的稀饭一样。

石继志这一看不禁心里有些慌，忙掀帘而入，对那老么道：“那我们赶快往回路走吧！你不要守在这里呀，光守着有什么用！”

老么哭丧着脸正要外出，却见那怪老人又是嘻嘻一笑道：“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要是往后走，还不如往前走，不过前后反正都是死路一条！”

石继志不由气得冷笑了一声道：“照你这么说，那我们只有坐以待毙了？”

老人闻言，伸出拇指擦了一下鼻子，一面笑着摇了摇头道：“小伙子，遇事要沉着一点，哪这么容易就死人了！你看你们一个劲跑进跑出，忙得跟孙子一样，我老头子又忙了些什么没有？”

老么唯恐石继志生气，忙在一边插口道：“哎呀！龟儿老头子，到了这个时候，你龟儿还吊啥子胃口嘛，晓得你岁数大，经验多，讲出来大家听一下嘛！要是翻了船，第一个淹死你龟老儿的！”

那老人被这老么一口一个龟儿骂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要是在平日，他哪能忍受这个，只是今天这个场合，完全是他一番深心安排，自然不便因一时闲气而暴露了身份。只得一翻那双鼠眼，由鼻孔中哼了一声，点点头道：“小子！你说话口头上积点德好不好？我老人家要不是身体不好，看我揍不揍你！”

经此一闹，石继志反而火气全消，忍不住笑劝道：“算了！”老人家你也别吵了，不过你刚才那副样子是有点气人，你倒是说说看，是不是有办法

躲一躲！”

这老人闻言才咳嗽了几声，呛出了一口粘痰，一面点了点头道：“当然有办法！我话还没说呢，你们就一个劲急，急有什么用！”说着对老么道，“伙计！可别再闲着，赶快下帆，把刚才那快淹死的小子叫起来，告诉他别再休息了，你们哥儿俩一人持一把竹篙，往左边撑船，听我的命令撑，绝错不了！”

老么听得直点头，到了这个时候，也只有听他的了，听完话慌忙跑出去了。

石继志在一旁听得心中直笑，心想：“这老头也真行，自己不想想方才差一点淹死，命还是人家救的呢！这会儿居然发号施令，看样子倒还真神气呢！”想着不由扑近舱口，见那老么正在桅杆之下，欲攀身上去解绳。石继志由身上摸出两枚制钱，口中对老么叫道：“不用了！”说着话，右掌一翻，这两枚制钱就带着一阵轻啸之声，只一闪已至当空，接着是“嘣！嘣！”两声绳索的裂断声音，那大帆哗啦一下落了下来，把这船震得左舞右晃。

石继志正要转身，却听见背后一声阴沉的低笑声，接着道：“好指力，好劲头！”回头一望，却是那矮老人正负手仰头往上看着，满脸带着一种奇异的表情。

石继志只望着他笑了笑：“雕虫小技，不值一笑。喂，老人家，我看救命要紧，我们都别闲着了，一起到外边去帮着他们划船好了！”

老人露出一口包牙，哧哧一笑道：“我老人家身上没有四两肉，你要叫我做苦活，那我可做不了，我只能动嘴皮子。走！我们就到外面去！”

石继志闻言笑了笑，也就忙走出舱面，见老二和老么果然人持一篙，在水里撑着，直往左边撑去，只是江水太深，每一撑篙，篙头几乎要到了水面才能扎到底，看来二人吃力异常。

老人看着他们也直皱眉头，石继志不由叹了一口气道：“我来助你们一臂之力吧！”说着走向船尾，猛然八字步向两下一分，打了个千金坠，将身形定住，然后气纳丹田，逼罡劲于双掌，喝一声：“走！”跟着右掌斜着向前下方水面上一推，但听“哧”的一声，水花喷溅了一尺，那船由不往向前冲出了丈许，随着左掌又推出，船身又进丈许。于是只见他左右各一地运用着双掌，那船前进之势，竟是比上了帆还要快。

老二和老么，都不由惊得瞠目结舌，一时你看我我看你，简直不相信人世之间，还有这种奇事。

而一旁的矮小老人更是看得心惊肉跳，那双深凹在眶子内的鼠目牢牢地盯视着这个年轻人，时而见他面现惊容，时而听他低头叹息，只是这种表情没有人去注意罢了。

这只小船被石继志用乾元内力催动，不一刻已驶出了三里以外。这看在那矮老人眼中更是吃惊，因为武林中也有用内力催舟的，如“流云飞袖”、“浪赶金舟”等手法，亦同样可使舟身前进，可那只是短时间的事，勉强可走里许，已是不常见的高手了。而眼前这个石继志，却和没事人一样，催舟走出了三里以外尚不歇手，这种惊人的乾元内力，确实是老人毕生未曾见过的。

如此又行了约里许，石继志才回过头来，对着老人道：“喂！老人家！到底上哪里去呀？江面这么宽！”

只这一会儿，天空已有了动静，呼呼的风自四下吹来，水面上起了明显

的动荡。小舟在水面上一起一伏，不时还打着转。石继志在后舵，愈发感到行舟之困难。

老人见状，忽然叫了声：“快往前弯！”说着自己拿起一篙，往水面上一点，那船就往右倾斜了过来。石继志再一催驶，才又走了数丈，眼前竟到了一处断壁，大家不由叫起苦来。

眼看这船头已快撞上了，老人长篙点处，那船身又不由自主地向左歪了过来。猛然他又跑上船尾，用竹篙在石壁之上点了一下，船却又向左弯了过来。

老二和老么只以为老人忙昏了头，乱点一气，方要出声喝止，可是目光望处，老人这一竹篙，将船头弯得正到好处，眼前竟是一处仅可容这条小船船身的石弄，小船一弯过来，正好穿行在内。

立刻船身平静了许多，虽然外面风势已逐渐加大加疾，可是这小石弄里，却是平静异常。石继志见状不由含笑收手上前道：“老人家有一手嘛，原来你会弄船啊！”

老人只是咧嘴一笑。此时大雨倾盆，每个人早都成了落汤鸡似的，被淋得里外湿了个尽透，尤其是老人，方才才晒干的头发，此时又贴在了脸上，身上的衣服被水一浇，紧裹着那瘦小的身体，看来真像是一根旗杆。

石继志要入舱避雨，却见老人双手连摇，在四外巨大的波涛声中吼叫道：“小伙子！这可不是好地方，一会儿大水来了，小船非被冲出去不可，快随我上岸去，先把小船好好拴上！”

石继志一听果然有理，老么和老二更是不等交待，已七手八脚，下锚的下锚，拴缆的拴缆，须臾已把小船给定住了。

石继志把随身包裹带在了身后，在舱内把那匹自己爱如性命的汗血宝马牵了出来，回头对船上老二和老么道：“走呀！”

不想老么却哭丧着脸道：“相公，你先走吧！我们舍不得这条船，而且狗熊还受伤躺在船上。”

石继志知道他们是靠船吃饭的，要想叫他们弃船逃生却是办不到，就由身上拿出了一块足有十两的大银子，递给那老么道：“这就算是我的船钱，我和这位老先生先上去避避风，等风停了再下来，你们就在附近躲一躲，照顾着船就是了！”

老么大喜接过，连连道好。石继志抬头看了看，离着岸边还有一两丈高，怕老人年老力弱攀登不易，所以把马递过道：“老人家，你骑我的马上去吧！我先上去了！”

说着一振二臂，已拔上了那堤边。回头一看，老人光上马背就上了半天，他身子才一坐好，那匹马已一坐后腿，“嗖”的一声跳上了岸。石继志一纵身，也上了马背，一夹双腿，这汗血马在大雨巨风中一声长啸，放开四腿就跑。石继志还怕马行太快把这老人从马上摔下来，所以一直用手扶着他。

如此跑出约有五里之地，风声更加大了，暴雨如珠，打在脸上，就像是被针扎一样痛，尤其是那种风声，就如同万马奔驰一样。石继志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经历过这种大风，也不由吓得心惊肉跳，在马上连连问老人道：“喂！老人家，你不是有避风的地方么？怎么还没到？我可真有点害怕呢！”

老人遂抬左手向外一指道：“那不是么？”石继志随他手指处向外一望，不由心中大喜，原来目光望处，竟有一幢建筑在半山谷中的巨大石屋，看来颇为讲究。石墙延约数十丈，漆黑的大铁门紧紧关闭着，院内更是修石巨室，

无不井然。

石继志想也没想，此处荒山野港，何来如此宏伟建筑，一时只为避风雨逃命要紧，见状不由一磕马腹，那马立刻驰行如风，一霎已驰近那大黑铁门之下。石继志正要下马去叩门，老人却大声叫道：“不要敲了，跳进去就是了！”

石继志一想逃命要紧，竟照着话做，一长身已飘入墙中，遂听一声马嘶，那匹汗血马见主人跃墙而入，竟跟着隔墙窜了进去，又听“啊哟”一声，竟把那老人由马背上给颠了下来，还一个劲呼痛。

石继志忙把老人扶起，见院中各室室门都紧紧关闭着。老人一面揉着被摔的屁股，一面用手指着前面一所建筑得极为精雅的石室道：“我们到那里去吧！”

石继志不由一怔道：“莫非你认识这家的主人么？”

老人一面前行一面笑道：“多少年的老朋友，怎么会不认识？”说着率先向前走着。石继志一听才放下心，心想：“怪不得，他好像是来到了自己家似的，原来竟是他的朋友！这真是一个怪人！”

风势更大，庭院中大树尽摧，树倒土扬，石继志若非有极高功力，恐怕连身子也站不住了，再看老人，却不知怎么竟已先跑到了那石檐之下。遂见他瘦小的拳头在那门上拼命地打着，发出“砰砰”的如雷巨声。

石继志牵马随其身后，老人手上一面敲着，口中还大声喊道：“怎么！人都死完了是不是？开门呀！开门呀！”

如此叫了好半天。石继志心中直好笑，心说到人家叫门，哪有这么说话的？正想劝他一句，不想门却开了，二人一马都险些冲了进去。

那开门的仆人吓了一跳，口中大叫道：“喂！喂！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哪来的一伙人马？”不想话未说完，却突然惊得张口结舌，目光却注定在老人面上，口中呐呐道：“原来是……”

老人一挥挥手道：“没事，快去请温老先生出来！快去！”说着乘石继志回头的时候，对着这仆人眨了一下眼，这仆人口中啊啊答应着，慌忙上楼而去。

石继志往内一看，竟是一间极为豪华的客厅，厅中悬满名人书画，靠着壁角排着两列太师椅，干净得不染纤尘。

老人已把外衣脱了下来，一面拧着水。那仆人匆匆下楼，朝老人一鞠躬道：“主人马上就来，请您老人家坐坐！”说着由石继志手中接过了马。老人回头道：“告诉马房，好好把马毛擦干，上好豆子，加黄酒鸡蛋！”

石继志一面口中连道：“不麻烦了……”心中却不由暗想：“这老头也太随便了，尽管是老朋友，也没有这么随便的道理！”而且他心中奇怪，老人说的那一套喂马行话，分明像是一个老江湖，却为何是一个毫不通技击的老人，而且连马都不会骑呢？

那仆人答应着把马由内廊牵出，老人遂以主人姿态挥手道：“老弟，随便坐！随便坐！”

石继志也就不再客气，心中却由不住暗暗想，今天幸亏是遇见这位老人家，要不然此时怕早被巨浪卷入江中了，那时即使自己有天大的本事，也难免不被江水吞没而死无葬身之地了。想着心里不由对这陌生的老人生了不少敬爱感激之心。又见由侧门走进另一仆人，双手捧着茶盘，在二人几前上了茶。

遂听见梯口上门一开，跟着闪出一位年近五旬的瘦高老者。这老者双目神光奕奕，身着一件蓝服长衫，足下是一双锦缎便靴。一出门，口中叫了声：“啊呀！”慌忙由楼上跑下，老人也忙由位上站起迎上。

这瘦高老者一下楼，本想朝老人下拜，却被老人赶上一步，一把给扶住了，口中还高叫道：“温老弟！很久不见了……别客气！别客气！”

这老者面现惊容道：“弟子不知是教主……”方说到此，老人忽然咳嗽了一声，正好把“教主”两个字给掩饰了过去，他还一个劲朝这瘦高老者使着眼色，主人也不是傻子，自然会意，口中忙搭讪道：“哎呀，大哥！这些年可想死小弟了，你这是怎么了？莫非是淋了雨了？”

老人这才叹了一口气，回头一指石继志道：“可不是！唉！要不是这位小朋友救我，老哥哥我这条命都没有了！”温老先生不由目现惊异地啊了一声，石继志遂朝着这温老先生点了点头道：“打扰了！”

温老先生哈哈一笑道：“这是什么话！老弟，快请坐！”说着恭恭敬敬地拉过一张太师椅，先送到老人身后，老人也就不客气坐下。石继志也落了座，遂见老人朝着石继志嘻嘻一笑道：“你们不认识吧！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说着用手一指那老者，对石继志道：“这是我一个老兄弟，人称八步凌波温世海，是一个练功夫的，和老弟你一样有一身好功夫……”

石继志不由一惊，因为他耳中似早已听到，江湖中有这么一位人物，人称“八步凌波”温世海，尤其是轻功上有极深的造诣，却不料竟会是这老人的拜弟，可是石继志分明方才听到这温世海对老人自称为弟子，这又怎么说呢！

老人嘻嘻一笑，接道，“小时候，我教过他几天书，说起来还可当他的老师呢！”

石继志这才想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口中连连道：“久仰！久仰！”

老人遂又用手一指石继志对那温世海道：“这位老弟姓石……”石继志见老人并没把自己名字说出，只以为他是忘了，忙补充道：“小可石继志，请温兄多指教！”

话才一毕，那温世海不由一连后退了两步，口中啊了一声，翻着眼道：“什么？你就是石继志？”

石继志不由吓了一跳，却见那老人嘻嘻一笑道：“怎么？你们原先认识么？”

温世海正想说话，却见老人那双凌厉的眸子狠狠地瞪着自己，他猜出其中必有原因，忙笑着道：“哪里！哪里！小弟只是久仰石少侠的大名而已！”

说着目现不解地扫了老人一眼，老人却没有看他。温世海

见二人衣衫尽湿，不由站起身道：“大哥及石少侠快点上去换件衣服吧！”老人笑道：“石老弟先请吧！”石继志还想客气，见温世海拍了拍手，出来一仆人，温世海遂对他道：“你带石少侠去洗个澡，换一件干净衣服去！”仆人答应一声：“是！”

石继志遂起身，对二人一笑，鞠躬道：“主人请少待，小弟放肆了！”

温世海连道：“哪里！哪里！石少侠请便！”石继志遂跟着那仆人上楼而去。

他才一上楼，那温世海却不由得“扑通”一声，朝着老人跪下了。老人仅挥了一下手道：“温贤弟请起，不必多礼了！”

这温世海还是恭恭敬敬地按教规给教主叩了一个头，一面口中道：“弟

子不知教主驾到，有失远迎，尚乞教主勿怪才好！”

老人已把这温世海搀了起来，一面轻声道：“这不怪你，我只是来此避一下风雨而已，风一停就走！”

温世海走近一步，面现惊容地道：“教主突然驾临，不知是否有何教导，尚请面谕弟子知照遵行！”

老人微微一笑道：“没有什么事，你只要千万不要道出我的身份来，石继志的事情，我自己了结……”

八步凌波温世海口中诺诺称是，一指魔莫小苍遂顿了顿道：“你等风停，可着旗舵快船一艘，传我白羽令，就说从今以后不许任何人再为难这石继志，违者定以教规处斩不赦！”说着话，这位一代怪老面现戚容，目光之中，尚似微微蕴有泪痕。

八步凌波虽看着奇怪，可也不敢不遵教主口谕。遂见这莫小苍弯腰自靴口内抽出一根描金白羽令，递与温世海道：“此令传至红旗总舵，令发即送交总坛收押，不可在外，勿误！”温世海双手接过，口中连连称是。一指魔莫小苍这才随着八步凌波温世海匆匆上楼沐浴更衣而去。

待莫小苍换好衣服下得楼来之时，石继志早已在客厅之内与八步凌波温世海品茗而谈了。温世海见莫小苍一下来，慌忙从位子上站起，迎上几步道：“大哥及石老弟一路受寒，小弟已备有水酒一桌，请大哥及石老弟就座，压压寒！”

莫小苍笑着点了点头，温世海遂站起身，头前带路，石继志跟着莫小苍一并而入。走至后厅，果见已摆好了一桌酒席，三人就位，温世海举杯起立道：“大哥及石少侠沿途受惊，小弟诚敬一杯！”

石继志忙道：“不敢！不敢！”再看那老人却是一仰头，咕噜一声把酒咽下。石继志注视杯中，酒清可见底，知道并无药物，也就一饮而尽。

八步凌波温世海微笑道：“石少侠，此行何往？”

石继志略一低头，答道：“去洞庭故居一游。”

温世海啊了一声，遂看了一指魔莫小苍一眼，又接问道：“只是为了一游，还是另有贵干？”

石继志不由陡然吃了一惊，一抬头，却见八步凌波温世海一双瞳子正视着自己，带着一种神秘之色，石继志不由面色一变，站起身道：“温先生此话何意，尚望明告！”

温世海不由一笑道：“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石老弟不必多疑！”

石继志一面坐下道：“其实就是向二位吐露也何妨，小弟此去，实欲去找那湘中八丑以及排教教主莫小苍一清旧帐……”

说着面现冷笑，隐带杀机。他后方一完，一旁的莫小苍不由脸色一阵大变，两弯杏眉，竟突地向两下一挑，但瞬息又平息了。只见他唇角带起一丝微笑，只是独自饮着杯中的酒，不发一语。

八步凌波温世海更是吃惊地口中哦了一声，遂笑了笑：“石少侠，究竟有何深仇大冤，要去亲找他们呢？”

石继志甫一听这温世海这么问自己，不由勾起了满腹伤心，他强自忍着内心的伤痛，咬着下唇摇了摇头道：“温兄还是不要问了，一言难尽……”说着话，他目中竟流下了两行泪来。

那一边的莫小苍却望空长叹了一口气，苦笑着对八步凌波温世海道：“这只怪那莫教主往昔多行不义，至今虽已改恶扬善，但天理不容，我倒希望莫

小苍能死在这少年人的手中，了却这一桩冤仇，再……”说到最后，声音竟变得有些发抖了。

石继志闻言后不由颇为感动，不解地看了那莫小苍一眼道：“你老人家莫非认识那莫小苍么？”

一指魔看着石继志苦笑了笑道：“我自然是认识他了……”

石继志不由大为兴奋地站起身道，“那你快告诉我，他现在藏身何处？”

一指魔莫小苍忽然仰天哈哈一阵大笑，石继志不由大吃了一惊，心想倒看不出，他这么瘦小的身体之中，竟会发出如此宏亮的声音，几乎连屋瓦也为之震动了。

陡然他一收笑容，正色对石继志道：“老弟！早晚你定会见到他的，何必这么慌呢！你要知道，凡事欲速则不达！”说着他面如死灰，忽然把酒杯一推，对八步凌波温世海皱眉道：“老弟，我觉得不大舒服，要先下去休息一会，你在此多陪陪我这位小兄弟！”说着对石继志点了点头，欲离位而去。

石继志不由急问道：“老人家，你有什么不舒服么？”一指魔莫小苍摇了摇头道：“没什么！”

石继志由不住拉住他一腕，满面戚容地道：“那……那是小弟说错了话？”

莫小苍更是苦笑着摇了摇头道：“兄弟，你……没有说错话……那莫小苍真是该死了！”说着挣开石继志的手转身而去。

石继志不由惊慌地看着温世海道：“这位老人家一路上确是受了寒，温兄请多多照顾他吧！”

八步凌波温世海看在眼内，心想：“你还糊涂呢！哪是不舒服，分明是让你这小子给气的！”

但是他口中却嘻嘻笑道：“当然，当然！我这位拜兄生就一副怪脾气。兄弟，你可不要介意……”说着有意压低了嗓子，把头凑近到石继志面前道：“那莫教主和我这位大哥从前是好朋友，所以听了你的话不大对劲……”石继志心中一动，心想难怪他不大高兴呢。

二人又吃了一会儿酒，外面风雨更急，看样子今夜是不会停了。天已大黑，那八步凌波温世海忽然笑道：“方才我那大哥已经关照说，今天晚上你们就睡在此，明天风雨停了再走！”

石继志不由窘笑道：“如此真是太打扰温兄了！”

温世海连连笑道：“哪里！哪里！谈不到打扰，家居荒野，无以待客倒是真的！”说着就引着石继志来至一间洁室，石继志见这间房内布置极为雅致，一张单人软床，看来人睡其上定是极为舒适。温世海又关照，如需何物，只管呼人去拿就是，又关照了几句，这才退出。

石继志待其走后，一日奔劳，尤其是用那种乾元真功催舟一节，最耗体力，不由觉得十分疲累，略微宽了一下衣服，倒床而睡。

也不知什么时候，石继志本已睡熟，却意外地鼻中似闻到一种异香，刺鼻异常，禁不住在梦中一连打了两个喷嚏，方一开目，却觉得头脑一阵发昏，四肢酸软无力，就连坐起身子的力量也没有了。石继志这时才知不妙，慌忙闭气护穴，可是鼻中已吸了不少，全身已不能动弹了。

他昏倦的目光中，似见由那窗缝中冒入一股浓浓的黄烟，他知道这正是武林中一种最毒的闷香，名叫“五鼓断魂香”，一经施展，睡觉人只要吸上一口，定是全身筋软无力，非一个时辰不能转动，要是吸多了，就是被人用

刀杀了也是丝毫不知。石继志既知是这种东西，可是全身已软麻不堪，不能动弹了。

不过他脑中尚感清楚，眼睛虽不能睁开，却尚能微开一缝，正自惊心动魄之时，却见那窗户“呼”的一声开了一扇，跟着窜进一条黑影，因是午夜，石继志只觉这人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自鼻以下戴着一面面具，进室后只一迈步已至床前。

石继志见他迎风一晃，手中竟亮出火头，原来他手中早已持好了一根火折子，火光一亮，石继志不由在床上暗暗呼了声：“竟是你！”

原来目光望处，这夜行人非为别人，竟是那八步凌波温世海。他虽然口鼻都掩在口罩之下，但石继志仍能认出是他，只见他持着火折子高举了举，照了照床上的石继志，鼻中哼了一声道：“姓石的！你可真是上天有路你不去，地下无门自来投了！”

说着一灭手中火折子，往身后一插，石继志就见这温世海身子向后微微一挫，就听他双掌上骨骼“喀喀”一阵密响。这八步凌波温世海，竟猛向前一个箭步，陡然一伸双臂，用了十成功劲，以“翻天抡掌”势，双掌上挟着无比的劲风，直往石继志腹肋处猛击了下去。

这八步凌波温世海，在排教之中，武功也不过仅次于教主及三位香主，这一双掌又是用了全力，别说石继志此时是坐以待毙，就是一块铁板，温世海这一双掌也能把它打扁。

石继志是全身麻软无力，眼看着温世海这一对铁掌是打上了，石继志不由心中长叹了一声：“我命休矣！”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一声断喝道：“贤弟使不得！”只见一条人影，快同电光石火般往这床前一落，一条矮小的人影，双掌猛然向上一捧，“金佛献寿”势向上一端，只听“砰”的一声，四掌相击，温世海“通通通”一连后退了好几步，连惊带吓，定目望去，见这突来的怪人竟是教主一指魔莫小苍，不由又后退了一步。

那莫小苍用沙哑的嗓子道：“大丈夫做事要光明磊落，乘人于危不是汉子行为，还不下去！”

石继志虽是全身麻软，可是头脑尚清，当他发现救自己于千钧一发的竟是那个船上的老人，不由将双目一闭，心中喃喃道：“天啊！我石继志可真是看走了眼了，原来这老人竟有如此之高的一身功力，只看他方才那一式‘金佛献寿’，功力就不在自己之下！”

他一时心中不由把这老人感激了个五体投地，遂听那老人随着一声喝叱，竟又向外一挥大袖，八步凌波温世海一踹双足，竟以“金鲤倒穿波”的身法反窜而出。莫小苍走到床前，以手在石继志前额摸了摸，石继志微闻其口中低低叹息了一声。接着他把门窗大开，身子微微向下，矮矮运行着双掌，飞快地在石继志周身穴道上运行了一周，石继志愈发吃惊的是，老人双掌过处，竟有无比的热劲，自他双掌掌心丝丝逼入。

只一刹那，已感到全身痛苦顿夫，由不住口中哼了一声。老人闻声，面现喜容，突一收臂，身形晃处，已穿窗而出。他刚一出去，石继志已可睁开双目，但觉得身上懒洋洋的，心中暗忖：“好险呀！要不是这老人救我，此时已命丧黄泉了！”

他仍然余悸尚存，勉强运了一番内功，把吸入的余香用内功一丝丝都由穴门逼出，这才翻身坐起，摇摇头下了床，跑到窗前向外探头看了看，此时

东方已有曙色，哪有老人和那温世海的踪影。

他心中不由暗暗称奇，心想自己到底和这八步凌波温世海有什么仇？怎么他竟要向自己下这种毒手？

愈想愈觉不解，本想此刻就去找那温世海一分高下，可是转念一想，还是装作不知这回事好了，好在明天就走了，这老人既没把自己叫醒，又不愿自己知道他会武功，还是装作一切都知好了。好在以自己武功，那八步凌波温世海万万不是对手，只要小心一点，以静待动，又怕他何来？

想着重新把门关上，又睡了一会，天大亮了，风雨已停。一夜之间，风平雨止，阳光自远天射出万道金霞，照得这所巨宅庭院之中，到处残枝败叶，愈显得风雨无情和阳光的可爱。

石继志正自凭窗向院中观看的当儿，却听得一旁传来那八步凌波温世海的宏亮声音道：“老弟！早啊！”

石继志一回头，却见那温世海正由一旁侧门中推门而出，脸上带着爽朗的笑容，哪里像是昨夜向自己施杀手的模样，

石继志也装着毫不知情的样子一笑道：“早啊……”

温世海已走近了，石继志忽然发现，他的一双手掌都肿大如箕，用白布涂药紧紧缠住，不由心中暗忖：“好厉害的老人，他只向上一捧掌，竟把这温世海击成了这样……”心中好不快意，有意打趣地一指温世海双手，装着吃惊道：“咦？温兄的手……”

八步凌波温世海不由老脸一红，嘿嘿笑了几声，咧开大口道，“唉！老弟别提了，昨天晚上睡觉不小心，被一条大蜈蚣给咬了一口……”

石继志不由忍着笑问道：“可是怎么两只手都……”

温世海接得也真快，马上瞪大了眼，加一句道：“你看，我用这只手这么一打，连这手也给咬了一口，今天早上，两只手都肿了！”说着话，他还比了一个手打的姿势。

石继志心想：“这家伙编得像真的一样！”心正暗笑，却听见一声笑声道：“谁被蜈蚣咬了？”

遂见侧门一开，由院中走进一人，石继志见正是那救自己的老人，不由笑着用手指温世海道：“你老人家看，温兄这一双手昨天夜里竟被蜈蚣给咬啦！咬的还真不轻，我看八成还是一条老蜈蚣！”说着笑咪咪地看着老人，心想：“咱们大家都装糊涂好了！”

老人听了石继志的话，看了温世海一眼，皱了一下眉，温世海却现出了不大得劲的神色。

总算这场面并不太久，八步凌波温世海笑道：“你看，光顾了说话，石少侠连脸都还没洗呢！快请到浴室去吧！”

老人笑着用手拍了一下石继志的肩膀道：“走！小兄弟，我们一起去。今天真好，洗完了吃点东西，我看也该走了。”

石继志不知如何，对老人产生了一种极度的亲切之感，尤其是老人连救自己两次，居然丝毫不表现出来，每一句话和表情里，石继志仿佛都能看出一种真实的感情。他不由默默想道：“他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草野奇人，只是他不愿人们知道他的名字！是的，他一定是这么一个人……”

他和这老人把臂而入，漱洗完毕之后，温世海备了丰盛早餐，三人同桌而食。饭后老人首先提议要走，石继志满心想着复仇的事，更是去心似箭，八步凌波温世海坚持留他们不住，一直把他二人送至江边。

石继志见那艘小船所幸尚未被大水冲走，老二和老么正在舱面上清理着，一眼见二人转回，都不由大喜迎上。

八步凌波温世海一直送他二人上船，并把老二唤至一边嘱咐了几句，想是说明了他自己的身份，吓得那老二几乎要跪地叩头。然后他由身上取出一锭银子递给老二，这才走到一指魔莫小苍身前面现恭敬地道：“大哥请沿途珍重，小弟不远送了！”莫小苍哈哈一笑道，“兄弟请回吧！”

这温世海又与石继志握手道了再见，石继志接过自己那匹爱马拉入船舱，一霎时，老二和老么已把大帆拉了起来。

老人依然还像一个内行的水手一样，抬头看了一下天，笑道，“是北风，往左转舵！”老么把风帆调对了风势，这条船在二人的照顾之下，已驶出了七八丈以外，渐渐就出了这条山口，眼前又是一望无头的大江。

经过这一日夜的相处，石继志和这不愿吐示姓名的老人，不知不觉之间竟建立了极好的感情。他们常常促膝在船板之上谈话，一谈就是老半天。

午饭之后石继志正在凭窗小望，忽听见身后有人咳嗽了一声，忙回过身来一看，却见竟是那老人，他面带微笑地对石继志招了招手道：“小兄弟！你过来，我问你话！”

石继志忙走过笑道：“什么事？”

老人拍了一下旁边的板凳道：“你坐下，我们慢慢谈！”

石继志坐下，用惊异的目光看着老人，遂见老人面现忧郁地点了点头道：“洞庭湖快到了，我们就要分手了……”

石继志不由心中也颇觉有些依依不舍，笑了笑：“老人家，你家住在哪里？等我事情完了之后，定去看你！还有……我还不知你名字呢！”

老人忽然落下了两滴眼泪，看了石继志一眼，苦笑着摇了摇头道：“人生最快意之事，莫过于能交上一个好朋友，只可惜我与老弟你……”

说着又长叹了一口气，接下去道：“有时候，人生并不需要太过认真，友贵知心，所以我的名字还是不告诉你好。如果你一定要知道……”说着老人抬起头看了石继志一眼，眨了眨眼又接下去道：“你可去问问那一指魔莫小苍，见了他你就明白了。”

石继志不由一惊，重复了一遍老人的话道：“一指魔莫小苍？”

老人肯定地点了点头道：“是的，小兄弟！你不是要去找他报仇么？”

石继志不由咬牙切齿地点了点头道：“是的！我这一次就是专门去找他，我要他死在我的七禽掌之下！”

老人打了一个寒噤，苦笑了一下道：“小兄弟！那莫小苍真就如此可恶么？你一定要他的性命么？”

石继志不由激动地一把拉住了老人的手，他觉得老人的手冰冷，流着泪道：“老人家，你不要劝我吧！莫小苍杀了我全家……我……我……已等了多年了……我一定要和他拼个最后死活，我要是胜不了他，情愿死在他手下！”

数年前的那幕血仇重新又回到了他的眼前，他忍不住往一边一倚，一时热泪滚滚而出。

老人见状忽然张大了双目，他痴痴地看了这少年一会，忽然自言自语道：“是的！是的！他该死！他该死……”说着他伸出颤抖的手，在石继志背上轻轻拍了两下又接道：“小兄弟！你放心地去找他吧！你一定会成功的！他会死在你手上的！”

石继志不由大感振奋，擦了一下流出的泪，惊异地问道：“真的？可是你怎么知道呢？”

老人苦笑着叹了一口气道：“我知道……我知道……因为莫小苍现在正在生着重病，连床都不能下……”

石继志不由惊得往起一站道：“这是真的？”

老人一面点着头，一面抖颤着手，由怀中掏出了一个小纸卷儿道：“这是我刚才画的一张图，送给你，对你大有用处。”

石继志惊奇地接过了这张图，老人又道：“这图上画的是莫小苍所居住的地方，你可以按图毫不费事地找到他……”

他几乎不忍心说到最后那个杀的字眼，石继志不由感激地紧紧握住老人一手道：“老人家……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怎么来报答你呢？”

老人微笑着淡淡地道：“你会永远记住我的……我相信你会的！”

石继志茫然地点了点头，顺手把那纸卷儿打开，果然是一张极为紧凑的图形，哪处入口，哪处转，哪处有人防守着，都一一注明了，最后用箭头注明了莫小苍的住室，真是一目了然，石继志不由惊问道：“你怎么对他家知道这么清楚呢？”

老人含笑道：“我和他是多少年的朋友了，在他家住了好几年，当然是清楚的了……”

石继志感激地将图收下，不由皱了一下眉道：“还有那湘中八丑，我还要找他们一清旧帐！”

老人苦笑着点了点头道：“你不要担心，你去找莫小苍的时候，他们也一定在那里，你可以一并把他们都杀了。”

石继志不由惊奇地张大了眼睛，他箭直不敢相信，天下事情竟会有这么巧，不由怔怔地看着老人，老人微笑着点了点头道：“不要怀疑，这是真的，小伙子！你放心去吧！他们一定在那里。”

石继志翻了一下眼道：“他们难道也跟莫小苍住在一块？”

老人苦笑着道：“也许……也许是吧！”

石继志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但他确信老人是以诚恳的态度向自己说话，而且老人似乎没有必要骗自己。他低头想了想，心忖：“反正他们在不在，我也要去找的，无妨就信他的话吧！”想着点了点头道：“那倒省了我不少的事！”

老人忽然又抬头想了想道：“本月十五日，是那排教中‘清教’的日子，各香主舵主连袂下巡，那时最为空虚，你如那天夜里去，定能手到成功！”

石继志不由喜形于面地点了点头道：“好，我十五日夜一定去！”

老人似乎显得很伤心，又道：“听说那莫小苍因左肋生瘤，惯于右侧而睡，而背向窗外，你只要记住朝他后心‘志堂’穴上下手，一定成功！否则……”

石继志不由不解道：“否则怎么样呢？”

老人惨笑了一下道：“否则，此人已练到了运气护穴的地步，仅留‘志堂’一穴为穴门，你要是打错了别处，决不能制其死命，你要记住了！”

石继志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心想：“好厉害的莫小苍，要不是这老人告诉我，到时候还真不知能不能胜呢！”想着点了点头道：“我记住了！”

忽然他心中奇怪，暗想这老人既是那莫小苍的朋友，焉有如此出卖朋友致死的道理？不由看了他一眼，正色道：“老人家，你这么做为为什么呢？”

老人忽然仰天哈哈一笑道：“不错，我是那莫小苍的朋友！可是小兄弟，

这个世上，有一些人必须要死去的，死去的人不该是好人，应该是坏人，那莫小苍虽然已洗心革面，可是，他·到底是个为恶已久的坏人，因此他也该死了！只是君子要有容人之量，希望你如顺利地杀了他，却不要延及其妻女……石继志，你能做得到么？”

石继志低头想了想，他为老人这番话深深感动了，不由泪流满面地点了点头道：“老人家，我答应你，我决不妄杀一人！”

老人家忽然面现喜容地点了点头道：“你能这么做，也不负我老头子为你策划一场了……”忽然他向外看了看，口中啊了一声道，“你看光顾说话，已经快到了！”

石继志随着老人手指处向外一望，只见舟舶云聚，水平如镜，果然是已到了洞庭，不由跟着站起了身子。时已黄昏，夕阳两下，洞庭湖中归帆点点，炊烟渺渺，好一番太平景象。

老二把舵，一路把小船拢了进来，石继志目视着这久别的家园故地，不禁出无限感慨，这洞庭湖中曾埋没了多少的往事和童年……

老人顺手由船板之上取下一面斗笠，往头上一戴，笠边已快遮到他的眼睛，仿佛是怕人看出他的面目似的。

小船慢慢拢了岸，老么笑着跑过道：“相公！洞庭已经到了，您老是在哪里下船？”

石继志一把握起了老人的手，诚挚地道：“老哥哥！小弟今生今世永不会忘记你……”话还未说完，老人已挥手笑道：“不要说了！”

说着又在石继志背上拍了一下，感慨地道：“兄弟，你去吧！记住我告诉你的话，十五日晚上，那是一个好机会，万万不可放过，你要记好了！”

这老人说着话，竟取下头上的斗笠，直往岸上走去，眼见他摇摇颤颤地走了上岸，竟是头也不回地直任前路走去。

石继志慌不迭叫道：“喂！喂！你等我一下……”说着返回舱内把那匹马牵了出来，慌慌张张地牵上了岸，再四下一看，茫茫人群，哪里还有那瘦小老人的踪影。

石继志不由暗想：“这老人真是一个怪人……”数日相处，这老人竟深深地在他心目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影子，如今这么突然一走，石继志竟感到了一阵莫名的空虚，他想到：“人生真是像诗人们所说的如浮萍一样啊……风来了把他们吹聚在了一块，可是风去了，又把他们吹散了……”

他跨上了马背，感叹了一番，再不见那老人的踪影，只好掉转马头，一任那马向前走着。

这条路是他当年常走的路，围着湖边一路绕了下去，渐渐他看见那一片竹林了，渐渐他又看见那掩在竹林之中的“拾翠园”。不由自主，他感到一阵心酸，一抖丝缰，泼刺刺放开了马蹄，直往那竹林中奔去。

这一人一骑的突然光临惊扰了三四个放牛的孩子，他们正牵着牛，在这所空旷而无人经管的花园中，一任他们的牛嚼食着地上的青草。石继志这一突然现身，孩子们都吓了一跳，相继牵着牛走了。

这年轻人翻身跳下马背，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注视着这满院荒芜的凄凉景色，不由紧紧地咬着牙，心中却在暗暗地想：“我一定要重建这所家园，让它恢复到从前一样的幽雅兴盛！”

石继志在马腹上拍了一掌，这匹汗血马跑向了荒芜的花园中，低头嚼食着园中的青草。石继志叹了一口气，自语道：“家园荒芜，人物已非，我的

回来，只是平白添一段断肠伤心啊……”

他在石室中摸索了半天，才找出了一把锁匙，小心地去启开那二门的大锁，只是因为年代太久，锁已锈住，费了半天劲儿，还是打不开。

石继志不由随手抛下那把锁匙，由肋下掣出了那口“朱雀剑”，一振手腕，只见红光一闪，“呛”地响了一声，那大铜锁“叭嗒”一声，落在地上。石继志插好了剑，随手一推，那门“吱扭”一声，遂即打了开来。

他含着满腔辛酸，举步进了这“拾翠园”。

这座辉煌的建筑，一砖一石，都是他先人血汗的结晶。楼内那些凌乱的家具，上面集满了尘垢，不再像以前那么光亮耀眼了。每到一室，每走一步，这年轻人都会发出一声深深的叹

息……

他走到自己住的那间房里，在门口注视了良久，床还是和以前一样地放在那儿，甚至上面的被子还在呢！只是已积满了厚厚的灰尘。书桌上乱七八糟地散着些书，一对银质的烛台，也仍倒在桌上，他顺手拿起来看了看，喃喃念道：“你们曾一夜夜地伴着我啊……”

说着他紧紧地抓着这枝烛台，只听见“吱”的一声，竟把那烛台给抓扁了，石继志不由惊觉地松了手。

他的记忆愈发凌乱了，看看这里，竟禁不住一下趴在了床上，放声痛哭，叫了一声：“爹娘啊……孩儿回来了……”

在这无人的拾翠园中，他的哭声是那么悲惨，直到力尽声竭，也没有人去劝他安慰他。他心中确实积了过多的怨恨与忧郁，如今这一尽情哭诉，反倒心里安静了不少。

当他平静下来时，才发觉自己的幼稚，再看枕在脸下的棉被，已被泪水浸透，那些陈年的集垢都印在自己的脸上，觉得痒痒的！

他不由叹了一口气，重新下了床，又上楼去把房间中都看了一遍，除了衣物凌乱以外，并没有什么损坏之处。于是石继志开始由父母住的房子着手，一间一间地整理起来，清出了不少的尘垢。

他一直忙到深夜，才到自己房中倒床而睡。第二天清晨，他又开始整理，该理的理，该擦的擦，这“拾翠园”又大致恢复到了从前的样子，除了空寂无人以外，这所“拾翠园”已和往昔无什么差别。

他又开始清理院子里的东西，大门早已被附近的野孩子劈了当柴烧了。他整理了一阵，心想：“这么多事情，我一个人要干到何时，还是去找几个人吧！”

下午他到衙门里去了一趟，与官人同至拾翠园起了封。其实他早已就撕开了封条，官人只不过察明了他的指纹指印，证明是此园主人，也就告别而去。

然后石继志又到木匠花匠等店中找来了几个工人，换门的换门，整理的整理，有些地方该粉的粉，该油的油。如此整整忙了四天，这所“拾翠园”竟是完全换了样子，假山重新耸立着，莲池里也有了游鱼，庭院中花叶扶疏，无数的蜂儿蝶儿也都来了。

附近的大人孩子们，都挤在大门口指指说说，他们本来以为这“拾翠园”没人管了，现在却眼见它又和以前一样有光彩了，有几个故邻得悉是这所宅子的少主人回来了，都相继来串门，见面还直向石继志道喜问好，着实也忙了一整天。

到了第五天，才真正安静了。石继志到后面马槽中看了看自己的爱马，在院子里走了一转，看着已经整得焕然一新的故居，心中不禁有一种舒适之感，他长长叹了一口气道：“这才是我理想的家园……”

下午他像是有什么事似的，一直心绪不宁，原来今天已是十五日了！他记起老人关照自己的话，心中不停地想着：“今天夜里，就是我和莫小苍以及湘中八丑一决生死存亡的时候了！”

初更之后，石继志由“拾翠园”中翩然而出，他身穿一件浅绿水绸的长衫，足下是鹿皮薄底快靴，显得那么仪态潇洒。

只是他眉目之间，带着一股从未有过的凌厉杀气，那双瞳子内，更是闪闪地放射锋芒，一望而知，这年轻人此行出门，定是有极大的愿望和使命。

他加快步伐走着，绕过一座石桥，四下已是万家灯火。他由身上取出一个纸卷儿，打开来看了看，又迅速收了起来。然后他顺着一条垂柳小道，一路加快了脚步走了过去。

差不多一盏茶的时间，他已行到了一处僻静的湖泊之旁，然后他又把那图卷取出，亮了千里火看了看，微微听他口中念道：“啊！就是这里了！”他把图收好，装着闲荡的样子，由一道小堤行到了湖的对岸，神色之间竟显得有些仓惶。

他已看到了一座建筑极为堂皇的大宅子，在一箭之遥的山弯之下，就像是一条蚕一样卧着，大红色的石墙展延出里许长远。石继志不由皱了一下眉，喃喃道：“好大的气派！”

他记着老人关照的话，在这延展里许的围墙之外走了一周，隐隐可见墙内灯火通明，这证明宅中人都还没有睡，然而石继志已颇觉不耐了。

他想到，就在眼前这所巨宅之中，藏着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怎不令他望之发指。他记得老人关照他，不到三更决不要进入，因此他耐着性子在附近踱着，心中却在想着复仇的步骤。

他慢慢走到离宅门有十丈的湖边，正自痴望着湖水想心事，忽然一阵马蹄之声，只见顺着那条小堤一连飞驰而来四骑快马。

这四匹马快同电闪星驰似的，一刹那已跑近石继志身前不远，就听一人吆喝了一声，率先勒住了缰绳。

遂见他翻身下了马，对身后三人低喝了声：“好了！到了！”另三骑马上的夜行客也都由马上翻身而下，头前一人用手一指那所巨宅道：“瓢把子这几天心情可不大好，哥几个口头上可要小心点，弄不好他奶奶的吃不了兜着走！”

石继志因在夜里，看不清这几人面貌，但却知是一帮江湖匪人。他因不愿事先被人发现，遂把身影闪在一棵大树之后，眼光却注定这四人，似见一人走路还一拐一拐的，像是不大对劲的样子。

一行人走到那巨宅门前，为首之人在门上拍了三下，隐听内中有人喝道：“什么人？”叫门的那人躬身道：“弟子侯玉等奉召晋见瓢把子！”里面答了一声：“候着！”

石继志远远听着，心想好家伙，一个开门的都这么神气，可真是狗仗人势了。遂听轰隆隆的一声，那大铁门推开了一扇，一行四人鱼贯而入，跟着轰隆隆的一声，大门又合了起来。

石继志心中可真有些等得不耐烦了，此时天交二更，他把身上归置了一下，把最外面那件长衫脱了下来，一腾身窜上了树，把那件衣服放在树枝丫

之间，然后飘身而下。

他脑中酝酿着复仇的计划，全身的血液在沸腾着，似要炸开了血管流出来似的。他匍匐着行至那围墙边，侧耳听了听，内中没有什么动静，这才大着胆子，一抖双臂“一鹤冲天”，已轻飘飘地落在了围墙之上。

一上墙头，忙一伏身，仔细打量了一下，只见这所巨宅中巨室连延，少说有七八十间以上，花圃、楼台、亭树，一目望去散落在各处。石继志不由心中着实吃了一惊，不敢在墙头上久呆，向下一飘身，已经飘飘落在地面。他脑中记着老人所赠之图，上面有极清楚的路线，仿佛是由后厅直下。

于是他提起一口丹田之气，一路翻纵了下去，不一会儿来至一处四面栽有巨松的大厅之旁，深夜之中，静悄悄的丝毫没有声音。

石继志抬头向上一看，皎洁的月光之下，只见那大厅正檐下悬着一方朱红的大匾，其上三个金光耀眼的大字：“凤尾堂”。

石继志心中动了一下，心想原来“凤尾堂”就设在此，无怪乎这么大的院落了。只是这么多房屋，却是连丝毫灯光也没有，到处一片死寂。

石继志隐身在一块假山石之后，向四处注意地看了看，心中却不由暗想：“莫非那莫小苍睡了不成？”

他飘身在一堆花石之中，由身上取出地图，亮着了千里火，小心地向上注目一看，心中这才明白，原来红线所标，才是直往莫小苍住处去的路线。

就在他方把火光吹灭的刹那，只听一声低叱道：“什么人？”石继志方向侧一偏身，发话人已窜到了自己身前，石继志慌忙道了声：“是我！”那人伸长脖子认了认，方觉不对劲，石继志已一个箭步窜在了这人身前，并中食二指照着这人前胸就点。

这人姓齐名天化，外号响尾蛇，平日本是负责巡江第七舵的任务，今天是第一次回坛叩见教主，却不想午夜起身小解，发现火光一闪，他不看还算了，这一看可真是平白损失了一条命。

那齐天化本来只是疑心，可还没有想到其它，石继志这么一出招，他不由大吃一惊，慌忙向外一闪，避开了石继志的双指，他口中不由冷笑了一声道：“朋友，你好大的胆！居然敢午夜到总坛来撒野，我看你是不想活了！”说着话已凑在了石继志身前，右手“横身打虎掌”直往石继志右肋就劈。

石继志此时应敌，可以说是心惊胆战，只怕万一惊动了排教中人，自己孤身一人可不是他们的对手！他想着一声不哼，心中已存下不叫这小子逃开去的心。

就在这响尾蛇齐化天的一掌劈下的刹那，他突然发现眼前的青年人竟失踪了。齐天化虽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武功，可是动手过招，手头上还不算怎么含糊，一见对方青年人这种身法，就知道今夜遇见了高手，绝难在对方手下讨了好去，心中不由吃了一惊。

果然还没容得他抽招换式，就觉得一股强大的劲风，直如排山倒海似的直往自己后心逼来，这响尾蛇齐化天口中方道了声：“不好！”不容他再转过身来，石继志“乾元闷心掌”向外一发，如同击革般响了一声，那齐天化闷哼了一声，整个的身子蓦地腾空而起，石继志向前一腾身高举双手，已把这齐天化下坠的身子接在了手中。

可怜这小子动手仅两招就一命归阴，石继志轻轻把他的尸体放在了草地里，用些草叶掩在他身上，这才抖擞了一下精神，直往厅后转去。

他脑中忆着那图上的指示，在第七棵巨松之侧拐弯而入，果有一条铺着

石子的小径，两旁全是高及一人的冬青树，午夜，被风吹得刷刷作响。

石继志一直走到了这小道尽头，遵着图上线示，向右又拐了一个弯。果然身一转过，眼中已看到了一座极为精致的石楼，石楼附近尽生着一些参天古树，如不注意，几乎看它不出。

石继志停步不前，若按着图上的指示，这座楼房正是一指魔莫小苍的住处。正在此时，更楼上一连敲了三下，石继志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寒噤。现在没有什么再值得他考虑了，他把双足紧了一紧，发现那楼中还有一处灯光没有熄灭。

石继志不由略闭双目，沉了一下浮动的气，定了定神，双臂一展，以“巧燕穿云”的极快身法，“嗖”一声纵上了这楼前瓦檐，然后伏身以“狸猫戏檐”的极轻身法一路滚转，已掩上了正楼瓦面之上。

他看到了那一处亮着灯光的地方，内中似有人影在晃动，这不由又使他吃了一惊，他心中不由暗想：“怎么到了此时还有人呢？那老人不是说人都不在了么？怎么会还有人？”

他愈发觉得心中不宁，可是到了此时，也绝不容他临阵退缩。终于他咬了一下牙，心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反正今夜一定要和那莫小苍一决生死，决不空来！”

石继志想到此，可谓周身是胆，向前一扑身，用“巨猿过枝”的身法，双臂陡然向上一伸，已把全身整个吊在了那间亮灯的窗阁之上，跟着反臂拧身，一式“珍珠倒卷帘”，已把目光凑近在窗前。

他耳中已听到内中有人在轻轻说话，声音虽然很低，但石继志却听得清清楚楚。遂闻一人叹道：“这小子手段真狠，一照面居然就毙了三个，我们这湘中八丑，如今只剩下四个了……”

石继志不由一阵发指，差一点惊得由房上坠了下来。他脑中不由得想道：“果然那老人所说的一点也不错，湘中八丑中的四个宝贝也在这儿，今夜倒是我洗雪血仇的良机了！”

想着他已用舌尖把窗纸点开，仔细凑目向室中一看，果见昏暗的灯光之中，坐卧着四个高矮不等的汉子，正是多年不见的血海大仇人，他们是地蛇张青、小蜈蚣李天霞、白面佛刘元泰和快手谢以平。

说话的正是那白面佛刘元泰，他自从当初在洞庭湖被司徒云珠掌中要害之后，差一点命丧黄泉，总算这小子养生有道，幸得残生，可是却落了个残废，终年驮着背，直不起腰来。

石继志见他说完话后，一旁的地蛇张青面色铁青地哼了一声道：“我倒希望能够早一天会会他，看看他那‘七禽掌’到底有多厉害！”

那白面佛刘元泰咳了一声，压低了嗓子道：“瓢把子这两天是怎么了？我看是不大对劲，好好的把我们哥儿四个找来关在这小屋里，到底有什么事？真令人想不通了……”

他说着话，还一个劲皱着眉。老二谢以平往床上一倒，叹了口气道：“兄弟，你少说两句吧……反正是有事，要不然他老人家找我们做什么？”

石继志在外听得清清楚楚，全身也禁不住一阵发抖，这才知道竟是那一指魔莫小苍把这四人找来候差的。他足尖一松，已轻飘飘地飘临地面，现在他心中不由暗暗着起急来了。本想一鼓作气冲向屋中，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四人震毙房中，可是回心一想，又怕万一弄不好惊动了那莫小苍，却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最后他大着胆子，一纵身又攀上了那窗榻，用指尖在窗户上轻轻弹了两下，口中低低地叫了声：“谢舵主！谢舵主！”

那快手谢以平正在床上仰卧着，闻声不由吃了一惊，一骨碌翻身坐起道：“谁？”

石继志沉着声音道：“在下奉欧阳香主之命，有点事情商量……”话未说完，就听那谢以平的脚步往窗前走来，石继志猛提一口真气，把全身真力都贯注在这右掌之上。

那快手谢以平，怎会料到在总坛瓢把子的居处还会有外人，口中奇怪着，一面双手就去打开窗子，老五小蜈蚣李天霞也跟在一旁，口中尚道：“朋友，你贵姓？”

这句话还未说完，谢以平已把窗子打开了，头方向外一伸，就见巨鹰似的自外闪进一人，快手谢以平啊呀一声还没叫出，就觉一股奇大的劲力扑面而来，只觉脑部猛然一昏，顿时窒息而亡，翻身倒在一旁。

那老五小蜈蚣李天霞还不及看清是怎么一回事，就觉顶门一阵奇痛，已被石继志以“巨灵金刚掌”力震碎脑门，跟着其拜兄谢以平之后倒地而亡。

·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也只有像石继志这种身手的人，施展出来才足见威力。他倏伸双掌击毙二丑，直把一旁的白面佛刘元泰和地蛇张青，给吓了个面无人色，稍一惊怔，石继志已快同电闪星驰般再次偎近了身来。

第十八章 薄命鸳鸯

石继志身形更不稍怠，如风车似的一阵疾转，已转到了那白面佛刘元泰身前，突递右掌“野马分鬃”，向下猛然一分。

刘元泰本已成了残废，别说石继志这么快的身手，即使是从容递招，他也逃不开，不由慌张地向上猛然一挺，可是依然没有逃开石继志这一掌，只听他口中“啊”的一声，石继志这一掌正击在了他的前胸，只听见“咔嚓”一声，竟把他整个胸腔震了个粉碎，顿时死于就地。

地蛇张青在一边早已吓了个魂飞九天，他竟忘了喊人。石继志掌毙三人之后，一转身已来到这张青身前，向前一上身，“金叉手”直往张青肋下就插。张青向外一撤身已退出三步，颤声道：“朋友……”

不想话还未出口，石继志已如影附形般再次贴了他的身边，二话不说，并右手中食二指，直往他左肋下“气海穴”上就点。

地蛇张青在刺客一近身的当儿，就着室内的灯光看清了这位青年人的面貌，不由惊得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方想开口惊叫，只听“嗤”的一声细响，这张青就觉得肋下一阵奇麻，如同一根钢针猛刺入内脏一般，顿时翻身栽倒在地。

石继志这种“追风指”力还是第一次用，不想一指竟奏了大功，隔空竟将地蛇张青心脏点碎。

总共不到几个照面，竟将四人全数送了终，石继志不由一时泪流满面，单膝跪地，喃喃地叫了声：“去世的爹娘啊，孩儿今夜为你们报了仇了……保佑孩儿能够把那万恶的莫小苍杀了吧！”一时禁不住泪如雨下，伤心欲裂，几乎哭倒在地。

忽然一阵冷风由窗外吹来，石继志不由暗吃了一惊，心想好险，这是什么地方呀！怎么能容得自己这么失声痛哭？要是惊动了莫小苍，那还得了！

他忙擦干了泪，由背后掣出了剑，把地上四人的耳朵都割了下来，用布包好，小心地放在鹿皮囊中，以备回家后祭奠死去的家人。

一切就绪，这才又在灯下把那张图形小心地观察了一番，知道莫小苍住处就在附近第三间房中。他收好了图，心情十分紧张。

他抖擞了一下精神，飘身而出，室外走廊上都铺着厚厚的地毯，人行其上，丝毫也带不出一声声音。

石继志紧压着双掌，一路前行着，果然他看见第三间房门半掩着，内中仍亮着灯光，只是光线极为暗淡，浅黄色的软帘低低垂着，内中却是静悄悄没有一点声音。正当他欲闪身而入的刹那，忽然看见这条走廊的尽头走出一个少女。

这少女穿一身黑缎夜行衣，因系低头而出，石继志只觉其体态匀称，却看不清她的脸是什么样子。这少女突然出现，不由令石继志大吃了一惊，慌忙一腾身，将全身贴在了房梁上。

他身方藏好，那少女已飘然而过，似往前室而去。石继志定了定心，又飘身而下，再次一掀软帘，把身子闪进了这间房中。

他这种进身的姿态，可谓大胆已极，身方一进，目光已扫在室内的软榻之上，果然昏暗的灯光之下，正有一古稀的老史背朝自己躺睡着，这老人床前放着一盏古灯檠，点着豆大的一火花，散着昏昏的光，这老人却借着这一点微弱的光，正在侧身看着一本厚厚的书。

石继志不由热血一阵上冲，眼前这老人无疑正是杀害自己满门的一指魔莫小苍。他不由感到一阵发指，方要举掌往老人后心“志堂穴”上猛击下去，就在此时，耳中却听到一声少女的惊叫，石继志不由大吃了一惊，慌忙收掌撤身，闪在门后。

再看却没有什么事情，那老人依然像是没事人儿似的，依然是那么安详地在灯下看那本书。方才那一声惊呼像发自别室，离着这房间少说还有好几间呢！

石继志不由深为叹息，暗忖自己真是作贼心虚，要不然方才那一掌推出，这莫小苍岂还有命在？只是奇怪的是，这莫小苍难道是聋子不成？否则方才那一声少女惊呼，他焉有不闻不问的道理？

可是到了此时，石继志也没有心情再去想这些怪事了，他二次壮胆，向上一长身，用“移形换影”的绝快身法，已飘闪到了那躺着的老人身后，口中低喝一声：“冤家！纳命来吧！”一双掌贯足了内劲霍地推出，只听见“砰”的一声，直把那老人击得一溜猛翻，已飞出丈许以外。

石继志见一掌得手，不由向前一纵身，方要举掌第二次击下，耳中却听见一声亡命似的惊喊道：“石继志！你敢！”跟着一条纤影，比闪电还要快地一闪，已到了石继志身前，一口长剑流星赶月似的，直往石继志劈面砍来。石继志早已将生死置诸度外，一翻长袖，以“卷云袖”的绝功，把少女这口剑卷向了一旁。

惊怔之间，他看见突然现身的少女，竟是追随自己一路去天山的关小晴，不由大吃一惊。可是到了此时，他已顾不得再去想这是怎么一回事了，趁着小晴剑身一偏的当儿，向前上步，已又欺近到了那莫小苍身前，突然大喝了一声，右掌挟着一股疾劲之风，直往地上老人顶门击去。

他这掌力往外一递，目光已扫向倒在地上的老人身上。那老人本是面向里，此时突一回首，石继志不由大吃了一惊，一时面色大变，那只即将击下的右掌竟是再也打不下，倏地停在半空，身形一连后退了五六步，面色惨白地道：“怎么……是你……你是……”

目光所见，正是两度救自己性命，和自己同船相处得极为和谐的老人。此时这老人已奄奄一息，口中所吐的血已把整个前襟都湿透了，然而他脸上仍然带着一丝微笑。

那一旁的莫小晴，早亡命似的扑上，狂叫了一声：“爹……一时抱着老人，泪如雨下。而老人却是不理他女儿，那双黯淡失色的瞳子，却紧紧地盯视着石继志，用沙哑的声音道：“好孩子……这一掌打得太好了……只是还太轻一点，你补上一掌吧……”

一向是铁打的英雄好汉，见此情形也没有不动心的，石继志不禁向后退了一步，“扑通”一声坐在地上，泪如雨下。

莫小苍见状挣扎着道：“孩子！一个人一生之中，谁也不能保证不做一件坏事……只是我做得太多了……能够死在你手中，我也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

莫小晴早已哭得死去活来，闻声不由睁着泪眼大奇道：“爹……你认识他呀！”

一指魔只是苦笑着不言。石继志竟是再也抑制不住，一翻身竟跪在了老人身前，用泣不成声的语调道：“老哥哥……我错

了……我现在才明白了……一切都是你自己安排的……你为什么耍这

样……你为什么不同我用真本事一分上下呢？啊……”他说着话，禁不住号陶大哭了起来。

老人气若游丝，更为衰弱了，但他耳中听到了石继志的每一句话，嘴角不禁挂上了一丝惨笑，他挣扎着往上坐了坐，嘶哑地道：“石继志，你的大仇已报，湘中八丑也全死在你掌下了……你该走了，我不愿让你看见我死的样子……你快走吧！”

他说着话，左手却偷偷指了指痛苦中的莫小晴一下，石继志知道他是怕等一会儿莫小晴眼见父亲惨死，定不与自己甘休。然而他心已碎了，忽然拼命扑在老人身前，把他由血泊中抱起，回身放在床上，一面探手入怀摸出了一个白脂玉瓶。

老人已知道他想做什么，不由苦笑了一声道：“傻孩子……我要是想活，也不会这么做了……”

石继志抖颤着由瓶中倒出了七八粒丹药，然而老人却是血目怒凸，牙关紧咬，死也不张开口，平白使石继志急得热泪交流。

忽然那莫小晴往老人身前一站，用颤抖的声音道：“石继志！你好狠的心……不错，我父亲与你有血海深仇……可是你竟忍心杀一个没有抵抗的老人……你……”

她花容失色，玉指战抖地指着石继志，又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石继志！我要告诉你，我恨你，现在……来吧！”

说着话，这姑娘站起身，一道霞光一闪，竟把那口长剑掣了出来，她用剑尖一指石继志道：“来吧！你快拔出宝剑来……我要看看你的心是什么颜色的！”

莫小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根钢针，深深地刺入石继志的内心，他变得像木头人一样的呆痴。

床上的老人，忽然呛出一口鲜血，大喝了一声：“好丫头……气死我了……”

莫小晴流着泪大叫道：“爹！我再也不会听你的话了，你为什么要这样？今天还叫我到娘那里去不要回来……原来你想死，怕我找他报仇……您这是何苦？要不是女儿回来寻宝剑，真是连你老人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说着她把泪眼又转向石继志，往昔的日子里，这青年曾占据了自己全部的心，自己为他不知流了多少泪，伤了几次心……而这一刹那，他竟变成了自己杀父大仇人，现在她心目中完全被新近的血仇占满，哪还会顾念到那一缕儿女私情？

她话已说完，见石继志仍然如木头人似的，只是看着自己不动。她不由娇叱了一声，一扭娇躯已至石继志身前，掌中剑“白蛇吐信”，直往石继志前心就扎。

石继志本能地一翻长袖，将小晴这口剑扫向一旁，他那深湛的内功，已可做到“甩袖为刃”、“抡衣成杵”的地步了。

莫小晴一剑不得手，早已疯狂地再次扑近，掌中剑“横扫千军”向石继志刺去。石继志仍然木立着不动，仅把长袖向外一分，再次把莫小晴掌中剑挥向一旁。

那种罡劲的袖风，竟把小晴右掌掌心震了个火热，掌中剑差一点出了手。她不由惊得后退了一步，一时失声大哭了起来。

其实她的愤怒伤心，也只不过就是在这开始的几剑之上，头几剑不能得

手，她的心也禁不住软了，眼前这俊美的青年，曾是自己的心上人，这口剑，怎么能往他身上刺下？这一哭，充分显出她内心的矛盾和犹豫。

就在这时，床上的老人吐出一口血，他奋力喊道：“丫头……你过来……”

莫小晴哭着行至床前，她不忍把目光注视父亲的脸，所以只是抽搐地看着地面，耳中却听到父亲沙哑的声音道：“小晴，你把剑丢下……听我说……”

小晴竟情不自禁地把宝剑丢在一边，莫小苍这才喘道：“好孩子……你坐下……爹有要紧话对你说……”

莫小晴依言坐在父亲床边，老人喘息了半天，又咳嗽了几声，石继志在几上倒了一杯水端过，莫小晴用右臂一荡叱道：“你滚开一点……”莫小苍却含笑点了点头道：“好孩子……我正要喝，快扶我喝一口吧……”

石继志忙把杯子递过，单手把老人扶得坐起，莫小苍喝了满满一杯，才又躺下，喘了半天道：“小晴……你不要恨他！他为了屈死九泉之下满门大小而复仇，这是对的……”

说着他喘得更厉害了。石继志也禁不住泪流满面，他就像是一块木头，又如身在梦中，仿佛这一刹那，自己已没有生命，而只是一个幽灵而已。

小晴已哭得如带雨梨花似的，那哭声就是铁打的汉子听了，也万无不动心之理。

莫小苍喘息了一会，又接道：“自古冤家宜解不宜结，我要告诉你……”莫小晴抽搐道：“告诉我什么？爹！”

一指魔目视着自己爱如性命的女儿，也不禁感到一阵心酸，喉头哽结，只是他仍然狠着心不让泪水流出来，勉强镇定着道：“我……我要告诉你，不许你再存报仇的念头……不但如此……还要你答应决不要把我死的原因传出去，外人如问，只许说是病亡……我已经在五天以前，传出话去……说我患了重疾……说我病死……大家都会相信的……”

莫小晴只是哭，一句话也不说，一指魔莫小苍却看了一边的石继志一眼道：“我……知道，你二人早已有情，尤其是小晴，一心只爱你一人，可是……”他惨笑了一下，接下去道：“可是……莫小晴却不能嫁你！”石继志仍如木人，莫小晴还是啼哭着，他们此时脑中，根本就没想到这个问题。

莫小苍喘了一阵，又接道：“这意思并不是说……我恨你……”他看了石继志一眼，又接言道：“而是……我这一辈子作恶太多了……小晴，你是我女儿……你要为我忏悔……为我……因此，你要削发十年……十年后再还俗……小晴，你要记住……”

莫小晴忽然抱住了父亲痛哭道：“爹！你放心！别说十年，就是终生，为了你老人家女儿也心甘情愿……”

一指魔莫小苍无力地举起手来，摸在爱女的头上，脸上带着痛苦的微笑，连连点头道：“好孩子！好孩子……”

石继志关一旁听得回肠绕结，他自己心目中才真正认清，原来一指魔莫小苍竟是这样的一个人……而关小晴也应该是莫小晴，她是莫小苍的女儿……

大仇已报，再没有什么值得他留在这里的理由了，面对这一对父女，只有令自己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双手涂满了血腥的人，人是罪恶的人，手是血腥的手，而事实上，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么一个人呢？

难道说为全家大小冤屈的死而复仇，能算是一项罪恶吗？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于是，他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就在他父女对泣的时候，偷偷

离开了。

黎明之前，石继志身着素白麻服，哭拜在他冤屈而死的父母及全家大小灵位之前。他用断肠的声音泣诉道：“冤死在九泉的父母啊！志儿总算为您们报了仇了……您们和全家的亲人们，都可以闭目安息了……”

他哭得是如此伤心，几次晕了过去。灵前烧着熊熊的火，他一张张往火里抛着纸钱儿，还有叠好的金银元宝，眼看着它们烧成了灰，为夜风吹旋着往上飘舞着。

最后他由身上取出了一一个小包，内中是血淋淋的八只耳朵。他用剑一一把它们穿起来，在火上烧得劈劈啪啪直响，直到焦臭成灰为止。

一直到了天色大亮，他才站起来，整了一下衣服，回转到自己房中。

三天之后，他才请来了几个专门的工人，一连定做了大小十三口棺木。石继志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出去，他等着这些棺木做好，把父母及家人的灵骨重新又放在了崭新的棺材之中。

整整七年时间，这些冤死的人，包括他的父母，都被搁置在后室的一间灵堂之中，用普通的棺木盛着，七年来，早已成了一根根的白骨了。

石继志在附近山野里找寻着，费了七天的时间，由一位叫活死人的风水先生，为他找了一块好风水。

那地方正是两山交接处的一片草地，这位活死人告诉石继志说，这地方太好了，左青龙，右白虎，还是一个泉眼之处，死人埋下去，永受地泉所包，不为野鬼所欺，万世清吉泰祥。

石继志就决定把全家大小下葬在这个地方，于是又请来石匠，用最好的花岗石砌了宏伟的墓墙，精工雕刻墓碑，碑文都由石继志亲笔撰写。

一直忙了整整一个半月，大殓之日，远达百里的人都来送丧，有的还送来鲜花素果，也可说是备极哀荣了。

石继志身着孝子之服，在灵堂跪谢吊孝的亲友，一直累了一天，到第二天上午，才随着一群和尚之后，把灵棺送下土去。

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石继志都在为丧事忙碌，人也憔悴得不像个样子。等到丧事一完，他也病倒在床上了。

家里的事，都交给一个新收的小童柳才儿，这柳才儿才十六岁，却是自幼死了爹娘，还读过几天书，认识几个字，是城里刘员外的书童。因这刘员外从前和石老太爷私交最好，这一次听说石继志回来了，差不多天天赶过来看他。这一次丧事，刘员外出力最多，他就把石继志当自己儿子一样看待。

石继志这一病，他除了把自己的小书童柳才儿送过来，还请了个大夫天天来看病，一日三餐专门叫个丫鬟送去给石继志吃。

石继志万万想不到这刘员外对自己这么好，因知父亲往年和他交情最好，他几乎是看着自己长大的，关系不同，也就受之无愧了。

这一病，石继志整整在房里躺了半个多月。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生病，却不知病得这么厉害，听大夫说，他这种病是积劳成疾，忧郁过度，所幸他体质好，养了半个月也就下地了。

病一好，他又忙着整理一下家事，同时他脑中还念念不忘师父上官先生与他的约定。他不由暗暗想：“等这边事情完了，我得赶快上峨嵋山去一趟，先找着师父再说！”

至于与程友雪和司徒云珠的婚事，他现在真是想都没有想，一切都等着以后再谈吧！

虽然父母已死了七年了，可是他还是一切当新丧来办理，并且决定在下葬的七七之日，请几个和尚来念念经，虽然他并不相信这些，可是这么做总觉得心里好受一些，以后做什么都心安了。

这一天，他早早地起床，太阳才一出，一大群高僧都来了，披着鲜艳的袈裟，整整念了一天经，一直到了晚上才走，石继志送他们到了大门口，这才转回，算是了却一桩心事。

那柳才儿跟在他身边道：“少爷！该吃晚饭了吧？”石继志看了看这小童，这一个多月，也真难为他了，侍候自己生病，接着弄这弄那，简直就没有闲过，当时不由微笑了笑道：“柳才儿，这些日子可真苦了你了！唉！往后就没什么事了……”

柳才儿摸了一下头，笑道：“我没怎么忙呀？少爷！你可别说这话，我们是干什么的，还谈什么苦？”

石继志不由皱了皱眉道：“话虽然这么说：可是我从来也没把你当外人看！”说着又看了他一眼，微微顿了顿才道：“不过，我早晚也不会亏待你，等以后有功夫，我预备教你两手……”

这柳才儿一听，喜得眉开眼笑，差一点跳了起来，咧嘴叫道：“少爷，这是真的呀？”

石继志见他高兴成这样，心中也甚快慰，脱口道：“我什么时候骗过人？只要你肯真心用功，我一定好好教你！”

柳才儿一听，二话不说，先往地上一跪，对着石继志一连磕了三个响头，口中叫道：“您老以后就是我师父，我给您磕头了！”

石继志不由被逗得差一点想笑，右手一伸，暗运“五行真气”，那柳才儿就觉得前胸有一股大力，凭空硬把自己给支了起来。

他生平哪遇到过这种怪事，不由吓得见鬼似的叫了起来，石继志见状笑道：“你先别叫我师父，我收徒弟也没这么容易，以后看情形再说，也许我还不要你呢！”

柳才儿对石继志武功已佩服了个五体投地，闻言连连点头道：“行！行！行！以后如果我不用功，少爷不要我就是了！”他二人正在谈话，忽然大门前，“叮叮”两声铃响，有人口宣佛号：“阿弥陀佛！施主，开门来！”

石继志蓦然一惊，看着柳才儿怔道：“不是师父们都走了么？怎么外面还有……”

柳才儿也直皱眉，却听见铃声又起，石继志不由对柳才儿道：“你去开门看看，是不是还有事？”

柳才儿答应着，忙向外飞跑而去，须臾又回来了，对着石继志皱眉道：“是一个小尼姑，她说她要为死了的老爷太太超度！”

石继志不由皱眉道：“你没有告诉她说，今天已经请师父们念过经了么？”

柳才儿一摊手道：“我说了呀！可是这小尼姑非要来不可，我又不能撵她……”

石继志站起身，摇头道：“当然不能撵人家……这样吧，你就请这位小师父进来吧！我这就出去！”

柳才儿领命而出，石继志重新整了一下身上衣服，遂掀帘而出，一出门耳中就听见柳才儿声音道：“喂！喂！你别往里走呀！喂！喂！”

石继志忙赶上一步，却见素帘启处，闪进一妙龄女尼，对自己口宣佛号

道：“阿弥陀佛！石施主，还认得小尼么？”

石继志不由一惊，心想：“我怎么会认识你？”可是当他目光朝这小尼姑仔细一望之后，不由惊得一连后退两步，张大了口道：“怎么……小晴！是你……”

这小尼姑双手合十念了声：“罪过！罪过！檀越还是不要再提小尼俗家名字吧！小尼如今法号解尘，如施主不嫌弃，就称我一声解尘女尼吧！”

石继志恍如梦中。总共不过三月不见，却想不到她竟真的出家削发为尼了。

只见她身着黑色纱质尼衣，足穿白色芒鞋，白色长袜，颈挂念珠，再衬上她那双秀眉大眼，十指尖尖，好一个风华飘然一尘不染的妙年女尼。

看到此，石继志竟再也忍不住，鼻子一酸，竟自流下泪来。那柳才儿看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一旁直翻白眼儿，石继志看了他一眼叹道：“这里没你什么事，你先下去吧！”

柳才儿答应了一声转身而出，石继志待他去后，不由上前一步，哽咽道：“小晴，你这是何苦……”

才说出小晴二字，却见她一合双手道：“阿弥陀佛……”石继志不由怔了一下，改口叫了声“解尘……”

这小尼才回愁为喜道：“施主这么称呼就对了！三月来，小尼早把尘世之事都忘了……”说到此顿了顿，脸却不由又红了一下，显出了她的言不由衷，果然她又接道：“可是……因受先父所托，来此了却一段尘缘，一待为令尊令堂幽魂超度后，就返回寺院，再不问人世之间的事了！”

石继志不由感动得泪如雨下，同时由她口中知道一指魔莫小苍是死了，而且是死在自己掌下的。

而使人佩服的却是莫小苍那种忏悔的意念，竟在临死之前还命令自己女儿，在石继志父母安葬七期之日前来诵经超度，这种爱仇如己的意念，确实太令人感动了。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莫小晴，非但不视自己为杀父仇人，却相反地为自己死去的爹娘超度，这种容人的美德，真可谓感人至深，

石继志闻言后，不由热泪夺眶而出，半天才抖颤着道：“这……这……小晴……”忽然他发现自己说错了话，忙改口道：“啊……我应该叫你解尘……”

小晴的眼中竟也流出了泪，到底她仍是一个多情的女孩子，而且入佛门还不久，竟不自觉地流下了泪。当晶莹的泪水悄悄地由她的脸上滑过，她才知道自己竟动了情念。

她不由打了个寒战，慌忙用手把脸上的泪擦了个净，望空长叹了一口气道：“施主！往事已矣……伤感与事无益……快带小尼至令尊大人灵堂吧……”说着一双玉手往胸前一合十，竟把双目闭了起来，然而多情的眼泪却变成了浑圆的两粒珍珠滚落在地。

石继志见状也不禁长叹了一口气，他忽然发现这是多么多余的举动啊，对方如今已出了家，已削发为尼了，自己又怎能再勾起她的情念，这简直是一件罪大恶极的事情，太荒唐了！

他如同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情念尽去，不禁也跟着双手合十，恭诚地道：“小师父既如此，请随在下到后室灵堂去吧！”

解尘闻言身子动了一下，遂张开双目，她看见石继志这种样子，不由芳

心一阵酸痛，只是有些话如今已讲不出口了。她只好含着无比辛酸，苦笑了笑道：“那么，就烦施主头前先行吧！”

石继志口中答一声“是！”遂转身而行，解尘在后一路跟着，只听刷刷的鞋声，二人都含着无比的酸楚，但是谁也没有和谁说话。

转过了一条走廊，已来至那香烛满室的灵堂。解尘往堂中一走，目视处一十三块灵牌井然有序地列着，灵堂上显得阴气森森，她不由口中念了声：“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说着由一瓦筒中抽出了数十枝香，在烛火中燃着，一一插在各灵位之前，然后往正面石继志双亲灵位前一跪，口中念念有词，也不知她口中念些什么，只觉语调幽咽，婉转动听。

石继志一直侍立在旁，解尘念完一套经文，足足过去了一个时辰。然后她红着眼圈，回头看了石继志一眼道：“施主，我们到别室去谈话吧！”石继志点了点头道：“也好！”

说着转身带路，解尘后随而出，二人一直走到前厅，那柳才儿在院中花树之后一探探头，却被解尘看见了，回脸问石继志道：“施主，这是何人？”

石继志狠狠瞪了柳才儿一眼道，“这是我的书童，名叫柳才儿。”说着忙一招手对柳才儿道：“来，还不见过这位小师父。”

柳才儿慌忙走出，解尘对他双手合十，不想那柳才儿动作比她还快，双手早已一合十，高唱了一声：“阿弥陀佛！”

解尘果然也随后道了一声：“阿弥陀佛”，却被柳才儿抢了先，小晴出家也不过数月，不由弄了个大红脸。

石继志见状，狠狠瞪了柳才儿一眼道：“你莫要轻视了这位小师父，告诉你，这位小师父却有一身惊人的武功呢！”

柳才儿吓得伸了一下舌头，解尘不由又是双手合十，又看了柳才儿一眼，生怕他又要抢先念出，杏目流波，又放下了双手。

石继志在一旁，不由暗自感叹道：“唉！她本不适应佛门中的生涯啊……”

柳才儿退下，石继志正要前行，偶一抬头，却见解尘一双明眸，正自含着无比深情注视着自己，不由心中大吃一惊，唯恐她说出不合身分的话，事后无法下场，忙尴尬地一笑道：“解尘，你如今在哪处仙寺修行呢？”

小尼姑正自痴情，被石继志这么用话一点醒，不由突然打了一个寒噤，忙合十答道：“贫尼现在……”忽然叹了一口气，又看了石继志一眼，才道：“山高不知处，寺冷有何名……”说着她竟自流下了泪，幽咽地接道：“施主，你同意贫尼的这番回答么？”

石继志不由也长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道：“既然小师父不肯见告，不问也罢……”

忽然那解尘却走上一步，叫了声“石哥……”石继志不由惊得后退了一步，小晴想是也发觉失口，忙用手把嘴堵上了，她脸上泛出一片绯红，杏目中滚动着欲流未出的一汪情泪。

就这样四目相对了良久，解尘樱唇几次欲开又止，最后却是轻轻地一叹道：“非是我不肯告诉你，请想小妹如今已……唉！什么都晚了……都不可能了……”

她终于大胆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说出了这几句话，石继志听来更是肝肠俱寸断，一时木然而立。

小晴尚抽咽着继续说道：“石哥哥！我这次来……主要是为伯父母超度

一番，其次……”说着粉颈低垂，终于大胆地又说下去：“其次……是想来看看你……因为从今以后，我不能再看见你了……而且我也不愿意再看见你了……”

石继志紧张地问道：“那是为什么呢？你虽出了家，我们不是仍能时常见面吗？”

小晴苦笑了一下道：“那是罪过的……石哥哥！我求求你千万不要来看我，千万不要为我增加烦恼……我……我已经感到自己受不了啦……”

石继志见自己一句话居然害她急成这样，默然地低下了头，半天才点了点头道：“小晴……我答应你……是的！我们见面是罪……过的……”

不料小晴却反而问道：“为什么呢？”

石继志怔了一怔，终于叹道：“小晴，你忘了？我们彼此都应是杀父的仇人啊……”

小晴的脸色突然变为苍白，她的嘴唇动了一下，终于说道：“石哥哥！你这话是错的……尽管我们今后永远不见面，但却不应该是这个理由……”

石继志怔怔地看着她，似不能完全了解她言中之意。小晴眨了一下眼睛，才又接道：“你满门上下的血仇是何等大，但是你却仅仅杀了我父亲一人……而我父亲也是慷慨从容、丝毫没有怨恨地死去……还有我的出家，对你的友善……”

说着她竟哭了，几乎是一字一泪地又接下去道：“这些都是多么真、多么诚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彼此心里都有爱人如己的心理……都有化怨为爱的观念……而你……你怎么却说出这种话来呢？石哥哥，你怎么对得起……”

石继志猛然就像当头响了一个焦雷似的，一连后退了几步。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念和小晴那种至高的心境比起来，相差得太远了！只恨自己这拙笨的口，为什么竟会说出这种庸俗卑下的话来，他不由被小晴的话，感动得低下了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莫小晴恢复了常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你也不要再难受了，其实我想你的心也是和我一样的，只是一时没有想通而已……”

石继志不由流着泪连连点头道：“是的！完全和你一样……小晴，我也是这么想的……”

莫小晴苦笑了一下，接下去道：“所以我说，以后我不见你的理由，并不是在此，而是……”说着她的脸又红了，用手拉了一下她自己身上的黑纱尼衣道：“而是……我如今已进了佛门，佛门中人讲究六根清净，尘念全消，如果我再同你来往，那就是天大的罪过了……石哥哥，你懂么？”

石继志怔怔地点了点头道：“我懂得你的意思，但是，你却并没有全懂我的意思……”

莫小晴张大了那一双清澈的双目，不解地看着石继志，像是在追询下文。

于是石继志又接下去道：“就拿任何出家人来说，也都有二三方外之交，这种方外之交，莫非也被我佛禁止么？”

小晴不由脸色绯红地低下了头，确实石继志的话使她无以为对。她慢慢抬起了头，见对方那一双黑白分明的俊目正在盯视自己，她不禁又流了两行泪，苦笑着摇了摇头道：“石哥哥，你的话不错，任何的方外之交都可以，只是除了你以外……”

石继志不由一怔道：“那是什么缘故呢？”

小晴淡然地摇了摇头道：“因为我不相信我自己的感情……我怕见你……”

石继志不由长叹一声，半天才道：“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见面了么？”

小晴哭着点了点头道：“我想还是这样好些……”

石继志也觉得内心沉痛十分，一时无话可言，忽然莫小晴抬头看了他一眼，脸上却显得十分紧张道：“啊！我还忘了一件事情，自从你杀死我父亲之后，全教中各香舵主都大为震怒，后经我力言父亲是病死的，才使大家略微平静，可是那凤尾堂的柳上旗，却已经清楚是你所为，他声言一定要找你……所以，你还是要小心点才好！”

石继志苦笑笑道：“这柳上旗是怎样一个人？”

小晴皱了一下眉道：“他岁数很轻，但是却有一身极为惊人的武功，能身为内堂香主之一，自然也不容易了！”

石继志冷笑了一声道：“我倒愿意会一会此人！小晴，我们不要谈这些了吧！你什么时候回寺？我送你回去如何？”

莫小晴蓦然心中一惊，她吃惊的是，似乎自己穿上了尼衣，在他眼中，竟好像不当一回事的，如此看来，可真是前途堪忧！她不由暗忖，还是跟他严肃一些才好，免得日后自误误人。想到这里，莫小晴立刻把眼泪擦干，双手往胸前一合，石继志不由皱了一下眉，心想：“完啦！老毛病又犯了！”

果然小晴口中念了声：“阿弥陀佛，施主何出此言？小尼寺院在三百里以外，短期之内贫尼尚不回去呢！”

石继志不由急得搓了搓手，满脸愁苦之容。小晴见要做的事也做了，要说的话也说了，自己再在此多留，只有徒增伤感，于事无益，强忍着满腹伤心，向石继志打了个问讯道：“打搅施主过久，小尼这就告辞了……”说着不待石继志说话，转身就走，石继志口中连连说道：“这……这……你不要走……”

可是她脚下还是真快，要在往日，石继志或许一把拉她过来，也没有什么不可，可如今对方成了出家人，怎敢如此放肆，只得跟在身后，心急如焚，慌忙快步绕向小晴身前，尚未说话，却见小晴双目突地一亮，用冰冷的口气道：“施主快快闪开！”石继志竟不由自主往一旁让开了些，小晴一侧身，已走至大门口，随手拉开小门。

石继志一阵伤心，虽然往日他对小晴只有友情，没有爱情，但是人都是感情动物，小晴对自己的痴心，他又焉有不知？如今可以说为了自己，她竟出家为尼，再一想此一别后，竟是再见无期，势同永别一般，哪能不伤心欲绝，再也忍不住，流着泪叫了声：“小晴……什么时候再能见你？”

小晴回眸看了看他，她齿咬下唇，想必是心中也已难过到了极点，但她是一个聪明人，知道这么做太笨了，对于自己尤其不利。她看了石继志一会儿，点了点头道：“师父说我尘根未净，看样子是应在了你的头上。施主！你回去吧……”

石继志不由追问了一句道：“可是，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呢！”

小尼姑低头想了想，长叹了一口气道：“两年后今日，施主想必已经成家了，那时小尼不请自来，作月下小谈如何？”

石继志兴奋地道：“那时我一定备好一条小船，我要好好与你在洞庭湖上通宵畅谈！”

小晴闻言双目一红，苦笑了一下道：“那时施主行动，可能没有今日这

么方便了……还是到时候再说吧！”

说着又淡淡地对石继志笑了笑，石继志不由俊面一红，再看这解尘小尼，右手轻提尼衣，身形竟如同一支黑羽强弩似的，“嗖”的一声，已跃上了对面青竹之梢，回眸微微一合双臂，道了声：“雾冷霜寒，施主请回吧！”说着云履轻点，身形再度腾起。石继志不由得纵身上树，高叫了声：“小晴！莫忘两年之约！”

冥冥夜色中，只轻轻地传来了回音：“知道了！”这三字随着夜风传入石继志耳中之时，小晴早已杳如黄鹤。

望着茫茫的深夜，石继志仿佛做了一场梦，正自伤感唏嘘不已，忽然不远处池边，一声阴沉的冷笑道：“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声音清楚，字字浑圆。

石继志不由大吃了一惊，慌忙擦干了脸上的眼泪，倏地回过头来，只见静静黑夜，哪里有人踪影。

这一来石继志愈发感到惊异了，因为他相信自己明明听得清清楚楚，决不可能是听错了。他大着胆子，一提丹田之气，用“燕子飞云纵”的轻功提纵之术，一连三个起伏，已赶到了那小湖边，仔细向发声处一看，竟没有丝毫踪影。

他不由暗自惊心，心想不是自己听错了，就是这人有一身惊人之技，从那竹林到这湖畔，总共不过十丈左右，自己又用“燕子飞云纵”的轻功绝技扑奔了过来，而这人竟能从容躲开，却不露出一丝踪影，这种身手，真可说是武林罕见。

石继志心里这么想，目光却是不闲着，但仍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不想他方要转身而回，却又听见一声冷笑道：“上官先生的门人，亦不过如此，见识了……”

这一次声音可又比上一次的更要高些，石继志听了个清清楚楚。再也不容他怀疑了，大喝了一声：“小辈，胆敢戏弄你家公子，你哪里跑！”说着话，他早已暗提丹田气，眼中已看清了那夜行人发声之处，就在离自己不过四丈之外的一丛修竹尖头。

石继志这句话一出口，竟用了一式“龙形乙式穿心掌”的身法，整个身子就直同脱弦之箭似的，霍地往那竹梢之尖猛然疾射了过去。

石继志因恨这暗中之人说话刻薄，故此已存了不再令他逃开的心，身形一拔起，离那青竹梢尚还有丈许，只见他在空中向外猛然一推双掌，“乾元劈空掌”力施出，就听那十数棵青竹咔嚓嚓一阵暴响，一时枝断叶扬。

就在这一霎之间，由那断枝飞叶的竹丛中，大鹤似的拔起了一条疾劲的身影。想是他起身慢了些，被那折断的残枝扫向头侧，竟把他头上便帽给刮了下来。

可是这夜行人身法也真够快的，虽然帽子被刮了下来，却见他就势一喘双足，一式“平湖射斗”，整个身子水平着倒窜出了足有五六丈远，刷的往地上草林中一落，又失去了踪影。

石继志虽使了这么快的身法，依然没有看清来人庐山真面，心中不由大为懊丧。往竹梢上一落，已顺手自枝树之上，将那顶便帽取在了手中，入手只觉柔软异常，帽心正中尚镶有一块沉沉的墨玉，在午夜闪闪放着黑光。

石继志心中一动，因由这便帽样式和佩玉上看来，分明这人是一年轻人，中年以上的人很少有带这种帽子的。

他心中不由更奇怪了，暗想江湖之中，并未听过有这种身手的年轻人呀！这是谁呢？

他心中想着，足下可不敢稍怠，顺手把这帽子往囊中一塞，二次腾身，用“苍鹰搏兔”的身法，直往那夜行人落身之处扑了过去。

不想他身子尚在半空未落下之际，耳中却听到一声冷哼道：“滚回去！”跟着就听嗤嗤一阵扑面劲风之声，三点寒星直往石继志“天突”、“肩井”穴道上打来。

这暗器出手即呈品字形，一闪即至，石继志在空中不由吃了一惊，一分双袖，首先把奔自己两肩的那一对暗器打落在地，同时暗提真气，对奔自己喉结“天突”穴的那枚暗器用劲一吹，只听“叮”的一声，竟把那暗器吹落在地。石继志已揣摸出，那是三枚黑狗钉。

他举手投足间，已把飞来暗器全数打落，暗中之人想是知道自己要想再逃，可不容易了。所以石继志方一打落暗器，还没容他下地，就听见哈哈一声狂笑，暗影之中倏地拔起一条黑影，用同样的快速身形，自草中往石继志尚在空中中的身形猛扑了过去。

于是两个人四只手在空中一接触，只听见“砰”的一声脆响，石继志一式“燕子倒窠云”那人却是“倒采天虹”，“刷刷”的两声，同时向两下一分，各自轻飘飘地落在了地面。石继志只觉得来人臂力惊人，自己因用了八成劲，倒没十分感到痛苦，可是那夜行人却因一时轻敌，只用了七成功力，顿时只觉得这只手像快要断了一般，一时痛得冷汗直流，一双手齐臂酸麻无比。

尽管如此，也足以令石继志感到吃惊了，惊心之下，抬头向这人一望，月光之下，但见这人修长的身影，身着一袭素色长衫，被夜风吹得左右飘扬，颈后斜插着一根金光闪闪的东西，颇似一管笛子，再加上这人清秀的五官，看来一派斯文，只是不明白这人何以向自己出言讥讽？

石继志不由朝着这人冷笑一声道：“怨在下眼拙，竟未能识得阁下大名，不知在下何处开罪了阁下？”

不想话尚未说完，这人突然冷冷一声狂笑道：“胜负未分，谁有工夫跟你多说！看掌！”一晃上肩，已电闪似的窜到了石继志身前，并指往石继志“三里穴”上就点。

石继志见这人居然不通情理，而且一出手就是重手法，不由勃然大怒，暗忖：“你这人真是好没来由，难道我还怕你不成？”想着不偏不动，只等这人点中了自己穴道之时，突以内家罡气将穴门护住，那时再以煞手点出，定可将他制服掌下。

那夜行人指尖已到，见石继志不避不逃，突然吃了一惊。石继志这种情形可以瞒过任何人，可是在这夜行客的眼中，却令他大大生出戒心。在指尖已堪堪点上的刹那，那人竟猛然往下一沉手腕，错开“三里穴”，竟往石继志肋下小腹之侧的“气海穴”上猛点了去。

这种突然换穴的点法，令石继志大吃一惊，再想运气护穴，确实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动手过招，可真是快同电光石火一般，绝不容你稍缓须臾。夜行人以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足可证明他本身确是一技击高手。

可是强中更有强中手，殊不知石继志早已练到软硬轻三功，俱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那人这种指力尚离石继志穴道有寸许，石继志已觉得指劲袭人，他猛然向后凹腹吸胸，那夜行人冷笑了一下，向前抢进半步，依然是指

势不变地直往石继志穴门上点去。

可是奇事就在这时出现了，就在他指尖即将点上的一霎时之间，他清清楚楚地看见，那石继志已吸成空凹的小腹，竟猛然向后又缩了三四寸，夜行人的指力，不多不少仅仅差着一寸没有点上。

而他手臂所能伸延的尺度已到极点，再想多进一分已是不能了，他右臂抖了个笔直，既没点中对方穴道，在用招上来说，己是用老了招式，这是武者行拳过掌上的大忌，那夜行人不由惊了一身冷汗。

石继志却一翻右腕，不偏不斜，“噗”的一声，叨在了这人的手腕之上。他因心存厚道，又不知这人到底存心如何，所以手虽叨住了来人腕子，可是却未以拿穴手将对方穴道拿住，只想出言羞他一番，问明事由，也就算了。

不想他方自冷笑一声，未容出言，这夜行人竟趁机向前迈了一步，用“猛虎伏桩”的姿态向下猛一伏腰，同时左手却是“顺水推舟”势，掌上挟着乾元劈空掌力，直往石继志当胸霍地猛劈了过来。

石继志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已经叨住了他的手腕子，他还居然如此下手，一时不由微一惊怔，那人却倏地向回一挣，竟被他把右手甩了出去。

石继志一时仁厚，反倒差一点为其所伤，不由大怒，口中厉喝了声：“小辈！我看你还想往哪里跑”足下向左一滑，侧身躲开了这人当胸的掌力，就势用“倒提金炉”的疾招，向上猛然一翻掌背，呈了掌心向上的姿态。

而那夜行人却成了俯身进足之势，石继志的掌心，不上不下却正好在他前心之上，不由口中笑了声：“相好的！留下吧！”

说着话猛然一翻掌心，略用了五成功力，向上一回掌，一式“巧打金皮鼓”，如果这夜行人没有出奇招式及时退身是万万逃不开石继志这一招的了。

这一式“巧打金皮鼓”，石继志是用的内功潜劲，满想无论如何对方是逃不开了，可是来人正是排教中身列三堂香主之一的金笛客柳上旗，一身软硬轻三功自幼得自淮上一雕尚小全苦心传授，确实已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柳上旗如今也不过三十出头，自入排教之后，在镇教大典中，以三十六路白猿掌和太极十七式，震惊群雄，和教主莫小苍在将台上较技整整两个时辰，才以一指之险而败于莫小苍手下。自此为莫小苍大加赏识，封其为内三堂中凤尾堂香主，可见对他之器重了！

石继志这一掌方往上一兜，就见那柳上旗双臂向下一振，那样子就连石继志本人也感到之怀疑，他是否为自己掌力所伤。

就见他随着双臂一振之势，全身竟突然拔空而起，这种上腾的姿势，竟是背朝上面朝下，身形又是躬伏着，仅借着双臂轻轻的一振之势，能达到如此地步，看来确是惊人已极了。

石继志知道他这种起身的姿势，完全是靠内功中一种极难练的名叫“倒转三车”的气功，内功中如能练到这种地步的还真不多见，不由心中暗吃了一惊，越发不敢再轻视这人了。

柳上旗身形虽已腾起，可是石继志那种无形的罡潜内劲，虽然还离着他胸腹有半尺许，已足令他感觉到潜劲袭人，腹内一阵绞痛。

当他身影坐向一枯树枝丫时，他的脸都吓青了，全身更是出了一阵冷汗。现在他才算真正知道了，江湖上为什么盛传着这个年轻人的奇迹异事，对他是谈虎变色，看来果然有一身惊人之技了。

金笛客柳上旗几番较量之后，虽然是胜负未分，可是他心中有数，要是

再这么打下去，自己在这石继志手中讨不了好去。

他生来一副高傲不肯服人的个性，想到这里，不由一咬钢牙，在树枝之上向后一背手，但见金光一闪，已把颈后那一管仗以成名的金笛取在了手中。随着他身形向前一伏，已由树上似一片落叶似的飘下了地面，手中那枝金笛在空中透出微微一声轻啸。

石继志不由心中一动，向后退了一步，双手抱拳道：“恕在下眼拙，阁下可是人称金笛客柳上旗的柳香主么？”

这人似吃了一惊，微微一怔，遂由鼻中哼了一声道：“不错！柳某早已久仰阁下以一套‘七禽掌’打遍天下，不想今夜幸会，果然是高明之至，在下不才，生就一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脾气，斗胆还要向阁下请教两手兵刃上的高招，不知石大侠可肯赐教否？”说着一双精光四射的眸子，注定在石继志面颊之上，不转不动，真个是目中无人。

石继志闻言后心中不由暗笑道：“好个不知死活的金笛客，凭天山三老如此身手的前辈，在我手下还讨不到什么好去，你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居然再三与我纠缠！”于是心中颇为不悦道：“柳香主，你我素昧平生，以小弟之见，还是到此为止吧！小弟甘拜下风如何？”

柳上旗脸色一红，由对方话中，分明是人家根本不屑与自己动手，不由嘿嘿一阵冷笑道：“石大侠何出此言？在下兵刃既出，羞刀难入鞘，请不要拒人太甚！”说着以小指轻挂着笛后丝绳，向石继志冷笑着抱了抱拳道：“请即刻亮出兵刃，也叫在下见识见识，偷学两手高招！”

石继志见对方这副样子，心中不由颇为不快，寒着脸道：“柳香主一再相逼，小弟敢不从命！只是兵刃无情，要是有个误伤，可非在下所能顾及了！”

他这句话是有意讽刺对方，即告知其你一定要和自己较量兵刃，恐怕最终还是令你失望的。不想那金笛客柳上旗，非但不明其言中之意，反倒认为对方太看不起自己，脸上突然变色道：“石大侠请放心，在下虽无什么绝招高技，可是自信这支金笛之下，还不致出什么大丑，倒恐一时收手不住，伤了兄台，所以不妨先说在前头！”说着话一沉腕中笛身，平列前胸，左手伸食中二指，往笛上一格，冷冷道：“时候不早，请石大侠即刻拔剑赐教吧！”

石继志不由微微叹了一口气，心中自语道：“这可是你一再相逼，怨不得我剑下无情了！”右手往那口“朱雀剑”哑簧上一按，只听见“呛”的一声，石继志右手起处，闪出了一片红光。

闪闪光霞里，柳上旗一打量这口剑，只见它通体奇红如火，冷森森的光芒，耀目难睁。他心中不由暗吃了一惊，暗暗责怪自己可真是大意了，怎么就没有听说过石继志手中会有这么一口好剑，自己可真是走了眼了！

石继志这口剑一掣出来，马上面现青霜，右手以三指轻拧剑把，“刷”的一声，剑尖已向下倒垂了过来，他就势双手一抱拳道：“如此，柳香主手下留情！”

柳上旗一声不哼，虽然他已慑于石继志的剑威之下，可是仍然不相信自己掌中的金笛就不能取胜。

石继志这随随便便的站立姿态，也令他感到莫测高深，就在金笛向外一展的同时，这位年轻的凤尾堂香主柳上旗向前轻点足尖，进步猿身，已窜到了石继志身前，他口中低叱了声：“石大侠接招！”掌中金笛似长虹贯日也似，直往石继志当头猛挥了下来。那金笛上数十洞孔，在劲风中带起一阵啸声，平白于这招式上增加了无限威力。

石继志既知对方就是金笛客柳上旗，自然也不能太过轻视，足尖向两下一分，剑走轻灵，猛然向上一式“金鸡晃首”，叮的一声，已把柳上旗掌中笛荡开了一旁，同时“刷”的一个“怪蟒翻身”，已转到了柳上旗右侧，掌中剑“桃开一枝”，“嗤”的一声，带起一溜红光，直往柳上旗右腋下撩了上去。

金笛客柳上旗口中道了声：“来得好！”猛然用“脱袍让位”的招式，向侧跨开一步，同时左手剑诀向外一展，掌中笛用了一式剑招“拨草寻蛇”，直向石继志下盘便打。

石继志蓦地向上腾身，起来了五六尺高，向外一落，左手轻托右腕，剑走轻灵，一招“游龙探珠”，直向对方小腹就刺。

柳上旗蓦地吃了一惊，“刷”地一翻腕子，掌中笛金光再闪，直奔石继志持剑的臂上猛撩了过去。

石继志口中哼了一声，挫腕收剑，二次出剑，一式“金鸡剔羽”，足下上了一步，手中剑直往柳上旗胯下削来。

柳上旗以“雀跃松枝”的小巧身法拔身而起，可是石继志出剑向来是劲、快、准三字诀都到了家，剑招走开了，真可说是有一羽不能加，虫蝇不能落的威势，冷刃向外一送，一式“平锁金川”，疾取柳上旗中盘。

金笛客柳上旗“腕底翻云”，拧腕向外一抖金笛，两种兵刃碰在一块，就听见“呛啾啾”一声脆响，黑夜里击出了几点金星，各人俱试出对方腕力惊人。

一击之中，倏地闪开，石继志是“绕步盘身”，柳上旗却是“怪蟒翻身”，同是取的疾转之势，二次一凑，各自进步出招，一霎时又打作了一团。

一时之间，但见金蛇伸吐，剑气如虹，时上时下，倏起倏落，直如惊虹骇电，又如沉雷泻地，简直分不出剑影人形。

石继志一边斗，心中却不住暗暗吃惊，暗忖这柳上旗竟有这种身手，自己方才真还轻视他了，看来如不施展剑上得意几招，谅难在他金笛下讨了好去。

金笛客柳上旗更是心中已把对方佩服了五体投地，一边动手，却不由暗暗吃惊，心中暗想以什么招式才能取胜对方。

就在此时，石继志已变了招式，展开了上官先生往年在峨嵋所传授的一套“七修剑”来。这套剑法，自他出道以后，因遵师命，和“七禽掌”同时尊为平生绝学，轻易未用，这次一时兴起，暗忖何不把这套剑法展开试一试试其威力。

石继志得天独厚，曾食灵物多种，再加以天下奇人上官先生苦心传授，学了一身惊人之技，自入江湖以来，做过多少成名之事，声名早已名噪大江南北，水旱豪杰，无不望风披靡。

更何况把这一套从未施展过一次的“七修剑”一展了开，那柳上旗相形之下，确实是大大不敌了！最初他尚能略窥门径，勉力应付，谁知待石继志把这趟剑术一走开，只见他腾挪纵闪，剑走轻灵，一沾即吐，往往看着该出剑时他反而退后，不该出剑时却挺剑如虹。只三四招一过，那柳上旗已乱了身法，头上冷汗滚了一脸，不由大喊了一声：“我与你拼了！”说着一咬钢牙，把往昔由金笛生郝云鹤老人家处所学的一套“拨风盘打三十六式”施了出来。

这一套笛法，石继志早在数月之前曾亲自在郝雪鹤手中领教过的，此时

见柳上旗一展出来，不由颇吃了一惊，但却更是成竹在胸了。

石继志对敌有一个最大的长处，愈是遇见高手，愈能沉着应战，一套七修剑一展开，点、挑、扎、刺、斩，一招一式都如疾星过野，专选对方身上破绽空隙下手出剑。

一时间二人已对了十七八招，忽然石继志反身压剑，柳上旗赶上一步，掌中金笛“拨风盘打”，直往石继志顶门疾砸而下。

可是石继志这一招正是七修剑中极厉害的一手招式，名唤“天外三剑”，为上官先生自创的招式，武林中至今尚为仅见。

柳上旗哪知这一式的厉害，金笛方出手，石继志早已成竹在胸，倏的一个猛转，掌中剑就势往怀中一抱，剑身突然往上一翻，点出一点寒星，直往柳上旗咽喉上刺来。

柳上旗不由大吃了一惊，暗道声：“不好！”身形猛然向后一仰，脚跟用劲向后一踹，好一招“倒穿莲花”，身形就如同箭似的倒射了出去。

可是石继志这七修剑中的“天外三剑”，乃是一剑三式，厉害无比，柳上旗身子还未反纵而出，石继志已就空一拧剑把，改点刺为斜扫，荡起了一天红光，直往金笛客柳上旗平飞着的身子上斜劈了下去。

柳上旗身已腾起，见状大惊失色，慌不迭地把手中金笛直往石继志剑上猛撩了去。这一招式本是情急之招，根本也谈不到什么威力，因为这一次上撩，正是迎着石继志朱雀剑锋而出，对方这口剑如是削铁如泥的宝刃，照样能把柳上旗掌中金笛一削为二，而他自身还是要丧命在对方剑锋之下。

只是人到了危亡一刹那之时，哪还能顾虑到这些？柳上旗这支金笛方一挥出，已预料到自己生命可能保不住了。

然而正在他惊心失魂之际，突见对方剑锋一偏，本是斜劈，此时却为平压而下。只听见“铮”的一声，颤出一片红霞，石继志宝剑已压在了柳上旗那支金笛之上。

他就势向下一滑掌中剑，却直往柳上旗右手顺溜了下去。左手一伸，“噗”的一把，已抓住了这枝金笛的顶头之上，掌中剑向外一展。柳上旗仍然是倒窜的身形，只是他如敢不放开手，那他这只手可就别想要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柳上旗也只好忍痛松手了，可是他身子依然倒穿出三四丈之外，向一飘身，掌中金笛已到了对方手上，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未受过的奇耻大辱，先是失帽，二是竟连自己仗以成名的一支金笛也到了人家手上。

一任他面皮再厚，在这种情形之下，不由全身一阵急颤，涨了个满面通红，再看对方，却是还剑于鞘，双手正在抚摸着自已那支爱如性命的金笛，连正眼也不看自己一眼。

金笛客柳上旗不由一咬钢牙，二话不说，反身“刷”的一下已窜身上树，正欲逃走，石继志却往上赶了一步，叫了声：“柳香主，你的笛儿！”

柳上旗回头冷笑了一声道：“一笛一帽，就烦石大侠代为保管，在下有生之日，誓要再度前来领教，那时再取回也是一样！”

说着不待石继志答话，反身一纵，倏起倏落已失其踪影。石继志冷笑着望他背影，直待他完全消失后，这才慢慢转身而回。

他心中不由默默想道：“这柳上旗倒还有几分骨气，以后还真要防他一防才好！”

不多时他已回到拾翠园自己房中，默默坐下。他此时心中，可真是像倒

了五味瓶一样，咸酸甜苦辣都有。

他想到了莫小晴，总共分手不过数月，她竟削发成了尼姑，日日伴着古寺青灯，尤其是对她这么任性的女孩子来说，这种生活简直是太可怕了。

他又想到了程友雪、司徒云珠，这两个不同类型的女孩子……

听师父说，似乎她二人现在相处得不错了，这倒是一件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事情。自己若能和这一双璧人结为连理，从此居住在这拾翠园中……他不由默默想着：“那时，我们绝不再过问江湖之中的事了。”

想到此，他由心底泛起了一丝奇异的感觉，不知不觉间竟是脸上热热地红透了。

那柳才儿还在一旁一个劲地问那小尼姑的事，石继志只是含糊应着，忽然他向柳才儿道：“柳才儿，你帮我整理一下外出的东西，我明天一早就要出远门了！”

柳才儿不由大吃一惊，睁着一双大眼睛道：“出远门？少爷，你到哪去呀？”

石继志躺到床上，枕着胳膊道：“到四川，上峨嵋山去！”

柳才儿不由喜得一跳老高，叫道：“真的呀？那可太好了！”

石继志不由一怔，皱了皱眉道：“你又不去，好什么好！”

那柳才儿马上变得不高兴了，哭丧着脸道：“怎么不带我去，那我怎么办呢？”

石继志微笑了一下道：“并不是我不愿意带你，实在是这一次我出去事情多着呢！峨嵋山路又远，山又高，你又不会武，连马都不会骑，一路上有多麻烦……”

柳才儿方张了一下口，石继志知道他的意思，不等他说话，马上接下去道：“何况，这个家也没人看，别人我又不放心，所以只有把你留下了！”

柳才儿要出口的话才忍住了，还一个劲看着石继志发愣。石继志不由往起一站，笑着拍了拍他背道：“你别不高兴，等我回来你就高兴了，我还要带回来一个小东西，你一定喜欢！”

柳才儿翻了一下眼皮道：“什么东西？”

石继志一笑道：“这东西世间稀有，全身白毛，名叫金发神猿，样子像猴子，可是比猴子大，是一种极为厉害的怪兽，反正带回来你就知道了！”

果然那柳才儿大感兴趣了，由椅子上一翻身，笑着正要问，石继志拍了拍他笑道：“好了，快去整理东西吧！”柳才儿这才怀着又甜又酸的心情到后面房间里去了。

一提金发神猿，不由令石继志又回想到自己当年收它时的情景，不由忍不住高兴地笑了起来。

再提到师父上官先生定也早就在小刃峰上等自己了，不由立刻去心似箭，直恨不能立刻就动身起程，只是还有一些琐事还要有个交待，各处房间，用不着的，还都要先锁上。

深夜他睡在床上，脑中不停地转着那些故人的影子，他想到程友雪，不由使他联想到在漠时，和莫小晴误走入哈萨古部落时的情形。

那个背琵琶、骑马的少女，后来才知道竟是程友雪，但是竟因为误会自己和莫小晴，赌气而走了！

石继志一想到她，不由眉头紧紧皱着，他真不知道见了面她还会不会理

自己，又怎么样向她解释才好。

还有那倔强任性的司徒云珠，也是一个处处说话都得小心的妞儿，只要被她抓着一点理由，那可准得闹个没完。

可是当她们两个那种风华绝世、顾盼生姿的影子浮上了心坎时，他不由自主，由心底上浮起了一丝微笑。

她们两个是一对不同典型，但却不可否认，同样令自己着迷的少女……

试想友雪，她是有着娇巧玲玫的身材、温柔的个性，看上去是属于娉婷纤柔的那一型，自然她是一个可人儿，可是她和司徒云珠那种长眉入鬓、长身修立、顾盼生姿又自不同了，她完全是一种内敛的，安详的美，却不像司徒云珠那么逗人，即使不说话也显得娇艳袭人，满座生风的那种外在的美！

石继志自己也感到迷惘、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二者之中，他究竟偏爱谁一点？春兰秋菊，同样在他心目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一时却难分轩轻高下。

不过，每当石继志一想到她们，他总似觉得自己不知在哪一方面，都似太对不起她们了。自己多乖的命运，影响着两个女人，而她们却即将成为自己的妻子……

而有一点，他是可自信的，他相信将来一定是美好的结合。

在静静的冷夜里，他这么不停地想着，最后他又想到了那个可怜的小尼姑莫小晴。小晴已经出家了，那也难怪……试想一个真心喜爱的人而又得不到，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呢？

这在他想来，总觉得良心上有些负疚之感，虽然他和小晴之间似谈不上有什么爱情，但是他自己知道，这完全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局面，他想如果他自己同意，那女孩子本来是不会出家的，虽然自己曾杀了她的父亲……

然而这却是一个人的为人问题了，他自己认为这么做是对的，这么做才对得起友雪和云珠。而小晴这可怜的孩子，此生的命运竟是如此了……

其实，他对于她究竟了解了多少呢？知道多少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终于他摇了摇头，感到自己想得太多了，太远了，而夜也太深了。

他翻了一个身，把被子拉高了些……

